《清代野史》第七辑

栖霞阁野乘上下 …… (1)
悔逸斋笔乘 …… (127)
庸闲斋笔记摘抄 …… (181)
秦鬟楼谈录 …… (253)
阳秋剩笔 …… (265)
知过轩随录 …… (271)
小奢摩馆脞录 …… (279)
清代之竹头木屑 …… (293)
清稗琐缀 …… (347)
啁啾漫记 …… (363)

目　录

栖霞阁野乘上

康熙六次南巡始末记……（1）
福康安舆夫之暴横……（4）
某制军……（5）
金圣叹之死……（5）
军机领袖……（6）
挑帘子军机……（7）
旗人生计之窘迫……（7）
齐周华救吕晚村疏……（8）
高江村以探宫内隐秘得异宠……（10）
晓抚阿克达春之笑史……（11）
内务府某郎中妻之历史……（11）
圆明园内发现之房中药……（12）
京员以八行书为入款之大宗……（12）
铎洛仑之笑柄……（13）
山东巡抚国泰之笑史……（13）
潘云阁之轶事……（14）
穆彰阿势倾中外……（15）
铁路车手之道台……（16）
徐健庵之招权怙势……（16）

五华山永历故宫之题壁……（17）
俺达公之酗酒嗜杀……（18）
世臣以诗稿见斥……（18）
潘柽章之遗诗……（19）
粤民之横被荼毒……（21）
辽阳杨某以歌能免杀……（21）
满洲亲贵得于畿辅五百里内跑马占圈……（22）
《红楼梦》包罗顺、康两朝八十年之历史……（22）
一万八千金之烟泡费……（23）
虎林军营唱和诗……（24）
陈鹏年得免通海之案……（25）
八旗贵胄多不通文理……（26）
纪文达不没人长……（26）
米汉雯之放浪江湖……（27）
黄叶道人……（27）
朱竹垞咏史诗……（28）
龚尚书之怜才下士……（28）
季给谏狱中……（28）
林上珍满清有国论……（29）
宣宗微服出宫事……（31）
乾隆六次南巡……（32）
甘凤池……（33）
纪大烟袋……（34）
吴三桂婿王永康……（34）
邓板桥之受骗……（35）

万氏八龙……（35）
渔人网得汉印……（37）
纪文达医瘤……（37）
红豆书庄……（38）
传是楼……（38）
梁文庄有古大臣风……（39）
易实甫之滑稽玩世……（39）
梁山舟之钱癖……（39）
沙河堡逆旅之谋杀案……（40）
苏门三贤……（41）
潘文勤之好士……（41）
禾中巨富……（42）
鲁颠子……（44）
翰墨香……（44）
王一斋……（44）
大宁洞黄冠……（45）
噶礼真烧坯……（45）
明哲保身……（46）
文与也之廉洁……（46）
尤西堂之和易……（47）
严荪友之画凤……（47）
赵芥堂之惠政……（47）
郭琇有墨吏声……（48）
顾亭林轶事……（49）
左文襄之绝大经纶……（49）

妇人因男奸自尽……（50）
韩仲琦之美人计……（50）
诗人骤博高名……（50）
江郑堂令后世难于位置……（51）
吴三桂为前明武举……（51）
琅琊王若之诗……（52）
徐元直尚在人间……（53）
王公贵臣以拒客为礼……（53）
裘文达无不见之客……（53）
刘忠诚祠联……（54）
乌中丞……（54）
蔡木龛布衣……（54）
毛西河拒奔女……（55）
杭墓浦负谢山于死后……（56）
严铁桥之落拓……（57）
纪文达奉旨纳妾……（57）
盐商之繁华……（57）
邹小山轶事……（59）

栖霞阁野乘下

记赵舒翘之轶事……（60）
管韬山之论诗……（62）
陆春江之受眷……（62）
王西庄自掩其贪……（62）
祁文端门生间补服……（63）
查明回报……（63）

季亢二家之富……（64）
江艮庭之篆字药方……（64）
河工之积弊……（65）
某县丞禀辞……（65）
记某伶事……（66）
吴卿伶……（67）
天下大师墓……（68）
王蕴斋夫人之拘执……（68）
杜生轶事……（69）
端午桥好为联语嘲人……（70）
吴白华之赌饭……（72）
陈建升都督义马记……（72）
板桥图章……（73）
吴大嫖再住九天庙……（73）
归奇顾怪……（74）
孙奇逢……（74）
士大夫之踵事增华……（74）
汤文正之洁己奉公……（75）
记雏伶杨花事……（76）
梅巧玲轶事……（77）
道光甲申高家堰河决案……（78）
罗台山逃髑入墨……（79）
士大夫之谄媚三则……（80）
舆中揭帖……（81）
诸襄七之古拙……（81）

记长麟相国轶事……（82）
顾秋碧之迁瘠……（83）
某老翁负债诗……（83）
曾文正与王壮武芥蒂……（83）
宋牧仲才能应变……（84）
孙豹人先生之轶事……（84）
范道人……（85）
郭绍仪悟坎离之义……（85）
都门八古迹……（86）
张石州以狂放见摈……（86）
邵潜夫……（87）
刘石庵之轶事……（87）
尹文端之虚己纳言……（87）
孔东塘得汉玉羌笛及唐制胡琴……（88）
戴舍人善于解纷……（89）
年大将军延师……（89）
毕秋帆之胆小……（93）
朱竹垞轶事……（94）
枇杷无核……（94）
顾莲塘……（94）
顺雍间两大异事……（95）
淮商宴客记……（95）
顾生咏醋诗……（97）
某大臣之冤死……（97）
李高阳之无行……（97）

记李治安彭桂森之死节……（98）
毕秋帆之儆物……（98）
计甫草之逸事……（99）
曾文正知政体……（99）
瞿鸿禨排去王仁和……（100）
刘文清轶事……（100）
寿序多谀词……（101）
李映碧侍御……（101）
金石家之笑话……（101）
李文魁遗事……（102）
仇十洲《史湘云春睡图》……（103）
彭芸楣考试之趣事……（104）
记崔提督被刺事……（104）
白莲教之初起……（105）
豪奢吝啬之不同……（105）
惇邸杖刘赶三……（106）
鲒埼亭外编……（107）
北京清凉庵楹联……（107）
汪容甫之诞率……（108）
阮云台之考释钟鼎……（108）
明僮小录序……（109）
谢茅泉之豪宕……（110）
年羹尧德不胜威……（110）
北方之浑浑……（111）
纪晓岚真胜人一筹……（111）

正大光明殿试题……(112)
陆稼书之高风亮节……(112)
一技必有师承……(113)
吴枚庵所选国朝人诗……(113)
记名军机章京王某……(113)
都下消寒会……(114)
申涵光之抱负……(115)
张映玑之雅谑……(115)
漕弊……(115)
儿女英雄传……(116)
慈仁寺书摊……(117)
冯已苍为狱吏所杀……(117)
宋故宫德寿基旧池……(118)
国初之满债……(118)
朱鸣虞与赵虹……(119)
题壁诗……(119)
高房山《春云晓霭图》……(120)
王、吴二人之绝交……(120)
龚定庵轶事……(120)
半侬传……(124)

栖霞阁野乘上

孙静庵

康熙六次南巡始末记

康熙南巡始于二十三年甲子十月二十六日，御舟抵浒墅关。先于廿四日过扬州，将由仪徵幸江宁府，忽遇顺风，可以速达京口，遂乘沙船，顺流而下。次早上金山，晚而登舟，扬帆过丹阳、常州、无锡，俱未及泊，一昼夜行三百六十余里。时汤文正公斌为巡抚，务俭约，戒纷华，御舟已入邑境，县令犹坐堂皇决事也。上骑马进阊门，士庶夹道，至阗塞不得前，上辄缓辔。至接驾桥南行，幸瑞光寺，巡抚前导，由盘门登城，穷檐蓽屋，极目无际。遂从齐门而下，幸拙政园。晚达葑门，驻跸织造府。

第二次南巡，是二十八年己巳二月初三日。御舟抵浒墅关，苏州在籍诸臣汪琬、韩菼、归允肃、缪彤等接驾。日晡时，上入城，衢巷始结灯彩。次日，幸虎丘，登万岁楼。时楼前有玉蝶梅一株盛开，芳香袭人，上注目良久，以手抚之。出至二山门，有苏州士民刘廷栋、松江士民张三才等伏地进疏，请减苏松浮粮，上命侍卫收进，谕九卿科道会议。至十九日，车驾自浙江回苏，合郡士民进万民宴，上颔之，命近侍取米一撮曰："愿百姓有饭吃。"士民复请，上又取福橘一枚掷下曰："愿尔等有福也。"

第三次南巡，是三十八年己卯，奉慈圣太后以行。三月十四

日，驾抵苏州，在籍绅士耆老接驾，俱有黄绸旛，上标明都贯姓名，恭迎圣驾字样。自姑苏驿前，虎丘山麓，凡属驻跸之所，皆建锦亭。联以画廊，架以灯彩，结以绮罗，备极壮丽，视甲子已巳，逾十倍矣。十八日，逢万寿圣诞，凡百士庶，献康衢谣若干帙，颂圣诗若干帙，万寿诗若干帙，分天、地、人、和四册，以祝万年之觞。又于诸山及在城名刹，广列祝圣道场，百姓欢呼涂路。十九日，召苏州在籍官员入见，赐赏各有差。又赐彭孙遹、尤侗、盛符升御书匾额、二十日辰刻，御舟出葑门登舟，幸浙江。时两江总督为遂宁张鹏翮、江苏巡抚为商邱宋荦也。上问云："闻吴人每日必五餐，得毋以口腹累人乎？"鹏翮奏云："此习俗使然。"上笑云："此事恐尔等亦未能劝化也。"四月朔日，驾由浙江回苏。初二日，传旨明日欲往洞庭东山。初三日早，出胥门，行十余里，渔人献银鱼两筐，乃命渔人撒网，又亲自下网，获大鲤二尾。上色喜，命赏渔人元宝。时巡抚已先到山上，少顷，有独木船二，拨桨前行。御舟到岸，而随从者未至，巡抚备大竹山轿一顶伺候，上升舆笑曰："倒也轻巧。"有山中耆老百姓等三百余人执香跪接，又有比丘尼艳妆跪而奏乐。上云："可惜太后没有来。"其时翠峰寺僧超揆，步行先驱，引路者倪巡检陈千总也。在山上民老少妇女观者云集，上分付众百姓："你们不要踹坏了田中麦子。"是时菜花已经结实成角，上命取一枝细看，问巡抚何用，奏云："打油。"上曰："凡事必亲见也。"是日，有水东人民告菱湖坍田赔粮，收纸付巡抚。上问嘉驾守备牛斗云："太湖广狭若干？"奏云："八百里。"上云："何以县区志上称五百里？"奏云："积年风浪冲坍堤岸，故今有八百里。"上云："去了许多地方，何不奏闻开除粮税乎？"

奏云："非但水东一处，即如乌程之湖漊，长兴之白茅嘴，宜兴之东塘，武进之新村，无锡之沙溆口，长洲之贡湖，吴江之七里港，处处有之。"上云："朕不到江南，民间疾苦利弊，焉得而知耶？"初四日，由苏起銮北发。

第四次南巡，是四十二年癸未二月十一日，驾抵苏州。时巡抚宋荦尚在任，一切行宫彩亭，俱照旧例。荦扈从时，见上勤于笔墨，每逢名胜，必有御制诗，或写唐人诗句。荦从容奏云："臣家有别业在西陂，乞御笔两字，不令宋臣范成大石湖独有千古。"上笑曰："此二字颇不易书。"荦再奏云："臣曾求善书者书此二字，多不能工，倘蒙出自天恩，乃为不朽盛事。"上即书二字颁赐。顷之，又命侍卫取入，重书赐之。

第五次南巡，是四十四年乙酉三月十八日，驾抵苏州。是日为万寿圣诞，奉上谕，江南上下两江举监生员人等，有书法精熟、愿赴内廷供奉抄写者，著报名齐集江宁、苏州两处，俟朕回銮日亲加考试。四月十四日，命掌院学士揆叙赴府学考进呈册页，取中汪泰来等五十一人，同前考过郭元钎等十人，俱赴行宫引见，各蒙赐御书《孝经》一部。是年驾又幸昆山县，登马鞍山。旋往松江，阅提标兵水操。

第六次南巡，是四十六年丁亥二月二十六日，上幸虎丘山。三十日，幸邓尉山，圣恩寺僧际志迎驾。午后传旨宫门伺候，赐人参二斤，哈密瓜、松子、榛子、频婆果、葡萄等十二盘。上云："吾见和尚年老也。"六次南巡中，天恩温渝，莫可殚述。初，吾邑惠山寄畅园，有樟树一株，其大数抱，枝叶皆香，千年物也。上每幸园，尝抚玩不置，回銮后又忆及之，问无恙否。查慎行诗云："合抱凌云势不孤，名材得并豫章无。平安上报天颜

喜，此树江南只一株。”后此树不久遂枯。

福康安舆夫之暴横

福康安行军时，遴选舁夫，皆壮狡者，四班更替，日驰百里。即监阵督战，亦仿韦虎故事，不乘骑也，故舆夫尤横。嘉庆初，以廓匪不靖，经理藏卫，方以地险寇遁，纡筹乏策。一轿夫头素暴横，入苗人家，强夺藏丫头簪珥，巡视都司徐斐禁之，即捽徐下马，裂其衣殴之。时随营为川北道杨荔裳，姚亦如副之。姚刚直喜任事，闻，赴辕禀福。司阍林姓，即林枭台之叔，颇解事，曰：“将军以尊劳心，少不豫，此等琐屑，两君决之可耳。”遂遣多役捕至，犹肆咆哮。怒呼用棍，众愤既深，痛予击扑，手掴至四十，放起已毙。复往禀知，福亦不怒，曰：“抢夺斗殴，军政固应加重。”但饬阍人急为选充。越数日移营，舆已驾而舆夫不集，严督之，则环跪崩角曰：“役等舍命奔走，原止供奉贵人，今随员均可专戮，役辈恐无遗子，惟将军主之。”福赧然。即询谁毙役者，姚昂然曰：“姚令仪也，与杨揆无与。”福曰：“何不告我？”曰：“琐事贱人，何敢上渎。”福不得已曰：“责之固当，毙之太过。”遂撤姚差。时姚已保升川东道，折已缮，并撤之，改用李铼，则怒其对之戆也，久之乃得迁。时云间许小欧先生在都门闻之，为赋小乐府一章纪之云：“杨干仆，叔向戮，泾水兵，段尉刑。书痴白面太憨生，一怒能使三军惊。上公翼帐醉眠热，狐鼠凭陵窃威福。就中舆皂尤狰狞，日日肩公作公足。入市手掣幼妇钗，毁垣刀揕门官腹。监纪咨嗟军尉愁，忌器情多空踟蹰。闯然一骑来，意气颠如雷。法令先贵近，

何物此重台。呼吏捽之下，倔强奚为哉？赤棒捆盈百，血肉飞尘埃。上公惭谢首频俯，实应且憎谓予悔。从此蛾眉谣诼多，鹪雀纷哓鸠鸟诉。片语何缘解忤公，三年终竟难淹我。岩廊传说作奇闻，想象须眉争起舞。君不见曹黄门纠刘秃子，儿辈寒蝉羞欲死。不分茸城强项多，二妙同岑照青史。”

某制军

旗人某制军，庚子年方官刑部郎中，会拳匪乱作，两宫西狩，某欲避难津门，苦不得川资，仓猝间为日军所虏，命作苦工。某自承系职官，不耐操作，旁有人曰：“是满人可使牧马及扫除粪矢。”黎明而起，操作綦苦，少辍则鞭箠从之。适某大尉欲觅汉人能书写者，制军遂为书自荐，大尉录之。未几，联军去京城，大尉以某善伺人意，频行荐之于其国公使，仍充书写。会某公使与庆王晤谭，庆邸徐言外交人才之不易，公使乃曰：“人才自有，惜无用之者，即如现在我处之某部郎才，亦可用也。”庆默记之，言于枢臣，谓某人为公使所赏，必非凡品，枢臣又以庆言或有所假借也，争欲罗致。未几，擢海关道，三迁而至总督矣。

金圣叹之死

庚午哭太庙狱，吴下名士同时就戮者十八人：曰金人瑞，曰倪用宾，曰沈瑯，曰顾伟业，曰张韩，曰来献琪，曰丁观生，曰朱时若，曰朱章培，曰周江，曰姚刚，曰徐玠，曰叶琪，曰薛尔

张，曰丁子伟，曰王仲儒，曰唐尧治，曰冯郅。家施财产，籍没入官，同时株连军流禁锢者无算。初，明之亡也，吴下讲学立社之风犹盛，各立门户，互相推排，金圣叹以惊才绝艳，遨游其间，调和之力惟多，其名尤著。所至倾倒一时，遇贵人嘻笑怒骂以为快，故及于祸。朝廷之初起是狱也，意欲罗织诸名士以绝清议，苦无以为辞，乃以哭庙事剪除之，以为悖逆莫大于此，骈而戮之，人当无异言。先是国丧，各省抚按率官绅设位哭临，市禁婚乐，妇孺屏息。爵愈崇者，尤必备极其哀，诚重之也。苏亦举行哭临大典，当事者战兢惕厉，礼有弗备，明法随之。然当此所谓人神乏主，亿兆靡依之际，亦罔敢颟顸越弗恭者。而圣叹即以是率诸生抢入，进揭帖，继至者千余人，群声雷动，盖以吴县非刑，预征课税，鸣于抚臣，因民忿也。哭临者大骇，命械之，众议哗然。金于狱中上书千余言，为民请命，语多指斥一切。抚臣朱某密疏具奏，有"敢于哀诏初临之下，集众千百，上惊先帝之灵，似此目无法纪，深恐摇动人心"等语。朝廷深恶诸名士之诽语也，命大臣讯狱于江宁，以耸观听。谳成，诸人不分首从，凌迟处死，没其家孥财产，一时奇气。吴下讲学立社之风，于是乎绝。

军机领袖

满清公卿贵至大拜，而未尝值军机者，不得谓之真相。军机大臣有时多至六七人，而权实操于领袖，新进者画诺奉行，徒拥虚名也。荣禄在军机势焰尤甚，军机同在值庐，有事绝不商榷，荣以为如是即如是矣。荣雅善王仁和，有疑难事，稍就商议，仁

和但能为之推阐，不敢别抒所见也。荣于汉文不甚通晓，遇有摹拟诏旨，非仁和莫属。仁和甫拟就，荣反覆详示，即袖以上闻。其余诸军机，互相揣度，窃窃私议而已。军机向例，凡京外章奏，发交军机建议者，各件必先置领袖军机案前，领袖军机阅竟，传观某军机者，亦只某军机一人阅之，他人不能聚观。领袖军机偶发一议，诸人纵不谓然，但在值庐时，决无有反对者。惟同入奏对时，尚能各抒己意，略事补救。然其人已不可多得，而为领袖所不悦矣。

挑帘子军机

军机大臣次序，一按入值之先后为断，最后入值者，谓之"挑帘子军机"。盖军机入对，领袖者手捧折盒章奏等件首行，余以次从之。将及乾清宫奏对处，则领袖者行稍缓，最后之军机趋前，将帘卷起，让诸军机以次行毕而后入。及奏对毕，领袖行至竹帘，则最后之军机又趋前卷帘让诸军机行毕而复出，如是者习以为常。

旗人生计之窘迫

咸、同以降，北京旗人生计之窘，难以言喻，舆台厮养，大有人在矣。某部郎，辛丑回銮后，新录一圈人曰三儿，其人面目犁黑，健饭善斗。每当驾车疾驶，或与他车角逐，三儿肆口漫骂，或以鞭慑行道之人，人亦稍稍让之，似审三儿者。某度系圈人侪辈，亦不之疑。一日赴友人宴，车至大栅栏，忽有怒马自后来，

锦鞍玉勒，望而知为贵介。三儿车横亘在前，不之让，骑者自后叱之。三儿略一回顾，故缓车行。骑者大怒，策马绕出车前，方举鞭欲击，三儿忽笑语曰："咦，老七，汝想露脸，便不怕裁我耶？"骑者熟视，即下马屈一膝曰："原来是三爷，匆促间开罪，幸乞见恕！"言毕，牵马旁立，为状甚谨，车去乃行。某大骇怪，归寓穷诘所以，三儿曰："吾固宗人府籍，骑者吾侄辈行耳。"复诘其名及世职，坚不肯言，翌晨善言遣之。

齐周华救吕晚村疏

齐周华为齐召南之侄，以刊印吕氏书籍受极刑，其生平行事及诗文，均因忌讳不传。兹觅得其救吕晚村疏草稿为世人所欲亟见者，亟录之以供论世者览焉。其救吕晚村疏云：

臣齐周华，奏为遵旨议复，以抒独见，以广皇恩事。钦维君臣之义，旦古为昭，书契之传，有目共睹。惟圣王不以一己之好恶为好恶，而公论必以天下之是非为是非。浙省吕留良，生于有明之季，延至我朝，著书立说，广播四方。其胸中胶于前代，敢妄为记撰，托桀犬以吠尧。夫尧不可吠，而不吠尧，恐无以成为桀之犬，故偏见甘效顽民，而世论共推义士。又以其书能阐发圣贤精蕴，尊为理学者有之，实未知其有口记之说匿于家也。所以浙省历任诸臣，甫下车辄表扬吕氏，以敦崇儒重道之风。即今总督臣李，皇上所称为公正刚直之大臣，亦曾赠匾致祭，况下此者乎？前者伪朱三太子一念和尚之事，明明败露，羽党株连，赤族之祸，万无可逃，而圣祖仁皇帝宽息不究，使其一门得保首领于光天化日之下。则吕留良者，固我圣祖之所赦宥者也。今因

逆贼曾静波及吕留良一门。夫吕留良所大不足于人世者，谓其子孙既受我朝厚恩，身叨仕籍，冥中亦宜绝口不言，自尽亡国之礼如其生也。更必勉其子孙，素位而行，竭心尽力，以仰报朝廷覆载之鸿恩。即吕留良冥顽莫回，身殁之后，子孙亦当毁板焚书，以灭其迹。乃吕留良自明社已墟之后，日怀幸灾乐祸之心，诅詈之词，无所不至。其子孙又不思盖愆之不及，反若扬励之不宏，《书》所云"自作孽，不可逭"者，使处他朝，吕氏其无遗类也久矣。幸叨日月之光华，不以秽上而不照，虽肆为诋毁，其于我朝列圣之积德累仁，初何毫末之损乎？查逆贼曾静，生于今，长于今，既非明帝之故黎，复非仪宾之末裔，践土食毛，久享太平之福，乃顿起无良，谋为不轨。及事败祸临，将罪尽嫁吕留良。夫吕留良以先朝遗氓，华夷之辨，托诗书以见志，固属鄙陋之私，实未尝教曾静以叛逆也。吕留良产于浙，浙之信从者，宜视楚人犹深；而浙之人，皆知天经地义之所在，尊君亲上之极诚，未尝有向陕西总督投以叛逆之书也。今逆贼曾静，嫁祸吕留良，供云："误读吕书所至。"是何异于刺人而杀之曰："非我也，兵也。"兵固杀人之器，遇志士仁人，则杀身以成仁；遇贼子乱臣，则篡弑以流祸，顾视操兵者何如耳。吕留良之书，即为吕刃，安可为乱臣贼子作替身乎？伏读上谕，日以改过望大下之人，故宽曾静于法外。臣思吕留良、吕葆中逝世已久，即有《归仁说》作于冥冥中，臣已不得而见。第其子孙以祖父余孽，一旦罹于狱中，其悔过迁善，趋于自新之路，必有较曾静为尤敲切者。夫曾静现在叛逆之徒，尚邀赦宥之典，岂吕留良以死后之空言，早为圣祖所赦宥者，独不可贷其一门之罪乎？（下略）

高江村以探宫内隐秘得异宠

康熙丁巳戊午之际，入资得官者甚众。继复荐举博学鸿词，于是隐逸之士，尽趋都下。后已未试鸿博科，高江村进三不如之说，以毁百四十三征士。在上者，虚意始倦，一叶昨然，以为与李林甫表贺野无遗贤无异，在朝在野疾之甚。然高方以文墨得上宠，地既亲近，权势益崇，无如何也。方江村之入都，自肩被进彰义门，书联扇遍赠朝贵干仆，以谋朝夕。明珠司阁见其善书也，延课子。一日，明珠急欲作数函，仓卒无人，司阁以高对，即呼入，援笔立就，明珠大喜，遂属掌书记。后入翰林，直南书房，皆明之力也。江村有小慧，既置身势要，橐益日以富，则结欢近侍，探宫内起居，报一事酬金豆一。每入直，金豆满荷囊，日暮，率倾囊而出。以是内廷隐秘事，皆得闻。或觇知上方阅某书，即抽某书翻阅，偶询及，辄能对大意，故益得异宠。上尝曰："在廷博雅，可与道古者，莫上奇若。"而忌之者益深矣。高初因明进，至是明转向之访消息　每归第，则九卿之肩舆塞其巷，明亦在焉。江村直视，踏步入门，若弗知也。诸贵客皆使仆从侦探：盥面矣，晚饭矣，少顷，则传呼延明相国入，必语良久始出。其余大僚，或延一二人晤，不能遍，则令家奴出告曰："日暮不能见，请俟异日也。"诸肩舆始摩击而散，明日俟于巷者复如故。声势赫奕，上下侧目。或有谮之者，谓上奇肩袱被入都，今但问其家资，即可得其招权纳贿状，上一日问之，高跪进曰："督抚诸臣，以臣蒙主恩，多有馈遗，其实圣明威福不旁落，臣何能参预一字。在彼诚无益，在臣则寸丝粒粟，皆由恩遇

中来也。”上笑置之。后以排之者众，放归。

皖抚阿克达春之笑史

阿克达春署皖抚，亳州牧某来见。阿延入，坐定，问曰：“亳州去省城若干里？”某答曰：“卑职任亳州，非亳州。”阿讶曰：“卜州？咱们城里人都念他作‘亳’字，怎么安徽人念作‘卜’字，这相差岂不太远了吗？”

内务府某郎中妻之历史

德馨任江西巡抚，酷好声剧，署中除忌辰日，无日不箫管靡龁也。其女公子有国色，嗜好尤过乃父，且极喜观演男女淫媟事，《翠屏山》、《也是斋》之属，无日不陈眼帘也。时官新建县者为汪以诚，汪故有能名，以武健严酷得大吏欢，历任优缺。至是，则益遣丁役，持重币，走四方，聘名伶来赣，躬为戏提调，日在抚署中。任内一切大小事，悉倩同僚代之。是时赣中有一联曰：“以酒为缘，以色为缘，十二时买笑追欢，永朝永夕酣大梦；诚心看戏，诚意听戏，四九旦登场夺锦，双麟双凤共消魂。”额曰“汪洋欲海”四九旦、双麟、双凤皆伶名也。后德败，汪亦褫职。德女当德宗选后时，亦被选入宫，孝钦极赏之，将正位中宫矣。德宗以其举动轻浮，深不喜之，竟落第。后为内务府某郎中妻。

圆明园内发现之房中药

丁文诚官翰林，一日，召见于圆明园。公至时过早，内侍引至一小屋中，令其坐，俟叫起。文诚坐久，偶起立，忽见小几上有蒲桃一碟，计十余颗，紫翠如新摘。时方五月，不得有此，异之。戏取食其一，味亦绝鲜美。俄顷，觉腹热如火，下体忽暴长至尺许。时正著纱衣，挺然翘举，不复可掩，大惧欲死。急俯身以手按腹，倒地呼痛。内侍闻之，至询所苦，诡对以暴犯急痧，腹痛不可忍。内侍以痧药与之，须臾，痛益厉。内侍无如何，乃伪人从园旁小门扶之出，而以急病入奏。公出时，犹不敢直立也。

京员以八行书为入款之大宗

满清官场社会最为黑暗，贿赂公行，毫无顾忌，人多知之。乃苞苴请托，竟有无孔不入，且须旁敲侧击以出之者。取而录之，亦一异闻也。余戚某尝为予言，有其友某为京师某府大臣书启文案，月束仅十二两，而车马、宫室、衣服、饮食甚为豪侈，有月非数百金不能办者。予戚问焉，则曰："予入款全在作八行书耳。"八行书者，请托之函件也。凡官吏出京，如系小员，则必向各大官求得荐书，携之任所，以投于其上司。如系大员，则其属必使人运动京中大官，致函于彼，为之关说。其书限以八行，故称为八行书。求之者非先纳金为寿不能得，故京中大员，无不以写八行书为入款之一大宗。然求八行书者，尤必探所求之人，

其所聘书启文案为谁，袖金遗之，文案乃视其所遗之多寡，而为之轻重其辞。此项赠金，以有大员由京之任时，所入为尤厚。盖求荐书者，多彼此竞争，不得藉金钱之力以取胜也。惟某府大臣一席，在政界中亦非甚有权力者，而其署中之区区一文案，竟有人竟以金输之，则势焰薰灼之辈，其门庭如市之况，更当何如！

铎洛仑之笑柄

旗人铎洛仑者，光绪中官山东粮道，以征粮节急，民怨次骨。一日，铎因公出省，至齐河，渡河而北。日暮，行旷野中，土民忽结队百余人，持刀棍来，从者以为劫贼，皆跟跄走。独铎一人坐舆中，当喝问："你们都是干什么来的？"民不答，径掖铎舆中出，叱使伏地，褫其裤，选隶役所执大杖杖之八十，臀肉尽脱。杖毕，委之去。铎以是革职十余年，复夤缘官某省盐道。值书院月课，榜发，监院官以奖赏银请，铎援笔径批第一人十两。故事盐道缺最瘠，月课第一人，奖银不过二两，监院以旧例告，请减。铎哑然曰："咱们在城里时，偶向石头胡同口袋庭听姑娘们唱一支小曲，也要赏他个四两头，这人花花绿绿的写了这七百多字，请师爷们念与我听，也怪有调门儿的，难道就不值十两头吗？"

山东巡抚国泰之笑史

乾隆末，国泰为山东巡抚，年才逾弱冠，风姿姣好，酷嗜演

剧。在东日，与藩司于某，在署中演《长生殿》，国扮玉环，丁扮明皇，每演至定情窥浴诸出，于以为上官也，不敢过为媟亵，关目科诨，草草而已。演既毕，国正色责于曰："君何迂阔乃尔？此处非山东巡抚官厅，奈何执堂属仪节，以误正事？做此官行此礼之谓何？君何明于彼而阍于此耶？"于唯唯。自此遂极妍尽态，唐突西施矣。国乃大快曰："论理原当如是。"后国被钱南园所参，高宗即令钱随和珅往勘。使节抵济南，署中剧尚未阕，国闻报，仓皇易妆往见，面上脂粉痕犹隐隐也。

潘云阁之轶事

当北捻之莅清江浦也，总南河者为潘云阁，时正演剧未终，仓皇出走。议者率诟病之，以其仅就声伎，初无戒备也。至其琐事，有足令人失笑者。盖潘于五十以前，受制于妻，无后房之宠。失偶后，始大纵所欲，称如夫人者四，又各蓄艳婢四人。其余仆婢佣妇少艾者尤夥，悉昵之。不足，每于出巡时，睹民人妇之美好者，归辄遣仆妪托词如夫人召入署，信宿而出，赠以朱提廿两，如是者月更不可以指数。其总南河时，年几七十，而精神矍烁，逾壮年人。性豪纵如昔时，颇有严世藩美人双陆之概。其如夫人率南部名倡，极精音律，所育艳婢十六人，歌舞极娴习，署中演剧装服砌末咸备。时或命酒，展红氍毹，令诸婢扮演，其爱妾即在后场理丝竹，己则著短绿袄及膝，冠便帽，红线成握，长尺有咫，斜披肩背。时便帽结红线，必附以绥缨，今久不行矣。白须如扫拂胸，支颐叠股而观，遇剧中关目可噱者，则起至场中，与诸婢狂颺以为乐。辕下官属咸令之旁观。适演《挑帘裁

衣》诸院本，备极妖冶，遂群起狎嬲诸婢，丑态毕露。旁有掩口嗤者，为所闻，由是遂禁男子不得予观矣。更闻其于理事室中，另辟一房，妇女装饰针黹所需之品悉备。每于午后，即莅其中。凡署中妇女欲市各物，不令出购，需各自来交易，必一一亲与论值，故靳之，以索群雌笑骂。且且捋其白须，以掌掴其颊，而后以为快。夫昔人体魄宏富，日御数女者，亦所恒有，初无足异。独其演剧设肆，真可与乞食诸姬之韩熙载后先媲美。且能不令门下客有"最是五更留不得，向人枕畔着衣裳"之咏，则又韩熙载所不若矣。倘能稍稍移此精力，以治理一方，则清泽一带数千百万之生命财产，又何至沦陷哉？悲夫！

穆彰阿势倾中外

道光时，穆彰阿当权，势倾中外，无敢撄其锋者。蒲城王鼎欲劾之，恐不胜，乃以死争，草长奏怀之，闭阁缢死。时陈孚恩领军机章京班首，闻之趋视，得其疏，挟以揭穆。穆瞰以重贿，令毁之而以暴疾闻，且趣陈遍白于朝。当是时，陈仓皇奔诣，且眩于重报，亦未熟计事之利害。及奏上，事定，穆一日于军机谓陈曰："王尚书前日之变，顷闻人有异言，兄首见其状果云何？"陈不意穆遽有是问也，逡巡无以对。在坐诸王公相顾愕眙，知其事者左右视，蹋蹈作呃逆声。陈归，知穆欲其灭口，然举发而苦无左证，己亦不免惴惴然，欲死以自白，卒于爱亥弗能决。正迟徊间，忽传有晋秩命，于是走穆称谢。方入帘长跽，穆大笑曰："昨者我正为君分谤，君苟一言，则众口塞矣。"陈曰："某谓中堂有意督过之，故唯唯者亦欲为中堂分谤也。"各

1154132

相顾会意而罢。当此之时，无不知王之死者，然皆漠不以为意。而北人之宦于京者，尤相戒不言此事，惧及于祸也。至孙衣言铭张节基，始有"额额蒲城，深宸太息。闭阁草奏，忠奸别白，疏成在怀，遂缓以绝，或匿不闻，闻以暴疾"之语。于是载色家皆道其事云。

铁路车手之道台

天津探访局总办杨以德，庚子前在天津火车站票，拳乱时颇得意外之财。乃官兴勃发，捐一杂职，奔缘入探访队。工谄媚，善迎合，苟可以邀功者，虽诬其父为贼，亦所不顾。知袁之注意革命党也，乃出其悖来之财物，广布耳目，凡稍有疑似者，必逮捕罗织，以成其狱，被害者不胜枚举。杨藉此遂得直接于袁之门下捐知府、保道员矣。组织探访队，杨为管带，特设探访局，杨为总办。其恶之最著者，如炸弹案之诬捕张榕，马贼案之逮捕丁汝彪，立宪降谕之日，密捕吴道明，致毙于毒药。其室中罗列孙、康及梁启超、麦孟华、章炳麟、邹容诸肖像，日夕谛视，自谓捕得其一，京堂可操左券矣。忽一日密禀徐世昌，谓邹容到京。徐大惊，飞饬内外厅戒严，并搜各客寓及庙宇寺院。时距邹容之死已一年半矣，其诬妄率类此。

徐健庵之招权怙势

徐健庵柄政时，一时名士咸出其门下，招权纳贿，无所不至。每届科举，其前列者，率徐党人。有某名士者，投刺其门，日馈

阍者十金以为常，而不求见，但属以名上达而已。阍者怪之，以白于徐。徐留见之，其人故作踧踖状，谓“吾诚意未至，不敢求见。”强之始入。徐问：“足下有深仇未报乎？”曰：“无有也。”“然则何为逡巡不敢言？”固问之，乃长跽曰：“欲得来科状元耳。”徐曰：“已有人，可思其次。”某名士谓他非所望，宁迟一科，徐许之。后徐不久罢去，此人亦懊恼以终。

又徐健庵被议归，欲延潘次耕于家。顾亭林以书尼之云：“彼之官弥贵，客弥多，便佞者留，刚正者退。今且欲延一工学问之士，以盖其群丑，不知薰莸不同器而藏也。吾以六十四之舅氏主于其家，见彼蝇营蚁附之流，骇人耳目，至于征声发色而拒之，仅得自完。”读此知当日昆山怙势，其气焰实不可近，故亭林先生痛嫉之也。

五华山永历故宫之题壁

云南五华山，永历故宫在其上。顺治丁亥，洪承畴督师，由贵竹大路取滇，李定国拒战曲靖。吴三桂由广西、四川旁捣其虚，至黄草坝，入省城。永历遁至阿瓦，三桂重购得之，絷于贵阳府。三桂以功封平西王，遂据山上故宫，增修二十余载，备极崇丽。康熙癸丑，三桂反，出攻长沙，乙卯称尊号，丁巳病死。伪周洪化，其孙也。戊午，诸王、贝勒讨贼，驻军曲靖。赖将军平耿精忠，由福建进征西粤，亦由四川黄草坝直薄省城，俘伪洪化斩之，滇南大定。康熙癸亥，金陵鄙子为章赴幕楚雄，访其父遗迹，题四截句于壁，一时争相传和。诗曰：“百万雄师睥睨间，先朝一脉绝南蛮。擒人即是人擒路，谁道天公不好还？”

“军威南朔敢称雄，转眼兴亡一瞬中。他日龙门成纪传，君臣父子总无公。”“行营历历草萋萋，铜柱摩崖手自题。虎豹无睛威尚在，老军犹说旧平西。”“岩峣天半起觚稜，不尽小台取次登。心力刚枯人事去，秋风谁与哭西陵？”邵子诗笔敏妙，惜有濡头之癖，落魄寡俦，故不甚显于时。

俺达公之酗酒嗜杀

俺达公之信，尚可喜之长子也。酗酒嗜杀，壶樽杯斝，与弓刀矛戟之属，随其所至，必兼携以行。坐则辄饮，饮醉则必杀人。深宫静室，无以解酲，即引佩刀刺其侍者，虽宠仆艳姬瘢痏满体。性喜畜狗，筑狗房，设狗监监之，下隶以健儿数十人，阅旬必纵之出府，所过屠肆，例应各给豕肉饲之。街中人狗塞途，行者辟易。一夕闻有哄声，亟呼监往视，监遇瘈狗而奔，不敢复往。之信大怒，命左右割监肉啖狗，肉尽而止。又取民间子十五以下为把竿之戏。竿长二丈，以篾篦为之，砻约髹皮，其光可鉴，教之攀缘上下，盘舞竿头，之信把盏观笑以为乐。其习技未熟者，多至颠殒，或穿腹折肢，恬不介意。

世臣以诗稿见斥

高宗驻跸盛京，祇谒陵寝，以祭器潦草，革盛京礼部侍郎世臣职。又以世臣诗稿有“霜侵宾朽叹途穷”之句，谕谓“卿贰崇阶，有何穷途之叹？彼自拟苏轼之谪黄州，以彼其才其学，与轼执鞭，将唾而筆之。”世臣诗又有云：“秋色招人懒上朝。”谕

谓“寅清重秩，自应夙夜靖共，乃以疏懒鸣高，何以为庶寮表率？”诗又云：“半轮明月西沈夜，应照长安尔我家。”谕以盛京为丰沛旧乡，世臣不应忘却，严旨斥责。即令满员官盛京者，各书一通悬之公署。

潘桂章之遗诗

潘桂章著述甚富，悉于被系时遗亡，间有留之故人家者，因其罹祸甚酷，辄废匿之。如《杜诗博议》一书，引拟考证，纠讹阐舛，可谓少陵功臣。朱长孺笺注多所采取，竟讳而不著其姓氏矣。近得其古近体诗数篇，亟录之以俟能表章者。其《读五代史》云：“唐室乱天纪，鸷猛化侯王。健者夜一呼，万乘起彷徨。取守既同道，贻谋安得良？遂令燕云地，化为狼与羊。倒受太阿柄，失势还自戕。有宋鉴其弊，居重御四方。矫枉失之过，国威遂不强。善哉府兵制，作法贵于凉。”《卜居》二首云：“每爱西山好，烟霞无早昏。茶香晴送鹤，果熟晓争猿。得意花颜色，会心鸟语言。幽寻偏得性，独往志空存。”“极望草萋萋，春原肥乳鹍、青桐谁见实？朱凤尔何栖？短褐晨霜重，征尘夕照低。浣花溪有约，杖履不应违。”《关山月》云：“绣衣金匼匝，宝马铁连鞴。出身誓向边场死，那能宛转妻儿前？离家复见故乡月，见月思乡情不歇。天山飞鸟却向南，陇头流水分呜咽。幕前健儿歌且悲，霜寒风劲胡马肥。闺中远不闻吹笛，塞上愁谁听捣衣？可怜夜夜关山月，只照从军不照归。”《丁亥春与文心兄理乎儿旧业归途有感》云：“草堂幸已赋归来，别业盐田且共栽。废驿旧经征戍尽，野花初向别离开。数通画角连笳起，一树

斜阳带鸟回。照水独怜华发改，诗祺两事老余才。”《乞戊子秋过外家东衡里因寄表弟章伯升》云：“数载烽烟隔渚隈，清溪野色望中开。山将落日排云去，水抱孤帆拂岸来。巷口燕巢春绕树，门前虎迹晓冲苔。援琴四壁贫何恨，孙叔当年不治财。”《奕隐赠云间谢绎之用枰字》云：“扁舟问我溪行，坐觉九峰秀色生。当局尽从疑处失，先机谁向败中争？白云侵户明书几，红叶当阶覆石枰。身世鱼樵何处隐？独能蝉蜕任乎名。”《酬王云顽夕坐有感见寄》云：“虚无映卷帘，林壑尚余炎。露咽蝉高树，风吹月短檐。雄谈曾压胆，怪事几张髻。郑重瑶华赠，聊从紫气占。”《灵岩怀古》云：“半空塔影问参差，人限兴衰欲问谁？麋鹿有情伤地僻，草花无主恨年移。溪山尚倚吴王剑，江月空弯西子眉。薄暮老僧为指点，白云封处六朝碑。”《和陶乞食诗赠乞食谱公并序》云：“辛卯秋，村民十百为辈，望门投食，予谓救灾恤邻，宜也。况上无所呼号，下不为剽掠，而俯首一饭，犹良民也。湖明旧谷既没，新谷未登，日月尚悠，为患未已。乞食贤者之事，乃众人优为之，慨然有作：沟壑势所迫，贸贸行安之？促步望烟火，低头好言辞。善悉主人意，高义无嗟来。升斗竭所余，满腹辄屑屑。感激话畴昔，内热胖羊诗。同里无赈恤，曷云济世才？愧客供给薄，强饭以相贻。”《移居诗赠人》云：“近知卜筑到江滨，遁迹聊依水岸分。波底白鸥渔有国，天边苍雁雁为群。故乡回首桑麻接，曲径通人鸡犬闻。吾亦经营苍海计，乘槎浩荡一从君。”

粤民之横被荼毒

读梁药亭《养马行》，而知国初粤民之横被荼毒，盖倍甚于他省。耿尚藩之镇粤也，广州城内外三十里，民间所有庐舍坟墓，悉令夷为平地，俾藩兵筑厩养马。其中居民窜徙流离，为之一空。药亭哀之，为作是诗。诗云："贤王爱马如爱人，人与马并分皇仁。王乐养马忘辛苦，供给王马王之民。马日齕水卓百斤，大麦小麦十斗匀。小豆大豆驿递频，马夜齕豆仍数巡。马肥王喜王不嗔，马瘦王怒王斩人。东山教场地广阔，筑厩养马凡千群。北城马厩先为坟，马厩养马王官军。城南马厩近海滨，马爱饮水海水清。西关马厩在城下，城下放马马散行。城下空地多草生，马头食草马尾横。王谕养马要得马性情，马来自辽左马不轻，人有齿马服以上刑。白马王络以珠勒，黑马王络以紫缨，紫骝马以桃花名。斑马缀玉锁，红马缀金铃。王日数马点养马丁，一马不见，王心不宁，百姓乞为王马王不应。"

辽阳杨某以歌能免杀

顺治间辽阳杨某总督松江，偶与无锡进士刘果远会饮观剧。酒酣，杨忽拍案呼曰："止，止！音节误矣。"刘异之，问杨亦解音律乎？杨曰："余命实赖是获存也。初，清兵破辽东，恐贫民为乱，先拘而屠之。又二年，恐富民聚众谋不轨，复尽杀之。惟四等人不杀：一皮工，能制快鞋不杀；二木工，能作器用不杀；三针工，能缝裘帽不杀；四优人，能歌汉曲不杀。其被杀者，尤

以秀才为最惨，以其不能工作，而好议论也。时余为诸生，被获，问曰：‘汝得非秀才乎？’余曰：‘非也，优人耳。’曰：‘优人必善歌，汝试歌之。’余遂唱四平腔一曲，竟释去，此余命所以获存也。”述竟，即于筵间亲自点板，歌一阕而散。明季辽阳之兵燹，观此可见一斑矣。

满洲亲贵得于畿辅五百里内跑马占圈

国变后，满洲人关诸亲贵，得于畿辅五百里内跑马占圈，以酬佐命之功绩，黎民苦之，蠡县庞果庄，有嫠妇贫且老，挈一稚孙以居。一日，其宅忽被圈去，迫令即日移出，嫠妇惶急无措，抱其孙倚门哭。乡人闻而哀之，然皆无如之何。有边大有者，慷慨好义，里中少年怂恿之，使出为理论其事。大有慨然往，不得许，且受侮而归。怒甚，径返其室取短刀出，其妻问之，不顾。时来此跑马占圈者凡五骑，大有持刀至，悉歼之。众大惊怖，劝之逸。大有呼曰：“边某岂畏死者？若逃去，必累此孤儿寡妇，则哀之者适以害之矣。丈夫有罪不逃刑，死何足惜？”乃自首论死，时称为义侠云。

《红楼梦》包罗顺、康两朝八十年之历史

《红楼梦》一书，说者极多，要无能窥其宏旨者。吾疑此书所隐，必系国朝第一大事，而非徒纪载私家故实，谓必明珠家事者，此一孔之见耳。观贾政之父名代善，而代善实礼烈亲王名，可以知其确确明珠矣。今略举所臆见诸条于后，以途世之善读此

书者，林、薛二人之争宝玉，当是康熙末允禩诸人夺嫡事。宝玉非人，寓言玉玺耳，著者故明言为一块顽石矣。黛玉之名，取黛字下半之黑字，与玉字相合，而去其四点，明明"代理"两字。代理者，代理亲王之名词也（废太子后封理亲王）。理亲王本皇次子，故以双木之林字影之。犹虑观者不解，故又于迎春，名之曰二木头，迎春亦行二也。宝钗之影子为袭人，写宝钗不能极情尽致者，则写一袭人以足之。而"袭人"两字拆之，固俨然"龙衣人"三字，此为书中第一大事。

此书所包者广，不仅此一事，盖顺、康两朝八十年之历史，皆在其中。海外女子，明指延平王之据台湾。焦大盖指洪承畴，承畴晚年罢柄权闲居，极佗傺无聊，曩曾于某说部中得其遗事数则，今忘之矣。大醉后自表战功，极与洪承畴事符合，妙玉必系吴梅村，走魔遇劫，即纪其家居被追，不得已而出仕之事。梅村吴人，妙玉亦吴人，居大观园中而自称檻外，明寓不臣之意。参观《桃花扇》余韵一出，当日官府方点派差役，持牌票访求前代遗民，可知梅村之出，必备受逼迫也。

王熙凤当即指宛平相国王文靖，康熙一朝，汉大臣之有权衡者，以文靖为第一，书中固明言王熙凤为一男子也。

一万八千金之烟泡费

内廷凡遇庆节演戏，召王大臣入座听戏者，时间以六小时为限。王大臣之有烟癖者，瘾发辄不自禁，内监乃得因以为利，度其瘾将发，即送茶一杯至，赍以烟泡三枚。犒赏之额，视官缺之肥瘠为等差，自十金至百金不等。光绪庚辰，俄人以索还伊犁

事，几启衅。于时办理海防，召固原提督雷正绾入卫，驻山海关。雷抵都，适孝钦万寿，得拜入座听戏之命。雷烟瘾极大，闻命深以为忧，乃洽人与内监商明，每小时必送茶一杯，每日六茶，每茶索犒千金，雷不得已从之。计听戏三日，而茶赏乃至一万八千金，都下谓为第一阔烟茶也。

虎林军营唱和诗

吴愙庵名炎，潘为田名棨章，才望相埒。康熙癸卯二月，同以史事株连，遣系虎林军营。吴有《营中送春》诗云："一半春光缥缈过，唾壶缺缺待如何。鹧声啼老听难到，柳絮飞残扑转多。晚晚斜阳连雉堞，朦胧短梦绕岩阿。不堪往事成回首，总付钱塘东逝波。"潘漫成四首，其一："抱膝年来学避名，无端世网忽相婴。望门不敢同张俭，谢席应知愧管宁。两世先畴悲欲绝，一家累卵杳难明。自怜腐草同掩没，漫说雕虫误此生。"其二："吴关一路作羁累，棘木旌前听五鼓。已分残形轻似叶，却怜卫足不如葵。下堂真愧先贤训，抱璧凡同楚客悲。从使平反能苟活，他年应鬓萧萧丝。"其三："圜土初经二月春，薰风又到絷维身。流蚤夜度绨袍冷，采蕨朝供麦饭新。敢望左骖归越石，还期长佩拟灵均。多情最是他乡侣，阅谱龟兹慰苦辛。"其四："阅历风霜只自疑，难将身世问时宜。穷愁只合吾侪事，姓氏羞为狱吏知。见说成书剩铸鼎，不闻有梦召胥靡。南山此去躬耕好，未可重题酒后诗。"吴《怀古》四首，《咏岳忠武》云："将军野战最知名，半壁山河一力撑。义在春秋臣节殚，法过韬略阵云明。运移宋历发江海，功就新王敢弟兄。痛饮黄龙千载

恨，钱塘夜夜有潮声。”《咏伍相国》云：“国破行歌未身死，一言投契作宗臣。报仇暮日忘荆国，抉眼衰年看越人。罗刹江头潮最怒，姑苏台畔草长新。虫沙猿鹤无穷化，愿向波涛问大神。”《咏苏文忠》云：“杭州刺史最风流，箫鼓楼船春复秋。讥诮每撄丞相怒，判书常应老翁求。六桥花柳蒙遗泽，两浮湖山纪胜游。当日怜才岂无意？蛾眉夜月照高丘。”《咏于忠肃》云：“开元城外黑云屯，七木营边日月昏。手挟六龙群喙定，身担一线国威尊。战争有几禁南牧，缯币无多返北辕。两字狱成明主惜，高名赢得并乾坤。”《与美生对酌》绝句云：“平生恨不学屠沽，输与高阳一酒徒。此日尊前须尽醉，黄泉还有卖浆无？”是岁五月，吴与潘俱磔于杭之弼教坊，同死者二百余人。先一日，吴语其弟曰：“我辈必罹极刑，血肉狼籍，岂能辨识？汝但视两股上，各有一火字者，即我尸也。”闻者无不流涕。

陈鹏年得免通海之案

康熙时，陈恪勤公鹏年，为苏州府知府。春日偶游虎丘，题二律云：“雪艇松庵阅岁时，廿年踪迹鸟鱼知。春风再拂生公石，落照仍衔短簿祠。雨后万松全合沓，云中双阙半迷离。夕佳亭上凭栏处，红叶空山绕梦思。”其二首云：“尘鞅删余半响闲，青鞋布袜也看山。离宫路出云霄上，法驾春留紫翠间。代谢已怜金气尽，再来偏笑石头顽。栋花风后游人歌，一任鸥盟数往还。”总督阿山，与公不协，得其诗，乃句疏字解，指为呪诅谤谤而奏之。大意谓陈与郑氏通，故有鸥盟往还之语，盖鸥为海鸟，而郑氏居海中，故以为喻也。疏奏，上谓诗人缘情遣兴之

作，何得辄加罗织，所奏不准，恪勤竟无恙。然当时通海之案，江浙名士富室赤族者数百家，恪勤独得免，可谓天幸。

八旗贵胄多不通文理

八旗贵胄，多不通文理，有绝可笑者。忆某岁初春在京师，一日，之北城，道经板厂胡同。路北一巨宅，丹艧方新，盖甫落成者。门内悬荆州将军官衔封牌，而门联则为“明月三更沈塞北，将星一夜陨江南。”朱笺墨字，书亦颇圆整，大惑不解。询之知者，乃知为现任荆州将军之子，浼门客作春联，门客尝有求不遂，私衔恨，欺某不识字，故为是以诅之也。然未逾月，荆州都统奏报将军出缺矣。

纪文达不没人长

纪文达公以乾隆丙子扈从，道出古北口，偶见旅壁一诗，剥落过半，中有“一水涨喧人语外，万山青到马蹄前。”二句，公奇赏之。壬午顺天乡试，公充同考官，得朱子颖孝纯投诗作赞，则是联在焉。因叹针芥之契，果有夙因。后公出督闽学，严江舟中赋诗云：“山色空蒙淡似烟，参差绿到大江边。斜阳流水推篷望，处处随人欲上船。”尝语子颖，谓此首实从万山句脱胎，人言青出于蓝，今日乃蓝出于青，此固骚坛佳话，亦可见前辈之虚心盛德，不没人长也。

米汉雯之放浪江湖

完平米紫来先生汉雯，为王文贞公崇简之婿，能诗善画，时呼为“小米”，性放浪不羁。康熙间举博学鸿词，授编修，典云南乡试。故事：试差复命，不得过一年。先生六月朔赴云南，事竣，浪迹江楚，到处流连，至十二月犹未还归。兄王瞿庵，遣人敦迫，乃就道。及至都，见人辄言曰：“我乃被人押解来京耳。”众咸笑之。有命在身，而浪游如是，虽近于放纵者之所为，然世之奔走京华，热心利禄者视之，能无愧否？

黄叶道人

清初黄叶道人潘班，尝与一林下巨公连坐，屡呼巨公为兄。巨公怒且笑曰：“老夫今七十余矣。”时潘已被酒，昂首曰：“兄前朝年岁，当与前朝人序齿，不应阑入本朝。若本朝年岁，则仆以顺治二年生，兄以顺治元年降清，仅差十余月耳。唐诗云：‘与君行年较一岁，’称兄自是古礼，君何过责也？”满坐为之咋舌。论者谓潘生此语颇伤忠厚，宜其坎壈终身。纪文达记此事，谓名教攸关，不得为之佛蔼。因引所作《四库总目》明代集部，以练子宁至金川门卒龚诩八人列解缙、胡广诸人前，案语至云：“枭鸾异性，未可同编。”又云：“纡青拖紫之荣，不得与荷戟老兵争一纸之先后？”词严义正，洵足诛奸谀于既死。其所称林下巨公，文达特讳言其姓氏，盖即明降臣礼部尚书常熟钱谦益也。

朱竹垞咏史诗

朱竹垞先生官翰林时，《咏史》诗云："汉皇将将屈群雄，心许淮阴国士风。不分后来输绛灌，名高一十八元功。"、"海内词章有定称，南来庾信北徐陵。谁知著作修文殿，物理翻归祖孝徵？"当时或因天禄秘书，编纂不预，防局华选，荐擢不公，故先生借此抒感。而读是诗者，谤议横生，不久遂湖山放废矣。

龚尚书之怜才下士

合肥龚尚书，怜才下士，嘉惠孤寒，海内文流，延致门下。每岁暮各赠炭资，至称贷以结客。马世俊未遇时，长安过夏，侘傺特甚，袖文质公。公读竟，叹曰："李峤真才子也。"赠金八百，为延誉公卿间。明年辛丑，马遂大魁天下。公卒，竹垞挽诗有云："寄声逢掖贱，休作帝京游。"盖深惜之也。

季给谏狱中

泰兴季天中给谏，为苍苇侍御之兄。五六岁时，观演《苏子卿持节牧羊》剧，悄恍离席，拊几太息曰："噫，十九年矣！"座客咸奇之。后弱冠登第，由庶常改给谏，以建议谪辽左，姜西溟称为本朝第一谏臣。盖其卓尔不群之概，已于筵前一叹征之矣。迨赐环时，给谏已殁，特旨归葬。棂达里门，适苍苇以监察御史巡按山西盐课，弹章数十上，忤旨系狱。在狱中梦与兄絮

语，醒而述为长歌，寄天中枢前以代酒。诗中有云："呼兄兄呼弟，相见甚相喜。携持各一手，分明见十指。颜色非生平，无复旧冠履。长跪问我兄，胡为瘦至此？兄云尔不知，我今长已矣。形骸关塞外，日闭黄泉里。朋友宿草尽，爷娘四千里。爷喜精神健，娘食无甘旨。三妹又长逝，白发将谁倚！汝嫂目失光，石英觅燕市。从来敬寡嫂，青鸟化童子。莫我儿饥寒，我儿方生齿。我闻泪下雨，长跪不能起。我欲有所启，收泪复长跽。白马真死友，弟曾无钱纸。磷火连破冢，托足兄焉恃？兄云汝不知，夜台无晓理。虽行我自行，欲止我自止。圣人复我官，旅榇归桑梓。所遗七八口，汝当速经纪。寄语掌史官，慎勿挂青史。"幽禁之余，精神想感，而忠孝友悌之情，缠绵固结若此，可以为阋墙者风矣。

林上珍满清有国论

伪朝之有天下也，唐虞揖让耶？岂吾君桀纣，天与而人归耶？抑彼能东荡西除，勘平祸乱，乘我金汤失守，取而代之耶？余曰："皆非也。彼盖胡元丑类，铜桥驾海，未殄之与孽，穴居野处，腥羶之禽兽也。彼既非帝天之肖子，吾君亦非亡国之独夫，乃竟不费一矢，而窃取神器。若此其易，改正朔，易服色，僭位承统，而莫敢谁何者，其故安在哉？此其罪盖在明一代庸臣。非庸臣误国，则内患不作，而国必不至于乱；即至于乱，苟乱自我平，则外患无由乘间而入，而国亦必不至于亡。其亡也，虽曰天命，亦由人事也。盖向者渺贼（即李自成）猖狂，惟知掳掠，即胡兵不至，以我先帝在天之灵，亦无难驱除而歼灭之。胡为

盈廷梦梦，不克肩重任，以扫除元恶，为国家奠磐石之安？致使狼子野心，矜其人卫之德，冒为逐寇之功，强行僭窃，遂至于此。祖宗二百年之大业，社稷生灵之所系，弃同敝屣。君死未寒，忽然北面臣虏。食禄之家，祖若父悉受朝廷厚恩，夫亦奚忍而甘心哉？假如寇去之日，多以金帛赠之，速返虏骑，然后立君以匡国家，国本以固，徐行讨伐，其谁曰不宜？而卒无有能之者，盖诸臣无有报国之忱，否则智鲜及而谋不臧。加以诱虏之徒，忍心悖理，怙宠贪荣，不顾引狼入室，相率而胥与为夷，不亦深可为痛恨哉？苟使忠义之臣未尽，智谋之士犹存，则力扶残局，反危为安，生灵未必左衽，社稷未必丘墟，祖宗大业，亦断不至为逆虏所有。吾故曰罪在庸臣。误吾君而不能复立吾君，诱虏来而不能驱虏使去，忠良尽绝，不遗一老，夷狄乃跳踉中夏。自是而犹忍心害理，谓为天心有在，尚得之谓人类乎哉？虽然，吾有疑焉，天心无久乱之理，虏运无百年之长，唯其来也，天实为之，故窃国之罪，在所不宥。其灭也，亦可以天之福善祸淫卜之。况夷狄之为中国患，历代所不能免，如猃狁、犬戎、单于、匈奴、吐蕃、突厥、契丹、女真之属，甚而至于五胡之乱，虽时惊北鄙，贼我疆场，然亦未尝统有四海也。即元胡僭乱九十余年，为从古所未有。而皇明勃起，扫灭妖氛，中国圣人，屡屡应运而出，可知天地之心，不欲夷狄之久有吾土也。况今天下虽属伪朝，稍有知识者，亦审其徒窃名器，难享永祚，速祸败而取灭亡，指顾间事耳。中国之大，吾固莫得而知之。然闻诸道路，川陕、云贵、巴蜀、崤函之险，已为伪职吴平西王自霸之一隅矣。洛阳汉水，荆襄楚地，自古为富强之国，十年以前，尚辖于孙可望矣。由岭以南，义帜遮天，青兖之区，王帝几何？是则伪朝之

所有，不过金陵吴会，蕞尔微区耳。况金陵吴会，飞航可达，诚难逆料其不溃，而保其必全也。且古之君天下者，远方无不庭之臣，玉帛贡于京师，故贵为天子，富有四海。今其赋仅得于蕞尔之地，可徵收者徵，而岁币西戎，以百万计；边海穷兵馈饷之需，糜耗无算。费用不足则横征，横征而民怨，民怨而盗起，干戈四出，亡不旋踵，势所必至，理有固然。盖至是而后知人心之不可易，而信予言之不诬矣。不但此也，凡一国之立，必具大体。今虏廷政事不关，宫廷秽乱，主后其姑，母狎其臣，以此而治，自古未之有也。昔大理少卿康澄疏上唐明宗曰："国有不足惧者五，深可畏者六。贤士藏匿为可畏，四民迁业为可畏，上下相徇为可畏，廉耻道消为可畏，直言不闻为可畏，毁誉失实为可畏。有一于此，国必灭亡。若伪朝者，已兼而有之。而所谓不足惧者，殊无一焉，其能久乎？"珍前代遗民，稔知而当革命，废兴之运，抚时感事，愤不欲生，诚有不忍言者。但恭承明问，用敢略抒鄙怀，言之不详，实由寡学，伏惟洪恕。

宣宗微服出宫事

道光间，有某甫尹者，蜀产。赴部铨选，名在第二。居久之，第三者被选，又久之，第四第五者以次外放，而己名迄未揭晓。某故寒士，旅居久，窘迫万状，初犹冀部胥偶误，真除之期，终亦不远，百计借贷，以待好音之至。继则春明好梦，悟彻黄粱，世态秋云，亦无有为绨袍之赠者。羞愧之余，独至西城外丛林中谋自缢。暮闻弹声发于林隙，带悬而绝者再。惊讶间，突有伟男子自林后出，龙颜虎步，顾视非常，叱问胡遽至此，某告

之戚。伟男子笑曰："是何难？"语已，出白玉鼻烟壶一，曰："明日持此至吏部大堂求缺，不得者不出也。"某诺之，唯唯而已。明日，敝衣褴褛，如约赴吏部。部中人疑其疯癫，将执付有司，喧扰间，忽有翎顶辉煌者数人出，瞥睹其手中之烟壶，则敬受而置堂上，下拜甚恭。旋诘其曰："此今上之物，若何以得此？"某具白其由，诸人争以好言抚慰，某亦悚然，知昨遇之伟男子，即为宣宗，天颜咫尺，祸福正未可必。旋诸人入朝，宣宗首询此事，且曰："其人现居何职？道耶，府耶？抑曾膺首邑之知县耶？"诸人嗫嚅答曰："实一微秩之贰尹耳。"宣宗笑曰："是人亦太福薄，如许琐事，乃亦扰乃公游猎清兴，无已，其姑择一最肥美之缺畀彼乎？"诸人唯唯退。明日，某遂扬扬然，挟牒出都门矣。

乾隆六次南巡

乾隆六次南巡，跸路所经，道由四省。计行宫之在直隶界内者七：曰涿州，曰紫泉，曰赵北口，曰思贤村，曰太平庄，曰红杏园，曰降河。山东界内者九：曰德州，曰晏子祠，曰灵岩寺，曰岱顶，曰四贤祠，曰古泮池，曰泉林，曰万松山，曰郯子花园。在江南界内者九：曰顺河集，曰陈家庄，曰天宁寺，曰高旻寺，（以上江北）曰钱家港，曰苏州府，曰龙潭，曰栖霞，曰江宁府（以上江南）。浙江界内者二：曰杭州府，曰西湖。此皆各省大吏临时建筑者。而旧族名园，灵囿古迹，其增饰修葺以备翠华临幸者，犹不与焉。物力之雄厚如此，呜呼盛矣！

甘凤池

康熙、雍正间，大江南北以拳勇名鸣者八人，甘凤池其一也。王蓉亭给谏常为之传。凤池，金陵人，短小精悍，须髯如戟。手握锡器，能使熔为汁，从指缝中流出。然在八人中，尚居末座。第七人为白泰官，常州人，技不如甘，而纵跳矫捷，如飞猱疾隼，人不能近。第一人为僧某。第二人为吕四娘，实晚村孙女也。僧淫暴无行，荼毒良懦，七人咸恶焉，思除之以救一方。然自度艺皆不能胜，恐转为所戕，乃相约以六人合围之。斗方酣，白忽从空飞下，以刃刺僧首。僧若弗知者，斗如故，白又飞去。六人者，复进相搏，如是者三，乃歼僧于地。七人皆散去，各以技雄一方，又誓不作纤毫非礼事。约有犯者，六人共诛之，如僧例。以故海内莫不称其义侠。闻此诸人者，皆抱有种族主义，半出郑延平门下。而吕四娘迫其家难，图报愈急，其浪迹江湖，盖将以结纳豪杰，共图大事，非徒傅侠客之名而已。世宗御极，屡严饬天下督抚捕逮甘凤池等甚急，雍正朱批谕旨中，犹可见其压略。其至竟弋获与否，则不可得而考矣。八人中相传尚有曹仁虎、路民瞻、周璋诸人。曹仁虎不知系顾庵学士与否。民瞻工画鹰，得意之作，每常自题曰“英雄得路。”璋工画龙，为国朝第一手，后竟伏法死，此则见于《画徵录》者。或谓，《聊斋志异》非纯出留仙手，尚有后人羼入之作，其侠女一条，即隐指吕四娘，而所谓须发交而模糊之头颅，即当时某贵人也。疑莫能明，志以俟考。

纪大烟袋

河间纪文达公，酷嗜淡巴菰，顷刻不能离，其烟房最大，人呼为“纪大烟袋”。一日当直，正吸烟，忽闻召命，亟将烟袋插入靴筒中趋入。奏对良久，火炽于袜，痛甚，不觉呜咽流涕。上惊问之，则对曰：“臣靴筒内走水。”盖北人谓失火为走水也。乃急挥之出。比至门外脱靴，则烟焰蓬勃，肌肤焦灼矣。先是公行路甚疾，南昌彭文勤相国戏呼为“神行太保”，比遭此厄，不良于行者累日，相国又嘲之为“李铁拐”云。

吴三桂婿王永康

苏州王永康者，逆藩吴三桂婿也，初，三桂与永康父同为将校，曾许以女妻永康，时尚在襁褓。未几父死，家无担石，寄养邻家。比长，飘流无依，至三十余犹未娶也。一日，有相者谓永康云：“君富贵立至矣。”永康自疑曰：“相者言我富贵立至，从何处来耶？”有亲戚老年者知其事，始告永康。时三桂已封平西王，声威赫奕。永康偶检旧箧，果得三桂缔姻帖，始发奇想。遂求乞至云南，无以自达，书子婿帖诣府门，越三宿乃得传进。三桂沉吟良久曰：“有之。”命备一公馆，授为三品官，供应器具，立时而办，择日成婚，妆奁甚盛。一面移檄江苏抚臣，为其买田三千亩，大宅一区，在今郡城齐门内拙政园，相传为张士诚婿伪驸马潘元绍故宅也。永康在云南，不过数月，即携新妇回吴，终未接三桂一面。永康既回，穷奢极欲，与当道往来，居然

列于公卿之间。后三桂败，永康先死，家产入官，真似邯郸一梦。

郑板桥之受骗

兴化郑进士板桥，善书，体兼篆隶，尤工写竹，人争重之。性奇怪，嗜食狗肉，谓其味特美。贩夫牧竖，有烹狗肉以进者，辄作小幅报之。富商大贾，虽饵以千金不顾也。时扬州有一盐商，求板桥书不得，虽辗转购得数幅，终以无上款不光，乃思得一策。一日，板桥出游稍远，闻琴声甚美。循声寻之，则竹林中一大院落，颇雅洁。入门，见一人须眉甚古，危坐鼓琴，一童子烹狗肉方熟。板桥大喜，骤语老人曰："汝亦喜食狗肉乎？"老人曰："百味惟此最佳，子亦知味者，请尝一脔。"两人未通姓名，并坐大嚼。板桥见其素壁，询其何以无字画，老人曰："无佳者，此间郑板桥虽颇有名，然老夫未尝见其书画，不知其果佳否？"板桥笑曰："汝亦知郑板桥，我即是也。请为子书画可乎？"老人曰："善。"遂出纸若干。板桥一挥毫竟，老人曰："贱字某某，可为落款。"板桥曰："此某盐商之名，汝亦何为此名？"老人曰："老夫取此名时，某商尚未出世也，同名何伤？清者清，浊者浊耳。"板桥即署款而别。次日盐商宴客，乃知交务请板桥一临。至则四壁皆悬己书画，视之，皆己昨日为老人所作，始知老人乃盐商所使，而己则受老人之骗，然已无可如何也。

万氏八龙

万履安先生泰，统宗、季野诸先生父也，举崇祯九年乡试。

鼎革后，服道士服，隐处不出，文行为天下楷模。有八子，事余姚黄梨洲，各习一艺，务令精熟。梨洲尝叹“浙东门风之雄，莫过万氏矣。”八子名斯年、斯程、斯祯、斯昌、斯选、斯大、斯备、斯同，即世所称“万氏八龙”也。

季野先生名最高，昆山徐氏之《读礼通考》，华亭王氏之《横云史稿》，皆先生所著书，而两尚书攘之者也。其解经论史之书，未经刊布者尚多。

斯选字公泽，沈邃潜学，师法梨洲，兼绍蕺山阳明之绪。年六十卒，梨洲哭之恸，曰：“甬上从游，能振蕺山之绝学，公泽一人耳！”

斯大字统宗，志操介持，邃于《春秋》、《三礼》之学。明忠臣张忠节公煌言：“父友陆符死，统宗皆为制服葬之。”李杲堂先生邺嗣尝言：“说经无双，名重八龙者，昔有慈明，今见统宗。”

斯备字允诚。子刘子殉难，其遗书皆允诚为之藏弆。蕺山全氏称为蕺山之功臣。

斯年字祖绳，少从钱忠节公学，为高弟。俄逢丧乱，剑戟弧矢遍于城市，读书不辍。既而避地屡迁，家具尽弃，悉载书卷以行。晚主桃源书院，随学者资性，分经授之，由是来就者日众。祖绳于三党皆有恩意，钱公死海外，收其文集，为之立嗣。

斯程力学攻医，当黄宗炎行刑之日，与秦兴高斗魁等画策，潜载死囚代之，其负宗炎冥行十里者，即斯程也。

斯祯字正符，孝友性成。精研《周易》，旁治《毛诗》、《春秋》，书宗北海，诗有风人之致。

斯昌负才早殁。

万氏一家，累世通经砥节，其学术行谊，散见梨洲、杲堂、楮山、寒村诸集，及郡邑各志中。盖两汉到今，如此门材家法，百不一觏矣。

渔人网得汉印

归善张翰生都督玉堂，为道光儒将，防海有功，官新会参将。时渔人网得汉印，刻“玉堂之印”四字，都督闻之，即以重价购取，佩之不去身，爱其与己名适符也。孙渊如先生旅居长安，一日游市上，得一小汉印，文曰“孙喜”。先生小名喜，急购归，而赋诗以张之。曰：“土花斑驳掩真珠，不在秦残亦汉余。一代识君非漠漠，千秋得我是相如。随身便抵腰悬绶，压卷新排手订书。莫笑百年人似客，后来人爱倘因予。”相传龚定庵以五百金购得之赵飞燕玉印，实为赝物，乃某氏负定庵博债，伪作此印以偿之耳。定庵后亦微闻其事，此印亦前偿博债，不复号宝艺阁中矣。

纪文达医瘤

纪文达公生平喜诙谐，朝士常遭其侮弄。有某太守入都，通谢来谒，公见其左额有赘疣，大如核桃，讶然曰：“君坐黄堂典剧郡，而此疾未除，观瞻不雅。将来荐蒙超擢，开府对圻，尤不足以威慑属，盍亟疗治之乎？”某对以历经数医，均未奏效，公曰：“烂面胡同，有刑部郎中某，蒙古人，善治瘿疣，屡著奇验。第自秘其术，不轻为人医，君以厚币而往，庶无靳矣。”某

唯唯。越日，备重礼往见。某郎中者，怪其无因而至，衣冠出迎。某见其右额亦有一疣，大小相若，始悟公与之戏，不觉哑然失笑。而所馈之物，已不能返璧矣。

红豆书庄

东吴惠氏红豆书庄，在苏城东南冷香溪之北。先是东禅寺有红豆树，相传为白鹤禅师所种，老而朽，复萌新枝，周惕移一枝植阶前，生意郁然，因自号“红豆主人”。曾目存为绘《红豆新居图》，主人自题五绝句，又赋《红豆词》十首，属和者数百家。客过吴门，必停舟瞻赏。传至子孙，数十年来，铁干霜皮，遂有参天之势。惠氏三世研经，蔚然为东南耆硕，风流余事，洵令人追慕不置。

传是楼

昆山徐健庵先生，其私家藏书，曰传是楼，向不得其解。后阅江钝翁《传是楼记》云：“先生召诸子登楼而诏之曰：‘吾何以传汝曹哉？尝慨为人父祖者，每欲传其土田货财，而子孙未必能世富也？欲传其金玉、珍玩、鼎彝、尊罍之物，而又未必能世宝也，欲传其园池、台榭、歌舞、舆马之具，而又未必能世享娱乐也。吾方鉴此，则吾何以传汝曹哉？’因指书而欣然笑曰：‘所传者惟是矣。’遂名其楼为传是。”

梁文庄有古大臣风

梁文庄公与陈旬山先生同年相善，文庄为掌院，先生时为检讨。京察列先生于一等，御史欧善劾其徇私。上召文庄面问之，公奏“陈某在京察，前此已四入一等，臣虽欲矫情避嫌，如公议何？”上知其无他，谕曰：“自后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公叩头曰：“臣敬领皇上无则加勉之训。”同列惊叹，咸以为有古大臣风。

易实甫之滑稽玩世

龙阳易实甫观察，少负异才，滑稽玩世，尤骈体文，写景处神似洪北江，诗尤瑰丽。往年王之春方用事，易适在京，乃著《王之春赋》，呈之荣文忠。荣览而笑曰：“他在京里也这样的胡闹吗？”其起联云：“石头长巷，绳匠胡同，帽儿变绿，顶子飞红。”石头绳匠，皆妓女集合之所。又云：“门多带马之人，新交寿老，座有吹牛之客，绰号眉公。”寿老指余某，眉公则指陈某也。

梁山舟之钱癖

山舟先生家世、人品均第一流。第有浚仲之癖，曾以阿堵故，致遭小人之辱。虽事出意外，而责备贤者，不得谓非白璧微瑕也。先是谢少宰墉在京师捐馆时，诸子均在家，惟三郎杨镇视含

纹。存历年廉俸及修赞赠赙得万五千金，五股各授一子，均存山舟先生处，渐次归还。独四郎一股，系孤儿寡妇，屡索不给，谢之长子恭铭，乃至批先生之颊，登门坐索，诟厉万端。时先生已老，或劝其勿为已甚者，先生曰："吾受生平未尝之辱，何颜更为若辈作调人？"客曰："夫已氏无忌惮若此，故公受此横逆，不可不令辇下诸公共闻之。且他日钟王石刻中，多一老拳帖，亦为翠墨异闻。"先生始解怒为笑，诺之。且封入三千金，令转付三郎以了纠葛。后谢家昆季，棣萼参商，致遗状尸控，上达天听，谴责有加，先生始服客之先见。然不久仍以其侄积逋事，遭细人诟辱，或谓先生一生，皆为富所累，信然。

沙河堡逆旅之谋杀案

有甲乙二人者，贩布于外，得厚利，携资以归。途遇一卖花者，与同行。夜宿沙河堡逆旅之西偏屋内。卖花者一担荷两箱，无余物。先有贩沙壶客，与一瞽者同宿东偏屋。瞽者中夜醒，忽闻西屋斧声甚厉，继以人呻吟声，已而寂然，第闻窸窣声而已。大疑，悄呼贩壶客醒，告之故，客不知所为。瞽者曰："我试碎君壶，君即起与我争，伪喧以观其变。"西屋三人闻喧争，果出劝。二人争益力，瞽者谓失钱，三人指贩壶客窃，客不服，遂起相殴。逆旅主人亦来劝，请搜贩壶客之橐，搜之，迄无所得。瞽者则大哭曰："我无目而赤贫，卖卜积得两缗，大不易。今中夜失之，安知非西屋客所为？凡寓此者，当悉索其囊橐，否则以性命相搏，誓不出此门矣。"西屋三人曰："我好劝汝，乃诬我耶？"瞽者曰："汝不来，吾那得相诬？既入我室，则不得不搜

验矣。”逆旅主人悯其无告，又虑有意外事，乃婉劝三人，启箱以释瞽惑。三人固不可，且神色仓皇，众益疑之，谓瞽钱必为斤窃。尽集寓中诸客，迫三人启其箱。则油纸包各一，血渍殷然，解之，支解二死人也。盖每箱预藏一人，俟甲乙眠熟，潜出而欣杀之，分置箱中，拟未晓即启行，人数相符，逆旅主人必不疑也。不意为瞽者所觉，遂败。缚送官，一讯而服。赏瞽者而置三人于法。此光绪初年北京事。

苏门三贤

清初容城张果中、蠡县彭了凡、西华理鹏和，并著奇节，皆与孙奇逢友善，王渔洋谓之“苏门三贤。”果中少任侠，明季左光斗、魏大中被逮，皆主其家。了凡明诸生，乱后游河朔，依奇逢以居。贞介绝俗，土人馈之粟，不受，饿死啸台旁。奇逢题曰“饿夫墓”。鹏和本姓李，耻同闯贼，遂复大理之理（按兴化李嘉兆即南岳上人聂翁父。甲申后贻其子书，命复姓理氏，时尚未知鹏和事也。适与之合，天下传为二理），奇逢称为鲁连后一人（按二理复姓创古人所未有，不愧豪杰。而崇祯壬午，闯囚承天，乃有邀降通谱之李振声，恐寸磔其躯，不足喂理门犬豕也）。

潘文勤之好士

吴县潘文勤公，喜诱掖后进。己丑会试前，吴门名孝廉许某谒潘京邸。文名籍甚。一日。文勤治筵邀许及同里诸公聚饮，酒

闱，出古鼎一，文曰“眉寿宝鼎”，铭字斑驳可辨。顾语座客曰：“盍各录一纸，此中大有佳处也。”客喻意，争相传写而出。迨就试时，文勤总司阅卷事，二场经文有“介我眉寿”一题，先期则将眉寿鼎文刷印若干纸，遍致同考官，令有用铭语入文者，一律荐举，各房奉命惟谨。而某房独与文勤忤，有首场已荐，因二场用铭文而摈弃者，则许某是也。而江西学使王胜之太史，乃因是高掇南宫矣。先是太史馆吴大澄家，主宾颇相得，太史公车北上时，吴无以为赠，出所著《古器图考》一卷授太史曰：“潘某好金石，此届又必为总裁，姑以此作敲门砖何如？”及期，太史见铭文在《图考》中，乃悉援引入文。填榜日，文勤坐堂皇监视，见同里名下士皆入彀中，掀髯自喜。顾许某独不与，疑焉。记有一卷，置之魁选，或当在是。及拆视，知为太史，乃大恚。科举之时，侥得侥失，其流弊有如此者。然文勤当时，犹有爱才之意，固不可与贪缘关节者比。闻太史乡举时，试卷中未录诗题，出闱后，遍语同人，必登蓝榜。顾乃未验，榜发且获隽。后以磨勘赴部换卷，始知文结处，适在上半页之末行，誊写吏书至此，即于转页先录诗题，而后徐徐录诗，故竟未知其脱漏也。会试时，太史诗中押某字出韵，以用铭文故，亦竟无恙。昔高心夔以误用十三元韵，两列四等，有“平生双四等，该死十三元”之句，视太史所遇，盖有幸有不幸矣。

禾中巨富

乾隆中江浙殷富至多，拥巨万及一二十万者，更仆难数，且有不为人所知者，惟至百万，则始播于人口。洞庭山富室尤多，

席氏居首，而禾中王氏、江泾陶氏与之埒。两姓皆婚媾。一日陶至席所，自泊舟处至席宅，约二里许，夹道皆设灯棚，夜行不秉烛，至则张乐欢宴累日。席谓陶曰："我所居有未尽善乎？"陶曰："无他，惟大厅地砖，纵横数尺，类行宫之物，书室窗外池塘，欠荷芰耳。"席默然。两时许，复邀过水榭，则已荷芰盈目，送客出厅事，地砖皆易为及尺矣，陶乃大惊服。偶至苏，阅绝秀班，优者厌其村老，戏诮曰："尔好观，何不于家中演之？但日需风鱼、火腿方下箸耳。"是时戏价需二百金，陶归，遽定一百本，闭之厅事，使其自演，无人阅者。一日两餐，舍风鱼、火腿外无他物。十日后，诸伶大窘，乃谢过始罢。禾中陶氏外，以查氏为巨富，陶约数百万，查则天津盐务败归，本逾千万，返里犹一二百万也。所居有内外二园，林壑幽旷，内室尤宏丽，皆仿内式。主人宦侍御，归里几二十年而殁。闭门不与人通，起居服食，皆拟王者。其外岸派黟更动，皆手书某人去，盖仿邸抄云。查小山有圻，即声山，宦詹之曾孙，在天津以盐务起家，祖父亦为御史，家门鼎盛，与朝贵皆至亲，一时煊赫无比。少年以一子承两房，计产三千万，年甫四十遽卒。计平生挥霍，殆不下六七千万，故俗呼曰遮半天。其母丧时，三相国并集，为之知宾，致花侍御参奏戴大庾，即此事也。中外大寮困乏，无不资之，如陶文毅、白文敏，每贷银率以万计，取之如携也。其最著名，乃四鼓开正阳门一事。禁门非特旨不能夜开，查在城外宴客，忽有事急于还宅，时已三鼓，乃使其幸客道地，门遂独启，以三十万犒守门兵。此事一时哄传，以为豪举。其出京归浙省墓，出国门时，直督差材官十数辈，护行至山东，而东抚弁已至矣。至河漕两督及江督苏抚处，亦如之。过关舟在三里外，开关

候过，其十八站尖宿铺、张房屋皆一式，盖每站预派数家丁供帐也。侍妾数十人，皆乘舆，后车几百数。至禾，边闽督阅伍，泊南岸，太平巨艘十数艇，用红旗；查泊北岸，船之巨而多如之，用蓝旗。其声焰几出疆吏上。其叔父以侍御在家，与之假二百万，叔以五十万与之，不欲而去。

鲁颠子

鲁颠子者，无名字。尝居平湖，盛暑或衣绵絮，雪中则赤体游行，嬉笑自得，亦尝遇人家索酒饮，数斗不醉，自言当在云间脱壳。遂往松江，遇知府方禹修出，佯醉颠状，大呼斥其名，且曰："当不良死。"方怒杖之，立毙。后二年有人见之吴阊门，有《醉歌》一首云："掷杖下丹丘，寒花点石楼。十年残醉里，不见海山秋。"

翰墨香

闽荔枝有翰墨香者，产铜山黄氏圃中，石斋之祖别墅也。石斋之圃生荔一枝，结实三百六十五枚，每岁实如之。乡会试入翰林，实倍之。石斋死，树亦枯。

王一翥

王子云一翥，云泽尚书曾孙，崇祯庚午举人，楚名士也。乱后隐庐山，讲学五老峰下。一日，与诸生同观瀑布，忽发问曰：

“‘逝者如斯夫’，汝等作何解？”诸生不能对，遂拂衣归。素与龚鼎孳善，龚使东粤，过黄州，相见赋诗极欢。

大宁洞黄冠

谢南衡者，武昌人，本姓朱。尝游黔蜀间，至大宁洞，洞有一黄冠，兀坐如枯枝，问之不答，试手触其冠，应手堕地为灰。旁有一印，文曰“大宁巡简司。”盖此人明世为是官，鼎革后，避地修真于此坐脱。印故所佩，虽人定未尝舍也。洞深处石壁，有罗念庵题一绝云：“海门千丈浪如山，一转千年瞬息间。洞里闻雷催雨急，作龙争似作鱼闲。”道流言念庵先生住静处，皆不可知也。

噶礼真烧坯

康熙末年，江督噶礼办事勤敏，喜著声威。尝以南闱号舍逼窄，请旨增建，而贪婪不法，无敢言者。辛卯岁，江南科场事发，噶袒护之，得银数十万两。又大纵估客，粜米出洋，米价一时腾贵，以至军民交怨。时仪封张清恪公伯行，为江苏巡抚，密饬查拿，果得总督令箭，并访获张元隆等交通海贼情状，以实参奏。圣祖震怒，正钦差张鹏翮出京审办科场，兼讯噶礼。而噶礼权势甚盛，遂以反诬革张伯行职。事闻，上曰：“朕素知张伯行为天下第一清官，著加恩免议。”旋调仓场侍郎，而罚噶礼修热河城工以赎前愆。五十一年九月，上知城工未完，懈于督办，遂将噶礼拿交刑部。适噶礼之母，诣都察院讼礼忤逆，令家人进毒弒

母等事，奉旨廷讯确实，发部议以凌迟处死。上命先将噶礼眼珠打出，又割其两耳，籍没其家，妻子同谋，法皆斩首。其母恨礼甚，又诣刑部，请照陶和气例，凌迟后，焚尸扬灰。有旨赐帛，而噶礼又贿嘱帛系未绝时，即行棺殓。监绞官候至夜分，忽闻棺中语云："人去矣，我可出也。"闻者大骇，劈其棺，噶礼遂起坐，因耳目俱无，不知所之。监绞官惧事泄，一斧劈倒，连棺焚化，始行覆命。上笑曰："这奴才真烧坏也。"此案见康熙五十一年邸抄。

明哲保身

汤潜庵先生抚苏时，尝诣东林讲学。有邑绅某，曾委蛇阉逆而脱归者，于座讲明哲保身之义，缕缕不绝。潜庵厉声云："比干谏而死，亦是明哲保身！"邑绅面发赤，无地可入。然先生实不知其旧事也。

文与也之廉洁

文点，字与也，长洲人。文氏累世儒雅，待诏法之书，王桥之篆刻，世宝贵若球璜。至文肃公震孟，复以经纶气节，领袖东林，事载前史。鼎革后，文肃之孙点，又负盛名。诗古文辞、书画金石，咸不失高曾矩法。执亲丧三年，止酒撤肉，昼夜居庐。服除，祀事惟谨，朔望，肃衣冠拜宗祠，祭日，虽风雨必返祭。兄然，为逋赋所累，转贷亲懿，输之官，薄游京师，有贵人欲以国子博士荐，力辞引去。富人子具兼金求画，期以三日走取，恚

曰："价非画工，安得受促迫？"掷金于地，其人再请不顾。尝舍莲经慧庆寺。汤斌抚苏，屏骑访之，问为政之要。曰："爱民先务，在去其害。如虎丘采茶，府县吏络绎征办，积弊有年，公能除之，即善政矣。"斌乃伐其树。斌尝语曰："闻先生存田三亩，何以给饘粥？"对曰："贫者，士之常也。"斌称善。一亭户拥厚赀，以千金为寿，请通姓名于斌。曰："汤公以道义交我，我岂负之？若既伤惠，吾复伤廉，奚取为？"亭户惭而退。

尤西堂之和易

汪钝翁尧峰，以古文自矜异，少可多怪，见俗子议文章者，恒面斥之。同时尤西堂以检讨告归家居，距尧峰不百里，延接后进，以诗文缘素请者盈庭户，有求必满其意。年少略能弄翰，奖饰不倦。故人咸畏缩尧峰，而乐西堂之和易也。

严荪友之画凤

严荪友宾允《秋水集》诗文，与竹垞、次耕辈埒名，书法亦入晋唐之室。善绘山水仙佛，花木虫鱼，靡不曲肖。尤精画凤，翔舞竦峙，五色射目，观者叹美，以为古画家所无。

赵芥堂之惠政

钱塘赵芥堂，令长洲，多惠政。民有诉子不养赡者，赵谕问未竟，曰："尔辈久候当饥。"各予百钱，令食而后谕。既至，

问父食乎？曰："食已。""百钱尽乎？"曰："尽矣。"问诸子，则兢兢然献其余钱八十余，仅食十数钱耳。赵怒其父曰："尔小民，生理几何，一食而尽百钱，则非子之不养力，不遂汝欲也。"呼左右予杖，其子叩头乞哀，词色迫切，胜于己之将受杖者，赵两谕而释之。自是民父子以慈孝闻。冬月有乡民担粪，而倾于衣肆之门，主人怒其不祥，欲褫其衣械之。乡民乞哀，左右劝解，皆不听。赵适至，叱乡民曰："尔自不谨，即褫衣拭地固当，不从将重责。"时大寒，风雪交作，乡民解衣，裸体伛偻，战栗从地上浣涤污秽。市人窃窃怜之，谓县官助富贾欺穷民。拭既净，公问主人："尔意释乎？"主人喜而谢，公曰："穷民无衣，冻死奈何？"主人曰："惟公所命。"即使民自就衣架取之。民趦趄取衣衫一，赵曰："单衣不足御寒，易之。"易絮袄，曰："絮不如裘。"遂取一羊裘，值十余金。赵使民被裘担具先行，主人之徒目送之，掩首而入。

郭琇有墨吏声

汤文正公斌抚苏时，闻吴江令郭琇有墨吏声，公面责之。郭曰："向来上官要钱，卑职无措，只得取之于民。今大人如能一清如水，卑职何敢贪耶？"公曰："姑试汝。"郭到任，呼役汲水洗其堂，由是大改前辙。公善，特保举卓异。而前任苏抚余国柱方掌纶扉，征赃巨万，闻之，衔恨刺骨，嗾人劾奏。虞山翁铁庵司寇从而和之，赖上稔知郭无他，故得以保全。时常州贡生何义门在京考选，为铁庵门生。遂登门攘骂不已。索还门生帖，否则改称，不认为师，义门由是知名。康熙二十六年，郭内升御史。于

半年中参罢三宰相、两尚书，一阁学，直声振天下，称为“铁面御史”。旋以吴江张令亏空举发旧案，株连落职，拟遣戍。幸上以郭琇居官尚有风力，免其治罪，二十八年擢两湖总督。

顾亭林轶事

亭林先生，貌极丑怪，性复严峻。鼎革后，独身北走，凡所至之地，辄买媵婢，置庄产，不一二年，即弃去，终已不顾。而善于治财，故一生羁旅，曾无困乏。东海两学士宦未显时，常从贷累数千金，亦不取偿也。康熙丙辰，先生偶至都，两学士设宴，必延之上座，三酾既毕，即起还寓。学士曰：“甥尚有薄蔬未荐，舅氏幸少需畅饮，夜阑张灯送回何如？”先生怒色而作曰：“世间惟纳贿淫奔二者，皆于夜行之，岂有正人君子而夜行者乎？”学士屏息肃容，不敢更置一词。陆舒城常言：“人眼俱白外黑中，惟先生两眼，俱白中黑外，非习见不知其形容之确。”

左文襄之绝大经纶

左文襄在甘肃时，一日值盛夏，解衣卧便榻上，自摩其腹。一材官侍侧，公顾之曰：“汝知此腹中所贮何物？”对曰：“皆燕窝、鱼翅也。”公笑叱曰：“恶，是何言？”则又曰：“然则鸭子、火腿耳。”公乃大笑而起曰：“汝不知此中皆绝大经纶耶？”材官出语其曹曰：“何等金轮，能吞诸腹中，况又为绝大者耶？”闻者咸捧腹。

妇人因男奸自尽

山阳富室陈某，夙有断袖癖。其娈童徐容，陈最嬖之。因为之娶妻，而后庭之爱，仍未之断也。成婚甫两浃旬，徐妇乘舆归宁，陈即往徐室续旧。不意妇忘携礼物，返轮归取，径入卧房，乍见陈与徐状，愤气填膺，奔赴厨下，取菜刀自刎死。世有因妻不安于室，羞愤自尽者矣，从未闻因夫被人男奸，而羞愤自尽者，事诚奇绝。然妇之节烈，可以风矣。

韩仲琦之美人计

尝闻父老言韩仲琦中丞，用美人计捕获张三一事，可助酒阑茶热时之一谈，爰记之。张，太湖剧盗也，骁勇有膂力，聚党数百人，横行水上。韩抚吴时，欲捕之而无其人，会东山武士朱某在苏，效毛遂所为，慨然以捕盗自承，韩许之，与之以计。张素有声色之好，朱因亲结其党人某，佯为求人党，有奉千金为张寿，并以艳妓莲芬、武伶沈某进。张大喜，乃招朱至幕下，张乐开饮，醇酒巨觥，不觉颓然大醉。沈复作女装，与莲芬左右劝饮，张醉益不支。朱预令勇士伪作童仆，更番进肴馔，沈见张已醉，急出袖中索系其颈，诸勇士竟前缚之，星夜解辕正法，其党骇散。而湖中匪类，自此稍敛迹。

诗人骤博高名

诗人崔不雕，居太仓之直塘，性孤洁寡合，吴梅村目为直塘

一崔。《居易录》称崔诗清异出尘，有句云："丹枫江冷人初去，黄叶声多酒不辞。"人目为"崔黄叶"。又历城王苹能诗，常有句云："乱泉声里才通屣，黄叶林间自著书。"又云："黄叶下时牛背晚，青山缺处酒人行。"渔洋亦目之为"王黄叶"。考自来谢胡蝶、郑鹧鸪、袁白燕、鲍夕阳、红杏尚书、三影郎中之类，多以诗词断句，骤博高名。即渔洋赋"郎似桐花，妾似桐花风"一词，亦有"王桐花"之号。

江郑堂令后世难于位置

甘泉江郑堂，淹贯经史，博通群书，旁及九流二氏之学，无不综览。诗古文豪迈雄肆，才气无双。尝作《河赋》，以匹郭景纯、木元虚江海二作。其为人，则权奇倜傥，能走马夺槊，狂歌豪饮，好游好客，至贫其家。儒林、文苑、游侠三传，令后世难于位置。

吴三桂为前明武举

清藩臣平西王吴三桂，明之武举也，出江南某公之门。某公殁，其子奉母以居，贫无以供菽水。一日，于故书中得武举试录一册，见吴名，始悟出父门下。时吴镇云南，方贵盛，欲往谒之，以告母，母初不可，既而贫困日甚，乃许之。鬻田质簪珥治装以行。比至滇，旁皇歧路，不克自达。卖字市中，聊给朝夕。忽遇藩下护卫，询其籍贯，知为江南士人，邀至家塾。既半载，宾主颇洽，因从容言欲一见王可乎？询其愿见之故，乃为叙述师友渊源所以然者，护卫诺之。一日，吴大会僚佐，酒间历言少年

时起家科目，夸示座客，护卫适侍侧，即跪启曰："王当日出江南某公之门乎？"吴惊曰："然，汝安从知此？"护卫曰："某公有子贫困，万里上谒，至此无由自通。今寄食某所，故知之耳。"吴大喜，立召之，使预宾筵为重客，留府第中数月。某以母老告归，吴又大集宾僚祖道，赠以二万金，别扃镭一箧为母寿，皆珠宝也。某归江南，遂为富人，惜不知其姓氏。

瑯耶王若之诗

若之字湘客，前明户部尚书基之孙也。历官参议，孤清绝照，清谈如晋人。服官留都，放情山水，买舟游武林，穷湖山之胜。三忤奄寺，罢官居金陵。乙酉避乱姑熟，干戈崎岖，独载三代古鼎彝、法书、名画，兼两连舳，寝食与俱。其答人书云："正惟草莽之中，当守坚一之节。"遂死。所与游者，邹南皋、冯少墟、钟龙渊、张藐姑、李懋明、左萝石诸公，皆一代伟人。湘客诗清，无启祯气习，最工尺牍，单辞片语，逼似晋宋间人。绝句云："素宇流孤月，清光照雁声。似从千里外，寄与故乡明。""驴背肩似山，笠下眼如海。偶见渔樵人，行歌互相待。""恰遇青山白水，忽来细雨斜风。俗驾还多高寄，便止宿于此中。""若言造物劳人，那得伯师遮道？清凉是大药王，一拂一濯甚好。""片时眼界澄清，鼻观与之俱省。脱巾解带匡床，消受荷花百顷。""图书蓑笠载轻舲，雨雨风风去不停。疑是烟波垂钓者，居然呼吸有樵青。""三十寒香绕屋栽，果然林下美人来。狂夫自许非寥落，眷属妻孥总是梅。"联句如："风雨松堂集，灯残经不明。""风烟无市色，时令属山秋。""半将春事

负，始有故人来。”“户外惟罗雀，林间复斗牛。”如何横白雨，忽已失青山。”“雨余春尚冷，江上柳初眠。”“正是春潮长，还当暮雨时。”“登高逢九日，不遇恰三人。”“扁舟乘晓雾，归棹作浮家。”“学语儿呼汲，消闲妇斗茶。”“林端秋露滴，草际候虫鸣。”“壁藻浮沉处，白口三两枝。”皆非凡语。

徐元直尚在人间

崇祯九年，汉中人刘一真，入终南山采药，遇仙人自言徐元直，令一真奏事。有旨下抚按察访，成都费经虞有诗云：“传闻徐元直，尚在南山云。我欲从之去，高峰麋鹿群。”

王公贵臣以拒客为礼

士相见礼，自古有之，未闻有拒客为礼者。大凡王公大臣，越富贵则宾客越多，宾客越多则越拒客，其势然也。王梦楼侍讲出为云南太守，参见督抚，始到官厅，至于腹饥口渴，欠伸倦坐，终不得一见。尝有诗云：“平生跋扈飞扬气，消尽官厅一坐中。”诵之令人齿冷。昔苏子瞻为凤翔判官，陈希亮为府帅，以属礼待之，入谒或不得见。子瞻《客位假寐》诗云：“同僚不解事，愠色见髯须。虽无性命忧，且复忍须臾。”亦此意也。

裘文达无不见之客

相传裘文达公为尚书时，最喜提奖后进，体恤寒畯，是以宾

朋日多，车马日盛，无有不见之客者。每日朝回，请宾朋聚于一堂，而自居末坐，一一问语。或有未饭者，辄留饭，使宾朋鼓腹欢欣而去。而私谒之辈，从此杜绝，爱士贤声，亦从此益著矣。

刘忠诚祠联

刘忠诚祠落成时，各官均送联语以致敬意。外务部左丞某公，时充江南乡试副考官，亦有一联云："可托六尺孤，可寄百里命，公无愧焉，君子欤？君子也；因保半壁地，遂妥九庙灵，功诚伟矣，如其人，如其人。"款署头品顶戴外务部左丞江南乡试副考官某某。或袭其语句嘲之云："本是外务部，来充副考官，运亦佳哉，头品欤？头品也；硬写论语句，挂在忠诚祠，胆莫大焉，笑死人，笑死人。"

乌 中 丞

道光时，乌中丞巡抚浙江，但留意海塘及考试书院二事。浙人作对讥之曰："毕生事业三书院，盖世功名一海塘。"又乌尝至某书院，适见院中诸生争食，乌笑曰："好一群老鼠！"未几，瞥见一纸在公案，上书一联云："鼠无大小皆称老，亿有雌雄总姓乌。"

蔡木龛布衣

蔡木龛布衣，钱塘人，居于武林门内之斜桥河下。身为赘务

司会计，而往来皆文士。家贫，爱客若性命。室无应门五尺之童，惟一老妪给事，门悬竹梆一事，客至击之，则此妪启扃而出。内门设题名簿，凡访者先书姓氏焉。登其堂，修洁无尘，茗碗熏炉，位置贴妥，酒谈茶话，客便是从。性不爱花而爱草，墙阶盆盎悉植之。所植之种，苹绵娟秀而莫呼其名者，不知凡几。则寻常种类，一经是翁浇灌培植，鲜媚迥异凡恒。尤酷爱翠云草，卧榻之院，宽可数弓，贴地平铺，一碧无隙。每当夕阳新雨，望之如西洋翠罽，盖贮水之筒，扫叶之帚，去秽之沙囊，无一时离手也。翁不作诗，而善谈论，腹笥极博，嫉恶如仇，所有白眼者，出一语必刺人骨。又好游谈，一丘壑之胜，必穷其境而后已。性尤耿介，不妄取与。而待人接物，则仍煦煦作春气，殆市隐之流欤！

毛西河拒奔女

毛西河少与兄万并知名，人呼“小毛子”。性恢奇，负才任达，善诗歌乐府填词，所为大率托之美人香草，以写其骚激之意。缠绵绮丽，按节而歌，使人凄悦。又能吹箫度曲，游靖江，当垆冯氏者，悦其词，欲私就之。西河谢曰：“彼美不知我，直以我为狂夫也。”径去。见施愚山所作《毛子传》。按西河少年落拓江湖，无复绳幅，《鲒埼外集》痛诋之，他书亦多訾议。是举拒奔女于旅肆，尚不失为君子之行。特蒙难出亡，对酒家妇吹箫按节，其人去狂且几何。况既知引避，又复以彼美之姓氏里居，播告朋辈，则仍西河之所以为西河也。

杭董浦负谢山于死后

徐先生《烟屿楼文集》，有记杭董浦一篇，节录之。曰："始二人以才学相投契，最为昵密，客京师维扬，无一日不相见。谈笑辨论，相服相称叹，数十年无间言也。既而谢山膺东粤制府之聘，往主端溪书院，董浦同时为粤秀书院山长。谢山自束修外，一介不取，虽弟子馈时物，亦峻拒之。而董浦则捆载湖州笔数万，乞粤中大吏函致其僚属，用重价强卖与之。谢山遗书规谏，谓此非为人师所宜，不听。谢山归，以告扬州马氏兄弟。他日董浦至，马氏秋玉昆季甚诘责董浦，董浦不敢辨，而怨谢山切骨，而谢山不知也。谢山既卒，其弟子如蒋椒庵、萱小钝诸君，念其师执友莫董浦若，乞之铭墓。董浦使来索遗集，与之，久无报章，屡索还遗集，终不报。而董浦《道古堂文集》雕本出矣。诸君视其目，有《鲒埼亭集》序，欣然检读，则若訾若嘲，莫解所谓，细绎之，又似谢山有败行者，皆大惊怪。又遍观其他文，则窜谢山文为己作者六七篇。于是知董浦卖死友，而不知其卖之之故。既而有自维扬来者，道其详于椒庵，始恍然大悟。其后椒庵弟子，有抄《鲒埼亭集》，而以杭序冠首者，椒庵见之大怒，乃手记董浦负谢山始末于序后。"而此书后归徐先生，故先生详述之如此。椒庵固不妄语，徐先生亦不轻诋前辈者，且董浦《粤游集》，每有以湖笔馈某官诗，其文集中考据论辨之作，颇与《鲒埼》相出入。然则才如董浦，竟有文无行至此，亦可唏矣！

严铁桥之落拓

归安严铁桥可均，博综群籍，精校雠，辑书甚富。顾性跌荡，少时家居，殊落拓。喜食肉、欠肉资甚多，屠某催索甚急。一日，严过屠肆，屠人又向索钱，严怒，遽夺屠刀砍之，屠踣。严惧，挈刀只身走京师，匿姚文僖公宅中，姚闭诸室不使出。因发藏书读之，遂成名。

纪文达奉旨纳妾

河间纪文达公，为一代巨儒。幼时能于夜中见物，盖其秉赋有独绝常人者。一日不御女，则肤欲裂，筋欲扯。尝以编辑《四库全书》，值宿内庭，数日未御女，两睛暴赤，颧红如火。纯庙偶见之，大惊，询问何疾，公以实对。上大笑，遂命宫女二名伴宿。编辑既竟，返宅休沐，上即以二宫女赐之。文达欣然，辄以此夸于人，谓为"奉旨纳妾"云。

盐商之繁华

扬州繁华以盐盛，两淮额引一千六百九万有奇，归商人十数家承办。中盐有期，销引有地，谓之纲盐。以每引三百七十斤计之，场价斤止十文，加课银三厘有奇，不过七文。而转运至汉口以上，需价五六十不等，愈远愈贵，盐色愈枭。霜雪之质，化为缁尘，乡曲贫民，有积日累旬，坚忍淡食者矣。此非正课致

之，而商人积弊累之也。诸商所领部帖，谓之根窝。有根窝者，每引抽银一两，先国课而坐收其利，一也。运脚公用，额定七十万，近年十增其五，而用不及半，二也。汉口岸价，每引又派一两有奇，三也。即此三项，已倍正课而过之。加以盐院供亿，各大宪缉捕犒赏，又豢养乏商子孙，月支万计。最奇者，春台德音两戏班，仅供商人家宴，而岁需三万金。总商谒见盐院，一手版数十文耳，而册载一千两。率由总商妄立名目，取诸众商。委员王凤生查请裁革，其浮冒无忌类如此。由是侈靡奢华，视金钱如粪土，服用之僭，池台之精，不可胜纪。而张氏容园为最著，一园之中，号为厅事者三十八所，规模各异，夏则冰纨竹簟，冬则锦幕貂帷。书画尊彝，随时更易，饰以宝玉，藏以名香，笔墨无低昂，以名人鉴赏者为贵；古玩无真赝，以价高而缺损者为佳。花史修花，石人叠石，水木清湛，四时皆春。每日午前，纵人游观，过此则主人兜舆而出，金钗十二，环侍一堂，赏花钓鱼，弹琴度曲，惟老翁所命。左右执事，类皆绮岁俊童，眉目清扬，语言便捷，衣以色别，食以钟来。其服役堂前，而主人终世茫然者，不知凡几。梨园数部，承应园中，堂上一呼，歌声响应。岁时佳节，华灯星灿，用蜡至万数千斤，四壁玻璃射之，冠钗莫辨，只见金碧照耀，五色光明，与人影花枝，迷离凌乱而已。其坍于容园者，若黄、若程、若包，莫不斗靡争研。如骏之靳，不数年而资本日绌，亏及公款，朝廷惜帑助之。定法两年三运，后则一运两年。积习既深，外腴中瘠，愈斲愈深，而敝坏不可为矣。

邹小山轶事

吾乡邹一桂少宰小山，以文学受主知，尤工绘事，至今零缣尺素，得者人争怀宝。相传其微时好作狭邪游，尤喜抚筝，与梨园诸弟子相征逐，度曲填词，乐此不疲。封翁某，性最严正，屡戒勿悛，逐之出，不复承为子。少宰飘泊里门，久之困甚，倩人哀其父，少加怜悯，游说万端不为动。时少宰已为诸生，因以携资应试请，封翁曰："子弟贤，贫贱何害？不贤，即富且贵者，宁遂免若敖氏之馁耶？"少宰乃只身北上。仅携一布被与俱。途间去被中絮，乘夜实草根败叶于内，压背隆然，诣旅邸求宿。翌晨，倾被中物于地，置被怀袖间，悄然扃门出。邸中人意负物在室中，必无他虑，不知少宰已赚得一夕膳宿资，扬长去矣。长途转徙，悉用此术。抵都无所事事，仍溷迹于歌场舞馆间，豪竹哀丝，一时并奏，见者固不知其为失路之王孙也。都中声伎居天下最，时昆曲盛行，好事者又率自置鞠部，引商刻羽，丝入毫芒。少宰之术，不足以并驾侪辈，渐遭是中人白眼。一日高宗传旨进乐，酒酣以往，粉墨登场，自演《李三郎羯鼓催花》剧。宸衷调燮，试一为之，未必能一一协律，主器者苦不能称旨。独少宰能随其意为节奏，抑扬顿挫，无不合拍，高宗大悦。供奉既频，询及家世，急使纳监入北闱，并授意于主试者，联翩获售，遂以一甲第三人及第。胪唱后，捷音抵家，其封翁犹严词致拒，谓小冠子夏，或有同名之误也。少宰既登第，高宗每闲居奏乐，不复以前事相谑，且时藉他事督责之。少宰乃益刻励图报，卒以致身清要，长为文学侍从之臣。而高宗当日驾驭人才之雄略，亦于此可见一斑矣。

栖霞阁野乘下

记赵舒翘之轶事

光绪庚子五月，拳祸作，六月联军集大沽。时端王、庆王、荣禄、刚毅、赵舒翘皆值军机，大沽失守后，孝钦召见军机，传谕单叫起，问战守之策，首端王力陈战利，次庆王，请圣明决断，依奴才愚见，则和利。次荣禄，力陈和利。次刚毅，力陈战利。最次为赵，奏对最久，有不如先战，战北再和，亦未为迟之语。且谓现在大军会集京师，各省勤王之军亦将到，即使战败，外人亦决不能长驱直入，慷慨激昂，语极动听。孝钦意遂决，卒致两宫西狩，赵亦赐死。至今论国是者，追原祸始，犹叹息痛恨于赵之一言几丧邦也。然赵自凤阳府荐升刑部尚书，历任皆有声。客有自皖公山来者，为言赵守凤阳时之遗事甚悉。于捕治蠹胥卫虎事，尤称颂不置。

先是某县东西乡有甲乙二姓者，家富百万，各为一乡冠。甲有女许与乙子，年及笄矣，以迷信甚深，姻期屡阻。乙憾之，自择一日，谓再愆期者，当为其子别娶，甲惧，乃亲送女于归。两家相距数十里而遥，时值溽暑，中道已疲乏不胜，天复骤变，雹雨大作，乃休于一古庙而息。会他家亦有迎娶、遇雨而入庙暂避者，两家新嫁娘各出舆坐憩。蓦闻枪声骤发，识为盗警，仓猝间灯火尽熄，昏黑中乘舆竟去。甲以疾作先返。比甲女至乙家时，

乙父正衣冠延客，女突于舆中跃出，大声诟厉，出利刃刺乙父毙，旋亦自刎。新郎见酿祸，奔县呈诉，翌晨而女尸竟失所在。于是纵女弑翁，移尸图赖之罪，甲百口不能自辨。爰书一定，秋决且有日矣。顾两家虽因婚期事稍龃龉，初无宿怨致相残杀理，且移尸之举，亦疑莫能明。甲仆某，老而任侠，微行四访，竟得女于盗船中。盖女在古庙中，误登他人舆，而此娶妇者非他，即著名之蠹胥卫虎是。虎盘踞公门数十年，拥资巨万，枭匪盗贼，皆往来其门下，权势薰天，邑宰亦慑其名不敢问。顾无子，瞰佃人之妇美，强夺之。妇矢必死，预嘱其夫远飏避祸。既与甲女误登彩舆，入门，见衣冠而主人者，即手刃之，初不知其误杀也。虎见甲女，知为误投，以美胜于妇，大喜。劝之不从，强之不可，胁之以刃不为动。既审知妇刃乙父事，急使其羽党深夜移尸灭迹，而扃女于别室，至是拟载往他处，货作钱树子。乃适为甲仆所得，因偕奔至县，为其父鸣冤，且讼虎之暴横。讵邑令已先入虎言，转诬女为行刺私遁，下诸狱，榜掠无算。甲仆忿甚，赴府控告，而令不知也。一日，令强女画供，不从，将治以一品衣之极刑。一品衣者，以铁片作衣，烙火成红色，而加诸囚身，痛等凌迟，惨逾炮烙，一用而囚无不屈供。问官可因是高迁，故名之曰一品，亦虎新发明之利器也。方威逼间，有人报郡守至，惊愕间，赵已入。笑谓："老兄太忙，今日姑由兄弟代理案件何如？"登堂数语，即释甲父女，并恺切劝谕乙子，甲女贤淑，服阕后必仍娶为室。旋械系卫虎返署，明日而邑令去任，委人代理矣。虎入狱后，坚不署诺，且百计请托官绅为之说项者，日凡数至。赵预计其数，一度请托，则掠虎若干。一夕，夜半坐堂皇，笞虎臀数千，虎愕然不解所以，则是夜赵宿宠姬处，姬言及卫虎两字也。

后赵卒以是去凤阳，而先一日虎已瘐毙狱中。阎境颂神明焉。赵治此狱殊有风节。

管韫山之论诗

管韫山为时文大家，诗名为文所掩。尝读其集中论诗之语，有极窅妙者，谓五言古诗，琴声也，醇至淡泊，如空山之独往。七言歌行，鼓声也，屈蟠顿挫，如渔阳之怒挝。五言律诗，笙声也，云霞缥渺，疑鹤背之初传。七言律诗，钟声也，震越浑铿，似蒲牢之乍吼。五言绝句，磬声也，清深促数，想羁馆之朝闻。七言绝句，笛声也，曲折嘹亮，类羌城之暮吹。

陆春江之受眷

陆春江中丞初官上海县，任满以道员召见，孝钦后问曰："闻人言，汝在上海做官，名声颇好，洋人交涉，都很得法，到底怎样对付？"对曰："臣在上海，遇有洋人交涉，臣不去欺他，却也不去怕他。"孝钦大悦。尝告枢臣："陆元鼎办事，我可以放心。"由是而监司方伯，不十年而抚三吴。人见其端谨持重，粥粥若无所能，而不知其受眷实有由来矣。

王西庄自掩其贪

王西庄未第时，尝馆富室家。每入宅时，必双手作搂物状，人问之，曰："欲将其财旺气搂入己怀也。"及仕宦后，秦晋楚

谨，多所干没。人问之曰："先生学问富有，而乃贪吝不已，不畏后世之名节乎？"王曰："贪鄙不过一时之嘲，学问乃千古之业，余自信文名可以传世。至百年后口碑已没，而著作常存，吾之道德文章，犹自在也。"故所著书，多慷慨激昂语，盖自掩其贪也。

祁文端门生问补服

祁文端公在京时，忽一甘肃门生至，怪其无故远来，姑出见之。所著衣冠甚古，且缀补于袍上。公因问其缘何来此，曰："因缘例得服知县品服，未识今所用当否？以乡中人不能决，思不如入都询问老师，较为有据。"文端审视之，果七品服也。曰："是矣。"又问是否缀在袍上，文端忍笑告之曰："应缀在外套上。"此人谨受命，辞而去。文端念此人以小故远来，良可念，命仆封四金至旅店馈之，则此人已行矣。若此人者，真可谓太古之民也。

查明回报

德清蔡尚书启僔，康熙庚戌状元，公车入都。山阳令某，公同年也，往拜之。名纸既投，令于纸尾制曰："查明回报。"蔡大怒去。明年及第，书一绝于扇寄之曰："去年风雪上长安，举世谁怜范叔寒？寄语山阳贤令尹，查明须向榜头看。"令大惭，百计修好焉。事见渔洋山人《池北偶谈》。后苏州彭大司空启丰，雍正丁未大魁，假归，偶有粮欠，吏以公名申县，遽差票追纳，真书公名，以朱点之。公以诗贻令，有"自从御笔亲题后，又被琴堂一点红"之句，令大窘谢，事颇相类。是二令者，可谓无独

有偶矣。

季亢二家之富

江南泰兴季氏，与山西平阳亢氏，俱以富闻于天下。季自沧苇以御史回籍后，尤称豪侈。其居绕墙数里，中有复道周通，健儿执铃桥者共六十人，月粮以外，每夕犒高邮酒十瓮，烧肉三十盘。康熙九年，霖雨连旬，恐霉气浸淫，命典衣者曝裘于庭，张而击之，紫貂、青狐、银鼠、金豹、舍利狨之属，脱毛积地，厚三寸许。蓄伶甚众，又有女乐三部，稚齿韶颜，服饰皆值巨万，开宴宾筵，更番佐酒，珠冠象笏，绣袍锦靴。及笄，或自纳，或赠人，而骄慢之态，未能尽除。日至高舂，晨睡方起，即索饮人参、龙眼等汤，梳盥甫毕，已向午矣。制食必依精庖为之，乃始下箸。食后，辄按牙歌曲，或吹洞箫一阕。又复理晚妆，寻夜宴。故凡娶季家姬者，绝无声色之娱，但有伺候之烦，经营之瘁也。有修撰某得其一姬，涕泣废飧，为弗若其主家厮养，乃遣之。亢家园在山西平阳城外，中设宝座，盖康熙时尝临幸焉。园大十里，树石池台，幽深如画，婢媵皆作吴中装束。相传亢先世得李闯所遗辎重起家。康熙中《长生殿》传奇新出，命家伶演之，一切器用，费镪四十余万。雍正末，所居火，凡十七昼夜，珍宝一空。今则荡然无人，园亦鞠为茂草矣。

江良庭之篆字药方

苏州江良庭先生声，精小学，善篆书，兼知医理。性奇癖，

尝为人开药方，辄书篆字，药肆每致错误，先生怪之。或曰："药肆人不识篆字，无怪其误。"先生患曰："不识篆隶，那便开药肆耶？"迂癖如此，真可谓不达世情者矣。

河工之积弊

南河岁修银四百五十万，而决口漫溢不与焉。浙人王权卉熟于外工，谓采买竹木、薪石、麻铁之属，与夫在工人役一切公用，费帑金十之三二，可以保安澜；十用四三，足以书上考矣。其余三百万，除各厅浮销之外，则供给院道，应酬戚友，馈送京员过客，降至丞簿、千把总、胥吏兵丁，凡有职事于河工者，皆取给焉。岁修积弊，各有传授：筑堤则削浜增顶，挑河则挽崖贴腿，买料则虚堆假垛。即大吏临工查验，奉行故事，势不能亲发其藏。当局者张皇补苴，沿为积习，上下欺蔽，瘠公肥私，而河工不败不止矣，故清江上下数十里，街市之繁，食货之富，五方辐辏，肩摩毂击，曲廊高厦，食客盈门，细谷丰毛，山肴海馔，扬扬然意气自得。青楼绮阁之中，鬓云朝气，眉月夜朗，悲管清瑟，华烛通宵，不知其几十百家也。梨园丽质，贡媚于后堂，琳宫缁流，抗颜为上客。长袖利屣，飙奢如云，不自觉其错杂而不论也。

某县丞禀辞

军兴以后，直省候补人多，缺少事稀，贫苦不堪言状。一日，有县丞某求见方伯禀辞，号吏曰："非期也。"不为通报。

某曰："我有公事不见，则今日死于是矣。"号吏大惊，白诸阍者而见之。方伯曰："君有何事，稟辞将何往？"某曰："将往阴司。"方伯亦诧曰："何至于此？"曰："某自到省伺候大宪者十数年矣，无缺无差，父母冻饿，儿女啼号，除死更无善策。又虑身死而大宪终不见知也，敢辞！"方伯曰："勿尔，吾且赠君二十金，暂为糊口，以待差事。"越二日，委以优差而去。

记某伶事

某伶者，色艺工绝，游于陕。陕尚秦声，无解南音者，困甚，无所得衣食。时某部为秦声冠，不得已投焉，部中人共揶揄之，亦不甚令登场。会抚署宴方伯，某部当值，属僚咸集。方伯者，平阳中丞也，数折后，厌秦声，问有能昆曲者否？部中无以应。某伶独趋进自承曰："能。"曹长愕然欲止之，则堂上已呼召某伶矣。登堂请命，甫一发声，平阳色喜，满座倾耳听。歌一阕，平阳曰："止，笛板工尺相左，他乐器亦无一合者，是乌足尽所长？"趋呼藩署家乐合之，使演《扫花》一出。伶既蓄技久，思欲一逞，又多历坎坷，愤郁无所泄，至是乃尽吐之，浏漓顿挫，曲尽其妙。平阳不自觉其神夺而身离于席也。平阳号知音，举座见倾倒如是，莫不啧啧称羡。曲终，自抚军以下，缠头以千计，明日某伶之名噪于长安。部中人承顺惟谨，已持平阳与人都，都下贵人争爱赏之，宴集非某郎不欢，由是名益著。

阅数岁，平阳擢陕抚，冒账事发，被逮下刑部狱，家产籍没，眷属羁滞京邸，衣食不给，终日相对惨怛。忽一苍头问讯而至，言主人命致意，已为夫人觅得一安宅。趣呼舆马送至，则屋

宇精美，米薪器用，下至箕帚之类，一一完好，顾不知主人为谁。时平阳已论大辟，系狱久，生平故旧，无一左右之者。一日晨起，突有人直至系所，哭拜不能起。视之则某伶，已去其业，居京师作富人，夫人宅即所置也。于是即狱中置酒，复为平阳歌《扫花》出，甫半阕，平阳大哭，即止不歌，而相对泪下如绠縻。自是朝夕至，视寒暖，调饮食，有甚于孝子之事亲者。弃市日，具棺椁厚敛之，送其榇与妻子归里，又恤其度日费，度足用乃止。后不知所终，天下性知己之感，没世难忘。若平阳者，仅足知某伶耳。"八百孤寒齐下泪，一时回首望崖州"。呜呼！彼何人哉？

吴卿怜

顷见吴卿怜《感遇诗》，询其始末，不得，第闻卿怜吴人，善歌能诗词，色艺兼胜。平阳中丞得之，宠幸备至，所云"色即是空空是色，卿须怜我我怜卿。"为吴赋也。平阳既败，流转归和相，和又娶之，《感遇诗》即咏和事。顾其有"马上工嘻，玉笋敲残"等语，和虽籍没，眷属未尝流徙。当时萨相图承命查办，请鞫使女，朝廷降旨切责，初无刑及妇女之事。诗述十年中惊魂骇魄，迁徙流离之苦，花悲月惨，涕泪沾衣，意固何所指耶？卿怜屡擅专房宠，不能一死报主，逊堕楼人远矣。然自古才色绝世之人，遭遇艰难，所归辄败，往往而然，薄命耶？祸水耶？天既赋之以丽质，而又使不得其所，抑独何哉？平阳名位虽不终，既得某伶感恩，又为卿怜知己，呜呼！死而有知，可以自娱矣。

天下大师墓

京师西山天下大师墓，朱竹垞以为是房山僧塔，后人附会之为建文帝墓也。清初，沈方舟用济诗云："曾闻近迹人禅关，身似浮云到处闲。解到龙蛇潜草野，何年弓剑傍桥山？缁衣那有中官识？御马谁迎老佛还？一自樱桃无荐地，肯留青树在人间！"曰"曾闻"，曰"解道"，曰"那有"，曰"谁迎"，曰"肯留"，皆故作疑词，以著致身从亡、随笔等书之伪，真诗史之笔也。方舟又有《咏思陵》句云："一剑割将公主爱，九门报道寺人开。"语极悲壮。

王蕴斋夫人之拘执

北人王蕴斋，曾为两淮草堰大使，其夫人性拘执，有大可噱者。慕古人相见如宾义，与其夫旦夕相与如外宾酬酢。少生二子，以为男女居室既至秽，且足戕身，年三十即断欲，与夫对室居。每清晨起，必子妇亲侍栉沐，妆竟，出至中堂，俟夫起，盥洗讫，分庭偕坐，子若妇立侍两侧，仆媪进茗，寒喧数语，子若妇亲进早餐，相与对食讫，率子若妇送其夫出庭前治事，及中门而后返。逾晚，其夫治事竣接时人，必率子若妇恭迎于中庭，复偶坐，几上设洋灯二，进茗，子若妇侍如故。相慰劳，进晚餐，食罢，略论家事。及二鼓，乃徐谓其夫曰："昼日治公，宜请早将息否？"夫必谦谢曰："时尚早，略谈无碍。"少选，乃亲启执灯，送夫至寝室，相对少坐，夫亦起送之归寝，复少坐，则又亲

送夫回。子若妇均随侍焉。略话俄顷，夫力请其归寝，始率子若妇返室，又训以家事。久之，乃令子若妇去而后卧。常年如一日。其夫为盐官时，已均五十余，夫以其如是拘执也，苦之，遂以同室居、置少妾、吸阿片三事请听其择而许焉。乃筹计再三，仅许以吸阿片，而同室居、置妾，均不愿也。

初，妇各产一男，即令子与妇异室居，且监之严，以为男女配偶原为宗嗣计，既得子矣，而仍同室居，男既有碍于学，女亦有碍于工，不可也。会冢妇归宁，子同舟而往，少年夫妇，久旷忽逢，因而复妊。及归，不敢以闻。迨产，又一雄也，始报之知。乃盛怒赴产室，饬妇佻偬，而重辱之。妇不堪其恚，自经死，弗悔也。未几，次子复送妇归省，亦于舟次怀妊。鉴于冢妇之难，归挽亲知诉于父，相与合谋，妇将弥月，其夫先密函告其家，设辞迎之归，俟妇产后而后还。并使人密语其妇，谓姑性如是，纵有挫辱，无介介也。传者止此，后不知其究竟。

杜生轶事

杜生名衡，字子牧，桐邑世家子。生而颀，广额，颐颊而下，小削，目瞳清莹，骨爽气俊。江浙敝俗，纨袴子弟，出必鲜怒锦衣狐裘，舞于车上，童子骈肩而随，短发鬖鬖，覆额角，效妇女装。生见之，辄内愧，肉动豪杰，障面去，惟恐冶。居恒敝衣布履，与诸少年颉颃游，遇贵人则欠抑唯诺，阳嗫不敢言。众以为是生也，寒酸不上人眼，意轻之，生乃快。或坐客小觉，则拂衣疾趋出，挽之逝矣。性嗜书，博极典籍，能跳梁于翰墨间，有才子致。客非韵，斥门者不入，入必割炙或瀹茗，纵谈天下事。

谈既酣，辄彻夜不欲寐，往往庭前月落，屋下鸡鸣，犹闻鼓琴落子声，或醉而啸者。至是四方之客日益至，子牧恢张心胸，厚往薄来，故杂宾亦稍稍得进，而未几芸娘之事起。芸娘者，妓女也，以风态擅名，慷慨言笑，自题女侠。与子牧一遇于武林，日成久之，退而执手叹曰："吾两人得死所矣。君性情抜俗，妾亦侠气笼胥，他日枕骨而葬西河之滨，誓令墓中紫气，射为长虹。羞作脂腻女儿，下指鸳鸯，上陈双鹄。"言次呜咽。众惊其不祥，而二人之情，乃益胶结不可解。嗣后淹系旬月，无复顾礼，废辍家政，毁顿精神。家人既刻责之，而诸客中复有具其罪状，布诸广众者。子牧为两方所激，若圆石遇坂，转触转下，势不得不与俱尽。会太守窘芸娘，出辱之庭，子牧忍愧，以身左右翼，多卑词。太守徘徊不令下鞭，然终不许生以一妓女自诎。判卖芸娘为贾妇。生佯许，而阴使人赝山西贾得之，以藏于别室，俄载而与俱长安。居长安不三月，子牧病肺死。芸娘亦不哭，赙家人装其丧归，而以身从。既入舟，忽忽微叹，间杂吟笑，若无意偿生者。至江心，命具浴，浴罢更衣，左手提子牧宣和砚，右手提棋秤，一跃入水，左右惊视不能救。初见发二三尺许，浮沉旋澜中，已复飏起紫衣裾半褶，复转瞬间，而芳魂渺然，与洛神为伍矣。

端午桥好为联语嘲人

端午桥最好为联语嘲人。其官工部时，同官有赵有伦者，京师富家儿也，目不识丁，以其舅张翼之援，入资为郎，不数年，历得要差，且充会典馆纂修。常以千钱购一妓归，大妇妒甚，立

驱之出。赵不得已，赁别舍居之。妇知其谋，乃诉赵自由出门，归少宴，辄诟谇不已，赵甚苦之。一日，与端相遇于署中，端呼与语曰："菊曾（赵字），吾昨日偶作一联一额，君试为吾评骘之。"联云："一味逞豪华，若非暗地弓长，未许人称富有；千金买佳器，除是明天弦断，方教我去敦伦。"额曰"大宋千古"。赵极口称赞不已，出遇人，犹为人述之，似自诩其通文者。人匿笑之，弗顾也。

灵石何润夫乃莹，庚子岁官副宪，以拳匪头目革职。戊戌八股之复，何所奏也。何本庚辰庶常，散馆改部，签分工曹。夫人某氏，闺威甚厉，以何失翰林，怒甚，何长跪以谢，乃得释。既入工部，费百金往拜满尚书某为师，某嫌其菲也，怒斥之。端为撰一联曰："百两送朱提，狗尾乞怜，莫怪人嫌分润少；二年成白顶（庶吉士七品金顶改部属则六品须换白顶），蛾眉构衅，翻令我作丈夫难。"额曰"何苦乃尔"。又"妻为翠喜干姑嫂，儿是朱纶表弟兄"之联，亦端所撰也。

何故山右世家，而生平耻为晋人，常自诡为江苏人，与人言，必操苏语。一日在某处宴会，座有苏人某就询籍贯，何答曰："江苏。"某欣然曰："同乡也。"询至蒲州杨编修天麟，杨应声曰："吾与何前辈同籍。"某曰："然则亦同乡也。"杨摇首曰："不然，吾本老西，何前辈亦老西，渠不愿居老西之名，故每冒贵省人耳。实则渠足迹未尝至大江以南也。"何愧甚，面颈俱赪，然又无可置辩，唔匆匆上车遁去。

戊戌政变后，端亦极自危，赖进《劝善歌》得免，且获擢陕臬，其事人人知之。端尚有一诗，亦咏此事，诗云："误矣公羊学，危哉死鹿音。侧闻诛正卯，谁实纵金壬。智识羞葵足，劬劳

感棘心。朝廷故可改，寇盗漫相侵。”人称其属对之工。然音字去声，系葫之通假字，诗作平声用，不惟失粘，且出韵矣。

吴白华之赌饭

乾隆时，吴白华侍郎素善饭，有宗室某将军，亦善饭，与齐名。一日侍郎谓将军曰：“风仰将军之腹，量可以兼人。若某者，虽非经笥之便便，至于酒囊饭袋，略有微长，但不知孰为优劣耳，请一决胜负如何？”将军笑应之。侍郎命左右持筹侍侧，每啖一碗，则授一筹，饭罢数之，将军得三十二筹，侍郎得三十四筹。侍郎不服，约明日再赌。将军笑曰：“败军之将，尚敢战乎？”侍郎曰：“明日与君白战，不许持寸铁，只设饭而无肴，若再不胜，愿拜麾下。”于是复计筹而食。将军食至三十碗而止，侍郎竟得三十六筹。

陈建升都督义马记

道光辛丑，英兵寇广州，都督陈建升战死于沙角炮台。坐下马为英军所得，饲之不食。弃之，悲鸣而死。三水欧阳双南为赋《义马行》云：“有马有马，公忠马忠。公心唯国，马心唯公。公歼群丑，马助公斗。群丑伤公，马驮公走。马悲马悲，公死安归？公死无归，马守公尸。贼牵马怒，贼饲马吐。贼骑马拒，贼弃马舞。公死留铗，马死留髑。死所死所，一公一马。”今之人靦然衣冠，而甘为紫髯碧眼之奴隶者，愧此马多矣。

板桥图章

板桥图章，皆出沈凡民凤高、西园凤翰之手。如“板桥道人”，如“十年县令”，如“雪浪斋”，如“郑大”，如“爽鸠氏之官”，如“所南翁后”，如“心血为炉，溶铸古今”，如“然藜阁”，如“所好在六经”，如“畏人嫌我真如恨，不得填满了普饥债”，如“直心道场”，如“思贻父母令名”，如“乾隆东封书画史”，如“潍夷长”，如“鹧鸪”，如“无数青山拜草庐”，如“私心有所不尽鄙陋”，如“扬州兴化天”，如“燮何力之有焉”，如“樗散”，如“以天得古”，如“老画师”，如“敢征兰乎”，如“七品官耳”，皆切姓、切地、切官、切事。又有云：“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亦别开生面。近见某太史仿其意刻一章云：“院试第一”、“乡试第二”、“殿试第三”，则不特牵强凑合，且竟竟然惟以科名为荣，益觉俗不可耐矣。

吴大嫖再住九天庙

皋兰吴柳堂侍御，少时颇倜傥，好狎邪游，不修边幅。初，计偕入都，日遨游北里中。会试被摈，乃留京候再试，实则恋某妓，不忍言别也。数月后，资渐罄，其座师某公，劝使出城，僦居九天庙，谓地僻远城市，可一意读书也（九天庙在广宁门外，为关中会馆公产）。侍御从其言，襆被往。甫二宿，郁郁不自得。俄然起曰：“人生实难，何自苦如是！”即日入城，仍宿

其妓所。久之，金已尽，妓亦稍不礼之，渐至衣食不给。乡人士始资以金，而要以仍居九天庙，否则不与金。仔御不得已，始怏怏去。都下人皆呼仔御为“吴大嫖”。初京师鞠部，可推四喜三庆，咸丰中叶，四喜渐不振，诸伶谋散去。余三胜自江南归，乃悉囊中金重新之，都人为撰联曰：“余三胜重兴四喜班”，而难其对，至是或曰：“得之矣！”则“吴大嫖再住九天庙”也。

归奇顾怪

清初昆山归庄，与亭林齐名，时有“归奇顾怪”之目。后华亭陆叔工画，与同里严载齐名，亦称“陆痴严怪”。盖士大夫浮沈里闬，其制行稍岸异者，未有不使流俗人，鱼瞵鹢睨者也。

孙奇逢

容城孙奇逢，讲学夏峰，四方才俊，留门下请业者，廊庑为满。汤文正以监司乞养归，方授徒梁宋间，闻孙名，造门问道，执弟子礼甚恭，读书十年复出。笃志谦光，非可望之今世士大夫也。

士大夫之踵事增华

京朝士大夫舆服之侈，踵事增华，有加靡已。庚子以前，什九皆雇车，贫者则徒步入署。今则无不自养车者，且车前无不有引骑者，而各部丞参及红司官，殆无不车马矣。昔道、咸时，虽

两书房翰林，亦止一车，仆人跨辕以从，未常独骑。泾阳张文毅在南书房供奉，典试江南归，谒王文恪于问寓。文恪送之出，至门外，一俊仆牵健骡侍车旁。诧曰："君何处得此俊物？"文毅对曰："江督某公所馈耳。"文恪太息曰："少年狂妄！"不顾而入。文毅愧汗木立，移时始登车去。阎文介由东抚乞休，侨居运城，其中表弟李某，故富家，以盐官需次河东。一日往见文介，适以三百金购一骡，令其仆骑之以从。文介送至门，惊问曰："君驾车之骡，以若干金购之乎？"对曰："三百金。"文介骇然曰："君何昏聩至此，乃以三百金买一瞽骡。"某力辨非瞽，文介徐曰："审非瞽者，车前何须又用一骡导之耶？"拊掌大笑而入。

汤文正之洁己奉公

汤文正公斌抚吴莅任时，夫人公子皆布衣，行李萧然如寒士，日给惟菜韭。公一日阅簿，见某日市双鸡，愕问曰："吾至此未尝食鸡，谁市此者？"仆以公子对。公怒，立召公子责之曰："汝谓苏州鸡贱于河南耶？汝思啖鸡，便可归去。世无有士不能咬菜根，而能作百事者。"并笞其仆而遣之。又公抚吴时，有司报湖荡有莲芡，公驳还。吏固以例请，公曰："例自人作，宽一分则民受一分之惠。且莲芡或不岁熟，一报部，即为永额。欲去之，得乎？"常熟某氏奴，讦告其主国初时得隆武伪札，追上远遁，欲据其主母。公曰："国家屡更大赦，此草昧事，何足问，而逆奴乃以胁其主乎？"焚其札，毙奴于杖下，中外快之。近时颇有人诋文正诸人为伪学者，使士大夫人人如汤之洁己奉公，又

何致天下事不可收拾哉。

记雏伶杨花事

杨花，长安伶也。年十四时，江右孝廉徐某，以大挑试用长安，一见目成，以三百金售焉。逾年教匪起，徐捧檄催趱粮运，杨花能左右之。畜青骡一，日行二百余里，常乘以从。丁巳寇乱方炽，徐催运至郃阳驿，猝遇高均德股匪。杨乃教徐伪作贼探马状，持箭乘青骡逸去。杨乃下马往馆舍，贼目有识之者，谓杨掌班闻已跟官，何忽在此，答曰："吾代主催饷，俟此数日矣。"贼目顾其党曰："聆其言，似饷尚未来，且遇旧知，今晚当留此。"即置酒聚饮，令杨歌曲。杨略不抗拒，尽献所长，且流目送媚以醉贼目。度已沈酣，猝掣贼佩刀刺之，应手而中。贼党惊，群起刃之。贼亦败兴，遂巡委去。居人重其义，筑土葬之，揭碣曰："义伶杨花救主处"。孟九我廷烺曾为作记，并写《杨花救主图》。云间许元仲作长歌记之曰："诗人孟浩然，赤我杨花传。为写《杨花救主图》，贞心侠骨千秋见。每从花底说秦宫，蟇底青油变态工。自向梨园传艳节，不教断袖没英雄。杨花旧隶华林部，小队梁州按歌舞。垂杨婀娜不禁风，落花飘泊还无主。破镜徐郎意气豪，量珠携得郑樱桃。当筵独谱秦风壮，倚帐同看塞日高。一朝忽唱从军乐，细马驮来增绰约。射虎晨随绣羽驰，飞鸣暮逐金丸落。那知记室走孤城？正值风高夜劫营。子弟八千人散尽，眼前惟见贼纵横。可怜生小娇无力，手挽徐郎出荒驿。牵到青骡让主骑，幸郎得免侬何惜。战场生缚献诃摩，千队搂罗一笑哗。满面怨愁双雨泪，争教掩得貌如花。轩眉嗔目呼狂

贼，身坠片泥心白璧。只愿魂依厉鬼雄，久拚血化长宏碧。叹鱼无情渭水寒，吊花鸳冢泪阑干。怜他捍刃真情种，殉主还输脱主难。君不见如荼如火军千屯，望尘拜寇何殷勤！国殇独有汪锜在，一片杨花气薄云。”

梅巧玲轶事

梅巧玲字丽芬，貌极丰艳。演青衫花旦，皆极尽能事。工汉隶，略能诗画。咸丰末，有某太史者，故世家子，以挥霍倾其资，极眷巧玲。常负巧玲债二千金，未能偿，以病卒僧寺中。其同乡某君者，为折柬召诸乡人，集殡所，谋集资送其丧。诸乡人各道贫苦，无肯先下笔者，日晡，所集不及百金，某君舌几敝矣。忽门者报巧玲至，诸人相顾愕贻曰：“是殆为索逋来欤？彼若见吾辈醵资状，或即向吾辈索取，可若何？”言未竟，巧玲已素服入，哭尽哀。移时，始辍涕向诸人曰：“太史生前，常负我二千金，今既亡矣，母老子幼，吾尚忍言旧债耶？”即出券怀中，向柩前一揖，就烛焚之。徐又出一纸授某君曰：“闻太史丧归尚无资，谨赙金二百，为执绋之助。恨所操业贱，未能从丰，以报知己耳。”语毕，拭泪而去。诸人者，乃相顾无人色。巧玲卒于光绪辛巳壬午间，生平以姓梅，故酷嗜梅，葬于京东某村。墓上树梅三百株，其遗命也。巧玲少子肖芬，亦工画兰，今都下诸伶，色艺以梅兰芳为冠，即肖芬子也。

道光甲申高家堰河决案

道光甲申十一月大风霾，致高家堰十三堡溃决，洪泽湖全行倾注，淮阳二郡，几成鱼鳖。宣宗震怒，特派大学士汪廷珍、尚书文孚至江南查办。乙酉正月，星节甫临，万柳园者，清江浦北岸之邮亭也，凡南北往来大官，皆于其地请圣安。是日自总督、漕督、河督及合属文武百余员毕集，旗盖车马，街衢为之填咽，诸大府于辕门外坐胡床以俟。少选，先见一材官飞骑至，朗呼曰："中堂请漕督魏大人请圣安。"惟此一语，而江督孙玉圃相国、河督张莲舫司空皆知褫职矣。相国即呼清河县某至，询曰："各事预备乎？"盖其时震怒不测，凡桎梏银铛刑具，皆不可少也。司空家丁，以空梁帽及元青褂献，相国遽止之曰："姑稍俟。"未几，两星使入行馆，漕督入请圣安毕，暂退。旋呼二人听宣谕旨，随带司员四人，自中门出。手捧朱谕于香案前，雁行列，三督皆跪。司员居首者，持谕旨，朗宣至"孙玉庭辜恩溺职，罪无可逭，"下即止。复徐徐曰："皇上问孙玉庭知罪不知罪？"相国乃免冠连叩，敬答曰："孙玉庭昏愦糊涂，辜负天恩，仰求从重治罪。"语毕，又连叩头角。始传谕着革去大学士、两江总督，再候谕旨。两江总督着魏元煜署理，漕督乃九顿谢恩。再传谕：张文浩刚愎自用，不听人言，误国殃民，厥咎尤重。皇上问张文浩知罪不知罪。河督时已易冠服，乃伏地痛哭，自称罪应万死，求皇上立正典刑。续又宣曰："上谕张文浩，着革职，先行枷号两个月，听候严讯。"遂呼清和县取枷至。枷乃漕板所制，方广尺余，以黄绸封裹，荷于河督颈，拥之而去。是时内外官民，观者

万人，莫不悚惧。复传道厅营各官罗跪庭中，传旨后，又云："钦差临行，面奉圣谕：自古刑不上大夫。张文浩至河督，而特令枷号河干者，实因民命至重。设官本以卫民，今乃荡析离居，实为朝廷之辱，是以特予严谴，乃为慎重民命起见。凡淮阳士民，具皆仰悉上意"云云。汪文端使既复命，谕令张文浩发往伊犁。当起解时，亦一大观也。时江督为琦善，河督为严烺，皆集于制府行辕，张荷校囚服引至大堂，宣旨后，疏枷谢恩毕，二督乃邀张入内，饯其行，固让始入，酒三行即出。二督各呼己所乘舆送张，张固辞，二督乃互挽张臂，挥泪慰之。并告以出行后，当代养老父，张痛哭跪谢。仍呼小竹舆由旁门入，步行欲出，两督亟止之。乃饬闭侧门，促舆由中门鼓吹出。两督皆至万柳园，伺张登舟，良久不至。旋报以由僻路渡黄矣。两督乃至张宅中，请其封翁出，慰勉再四始去。不旬月致赙万金，送其家回浙。严、张本旧友，琦则与张仅泛交，且素有刻核名。而死生患难之际，独慷慨如此。盖当时清议极重，而冷暖之际，好名者多。虽非出自本心，尚有友朋局面在，所谓告朔之饩羊也。由今思昔，可胜慨哉！

罗台山逃儒入墨

读恽子居《大云山房集·台山外传》云："台山少好技击，兼治兵家言。嗣学于赣邓元昌，修儒者之业。于书无所不窥，精思入微，遂喜佛法。自京师归，忽登楼纵火自焚，救之得不死，遂狂走入山，服沙门服，不下发，趺坐与人言孝弟，而歌泣无时。下扬子，渡钱塘，过甬东，多托迹佛寺中。奉化快手怪其服，令侪辈纂台山。台山徒手御之，不可近。因诣县，趺坐县庭为禅

语。同年生主事邵君洪时家居，识台山，乃释之。遂游普陀，寓西湖，已复走京师，乃归而卒。”惺氏此文，似台山之人墨，亦似有托而逃。譬如病榻呻吟，聊自缓其痛苦，否则何所为而甘弃其饮酒食肉之身，昏昏叫号，靡所胁驱，而遽自沦溺耶？

士大夫之谄媚三则

乾隆间，某太史谄事豪贵。其妻某氏，始拜金壇于相国妾为母。嗣相国势衰，又往钱塘梁阶平尚书家，拜梁为义父，踪迹颇密。时相传冬月严寒，梁早朝，某妻辄先取朝珠，温诸胸中，亲为悬挂。自来谄臣媚妾，悦人惟恐不工，至为婢妾娼妓之所不为，而未有甚于此者也。

又闻某妻拜梁为义父时，执贽登堂，拜毕，出怀中珊瑚念珠，双手奉之。梁面发赤，疾趋而走。某妻持念珠，追至厅事，圜系其颈。时坐上客满，皆大惊失措。越日，有人题诗于门外云：“才从于第拜干娘，今拜干爷又姓梁。热闹门墙新户部，凄凉庭院旧中堂。翁如有意应怜妾，奴岂无颜只为郎。百八念珠情意重，临风几阵乳花香。”

又道光朝一翰林，夙出潍县陈官俊门下。陈丧偶，翰林为文以祭之，有“丧我师母，如丧我妣”之句。翰林妻又尝为许乃普之义女，有诋之者，集成语作联，揭之门外云：“昔岁入陈，寝苫枕块；昭兹来许，抱衾与裯。”二事略同。一诗一联，皆为言官登白简，至今有余臭焉。

舆中揭帖

同治中，某公附肃顺，得湖南巡抚。既至，恶绅与官事，某尽去之。凡骆秉章、左宗棠所有官绅，皆披提督过。于时湖南诸将，方经营江浙，为天下倚重。闻某所为，则大怒。巡抚所劾，皆奏调赴军，且日求某阴事，将共奏之。会巡抚以国丧娶民女，为属吏所讼，乃大窘。更诣诸绅谢，任以事，又加礼焉。是岁乡试，主考官得揭帖于舆中，词甚工丽。有句云："当其始，真除由墨敕，初无宝玺绒封。迨其后，半路赶私书，遂使奸徒漏网。慕南园之火热，甘列门墙；见东厂之烟销，又夸气节。朝秦暮楚，妾妇亦觉羞颜；鼠伏蛇行，衣冠为之短气。是即改行于调停之日，潜身于傀儡之场，已属无补前愆，难逃清议，乃敢作威由己，径参三品监司；拣缺调人，只顾一乡亲友。验裁缝之针迹，妄用鞭笞；减卒伍之饷糈，发修城堞。即而签判之狂言恐吓，畏其威而铃阁增兵；铁匠之券契强收，迫于势而圜扉谢罪。西曹对簿，枯涸女之双波；东市吞声，愧先皇于九地。人但见其犯色荒之戒，而自速其辜，吾则谓其有无君之心，而后动于恶。"

诸襄七之古拙

诸襄七先生锦，学问淹贯，而性古拙。当典试福建，巡抚馈正副考官瓜各五十，而先生之瓜少送一枚。先生大怒，请巡抚面问之。巡抚曰："此系误数，即当再送。"先生益大怒曰："我岂为一瓜争乎？膳肉不至，而孔子行，醴酒不设，而穆生去，瓜虽

微，亦可见礼意之衰也。”一时传为笑谈。

记长麟相国轶事

长麟相国巡抚浙江时，闻仁和令某有贪墨声，乃微行访察之。一夕遇令于途，直冲其卤簿而过。隶役方呵叱，令识为公，急降舆谢罪。公问何适，以夜巡对。公哂曰：“时仅二鼓，出巡无乃太早？且夜巡所以诘奸，今汝盛陈仪卫，奸人方引避不暇，何巡察为？无已，其从吾行乎？”乃悉屏从人，笑谈徐步，过一酒肆，曰：“得无劳乎？与子且沽饮。”遂入据坐，问酒家迩来得利如何？对曰：“利甚微，重以官司科派，动多亏本。”公曰：“汝一细民，科派何以及汝？”酒家频蹙曰：“父母官爱财若命，又不论茶坊酒肆，每月悉徵常例。衙役假虎威，且取盈焉，小民何以聊生？”因历述令之害民者十余事，不知即座上客也。公曰：“据汝言，上官犹无觉察乎？”曰：“新巡抚闻颇爱民，然初到，一时何能俱悉，小民亦胡敢越诉？”公略饮数杯，付酒钱出，笑语令曰：“小人言多已甚，我不轻听，汝亦勿怒也。”行数十武，忽曰：“此时正好巡夜，盍分道行？”令去，公复返，至酒家叩门求宿，对以非寓客处。公曰：“固知之，我此来非为求宿，特为护汝来耳。”酒家异其言，留之。夜半有剥啄声甚厉，启视，则里胥县役，持朱签汹汹来拘卖酒者。公出应曰：“我店东也。有犯我自当，与某无涉。”胥役固不识公，叱之曰：“本官指名拘某，汝胡为者？”公强与俱至署。令即升堂，首唤酒家。公以毡笠蒙首，并绾登堂。令一见大骇，免冠叩首。公升座，索其印去。曰：“省得一员摘印官也。”

顾秋碧之迂癖

江宁顾秋碧先生，为钱竹汀高弟，学问渊博，著作甚多。其所著《补后汉书·艺文志》，卷帙甚富。赵撝叔刻入丛书中者，乃节本也。性迂癖，尝自题其门曰："得过且过日子，半通不通秀才。"其风趣可想。生有异禀，体气过人，每夕必御妇人。指爪甚有力，可以排墙。怀奇不遇，卒客死于清河之海神庙中。

某老翁负债诗

吾邑某老翁，生平多负欠，乃子乃孙，殆有甚焉。翁尝咏《欠债祖师三首》以解嘲，其诗曰："自从出世债缠身，旧欠才偿又转新。恰喜儿曹尤胜我，堪称欠债老乡绅。""如今当道有良图，国债堪将危局扶。怪煞区区先欠债，收来如许令高徒。""思量欠债最难过，国债如何不怕多。我债却无田产抵，想来国债有山河。"以诙谐之笔，寓讥刺之意，冷隽可诵。

曾文正与王壮武芥蒂

曾文正与王壮武素有芥蒂。壮武之死也，其父自撰联挽之曰："不死于贼，必死于小人，今而后吾知免矣；虽竟其才，未竟其大志，已焉哉天实为之。"所谓小人者，盖有所指也。

宋牧仲才能应变

商丘宋牧仲抚江苏时，专以提倡风雅为事。有人以抚署外两辕门署额“澄清海甸，保障东南”八字，衍为联句嘲之云：“澄清海甸沧浪水，保障东南伯虎坟。”似其治行无甚足传，不知其才能应变，亦有度越寻常者。当公抚江西，未莅任，值楚中夏色子变起。贼氛逼近，即兼程驰赴，申军令，严守御，民心少定。而富室尚有迁移者，或禁止之，公不可，曰：“禁之人将以我为怯，百姓且散走矣。”幕下士请去，公又不可，曰：“人恃抚军耳，抚署人出，则人心散。果欲去，吾即以军法从事！”时江右亦有裁兵二千，期朔日诸官集抚署，杀以应楚。公先期密擒为首者二人，就辕门霹爆斩之，张文告数十纸，示以渠魁已歼，胁从散者不治。是日薄暮，城门吏报无籍之潜出者二千余人，乱遂定。方讯斩贼首时，贼指总兵之奴曰：“是亦吾党也。”公急命批颊。异日密语总兵去其奴，总兵愤曰：“公真为我通贼耶？”公曰：“岂有是哉？日者，贼甫启口，而奴立君后，佩刀已出鞘数寸。吾即命笞贼，奴乃纳刀，不然，事正不可知之数，君特未之见耳。”总兵乃大感服，其弥患于无形若此。

孙豹人先生之轶事

关中孙豹人先生枝蔚，举鸿博时，迫于有司，舆疾入都。诸待试者多务研练为词赋，先生独泛览他书。或询之，则曰：“吾侨居广陵，数十口饔飧待我，使我官京师，不令举家饿死乎？”

已入试不中，良喜。会诏诸布衣处士，有文学素著，老不任职者，其授京衔以宠其行。于是及格者数人，而先生与焉。其将以年授官也，吏部集验于庭，主爵者望见先生须发皆白，引之使前，曰："若老矣。"先生直对曰："未也，我年四十即若此。且我前以老求免试，公必以为壮。今我不欲以老得官，公又以为老何也？"众皆目笑。时施愚山《送先生归扬州序》有云："非崇儒敬老，无以示朝廷之恩；非引分守穷，无以见岩穴之志。"按愚山赞语，从范文正公《严先生祠堂记》末段脱胎而出，在当时亦颇得体。

范 道 人

范道人者，德州人，居卫河西琵琶村。生于明嘉靖三十年辛亥，程正夫以康熙庚戌见之，年一百二十岁矣。起居如平时，五官之用，未尝少衰。平生不知服食修养之术，少贫不娶，事母最孝谨。鼎革后，人九子祠为香火道人。祠有祭田数亩，躬耕而食，与人无忤。正夫赠以诗云："颇闻爱日依慈母，直数生年到肃王。业仿逍遥游广莫，身余浑沌属中央。"

郭绍仪悟坎离之义

郭绍仪字丹葵，平湖人，明御史也。尝雪夜读书，地涌汞盈尺许，因悟坎离之义。又尝饮酒肆，见一人古貌倏然，遍身丝缕如牛毛，红类丹砂。异之，就与语，自言是靖难时人，遂从受养生之术。鼎革后卒，年八十四。

都门八古迹

乾嘉间，诗人多赋都门八古迹：一为法源寺砖塔，相传安禄山、史思明建。一为太医院铜人，在署内药王庙，仆于宋天圣时，世谓从海涌出非也。一为报国寺窑变观音像，高尺余，宝冠绿帔，手捧梵字轮。一为潭柘寺妙严公主拜砖，公主元始祖女，削发居寺中，持观音文礼大士，拜痕入砖，额手足五体皆具，岁久砖坏，独留两足痕，明万历壬辰孝定太后匣取入览藏之。一为觉生寺大钟，明永乐间铸，万历间从经厂移置万寿寺，乾隆八年移觉生寺。一为崇国寺姚少师影堂，露顶袈裟趺坐。一为慈寿九莲菩萨像，九莲菩萨，明孝定皇后梦中授经者也，觉而一字不遗，因作慈寿寺，建九莲阁，塑菩萨像，跨一凤而九首。相传菩萨为孝定前身，又长椿寺有黄绫紫轴，绘九朵莲花，题曰九莲菩萨之位，即孝定也。一为刑部杨忠愍公手植榆，在北所（按都门古迹，唐以后明以前见之，纪载者甚夥。此八者殆偶然寄兴，或当时尚在者也。）。

张石州以狂放见摈

平定张石州先生，渊博无涯，世以东京崔蔡目之，然狂放使气。道光己亥应顺天乡试，携瓶酒入，监搜者呵曰："去酒！"石州辄饮尽而挥弃其余沥。监者怒，命悉索之，破笔砚，毁衣被，无所得。石州扪腹曰："是中便便经笥，若辈岂能搜耶！"监者益忿。乃摭笔囊中片纸，有字一行，谩曰："此怀挟也。"

送刑部。谳白其枉，然竟坐挨斥。

邵 潜 夫

邵潜夫，通州人，明万历间，已以诗歌名江表。康熙初年八十余矣，家贫，苦徭役。值渔洋司李扬州，按部抵境，首谒邵。邵所居委巷，乃屏舆从，徒步而入。邵曰："适有酒一斗，能饮乎？"渔洋欣然为引满，流连移晷始别。有司闻之，立除其役。

刘石庵之轶事

刘石庵立朝謇谔，风骨棱嶒。王惕甫《渊雅堂集》有句云："诗人老去莺莺在，甲秀题签见古光。"自注石庵相国有爱姬王，能学公书，笔迹几乱真。惕甫盖尝见姬为公题甲秀堂法帖签子也。耆英宿学，偶露风怀，正见理学名儒，其正性情去人不远。

尹文端之虚己纳言

尹相国文端公继善，虚己纳言。封疆数十年，每有张弛，必集僚属谓曰："我意如是，有不可，诸君必驳我。我若能说，则再驳，万无可驳而后行。勿以总督语迁就也。"世宗皇帝尝谓公曰："汝知督抚中有宜学者乎？李卫、鄂尔泰、田文镜是矣。"公奏曰："李卫，臣学其勇，不学其粗；田文镜，臣学其勤，不学其刻；鄂尔泰，宜学处多，然臣亦不学其愎也。"上以为善。其督

两湖，尝一月间兼将军、提督、巡抚、河漕盐政，上下两江学政等官，九印彪列。又尝充丙戌会试总裁，先一年而降旨，皆异数也。

孔东塘得汉玉羌笛及唐制胡琴

孔尚任东塘，精于音律，尝得汉玉羌笛，唐制胡琴各一枚，形制古雅。自为跋刊之云："康熙壬申官京师，获玉笛，吹孔之下，止具三孔，世无识者。考之马融《笛赋》，称笛出于羌，旧四孔，京房加一孔于后，以备五音。所云四孔者，乃连吹孔数之，其底原有洞孔，故加一孔而五音备焉。后之长笛，又加二孔，以应七律。许慎《说文》注：笛七孔，筒羌笛三孔是也。其曲有《落梅花》、《折杨柳》，古爱其曲，多为玉笛吹之。此笛色如柳花，盖古之绀黄玉也。双钩碾制，肖形竹节，顶节二寸，中节八寸，尾节五寸，较以汉尺，分毫不爽。应邵《风俗通》载汉武帝时，丘仲作笛，长尺四寸。今长尺五寸，且无后孔，当在深之初年矣。噫，古器存而古音莫解。笛之三孔，亦犹文字之一画也，与胡琴本北方马上乐，亦谓之二弦琵琶，盖琵琶所托始也。《南部新书》载唐韩晋公滉入蜀，伐奇树，坚致如紫石。匠曰：'为胡琴槽，他木不能并。'遂为二胡琴，曰大忽雷，小忽雷。后献德皇。《乐府杂录》云：'文宗两朝，忽雷犹在内库。内侍郑中丞特善之，训注之乱，始落民间。'康熙辛未予得自燕市，盖其小者。质理之精，可放良玉，雕镂之巧，疑出鬼工，今八百余年矣。频经丧乱，此器徒存，而已无习之之人。俗艺且然，伤哉！"

戴舍人善于解纷

乾隆中钱籜石宗伯，素不喜戴东原太史。一日同乡会饮，有言次及戴者，宗伯力排之，言者往返辨论。宗伯排之愈力，且谓诋斥前辈，无后进礼，言者不能争。数日复会，言及抗堇浦太史，宗伯亦言其非，前言者在坐，又与之争，宗伯不服。时戴忍奈观察姚成为中书舍人，居席末，宗伯以其言质之。戴逊谢曰："先生评骘人物，非小子所敢知，第有一语不解。"宗伯惊问何不解？戴曰："前日闻先生云：'东原排斥前辈为无礼'，然则前辈不可非也。今堇浦先生非先生之前辈乎？于此而非之，是以不解也。"宗伯爽然握戴曰："君言是。"曰："教我多矣。"由是不复诋戴。一时服舍人善于解纷，而亦多宗伯能自屈也。

年大将军延师

年大将军威震内廷，势倾中外，庶司百僚，莫不拱手听命。迈其幼子需师教读，与公卿言及，众皆唯唯。时有江南沈孝廉，因不第流寓都中，觅馆糊口，已托其座师某侍郎，允为推荐。冬至朝贺之期，百官咸集，大将军复理前言，某侍郎即举沈生以应。大将军曰："为童子师以品行为要，俾幼而习见师范，则长可观矣。此生端方否？"侍郎对以有儒者气象，大将军欣然许可。侍郎归，召沈生嘱令小心谨慎，不仅安砚有方，若得大将军清目，则功名未可限量也。沈感谢而退。新正，大将军遣从官以名柬邀沈生至第，大将军躬迎于堂，专席南向。命公子盛服拜师毕，大开筵宴，声伎杂

奏，宾主尽欢而止。送先生入西园，书室三楹，峰峦周匝，林木青苍。室内书籍充盈，陈设精雅。公子年甫六龄，不过指教数字而已。其供奔走者，苍头四人，俊童八人。晚入卧室，牙床绛帐，绣褥锦衾，并皆佳妙。次日，苍头带长髯者至，约视沈生体段趋出，未几进貂裘全袭，服之，长短适宜。每日晨兴，则八童齐侍。其一首顶银盆，跪而请盥，一执具漱；一执巾帕；一则镜奁一执香皂；余皆撩衣摄裳，环伺左右。沈生平所未经者，意甚不安。谕之曰："其以盥盆置架上，恐沾尔等衣也。"童曰："某等受大将军命，曰：'事师如事予。'大将军盥沐皆如是也，敢不勉效执事，以速重愆。"沈曰："我所命，与尔无碍。"童不敢违，以梓楠雕架承之。沈正沐，大将军至，见童不顶盆，怒目视之，向随带护卫一颠首，护卫喻意，带指童出。未几，献首阶前曰："某童不敬先生，已斩之矣。"沈大惊骇。视大将军色转和，心始安。大将军喜古玩，每得禹鼎、汉盘之属，与沈共赏鉴，沈若赞叹，则曰："先生欲之，留此为玩。"虽千金所得者，未尝顾惜。一日，大将军来与沈共膳，饭中有完谷，沈出之。大将军见，回首示护卫意，护卫去，未几，献首阶前，曰："庖人拣米不净，已斩之矣。"沈不胜惊愕。视大将军谈笑自若，不得不勉强承欢。逾月，沈忆家中所需，欲支修金，与苍头商之。苍头曰："需若干，请作书呈大将军。"沈请数十金，连家书送去，苍头回曰："已如命寄江南矣。"未几，大将军奉旨征西夷，来辞沈曰："先生之品学，予所敬佩。今予承命西征，未稔何年歲事，敬以幼子属先生，有不率教者督责之，勿弃之而去。予旋师之日，当有以报先生也。"沈唯唯。大将军去后，沈欲出访友，阍者拒曰："府中出入，皆有载籍，按月录报。大将

军在时，先生足不出户，今忽有是，恐贻奴辈性命之忧，可已则已，乞哀怜之。”沈知大将军家法严，遂不果出。次年应会试，亦为阍者哀祈而止。沈愤欲告归，又不敢拂大将军命。所幸四季衣服，屡为更新，而小衣十日一新。至肴馔，则翻新出奇，总无恒品，不第丰腆而已。若闷时，苍头望见颜色，即传府中男女名优，赴园演剧，为先生排遣，则又乐而安之。在苒二年，屡有信致家中，未得一回书，深以父母妻子为念。委婉致意大将军，得大将军还书，意甚款洽，言亦谦退，惟云：“予报捷在迩，请先生姑俟晤商可也。”又半载，大将军献俘还阙，圣驾郊迎。公事毕，入视先生，欢然道故，并谢勤劳之意，沈未敢骤辞。一日登假山闲步，忽闻哀痛之声，问童曰：“此声何来？”童曰：“大将军凯旋后，在厅事考功过，定赏罚耳。”沈曰：“得窥探否？”童不敢违，引之往，潜伏厅后视。见大将军高坐，庭下甲士森列，所执刀斧之光耀目，两旁司官按籍论功过。其功多者，立易以应升之品服，酌酒赐坐。其过多者，大将军面数之曰：“某战汝失机宜，某事承办不力，应斩。”任其哀吁不顾也。护卫即洗剥其衣，推出门外，砍首以献。惟是大将军严刻，罚多赏少，悲嚎不绝。沈观之惨甚，不觉首触门屏而倒。大将军微闻之，事毕，退视厅后，见先生倒卧于地，数童扶之不起。大将军亲挽之入室，慰令安卧，唤仆速取安神丸，以参汤服之。从容问曰：“谁告先生，俾惊怯也？”沈思大将军威严，不敢实告。因徐曰：“闻公子之言。”以其爱子之心，则无所责罚。大将军唯唯去，忽有仆妇怆惶入室，跪告曰：“公子干犯先生，大将军裸而鞭之，将毙矣。奉夫人命求先生速救之。”沈愕然曰：“我不能入内室，其奈之何？”妇曰：“只须先生命苍头往唤公子，则大

将军不能不释。”沈如教，苍头负公子来，恹恹欲绝。沈抚之遍体皆伤，泣曰：“我冤汝矣。”命苍头携公子卧其来，与之同榻，虑大将军怒犹未息也。逾月，乘大将军欢悦，沈复以归宁为请，大将军曰：“先生孝思，予曷敢阻？”择日盛饯，大将军欲亲送出关，沈力辞，犹依依不舍，命公子代送。登程之际，后车数十乘，从者数十人，卿相咸设饯。行则卫士前驱，止则馆舍盛备。所历之都邑，自节使监司以下，迎送惟谨。至河干，则巨艘十余。沈意谓一肩行李，何用如许舟车，始问苍头，则以单纸进。默数之，凡几年所备之衣笥，及书室中所陈之物，无论书籍古玩，无不载来。沈笑谓苍头曰：“误矣，是皆大将军之具，何可携归？”苍头曰：“大将军命，恐先生思念旧物，故悉举以赠。”沈感其意谓虽不得财，诸物犹值万计，半生无虑饥寒矣。及抵苏，则都督率百官迎于舟中。沈再拜以辞曰：“予小子其敢劳上官。”众曰：“夫子为大将军上宾，我等其何敢亵？”辞众归，卫士拥护至第，则日宅全非，门第轩昂，居然巨室，沈徘徊不敢入。是时观者如堵，邻叟谓曰：“封翁望郎君久矣，何不入室？”沈曰：“我家何在？”叟笑曰：“郎君开创大宅，而诿为不知也。”沈始敢入。迎于门者皆干仆，登堂则诰命辉煌，入室则父母衣四品服，俨然命妇。沈趋跪膝下，问所由来，其父母诧曰：“汝自为之，何不自知？”沈实对以不觉之故。其父北向揖曰：“大将军成全汝，可谓再造之天矣。”因云某年方伯来，谓老夫曰：“奉大将军命，为翁改宅。”遂去旧而廓充之。老夫曰：“宅大人稀，得毋寥寂。”方伯即送仆婢若干人，并良田质库，以及陈设诸物，无不毕具。旋得捷报曰：“汝从大将军西征，以军功得县令，屡次荐升，今为观察，老夫妇皆膺封典。惟虑汝在军

前，悬悬而望，今汝归来，举宅大庆矣。”沈感极涕零。出见诸仆数十人，以次叩谒。一老苍头捧椟跪陈数籍以告曰：“是皆田宅人丁契券之属，大将军命置者，老奴已经理数载矣，请郎君检收，以便老奴带卫士等回都覆命也。”沈慰劳之。受籍计点，其值百万，乃启谢大将军。自此寂然，亦无回音。沈思大将军权势过甚，虑罹党祸，不敢出仕，称疾家居。不数载，闻帝愠大将军，迁谪吴地。百官交章劾其肆横状，帝震怒，命削职拿问。过苏郡，沈贿通缇骑，潜入舟中，抚大将军而泣。大将军笑曰：“大丈夫视死如归，予即不法，实无悖逆。第上怒不解，予固不望生还。况予以儒生起家，权势倾百僚，享用逾万乘，得无盈满之诛乎？惟幼子托先生青目。”沈唯唯。纳赆千缗，不受。入都帝廷鞫之。皆承，赐缳首，籍其家，诸子弟皆遣戍远方，为怨家所灭。其幼子因无职，始得以脱漏，沈闻之不胜悲感。是夜，突有北来流丐二人，入宅求见。阍者与之钱不受，丐曰：“但得一晤主人，死亦无憾。”沈出视之，即老苍头与公子也，相对恸绝。遂匿以为子，以存大将军之后。

毕秋帆之胆小

毕秋帆督陕甘时，尝登华山苍龙岭。岭壁削直上，昔韩昌黎曾投书于此。毕舍乘舆攀援而上，尚不觉其险也。及至其巅，俯视无垠，意甚悚惧，不敢下，谓此生当死于此，大哭，作书别家中。同游者劝云：“勿视两旁，即可从容而下。”毕终不敢。后诸人私议，劝毕饮极醉，以毡裹缒而下。毕既还，乃慷慨谓幕僚曰：“老夫今日得生还矣。”乃筹款开广其道，使稍可登。余谓

生计之逼仄，小民之无死所，一如毕之登苍龙岭。毕身为大员，不为小民筹生，乃为苍龙开路，惜乎所见之不广也。

朱竹垞轶事

朱竹垞先生客太原，留布政使王公显祚官廨。公出白玉碗饮之，崇五寸，深四寸六分，径七寸，举以映膏烛，皎若冰雪，黄点如粟者数十余缀焉，云献之晋恭王府者也。先生大喜，连引满，遂大醉。碗及于石案有声，颓然隐几而卧。坐客色骇，亟持碗奉公，笑曰："子诚小人，碗为良友所赏，即碎庸何伤？"先有月官愿易以千金，公不可。至是，以先生之爱之也，俾留书斋，饬厨人月致桑落酒二瓮。

枇杷无核

秀水朱竹垞与某道士善。观中有枇杷二株，熟时每饷朱，俱无核。朱诘其故，道士以仙种对，朱终不信。道士素喜啖，尤嗜蒸豚。一日，朱邀之，命仆市一豝肩，故令道士见，不逾晷，即出以佐餐，融熟甘美，饱啖而罢。因问朱以速化之法，朱曰："偶有小术，欲以易枇杷种耳。"道士低语曰："无他，于始花时，镊去其中心一须耳。"朱曰："然则吾之馔亦无他，昨所预烹者耳。"相与抚掌。

顾莲塘

道光六年回酋张格尔煽逆，诏以陕甘总督杨遇春为钦差大

臣，统陕甘兵会剿。杨公有幕友曰顾莲塘者，精越人术。初杨公属下，有以艳姬献者，居于别室，公尚未之授也。越日而病且剧，历试诸医，罔谕所患。公恐其遂死，闻顾名，而顾适在兰州，遂邀入署，诊候毕，公迎问之，顾笑曰："恭喜大帅，如夫人病非他，乃石燕投怀之兆。"公嘿然，疾趋而出，与材官耳语久，乃复入。张具饮客，议论风生。阅须臾，而健儿二人，各以利刃挟一血孩至矣。顾大骇，手内象牙箸，铿然落地。公止之曰："客勿尔，客诚名医，余乃错怪。倘勿以鳏屈见弃，愿稍勾留。"顾感其情重，诺之，大见信用。乃未几而回疆之事起，公转战塞外，顾常随在幕府中，参与机密。七里河之役，贼十倍我，枪炮如雨下。公与顾并马立阵前，顾马忽惊蹶，即堕地，公方下马扶之，而隔河已炮碎其鞍矣。此外如横冈，如柴关，公屡濒于危，而皆以顾得脱，公大感激。及上召问，叹为真福将。公谦逊以为顾功，因有明威将军之号。史传公毕生无姬侍，或即以兹一事，有遗恨者欤！

顺雍间两大异事

文道希学士生平所见有两异事：一为顺治二十八年进呈时宪书，乃学士于厂肆旧书摊买得者。一为雍正间陈文勤世倌所奏本，乃报其六岁幼女夭逝事。学士官中书时，于内阁档案中得之。

淮商宴客记

鳖客洪姓者，淮商之巨擘也。曾助饷百万，赐头衔二品。其

起居服食，有王侯不逮者。戊辰之岁，某君幕游淮上，仲夏洪商投剌约消炎会，偕同事数友诣其宅。堂构爽垲，楼阁壮丽，姑无论矣。肃客入萧斋，委婉曲折，约历十数重门，入一院。小山玲珑，供素兰、茉莉、夜来香、西番莲数十种，以白石琢盆，梓楠为架，排列成行，咸有幽致。正南小阁三楹，前槐后竹，垂荫周匝。阁中窗户尽除，悬水纹虾须帘箔，望之，洞虚缥渺。卷帘入内，悬蕙思白雪景山水，配以赵子昂联句。下铺紫黄二竹，互织卍字地簟。左右棕竹椅十六，磁凳二，磁榻一，以龙须草为枕褥。棕竹方几一，花栏细密，以锡作屉，面嵌水晶，中蓄绿荇，金鱼游泳可玩。两壁皆以紫檀花板为之，雕镂山水人物，极其工致。空其隙以通两夹室，室中满贮香花，排五轮大扇，典守者运轮转轴，风从隙入阁中，习习披香，忘其为夏。未几，肃客入苑面，丘壑连环，亭台雅丽，目不暇给。于是绕山穿林，前有平池，碧玉清波中满栽芙蕖，红白相间，灼灼亭亭，正含葩欲吐时。缘堤而东，千树垂杨之下，别有舫室。渡板桥而入，为头亭，为中舱，为稍棚，宛然大平艘。窗以铁线纱为屉，延入，荷香清芬扑鼻。其椅桌为湘妃竹镶青花磁而为之。舱中两筵已具，肃客就坐，筵上榴、荔、梨、枣、苹婆果、哈蜜瓜之属，半非时物。其器具皆铁底哥窑，沉静古穆。每客，侍以娈童二，一执壶浆，一司供馔。馔则客各一器，常供之雪燕、水参以外，驼峰、鹿脡、熊蹯、象白，珍错毕陈。妖鬟继至，妙舞清歌，追魂夺魄。酒数行，热甚，主人命布雨。未几，甘霖滂沛，烦暑顿消。从窗隙窥之，则池面龙首四出，环屋而喷，宴毕雨止。潜察龙之所在，则洋人制皮为之，掉入池中，一人坐其背，鼓水而上。嗟乎！靡侈耳，而享用逾王侯，何德堪此？后之视之，有以致之，执

业者其戒之哉！

顾生咏醋诗

朱兰坡宫赞珩主讲钟山书院时，以柴、米、油、盐、酱、醋、茶七律试诸生，有顾生诗最佳，其《咏醋》一首尤妙。起句云："书生风味美人心。"结句云："我亦醯鸡感身世，半瓶羞涩到而今。"宫赞激赏之，遂擢冠一军。

某大臣之冤死

咸同间，某大臣以亲王受遗命辅政，爱才下士，一时如江西高心夔、湖南王闿运、江苏尹铭绶，皆归之。后以宫闱事秘，罗织成狱，某大臣竟以法死，人罕有知其冤者。

李高阳之无行

李高阳当国时，势焰煊赫，有往谒者，向不答拜。当李未达时，以无行称，与徐、潘诸人，有四公子之目。既任军机，犹不改旧习。其表侄妇某氏，有殊色，李悦之，因占为己有，使居滕侍行。某氏族人耻之，呈控于都察院。方控词之未入也，李已先侦知之。一夕，忽命趋往拜某侍御。某侍御于李为同乡，素未一通谒，阅刺大讶之，姑延入，既坐，李谓侍御曰："不日将有某氏族人控我，届时烦君将全案送我宅中也。"侍御莫名其旨，唯唯而已，李遂起身去。越日呈词上，果派侍御裁判此案。侍御受李

旨，为之极力洗刷。狱既结，得朝旨，侍御已简为某省布政司，盖李之所以报也。

记李治安彭桂森之死节

李治安闽人，台湾中学堂电班毕业生也。割台时，刘渊亭守台南，李赴营投效，自言善安设地雷、水电及放发等术，刘录用之，使守彰化。与日人战，以地雷没其全军。当雷轰发时，李之营下，亦多击死，仅以数十骑遁归。台人习惯：凡败北兵士，必褫其衣服，衣以草苫。李归时，台人误以为败兵，亦去其衣服，衣之草苫。李负苫归见刘帅，刘知其无罪，与兵二百名，仍使守彰化。迨彭桂森八卦山失守，李知势不可为，侦日军麇集时，放雷轰之，并率兵士共死，年仅二十二岁。彭桂森者，年三十，文武全才，刘倚为心腹。所守八卦山，为台南锁钥，八卦山失守，则台南全府均去，故刘命彭守之。相持三载，李兵仅五百名，卒为日军所夺，全军尽覆，彭亦殉节死。

毕秋帆之傲物

达官贵人，往往睥睨一切，以盛气凌人。受者亦俯首不敢较，奴颜婢膝，视为固然。独村野间人，或尚能以微词相辨诘，则以无利禄之观念欤羡于中也。礼失在野，求之今日，恐亦如凤毛麟角之不可多得矣。毕秋帆抚三秦，道经某刹，驻轩随喜。老僧迎入，毕曰："尔亦知诵经否？"僧答以曾诵，毕曰："一部《法华经》得多少阿弥陀佛？"僧曰："荒庵老衲，深愧钝

根，大人天上文星，作福全陕，自有夙悟。不知一部四书，得多少子曰？”毕愕然深赏之。遂捐俸置田，为香火资，并鼎新其寺。此僧固可谓具善知识者，然非毕之傲物于前，怜才于后，则贵人一怒，祸福亦正不可测耳。

计甫草之逸事

吴江计甫草东，读书讲学，风趣异人。尝客邺中，访谢茂秦葬处，为封土三尺余，立碣表志。至顺德，忽忆归震川常佐此郡，有厅记二首，求其遗迹不可得，西向再拜流泪被面。游泰山，至日观峰，见丰碑屹立，大书“人子不登高，不临深”，即杖策而下。还吴，见黄孝子向坚，自称弟子。逸事尚多，此特其最著者。

曾文正知政体

六朝金粉之遗，只剩秦淮一湾水。逮明季马湘兰、李香君辈出，风情色艺，倾动才流。迄今读板桥之记，画舫之录，纸墨间犹留馨逸。自兵燹十年，而一片欢场又复鞠为茂草矣。金陵克复数月，画船箫鼓，渐次萌芽。时六安涂廉访守郡，咀飞蝶县历禁。次日谒曾文正公，公笑谓曰：“闻淮河灯船，尚落落如曙星，吾昔计偕过此，千艘梭织，笙歌彻宵，洵承平乐事也。”又次日，公先约幕府诸君，买棹游览，并命江宁上元二邑令，设席款太守。一时士女欢声，商贾麇集，河房楼舞之区，白舫红帘，日益繁盛。寓公上著，闻信来归，遂大有丰昌气象。公真知政体

哉！

瞿鸿机排去王仁和

善化瞿子玖与仁和王夔石同值军机。善化实为仁和门生，其入军机也，仁和实援引之。向例大臣初入军机，除画诺外，不敢妄建一议，若在师门，此例尤严。瞿欲排去仁和，即可居汉军机领袖，苦不得间。会仁和有耳疾，又年迈，拜跪稍艰。瞿当同入召见时，于仁和步履，扶掖备至，及退出时，又挽之使起，故显其老态于两宫之前。瞿又以其间语仁和曰："师患耳疾，设上以要政询问者，门生右顾可勿答，左顾则诺。"仁和然之，方私幸为门生之关切也。会北洋筹练新军，两宫以仁和曾任北洋，召询可否，仁和见瞿右顾，不以应。孝钦后曰："汝于此等事，竟不置可否耶？"瞿即在旁婉奏曰："王某近患耳疾，且已衰迈，恳两宫恕之。"孝钦又询王曰："汝耳疾若是其甚耶？"仁和未闻所以，第见瞿左顾也，遽对曰："然。"孝钦怫然，即命起去。未五日而开去军机差使之命下。

刘文清轶事

刘文清任外吏时，清勤刚正，一时有阎罗、包老之称。黄霸入相，声名顿减。时和珅方炙手可热，文清委蛇其间，唯以滑稽悦容而已。一日，会食军机处，同列有征唐宋宰相堂餐故事者，文清忽朗吟曰："但使下民无殿屎，何妨宰相有堂餐。"一座为之喷饭。

寿序多谀词

寿序谀词，自前明归震川始入文稿。然每观近今名人集中，偶载一二，亦罕有不溢美者。惟潘次耕来《亭林先生六十序》，颇有关系。其言曰："汉自党人议起，海内名德，网罗殆尽。而郑康成独全于禁锢之余，黄巾不入其里，徒众数千人，昭烈修弟子礼，所注经籍，百代宗之。隋季，纲纪文章荡然。文中子挺生其时，慨然有宏济之志，献策不用，家居著书。河汾之间，才俊如云，卒赞贞观太平之治。"以此比拟亭林，非先生莫能当此也。今世文士，识力若潘次耕者，容或易遇。而所撰题目，内多肉食贵官，即词赋名士，或竟承札记之儒者，以及多牛足谷之富翁，碑铭传志，无一人可传文之人。但求文能传人之文，执笔浩叹，又岂独寿序然欤？

李映碧侍御

前明李映碧侍御鹤书，史局初开，屡徵不赴，坚不出山。一时名辈多以诗文投赠，有七律一章，最切合，能写出侍御身分。诗云："考献徵文重石渠，蒲轮远贲竟何如？班彪自昔能编史，范粲终知不下车。北部姓名钩党后，东京人物梦华余。惟应独拜江边榻，公论凭开井底书。"

金石家之笑话

光绪初，潘伯寅与翁叔平、盛伯希诸人，研索钟鼎篆隶，往

来笺翰，率用籀分，遂以金石学家驰名都下。潘有弟子某，颇腹诽之。偶行市中，见饼肆炉上，有所谓马蹄烧饼者，其底缺，形似古钱孔，购其一以归，濡墨印于纸上，以呈潘曰："原钱价昂，不能即得，今以墨迹呈上，乞为推考。"潘颔之。已而熟视良久乃曰："是为殷某帝钱，希世之珍物也。"某大笑，出饼以进，且言其实。潘乃大惭，自是不复敢自诩。右见近人某氏笔记，因忆儿时闻父老言阮文达制《金石索》，属汪容甫辈助之搜罗。某日，汪袖一石以进，古色斑斓，细辨之，隐约似有款识，篆法奇古。阮问汪所自来，汪曰："是即公所购求之某石器，虽残破，其值犹千金也。吾竭数月之力，仅乃得此，公其审之。"阮又谛视再三，曰："良是。"遂以千金偿汪值，而列其器于集中。他日集出，汪又问曰："吾为公搜获之某器佳否？"阮曰："良佳。"汪笑曰："吾更为公求之。"乃相携至某河滨茶肆，汪指临河之乱石示阮曰："公视此，孰与某石器佳？"阮见而大愕曰："君奈何戏我？"汪曰："偶留为金石家一噱耳，何怒为？"阮喻其意，复致数千金，乞勿泄言此事。故《金石索》中之膺鼎，迄今罕有知者。观此两事，金石家之作伪，可见一斑矣。

李文魁遗事

马关之役，台湾自立为民主国，奉巡抚唐景崧为大统领，七日而灭。盖景崧文吏，无远略，七日间之兴废，实李文魁左右之也。文魁，湘人，为抚标管带，驻台北。先是和议垂定，景崧示所属，誓与台湾共存亡，台民信之。已而有官将渡厦门，载运行

李颇多，无赖遇而夺之。中军王某，率兵驰救，枪杀十余人，众大噪，持械互斗，中军被杀，兵皆溃走。众遂蜂拥至抚署，署兵开枪，又击死十余人。景嵩闻变而出，适文魁自外至，拔刀历阶而升。景嵩惊问何为？文魁曰："来护大帅耳。"景嵩以令授之曰："速召守兵六营来。"文魁持令出，号于众，提督杨岐珍及各统领俱率兵至，众乃散，文魁遂驻狮球岭。及闻基隆破，率左右数十人，挟快枪，突入抚署，大呼曰："狮球岭危在旦夕，请大帅督转。"景嵩悚然起立，举案上令箭掷之曰："军令俱在，好自为之。"文魁俯首拾取。及起，而景嵩已杳矣，遂捧之出。景嵩退而叹曰："诸公误我，我误台民。"竟携巡抚印，乘德商轮船而遁。各军闻之，悉溃散。文魁亦蹑景嵩后，至厦门，图杀之。寓福升旅馆，召妓侑觞，既醉而出。以景嵩与杨簧轩善，径往其家迹之，不得。营官印宝昌率兵巡警，遇之，诘其姓名，不答，邀往提署，又不肯行，纵兵擒之，皆辟易。某弁素有力，进与斗，众又助之，文魁乃被缚。搜其身，则刀枪俱在。提道会讯，始知为李文魁也，竟置之法。

仇十洲《史湘云春睡图》

仇十洲工人物，其名虽妇孺皆知之。某骨董肆悬一幅仇十洲《史湘云春睡图》，有赏鉴家甲乙二人，过而见之。甲曰："此的是真迹，其用笔非十洲不办，且题字与图章，无一不绝佳，而缣纸亦非近百年物。"乙曰："君言诚然，但布景散漫，余不能无疑，恐自高手摹本耳。"二人津津致辨。忽背后一人大言曰："明朝人画本朝小说故事，大是奇谈。"言罢，悠然而去。二人

面亦不能作一语，继而徐叹曰："吾辈赏识，乃在牝牡骊黄之外。"

彭芸楣考试之趣事

彭芸楣尚书，督学浙江，考试至某府。该处文风僻陋，无一卷可入目。有三人抄袭刻文，一人一字不易，二人颠倒其文而抄之。案发，其不易一字者第一，余二人第二、三名，群议先生之未见刻本也。发落时，先生召三人谓之曰："汝以暮年所诵习，不遗一字，记性却佳，故首拔之，为勤读者劝。汝二人卷中脱讹太多，想此调不弹久矣。今后当再加温习功也。"按先生此举，可谓趣甚矣。

记崔提督被刺事

崔名大同，咸丰初为广东记名提督。会洪杨难发，粤中土匪四应，省会戒严，制府檄崔督帅东门外。时崔方篆某镇，奉檄返省，制府授以方略，畀以军械，乃辞出东城。崔性疏狂，尤豪于饮，日必吸汾酒数斤，醉则据座大骂曰："跳梁小丑，乃足扰吾酒兴耶？"将校稟事，偶不慎，辄遭笞责，其军令然也。既辞制府出，乃告将校，诘朝首途，命弁勇束军械，先舁出东郭。一将校曰："贼氛甚恶，恐将要截，宜使弁勇执械，以备不虞，不宜捆载以往也。"崔大怒曰："若辈何知？乃敢乱我军令，贼果要截，我当奋臂捉之，若辈多备铁索，伫看缚贼可矣。"将校太息而退。翌晨，使军官押械先行，崔则扶醉乘马，十余亲兵随其

后。既出东门，崔忽仰天大笑，顾谓从者曰："大好江山，殊足供我凭眺，顾安得有贼乎？"复前行。未及一里，忽有数田夫，手持锄锸，直趋马前，疾声曰："贼在前途要截提督，其锋甚锐，不可当也，请速回。"崔大骇，驱勒马返。而数田夫忽要其前，举锄锸力击之，崔不及备，亲兵以无军械，皆溃散，崔遂遇害。死时骂贼犹不绝也。贼去，亲兵乃徐集，负崔尸而返。各官大惊，驰往验之，鳞伤百余处，脑浆迸裂，血涔涔透重衣，死状惨极。顾以其使酒偾谏，咎实自取，又未及抵营视军，不能援死于王事之例以议恤，故仅由家族备殓而已。其遇害之地，距东城不一里，盖即温生财刺杀孚琦处也，抑又巧矣。

白莲教之初起

乾隆末年，白莲教初起，蔓延极广。当刘之协之徒张正谟、聂人杰辈，聚众倡乱于枝江县时，当阳县令闻变，坐厅事，传集书役，语之曰："白莲教已反，贼踞枝江之灌湾脑，与本邑界连，邑中习教者宜先严捕，以防内讧。"书役齐声曰："我等即白莲教也，更谁捕？"令拍案怒骂曰："汝辈反乎？"曰："反即反耳，何怒为？"令拂袖起，群役争先拉杀之，遂据当阳县城。

豪奢吝啬之不同

虞山县东五十里有徐市，为前明徐大司空栻聚族处，族大众多，并擅厚资。相传其族中一名钦赛者，性最豪奢。尝于春日市

飞金数斛，登塔顶散之，随风扬去，满城皆作金色，好事者，有“春城无处不飞金”之咏。又尝从洞庭山买杨梅数百筐，于雨后置桃源涧，遣人践踏之，涧水下泻，其色殷红如血，游人争掬而饮之。一名启新者，性最吝啬，其书室与灶仅隔一垣，尝以绠系脂，悬于当灶，而绠之操纵，悬于书室中。每菽乳下釜，闻执爨者呼曰：“腐下釜矣。”乃以绠放下。才著釜，闻油爆声，则又收绠起，恐其过用也。所蓄雨具，有革履三只，一留城，一留乡，一随身带之，恐为人借用也。又尝以试事至白门，居逆旅月余，所记日用簿，每日止腐一文，菜一文。同学魏叔子冲见之，为谐语曰：“君不特费纸，并费笔墨矣，何不总记云，自某日至某日每日买腐菜各一文乎？”启新方以为然，初不知其谑己也。其可笑多类此。王东淑《柳南随笔》，谓坊间所刊之一文钱传奇，即其族人所作，以诮启新者。闻启新与钦寰、于族诸为昆季行，乃不为埙篪之应，而为参商之乖，其事甚奇，不特足资谈助已也。

惇邸杖刘赶三

刘赶三者，京伶中丑角第一人也。光绪初，禁中演戏，扮思志诚一出，赶三为鸨母，客至，则引吭高叫曰：“老五、老六、老七，出来见客呀。”盖都下妓女，以排行相呼，而是时惇、恭、醇三邸，皆入坐听戏，惇行五，恭行六，醇行七，故以是戏之也。恭邸故脱落，喜诙谐，闻之大噱。醇贤亲王故恭谨，虽不悦，然以在太后侧，未敢言。惇邸夙严正，则大怒，叱曰：“何物狂奴，敢无礼如此。”立叱侍者，擒之下，重杖四十

鲒埼亭外编

谢山先生易箦时，以诗文稿付其弟子董秉纯、小纯藏弆，手定凡六十卷，其余残篇剩简，几满一竹笥，小纯泣拜而受。粘连补缀，又汇为七十卷。其中与正集重复及别见于他作者，几十之四。拟重删定，以多先生手书，不忍涂乙，因手自誊写，课徒之暇，钞得三百余纸。船唇驴背，挟以俱行，竟未竣事。小纯旋判那池州，地僻政简，日课字四千，四阅月始卒业，即今所传《鲒埼亭外编》也。先生没，无后，著述三十余种，多赖小纯与蒋学镛、卢镐为之排比雠正。虽书不尽传；而风义足尚矣。

北京清凉庵楹联

北京清凉庵为庚子拳匪立坛之所，乱事后，有人仿滇南大观楼楹联体，为作一联云："五百石粮储，助来坛里，上名造册，乱纷纷香火无边，看师尊孙膑，技演毛遂，乩托鸿钧，礼崇杨祖，伸拳闭目，何嫌大众讥评？趁古刹平台，安排些蓆棚草铺，便书符念咒，遮蔽那铅子钢锋，莫辜负腰缠黄布，首裹红巾，背绕赤绳，手持白刃；数千人性命，丧在团头，熟睡浓眠，明晃晃刀枪何用？想焚毁教堂，搜剿民舍，秽污佛地，威吓官衙，张胆欺心，一任旁观笑骂。况劫财杀客，值自同疯狗贪狼。纵作怪兴妖，今已化飞禽走兽，只赢得律犯天条，身遭法网，神归地府，魂赴阴曹。"

汪容甫之诞率

汪容甫少狂放，肄业安定书院。每一山长至，辄挟经史疑难数事请质，或不能对，即大笑出。孙志祖、蒋士铨皆为所窘。时侨居扬州者，程晋芳、任大椿、顾九苞，皆以读书该博负盛名，容甫众中语人，扬州一府，通者三人，不通者二人。通者高邮王念孙、宝应刘台拱与己是也。不通者即指程、任诸人。适有荐绅家居者请容甫月旦，容甫大言曰："君不在不通之列。"其人喜过望。容甫徐曰："君再读三十年书，可以望不通矣。"其诙谐皆类此。

稚存与容甫同肄业扬州书院。一日，偕至院门外，各跨一石狻猊，谈徐氏《读礼通考》得失。忽一商人冠服贵倨，肩舆访山长。甫投刺，适院中某生趋出，足恭揖商人，述逆旨趋谒状，商人微颔不答。容甫愤甚，潜往拍商人项，大声曰："汝识我乎？"商人逡巡曰："不识。""识向之趋揖者乎？"曰："亦不识也。"曰："我汪先生，趋揖者某先生，汝后识之乎？"曰："识之矣"曰："汝识之，即速去，毋溷吾事。"商人大懊丧，登舆去。夫商人谒山长，某生之趋出足恭，自取辱也，于石狻猊上谈《读礼通考》者何与？讲学家闻之，必以容甫为诞率。然今之讲学家，一遇冠服贵倨之商人，吾甚憾其不诞率也。

阮云台之考释钟鼎

阮文达为浙江巡抚时，其门生有入都会试者，偶于通州逆旅中，购一烧饼充饥。见其背面斑驳成文，戏以纸搨之，绝似钟

鼎，即寄与文达，伪言某于北通古董肆中见一古鼎，因无资不能购，某亦不知为何代物，特将铭文拓出，寄请师长与诸人共相考订，以证其真赝。文达得书，即集严小雅、张叔未诸名士，互相商参，诸人臆为拟议皆不同，最后，文达乃指为《宣和图谱》中之某鼎，即加跋于后，历言某字某字，皆与图谱相合，某字年久，铭文剥蚀，某字因摄手不精，故有漫漶，实非赝物云。某门生见之大笑。

明僮小录序

京师伶界之盛，为四方所无。盖日与士大夫亲近，其叶属举止，自能有名隽气，非徒侈色艺之工而已。咸丰中，有浙人饴不钓徒者，著《明僮小录》一书，载当时诸伶遗事甚悉，词笔亦极雅隽，今已无有能举其名者矣。记其自叙一首云：

软红十丈，珠温玉暖之乡；拾翠三春，蝶醉蜂迷之候。道枇杷之门巷，室尽如兰；住杨柳之楼台，人原似璧。入时梳裹，西家返而效颦，绝世丰神，南威望而却步。尔乃歌场雅集，广座姗来，染翠黛于楼中，散芳红于帘外。貌婵娟之故事，犹在人间；谱霓舞之新音，自应天上。目招屡屡，青眼伊谁？耳语匆匆，黄昏有约。于是招邀胜侣，荟萃良朋，帘影泥人，楼头迟汝。双行押字，命鸨鸟以迎来；一笑搴帘，倏惊鸿之至止。省识卢山真面，裙展风流；争看虢国修眉，铅华净洗。松醪挹注，无妨大斗之斟；鞠蹙兴辞，更屈高轩之过。同车有美，氤氲奉倩香留；隔巷停骖，依约秦宫花底。指儿家兮是处，绛蜡迎门；偕妹子以登堂，银蟾在户。曲房窈窕，人窥小有之天；绣榻横陈，花种长生

之地。密密翔鸾之字，补壁书工；疏疏待燕之帘，临窗镜启。笔床砚匣，观涂乙于新诗；绣履香囊，衍秘辛之杂事。数遍檀栾位置，东鳷西鹊；遇来萃聚因缘，南鸿北雁。三蕉战拇，从看钓弋张拳；百万回眸，莫负杯行到手。兰缸背却，一握情赊；莲漏摧残，三通鼓遍。缓须臾之命驾，且住为佳　听嘈杂以呼灯，不留也去。是知桃花洞秘，曾无易问之津；山木枝遥，每有闻歌之感。未使琅琊情死，颠倒难忘，奈何漾淆思空，迷离莫辨。仆都门印爪，驿路濡豪，目限窥蠡，腹惭饮鼹。舞衫歌扇，长安之旧雨无多；柳宠花姣，出谷之新雏自贵。聊就见闻所及，粗为梗概之陈，藉慰牢愁，非矜藻饰。所愿花宫月窟，争传千佛之名；会看酒国诗坛，更践三年之约。

谢茅泉之豪宕

谢茅泉侍御，性豪宕。尝蓄万金，遨游江浙间，抛弃殆尽。尝曰："人生贵适意耳，银钱常物，何足惜也？"嘉庆初，和珅当权时，其奴隶抗纵无礼，无敢忤者。谢巡南城，遇其妾兄某，驰车冲骑从，公立命擒之，杖以巨杖，因焚其毂，人争快之。王给谏钟健，希和意，劾罢谢官。管御史世铭笑曰："今日二公各有所失。"有问之者，答曰："谢公失官，王公失名。"失官之患，不过一身，失名之患，至传千古矣。

年羹尧德不胜威

年羹尧镇西安时，广求天下才士，厚养幕中。蒋孝廉衡应聘

而往，年甚爱其才，曰："下科状头，当属君也。"盖年声势赫耀，诸试官皆不敢违故也。蒋见其自用威福，骄奢已极，因告同舍生曰："年公德不胜威，其祸立至，吾侪不可久居于此。"其友不听，蒋因托疾辞归，年以千金为赙，蒋辞不受，减半与之，乃受以归。未逾时，年以事诛，幕中皆罹其难。年素奢侈，费用不及五百者，不登诸簿，故蒋辞千而受百者此也。

北方之浑浑

南方称市井游手曰流氓，北方称市井游手曰浑浑。顾流氓以诡诈胜，浑浑以剽悍不畏死胜。浑浑中约有二等，下者为鸡鸣狗盗之流，其次者力则排难解纷，与杀人越货兼而有之。盖其气质有类戏剧中英雄好汉行径，求吾心之所安，不问是非也。浑浑中有领袖，俗称曰大哥。大哥一语，咸视为命令，无敢违。大哥行于市间，偶一嚬咳，徒党立集。顾闻彼中人言，为领袖者，殊无他长，但能忍耐诸种苦痛，任人鞭箠剁击，夷然任受而已。浑浑势力，亦有界限，如前门大街及驴马市者为最。

纪晓岚真胜人一筹

乾隆中，每岁巡幸热河，必于中秋后一日进哨，即木兰围场也。重阳前后出哨，跸路所经，有所谓万松岭者，为重九日驻跸登高之所。岁庚戌，上驻此，顾谓彭文勤公，令将旧悬楹贴，悉易新语。公构思甚苦，偶得句云："八十君王，处处十八公，道旁介寿。"苦无对，因驰一纸书，属纪文达公成之。文达笑曰：

“芸楣又来考我乎？”立就馀纸写对句云：“九重天子，年年重九节，塞上称觞。”公得报，叹曰：“晓岚真胜我一筹矣。”

正大光明殿试题

嘉庆中，某岁翰詹大考，赋题为“正大光明殿。”试后，有部郎数人小集，偶论及此题之难，而忘其韵脚，方仰首凝思。奎定庵适在座，曰：“吾当忆之，乃‘长林丰草，禽兽所居’八字耳。”

陆稼书之高风亮节

稼书先生，清风亮节在人耳目，详载于阿崇朴所选公行状，及钮玉樵《觚賸》。汪韩门太史有《陆公行状书后》一篇，末附二事，状所未及者，事虽细，而公之高风已不可企矣。公将去京师，相国那拉公明珠欲接纳公，昆山徐尚书乾学为订期往谒，公诺之，而先期就道。人或咎公失信，公曰：“告以不往见，则无以拒有力者，必不免于见矣。”又居乡时，值高学士士奇亲丧讣闻，不欲显然往吊，乃乘小舟赍香楮，杂众宾入拜，拜已径出。比学士知，亟款留之，而棹已返矣。又闻先生作宰时，尝作《劝盗》文遣吏往狱中诵读。大略谓一念之差，不安生理，遂做出此等事来，受尽苦楚。然人心无定，只将这心改正，痛悔向日的不是，如今若得出头，从新做个好人，依旧可以成家立业等语。一时狱中痛哭失声。

一技必有师承

康熙时重建太和殿，有老工师梁九者，董将作，年七十余矣。自前明及本朝大内兴造，梁皆董其事。一日手制木殿一区，以寸准尺，以尺准丈，不逾数尺许，而四阿重宇，规模悉具，殆绝技也。初，明之季，京师有工师冯巧者，董造宫殿。自万历至崇祯末老矣，九往执役门下数载，终不得其传，而服事左右不懈，益恭。一日九独侍，巧顾曰："子可教矣。"于是尽传其奥。巧死，九遂隶籍冬官，代执营造之事。一技之必有师承，不忘授受如此。柳子厚作《梓人传》，谓画宫于堵，盈尺而曲尽其制，计其毫厘而构大厦，无进退焉，殆类是欤？

吴枚庵所选国朝人诗

吴枚庵翼凤所选国朝人诗，近时始有刻本，门户较沈选稍宏大，有正集、外集。蒙叟梅村诸家，皆入外集，蒙叟之姓名，则易为彭扬，字曰六吉，谓为浙江常山人，屈翁山姓名，则易为翁绍隆，字曰骚余，谓为广西临桂人。想见当时法网之密。然虽易姓更名，而诗仍多脍炙人口之作。姓名既异，遂无人过问者，斯所以为中国之法禁欤？

记名军机章京王某

泰州王某者，记名军机章京，将传到矣。忽一日呈请回籍，

携眷出京，众皆大愕不解。有知其事者，谓王无意中得罪一人，其人持刀，日夜伺于途，将得而甘心焉，故宁弃官归耳。先是某日，署中派王递折件，时王已移居外城，夜半，倒赶城而入。将至东华门矣，忽摸索车中，忘携朝珠，大窘。时已不能出城往取，因忆有汪某者，住东华门左近，盍往假用之？遂驱车至汪宅。汪已寝，闻王半夜至，披衣起，问何事。王以情告，请借用之，汪沈思曰："我躯体较尔长大，我珠恐不合用，我将内人珠借尔用之可也。"匆匆取珠出，即挂于王项。王戏吟曰："百八牟尼珠一串，归来犹带乳花香。"汪登时面色大变，怒气勃勃，返身入内。王亦异之，不俟其送，即出而登车。甫扬鞭，汪已赶至，手白刃大骂曰："尔蹭蹬人太甚，不杀尔，誓不干休！"追斫其车尾，急驰不及而免。及事毕，欲遣人还珠，又见汪怒目持刀，立门外以俟，大惧而奔，汪追及大街而返。自是每出，必遇汪挟刃以俟，故决计弃官归也。后有知者，谓汪即乾隆间某夫人拜梁相为义父者之曾孙也。王不知其为汪某之后，误揭其曾祖之短，宜乎汪某之恨入骨髓也。汪王二名姑讳之。

都下消寒会

都下有作消寒会者，以《闺怨》命题，而限溪、西、鸡、齐、啼五韵，中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万丈尺诸字。其冠军一首云："六曲围屏九曲溪，尺书五夜寄辽西。银河七夕秋填鹊，玉枕三更冷听鸡。道路十千肠欲断，年华二八发初齐。情波万丈心如一，四月山深百舌啼。"

申涵光之抱负

申涵光字和孟，永年人。少抱大志，弃举子业，肆力于诗，以此知名。尝谒孙征君奇逢，执弟子礼，归来大书于堂曰："真理学从五伦做起，大文章自六经分来。"又自题书室曰："学古之志未衰，每日必拥书早起；干世之心久绝，无夕不把酒高歌。"其抱负如此。卒年五十九，所著有《聪山诗钞》。

张映玑之雅谑

浙江转运张映玑，山东人，性宽和，善滑稽。一日出署，有妇人拦舆投呈，则告其夫之宠妾灭妻者也。张作杭语从容对曰："阿奶，我系盐务官职，并非地方有司，但管人家吃盐事，不管人家吃醋事也。"笑而遣之，可谓雅谑矣。

漕　弊

漕政首禁浮收，而浮收之原，由于旗丁之索加帮费，又于沿途公用，及通仓胥役，催趱员弁，索费于旗丁。故历届兑漕，州县有协济之款，积久视为应得，更思逐渐加增，以倡率停兑，为挟制之端；以掊勒通关，为刁难之具。水手出入淮境，不虎而鼠，首尾帖然。及到江南，则玩易官府，欺凌民船，霸道横行，莫敢正视，旗丁之牙爪也。官卫在淮，奉法惟谨，不率则漕督褫其章服而扑之。及到江南，挑米色，促兑期，互为狼狈，又旗丁

之羽翼也。此辈既托词多于州县，州县亦必借口浮取于小民，加五加二，风筛雨耗，蠹书差保，朘削无艺，此在民之害也。州县一年支用在此，通省摊捐在此，又奏明弥补、津贴各款，漕米一石，协济银三四钱不等，合计已及数万，此在官之累也。在颛顸之州县，未必谅百姓之苦，在颟顸之百姓，亦无由悉州县之难。下怨上尤，互相诟病，而皆不为无因，其病民蠹官，大为漕害者，则相沿之陋规是已。或田无一亩，包至数十百石，或米无升合，索费至数十百金。人数多者三四百名，陋规竟至二三万两。沿习已久，殊骇听闻。

儿女英雄传

《儿女英雄传》说部，燕北闲人著。全书所记，皆侠女何玉凤事。其人有无，不必论，惟据其纪载，则玉凤故大家女也，奉老母，辟地青云，且隐其名曰十三妹。则以有一功名盖世，炙手可热之人，陷其父于死，立志不与共戴天也。功名盖世者为谁？曰纪献唐也，即燕北闲人所谓天大地大无不大者。然本朝二百六十年中，有纪献唐其人不乎？吾之意，以为纪者年也，献者，《曲礼》云：'犬名献羹'，唐为帝尧年号，合之则年羹尧也。年氏用兵西陲，转战万里，为本朝勋臣第一，后以跋扈诛，人尽知之矣。其事迹与本传所记悉合，故吾谓其书虽传何玉凤，实则传年羹尧也，纪献唐特变幻其字耳。虽然，年以罪诛，直书其名，述其事，当不至于犯禁网，何须委曲乃尔？意者，年氏之死，出于同僚诬蔑，而非其罪，燕北闲人特隐约其词，纪之小说，以表明之耶？不然，何玉凤为全书主人，而开宗明义第一章，

反叙安骥救父，王凤正事，直至全书将完，始行述及，何也？安氏籍贯，惟著者之意所欲云，必曰旗人，又何也？夫阿里吗 武夫耳，且忌之如眼中钉，必杀之而后快，不以其为满人故稍宽假之，兄年羹尧以汉儿而拥重兵，目无余子者乎？燕北闲人，盖言之有余痛矣。试稔知博闻者。

慈仁寺书摊

京师书摊，皆设琉璃厂火神庙，谓之庙市。考康熙朝，诸公皆称慈仁寺买书，且长年有书摊，不似今之庙市，仅新春半月也。相传王文简晚年，名益高，海内访先生者，率不相值，惟于慈仁寺书摊访之，则无不见，亦一佳事。

冯已苍为狱吏所杀

虞邑冯舒，字已苍，尝以议赋役事，语触县令瞿四达，瞿深衔之。已苍集邑中亡友数十人诗为《怀旧集》，自序书太岁丁亥，不列本朝国号年号，又压卷载顾云鸿《昭君怨》诗，有“胡儿尽向琵琶醉，不识弦中是汉音”之句，卷末载《徐凤自题小像诗》，有“作得衣裳谁是主，空将歌舞受人怜”之句，语涉讥谤。瞿用此下已苍于狱，未几死，盖属狱吏杀之也。又闻已苍在狱中，褰拳而桎，友人往候之，已苍自顾笑曰：“此特冯长作戏耳。”盖已苍颀然长身，人以冯长呼之，冯长与逢场同音，故云尔。

宋故宫德寿基旧池

高宗第六次南巡，有司于凤凰山宋故宫址，葺治行宫。掘地为池，下锸数尺，适得旧池，栏杆皆白玉石琢成，雕镂精绝，盖德寿旧基也。池底泥土中，获鲫龟十馀头，长巨尺馀而无目，大约埋于地下六七百年之故。工人烹食数尾，顷刻皆暴死，乃惧，举馀者弃之江，浮至中流，风浪陡作，有大鱼数十翼之去，人皆异之。今此池又没为平地，不知何时再得理而出之也。

国初之满债

顺治十六年，海寇作乱。苏郡有驻防兵来守，将军祖大寿圈封民居以为驻防之所，号大营兵，自娄门至桃花坞宝城桥而止，独不及后板厂一隅。缘后板厂有李灌溪，曾任前明兵备，时祖为微员，有事当刑。幕友劝李解救，李适掷色，曰："此人有福，当得全红"。一举而得六红，遂救之，得免，祖故以此报之也。康熙三年，抚军韩心康，奏请以驻防兵移至京口。去之日，恐兵有变，预与将军谋，先备船于城外，令兵一时尽行出城，不得停留一刻，违者斩首。盖当时民间有借兵银者，偿之无已，名曰"满债"。韩深知其意，预令欠户远逃，贴抚军封条于门，兵来索债，见之舍去，民赖以安。吴人感其德，立祠于虎丘半塘，今韩公祠是也。公抚吴时年未三十，俗呼为小韩都堂。

朱鸣虞与赵虾

康熙初，有阳山朱鸣虞者，富甲三吴，迁居申衙前，即文定公旧宅。其左邻有吴三桂侍卫赵姓者，混名赵虾，豪横无比，常与朱斗富。凡优伶之游朱门者，赵必罗致之。时届端阳，若辈先赴赵贺节，饮酒皆留量，赵以银杯自小至大，罗列于前，曰："诸君将往朱氏，吾不强留，请各自取杯一饮而去何如？"诸人各取小者立饮，赵令人暗记，笑曰："此酒是连杯偕送者。"其播弄人如此。朱曾于元宵，挂珠灯数十盏于门，赵见之，愧无以匹，命家人碎之。朱不敢与较，商于雅园顾吏部予咸、顾唯唯。乃以重币招三桂婿王永康来宴饮。席散游园，置碎灯于侧，王问曰："可惜好珠灯，何碎不修？"朱曰："此左邻赵虾所为，因平西之人，未敢较也。"王会意，耳语家人，连夜逐赵出城另迁，一时大快人心。鸣虞之子后入翰林，常与王往来，王居北街拙政园，俱先三桂死。今申衙前尚有阳山朱弄之名，问所谓朱鸣虞、赵虾之号，竟无有知者。

题壁诗

康熙十八年，三藩为乱，调兵四出。有卒过横泾，宿关帝庙，题二绝句云："昔为典兵司，今反在兵列。十载从军行，太阿混凡铁。""四海男儿志，沙场得得行。深闺今夜月，同此照凄清。"此人亦奇士也。

高房山《春云晓霭图》

高房山《春云晓霭图》载于《消夏录》。乾隆间，苏州王月轩以四百金得于平湖高氏。有裱工张姓者，以白金五两，买侧理纸半张，裁为两幅。以十金属翟云屏临仿，又以十金属郑雪樵摹其款。印用清水浸透，实贴于漆几上，俟其乾再浸再贴，日二三十次，凡三月而止。复以白茭煎水，蒙于画上，滋其光润。墨痕已入肌里，笔意宛似。原画用绫装成绫边，上有烟客江村画记，以八百金售于毕涧飞。又装第二幅，携至江西，为陈中丞所得，价五百金。真本仍在吴门，无人过问，鉴藏家之眼力如此。

王、吴二人之绝交

大痴《陡壑密林图》，峰峦浑厚，草木华滋，本工奉常物。王石谷借与吴渔山，索之，数年不肯还。渔山语人曰："石谷吾友也，陡壑密林吾师也，去吾师不如断吾友。"竟绝交。按今之假人书画而不还者，莫不借口于渔山矣。

龚定庵轶事

龚定庵为道光朝一大思想家，所为文诗，皆廉悍伟丽，不立宗派，思想尤渊渊入微。生平治学颇博杂，惟近时坊刻《定庵文集》，只六册，其所自定之二十四卷本，已无地可寻。定庵生平性不羁，善作满洲语，嗜冶游。晚岁学佛，平居无事时，非访

伎，即访僧。遇达官贵人，辄加以白眼。生平不善书，以是不能入翰林。即成贡士，改官部曹，则大恨。乃作《千禄新书》，以刺执政。凡其女、其媳、其妾、其宠婢，悉令学馆阁书。客有言及某翰林者，定必哂曰："今日之翰林，尚犹足道耶？我家妇人，无一不可入翰林者。"以其工书法也。生平所得金，皆随手尽，京师人以怪物目之，夷然不顾也。在京日所欢甚多，与某贝子福晋谊最笃。旧例，凡满蒙王公贵人诸内眷，例不许外出，惟每季可游庙一次。游庙有定期，某福晋于游庙时，与定庵遇，既目成，以蒙语相问答，由是通殷勤。未几，为某贝子所知，大怒，立逼福晋大归，而索定庵于客邸，将杀之。贝子府中人素受福晋惠，侦知其事，告定庵，定庵孑身走至江淮间，几乞食。其集中纪行诗，有留眷于京，单身外出，及文集中《重过扬州记》，皆此时作也。

龚定庵官京曹时，得赵飞燕印，狂喜赋诗，诗载入集中，而不详其缘起及印之形状，李恩伯因谓龚为人欺。昨观《吴石华集》中，有题此印诗，所纪甚详，特录如下，以为艺林添一故实。其序云："玉印径寸厚五分，洁白如脂，纽作飞燕形，文曰倢伃妾赵四字。篆以秦玺，似独以鸟迹离名。嘉靖间，藏严分宜家，后归项墨林，又归锡山华氏，及朱竹垞家，最后为嘉兴文后山所得。仁和，龚定庵舍人，以朱竹垞所藏宋拓本《娄寿碑》相易，益以朱提五百，遂归龚氏，此册乃何梦华所拓也。"诗云："碧海雕搜出汉宫，回环小篆字尤工。承恩可似绸缪印，亲蘸香泥押臂红。不将名字刻苔华，体制依然复内家。一自宫门哀燕后，可怜辜负玉无瑕。黄门诏记未全诬，小印斜封记得无？回首故宫应懊悔，再传重问赭遂书。锦裹檀薰又几时？摩挲尤物不胜

思。烟云过眼都成录，转忆龚家娄寿碑。”闻此印后归潘德畬方伯，今不知流落何所。按赵氏位绾仔凡三人，一钩弋，一宣主，一合德也。偶见近人笔记，载龚与明善堂主人事。按主人名奕绘，号太素，为荣恪郡王绵亿之子，封贝勒，著有《明善堂集》。侧福晋者，即太清西林春，著《天游阁集》者也。太清姓顾，吴门人，才色双绝，贝勒元配妙华夫人殁后，宠专房。贝勒由散秩大臣管宗人府及御书处，又管武英殿修书处，旋改正白旗汉军都统。性爱才，座客常满。其管宗人府时，龚方为宗人府主事，常以白事诣邸中。贝勒爱其才，尊为上宾，由是得出入府第，与太清通殷勤；时相倡和。龚杂诗中所谓“一骑传笺朱邸晚，临风递与缟衣人”即指此事。闻太清好著白衣，故云云。太清貌绝美，尝与贝勒雪中並辔游西山，作内家妆，披红斗篷，千马上拨铁琵琶，手白如玉，见者咸谓王嫱重生。又闻贝勒所作词，名《西山樵唱》，太清词名《东海渔歌》，当时特取其对偶云。

顷于某说部中，见有龚某外诗一首，此诗旧藏蒋剑人家，后归王紫佺。蒋与王皆与龚子孝琪相友善，决为龚作无疑。诗云：“未定公刘马，先宰郑伯羊。海棠颠未已，狮子吼何狂？杨叛春天曲，蓝桥昨夜霜。微云才一抹，佳婿忆秦郎。”又《题友人扇》一绝云：“女儿公子各风华，争羡皇都选婿家。三代以来春数点，江南卷里有桃花。”情辞悄恍，他人断无此想无此笔墨也。

龚以奇才会试举春官，不得入翰林大恨，因为《干禄新书》以讽世。其所著诗，亦多讽世之作，如《咏史》诗，则为曾宾谷而作也；如《小游仙诗》，则为不得军机章京而发也。龚为主事时，其叔方为尚书。一日，龚往谒，甫就坐，忽阍人报有小门生求见，

其人固新入翰林者，龚乃避入耳室中。闻尚书问其人以近作何事，其人以写白折对，尚书称善。且告之曰："凡考差，字迹宜端秀，墨迹宜浓厚，点画宜平正，则考时未有不入彀者。"其人方唯唯听命，龚忽鼓掌曰："翰林学问，原来如是。"其人惶遽去。尚书大怒诃之，由是废往还礼以自绝。

定庵以道光十九年，年四十八乞休。二十一年，五十岁殁于丹阳。其殁也，实以暴疾，外间颇有异词。初，定庵官京曹时，常为明善堂主人上客。主人之侧福晋西林太清春，慕其才，颇有暧昧事。人谓定庵集中游仙诸诗，及词中《桂殿秋》、《忆瑶姬》《梦玉人引》诸阕，惝恍迷离，实皆为此事发也。后稍为主人所觉，定庵急引疾归，而卒不免。盖主人阴遣客鸩之也。或又谓定庵晚年所眷灵箫，实别有所私。定庵一日往灵箫处，适遇其人，因语灵箫与之绝，箫阳诺之，而踪迹则愈密。半岁后，定庵一日又见其人从灵箫家中出，因怀鸩以往，语灵箫其人倘再至者，即以此药之。药方固出禁中，服之不即死，死亦无伤痕可验也。灵箫受药，即置酒中以进，定庵饮之归，即不快，数日遽卒。

定庵子孝棋，为英人巴夏礼客，导英法兵焚圆明园，世多以为诟病。然此时民族主义尚未发达于吾国，且孝棋用意固别有在，不得以中行说之流概之。世传孝棋晚年轶事一则，颇有任侠风。孝棋晚年，流寓江表，岁入不丰，而挥霍无异于昔。偶值岁暮，其故人子某，以卒岁无资，谒孝棋，谋称贷。孝棋蹙頞曰："吾亦处窘乡，爱莫能助，奈何？虽然，子已到此，不可不尽地主之谊也。"次日，即开筵大宴，且召梨园两部，灯火甲乙，讫漏尽始罢。故人子私询龚氏仆，昨日之宴，所费几何？对曰："二百余金也。"故人子私念，吾仅贷百金，而不之许，而张筵演剧，费

乃若此，但分其半以与我，吾事济矣。因见孝棋，微以言讽之，孝棋诧问汝欲贷几何？答曰："百金足矣。"孝棋怒叱曰：吾与汝父交契数十年，有无常相通，未尝有千金下者。今汝乃以百金之细，来向我称贷，辱乃父，且污我矣。"呶呼仆至曰："速封二百金付某少爷，令其速去，毋溷我也。"故人子出不意，喜甚，再拜辞归，孝棋竟弗顾。

龚定庵尝詈其叔不通，父为半通。定庵子孝棋，喜改定庵文稿，每置定庵木主于案，凡改一句一字，则以竹杖击木主曰："某句不通，某字不妥，若为我父，故为改易，不敢欺饰后人也。"人传孝棋于英夷烧圆明园事，为之谋主，海内群指为汉奸。岂知当时英人欲径攻京城，孝棋力止之，言圆明园珍物山积，中国精华之所萃，毁此亦可以偿所忿矣。是保全都城，孝棋与有功焉。

孝棋平生于公羊学最深，著述甚多，不自收拾。为人豪放，不修边幅。恃才傲物，世人以此忌之。晚年家日益落，鬻其先人金石书画殆尽。李合肥爱其才，月饩二百金以糊口焉。

方孝棋客上海时，英人威妥玛延之入幕府。先是月馈数百金，后礼赠日减，孝棋境益窘，所宠二姬，竟先后求去。人有言孝棋以其女为威妥玛妾，孝棋虽行薄，亦不至此，忌者之口可畏也。

半伦传

龚半伦，仁和人，初名公襄，字孝棋，继更名曰刷剌，曰橙，曰太息，曰小定，曰昌匏，晚号半伦。半伦者，言其无君

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而尚爱一妾，故云曰半伦。为阁老方伯孙，定庵先生长子，生于上海道署中。先是榜李三塔寺未建时，其前有潭，广亩许。土人言其下为乱穴，曩有高僧过其前，结坛潭侧，诵经三昼夜，龙现于梦乞恩，僧曰："汝能使潭水立涸，得建寺基，即舍汝。"龙颔首去。明日，潭果无水，因即其地建三塔寺。定庵中年乏嗣，其夫妇皆好佛，乃诣寺求子。夫人入门，恍见一龙首人身者扑其身，惊而返，归即有妊。将产之夕，定庵适旅京，梦一龙入室。越日得家书，适于是日获一子，知非凡品。初堕地，啼声甚宏，有薄膜蒙其面，剥之，面目乃见（以上本《王韬笔记》所述，王与龚为至交，知其家世甚详，语虽无征，姑存其说）。定庵少好藏书，富甲江浙，多《四库》未收本。半伦幼好学，天姿绝人，于藏书无所不窥，为学浩博无涯涘。既长，随定庵入都，兼识满洲、蒙古、唐古忒文字，日与色目人游，弯弓射马，居然一胡儿矣。尝入粟一，应京兆试，不售，则大恚，由是弃举子业。居京师日，与吴石杨墨林善，杨素豪富，爱其才，所以奉之者无不至，日挥千金无吝色。杨死，半伦失所恃，又性冷僻，寡言语，俦人广众中，一坐即去，顾好为狎邪游。中年益寥落，至以卖书为活。旅居沪上，与粤人曾寄圃稔。是时，英使威妥玛方立招贤馆于上海，延四方知名之士佐幕府，曾以半伦荐，威与语，大悦之。旅沪西人，由是呼半伦为龚先生而不名。凡半伦所至，辄饬捕者护卫之，月致万金为脩脯。庚申之役，英以师船入都，焚圆明园，半伦实同往，单骑先入，取金玉重器以归，坐是益为人诟病。曾国藩督两江，闻半伦才，思羁縻为己用。某岁入觐，道出海上，设盛宴邀半伦至。酒酣，国藩以言诧之，微露其意，半伦大笑曰："以仆之地

位，公即予以官，至监司止耳。公试思之，仆岂能居公下者？休矣！无多言。今夕只可谈风月，请勿及他事。”国藩闻其语，噤不能声，终席不复语。未几，威死，半伦益颓放不自振。居恒好谩骂人，视时流无所许可，人亦畏而恶之，目为怪物，往往避道行。旧所藏书画古玩，斥卖略尽。始纳一姬，宠之专房，继又购二姬，则其宠渐移。久之，二妾竟同遁去。居海上十数年，与妻未尝一相见。有二子，皆读书自好，来沪省亲，辄被斥逐。同母弟念匏，以县令需次苏省，亦不睦。庚申后，其家人在内地者，亦无敢与往也。年五十三，发狂疾死。濒死，出其所爱帖值千金者碎毁之，无一字存。所著述甚多，有《元志》五十卷，《雁足灯考》二卷，《时文集》四十卷，均散佚不传。

悔逸斋笔乘

李文忠轶事……(129)
熊襄愍死事异闻……(131)
县令捕盗异闻……(132)
纪归安朱侍郎直言事……(133)
清宫秘事琐纪……(136)
纪董福祥轶事……(140)
冯苹亭少保轶事……(144)
孙子授侍郎轶事……(145)
章实斋之斥袁子材……(146)
陈坤维诗……(149)
沈文开集为台湾信史……(149)
纪李芬事……(150)
纪李本忠事……(151)
刘武慎外交轶事……(152)
纪杜宪英事……(152)
阎文介开通太行北道……(154)
纪贾逊芳事……(155)
齐世武之被酷刑……(155)
汤文正笔记……(156)

黄京卿外交轶事……(156)
祁文恪趣语……(158)
有清一代奕学小论……(159)
钱南园之劾毕秋帆……(161)
纪惠陵末命异闻……(162)
陈恪勤之诗案……(163)
殿本《廿四史》之讹误……(164)
瓷经……(165)
吴汉槎晚年之困顿……(166)
周骏父先生轶事……(166)
独行谣诗事……(167)
孝钦与肃顺龃龉之始……(173)
包安吴《都剧赋》……(174)
孙渊如洪北江嗜秦音……(177)
和珅婢妾服御之侈……(178)
碧云箫……(179)

悔逸斋笔乘

李文忠轶事

霍丘裴伯谦明府景福，由翰林出宰粤东，健吏也。以忤西林被劾，戍新疆，后蒙赦归。尝述文忠轶事，有足资谈助者。裴之由庶常改官也，过天津，谒文忠。甫就座，文忠倨身扬声问曰："汝欲刮广东地皮耶？"言已大笑。及己亥冬，文忠出镇广州，裴方令南海，谒见文忠。问曰："君再任首邑，政将奚先？"裴抗声对曰："先刮南海地皮耳。"文忠笑曰："十年前一语，至今尚不能忘耶？"徐又曰："汝言甚是，地皮须刮得净，亦是地方之福。"皖北人呼土匪为地皮，粤故多匪，南海尤甚。文忠治粤，首重捕匪，故以是为勖也。一日，文忠檄撤隆庆汛把总陈某，裴极言某缉匪得力状，请勿撤，文忠不可。裴争之愈力，文忠怫然曰："总督之力，不能撤换一把总乎？"裴亦正色曰："果能赏罚之平，诛之可也。岂但撤换？"语毕，遽兴辞趋出。文忠亟起，亲至帘外，以杖招裴返曰："好好商量，何至动气。"裴始入谢过，而陈某卒不撤。

庚子六月，文忠奉命入都议和。是月二十一日，自广州登舟，裴往送之。他官皆不见，独以乡里后进召裴入。时炎热甚，文忠衣蓝绸短衫，著鲁风履，倚一小藤榻。坐定，语曰："广中斗大城中，缓急可恃者几人？尔取信于民，此正可有为，为地方

弭患。督抚诚不若一州县也，能遏内乱，何至召外侮？尔其勉之矣。”先是五月十九日，总税务司赫德，以电告急，略言都中事。文忠即致电荣禄，力言外衅不可开，拳党不可信，语颇忤荣意，自此电遂绝。仅日接项城山东来电，藉知京中消息而已。时则沙面洋商，相率赴香港避乱，又亟添一营保护沙面。命裴及广州协往晤各国领事，告以力任保护，赴香港者遂巡复返省。未几，忽奉入都之命，粤中人心又为一震。裴因进言曰：“内乱为外侮之媒，东南之安危，视乎上海，上海之安危，视乎香港；香港之安危，视乎广州；广州安危，则视乎沙面。领事洋商，聚集于此，而匪人日思暴动，以沙面为发难之基，沙面不保，香港受其牵动，东南大局，不可问矣。某既为地方官，自当与共存亡，公过港时，盍将此意告知港督，同心协力，以保东南危局？”文忠曰：“我虽离粤督任。然缺尚未开，若有大事，仍当与静山一力主持。”静山者，巡抚德寿字也。裴曰：“公已调补北洋矣，诸领事今晨已得电，皆额手相庆也。”文忠忽拈髯自语曰：“当今之世，舍我其谁？”已而又曰：“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京师难作，根本虽已摇动，然慰亭擐拄山东，香涛岘庄皆有定识，必联络保全，不至一蹶不振。以各国兵力论之，京师危急，当在八、九月之交。但聂功亭以阵亡，马宋军零落，牵制必不得力。日本调兵最速，英人助之，恐七、八月已不保矣。”语至此，清然泪下，曰：“内乱如何得止？”良久无他语。裴将辞出，文忠止之曰：“潮尚未至，且勿忙。”乃自饮牛乳，而命以荷兰水饷客。裴复启曰：“万一都城不守，公入京当如何办法？”曰：“必有三大问题，剿拳匪以示威，惩罪魁以泄忿，先以此二者要我，而后注重兵费偿款，此势所必至也。兵费赔款之数目多寡，此时尚

不能预料，惟有极力磋磨，展缓年分，尚不知作得到否？我已垂老，尚能活几年，总之当一日和尚撞一日钟。钟不鸣了，和尚亦死了。”语次涕下如绠縻矣。裴亦怆然，遂辞出。文忠尚命取影像为赠，送至舱口，仍执手再三嘱曰：“地方要紧。”裴唯唯登岸，而安平船遂起碇去。德寿故庸呆，然不肯自用，始终守文忠训，不敢妄有更张。故文忠虽去，而粤东卒获无事，非他满督抚所及。

熊襄愍死事异闻

东莞袁督师之冤死，由清太宗用间，其事人人知之。读会稽泰颐先生大来《称阳杂录》，乃知熊襄愍之死，亦魏阉受清赂所为。盖襄愍下狱，先生之族父字集公者，方有锦衣经历，故知之甚确也。云襄愍下狱后，日以囊布系颈，向空而拜。提牢官询其故，则曰：“囊中贮谢恩表，故望阙百拜，冀上达天听也。提牢官曰：“囚安得复上表？”襄愍曰：“此赵高语也。”临刑日，夜半取以出，曰：“有旨处决。”曰：“已知之。”颜色阳阳如平常。至刑部堂上，为设酒食，不食。火炬中拥之行，至西市戮之，声如斫木革然。再视之，乃狱中所枕长枕也，而襄愍已不知所在矣。监刑者皇急无措，急诣魏阉言之。忠贤怃然曰：“吾曩闻此公有异术，尚未之信，今果然。然断不可声言，事泄将何以对东国？”急取狱囚貌似者戮之，而传首九边。又萧山范蘅洲先生《古趣亭集》中，有《碧波潭马氏夫妇双修记》一篇，中有引泰颐先生语，谓康熙中，碧波潭庵僧某，一日告马将赴海宁谒经略。碧波距海宁二百里而遥，僧平旦启行，及暮归，日犹未

落，往返已四百余矣。马疑其妄，检行橐，则有经略手书及海宁土物数事在焉，乃知僧果异人，聆其言乃熊襄愍部将者也。按襄愍以枕代死事，《鲒亭集》亦载之，然与此略有异同，某僧事则知之者寡鲜，故亟录之。蘅洲，西河检讨弟子也。

县令捕盗异闻

成丰时，有京师人某县令者，需次江西，久无差委，穷乏已甚。唯一老仆相依左右，为之奔走衣食。或劝之他适，则曰："主濒断炊，我焉忍饱？"某令乃谓之曰："汝力终不能活我，我穷饿死，汝徒相随，同尽奚益？不若别事新主，果得所依，尚可以所馀助我也。"仆始首肯。适有同官某委署某邑，距南昌才四十里，某令为书荐之往，中途大雨，天且向晦，之路旁废刹暂避。殿上漏无干处，惟佛龛尚完好，乃侧身其中。夜半雨止，月明如昼，瞥见殿上东廊有一棺木，色极新，知为新死者。将起行，忽然门外马蹄声至寺门止。二人自外入，一中年者约四十余，一少年者可二十许，席地坐殿门外。少者曰："我三人约为兄弟，走江湖，誓劫财不渔色。昨二哥所为，得钗钏其微，而杀其人。此良家之归宁者，非淫其色，何故杀之？背约甚矣。"语次，指廊下棺曰："大哥若纵之，何以对此死者？"言毕，自振其佩刀，玲珰有声。仆闻言，知为盗，骇甚，屏息不敢动。俄而寺门辟，又一人短衣仗剑，悄然自外来。少年即起立，抗声责之，其人默然无语。良久，乃仰首曰："我尚有眷口，恐以相累。"少年曰："此事大哥与我当力任之，请勿虑。"其人即掷手中剑与少年曰："以烦吾弟。"少年接剑而割其喉，拾地下席

裹其尸曰："我以归诸其家。"中年者欲有言，少年曰："此可不劳兄往，但稍醵数十金济其家，明日至省城某茶肆晤会可矣。"挟尸径去。仆听之了了，天晓，亟归其主。主某县令撤任，即有此案，今幸有端倪矣，亟赴大府面陈其事。大府即饬某令率众往某茶肆，二盗皆就絷。某令以功得署优缺，仆事之终身。二盗有侠义，杀人者已自抵，得免死，留军营效力，后均立战功得官。

纪归安朱侍郎直言事

庚子拳匪之变，举国若狂，盈廷缄默，偶发谠言，辄触奇祸。其官居侍从，身无言责，而折角批鳞，终始不挠，屡濒于危，而卒获免者，归安朱古微侍郎祖谋一人而已。方是岁四月杪，内廷已决战计，然尚无明文发表。侍郎时官翰林院侍讲学士，首抗疏力争拳匪妖妄，不可倚以集事。又谓兵力窳弱，断不足当列国节制之师。而以一国遍与八国开衅，众寡、强弱、曲直之殊，在在皆无胜理。其言最切挚。疏甫上，枢廷堂属争相传观，谓翰苑中乃有此风议。早朝未散，其事已喧传辇下矣。侍郎既递折，出城未归寓，先驱车诣长乐林诒叔，编修开幕寓所，盖诒叔之兄官军机章京，必知疏入后，宫廷意旨何如，故汲汲往探消息也。甫入门，尚未就坐，诒已屣履出迎，相见即失色吐舌曰："老前辈竟如此大胆，敢作此惊天动地之大文耶？"即此一语，可见宫闱主战之决心，与士大夫清议之遏抑矣。孝钦得疏，未置可否，但微哂狂生不识时务而已。知府湖南人曾廉探得之，遽奏请立斩侍郎以惩异议，两疏皆留中不下。盖孝钦虽愎谏，而斯时蓄怒未盛，未

肯遽杀人以立威也。未数日而有大叫起之举（凡国家有大事，遍召九卿翰詹科道入见，谓之大叫起，许文肃、景澄踉牵上衣，即在此时）。侍郎既入见，即力陈董福祥不可专任。侍郎躯干短小，而语最洪亮，又学士阶卑，班最后，故不得不大声言之。孝钦闻，愕然问曰："大声疾呼者为谁？"侍郎昂然对曰："翰林院侍讲学士臣朱祖谋。"孝钦微笑，即呼令稍近前跪，以便问对。侍郎乃详陈董军不可恃状，孝钦艴然曰："然则汝谓何人为可靠者？"侍郎顿首奏曰："臣于诸将帅交际生疏，未能悉其底蕴，不敢妄行保奏，致误国事。然如董福祥之骄暴粗疏，昭然众目共睹，臣既有所闻见，亦实不敢缄默。军旅事重，尚乞太后与诸王大臣熟商之，非臣有所恶于董福祥也。"孝钦虽不悦，然以其言切直，亦无以罪之，但叱退去而已。翌日军机入对，孝钦忽问荣禄曰："昨日大叫起时，有翰林院官朱某，与我辨理甚苦，此姑不论。唯其人奏对时，目光注视予面，其意似深不满于予，今日思之，犹介介也。"荣禄对曰："彼小臣万不敢对太后无礼，但其与奴才语言时，目光亦往往如此。奴才徐察之，知其目本有病，加以畏葸矜持，更失其平日活泼之态度，非有他也。"孝钦始释然。荣于侍郎未有一面之交，顾保全如此者，盖荣为人素狡险，虽阿附后意，力主用拳，然亦颇虑他日不能必胜。故遇事往往阴持两端，不敢显违清议，预为后来免祸地步。然即此一念，而正人君子亦颇赖以保全。若刚毅、启秀，则愚悍更下荣数等，故对于面折廷争之士，无不悉力以构陷之也。

战衅既开，使馆久围，董军日有伤亡，而外人无毫发损失。虽畴昔主战者，亦知事之无幸。然皆怵祸，不敢颂言。侍郎又疏请刻日停战，保全邦交，为议和转圜地，言尤切至。是日黎明，

侍郎方入内递封事，旋闻留中无旨，即驱车归城外寓所。甫至家，则枢廷交片已早到，召侍郎诣军机处，称奉旨有垂询事件，复升车入内。时尚未朝餐，仅买饼饵数枚于车中啖之。才入西华门，则刚毅已先退直出，徐步阳阳，若有得色。相遇于夹道中，侍郎本不识刚，苏拉（满语闲散之称，旗丁之供役官署者也。）指语曰："此刚中堂也。"侍郎不得已，趋而揖之。刚犹温语相奖藉曰："适读尊疏，指陈切当，深中机宜，停战议和，实属今日不易之策，佩服无既。惟太后于疏中要语，尚有所疑，故须召入传询。吾本署尚有要事，须先退直。仲华（荣相字）、燮石（王相文韶字）、颖之（启秀字）、展如（赵舒翘字）诸公，俱在枢廷，可往见之。但未知慈意如何，吾出外即先照尊疏言办理，已先传谕诸将，不唯使馆须竭力保护，即樊国梁处，亦饬令严密防护，不许妄动一草一木矣。"侍郎曰："未知樊国梁为何人？"刚谬作惊诧状曰："大法国传教师樊老先生，现为西堂大主教，足下乃不识其人乎？"（法教堂在城西安门外，故曰西堂。）侍郎曰："向与此辈未有往来，然樊既系教士，自属私人资格，非使馆关系邦交可比，保护与否尚无关紧要。"刚且行且摇首曰："不然，不然，应保护，应竭力保护。"遂匆匆去。刚行既远，苏拉语侍郎曰："朱大人知刚中堂将何往乎？彼有戎衣一袭，存西华门外某饭馆中，出禁中并不归家，即往饭馆早餐。饭毕换戎衣，径率亲军数百人往攻西堂，期必得樊国梁而手戮之，已连攻三日矣，尚未得手。今早闻彼自言，当竭一日之力，不攻破不遏手。是以匆匆早退直，胡言饬人保护耶？"侍郎既至军机处，荣相迎问曰："慈意于尊疏似颇许可，惟停战不能空言，使臣将命，不知用何仪注，在欧洲各国，必有定例可循。顷太后以此垂询，同人

皆不知，无以覆奏。故请旨召君来一问，应如何办理，君自当熟知之。”彼辈所以为此者，盖深恶侍郎言直，而疏中语意空洞，欲加罪而无辞。彼辈习闻西人有竖白旗停战之说，而白旗之用，在中国为纳降。度侍郎意中，亦必如此办理，故谬为不知，请旨垂询。俟白旗之语出自侍郎口中，即可锻炼周内，指为输款敌军，劝降辱国，即立置重辟，亦不能自白耳。侍郎初闻苏拉谈刚相事，固深疑之，至是益大悟。乃对曰：“某上疏本意，因战事久不得手，敌军日逼津、沽，去都门仅相隔尺咫。且慈躬颐养之余，日闻炮火震惊，度亦难安宵旰。故冒昧奏请停战，以纾近忧，别图长策，并非取法彼族。至停战应用何种仪节，生平未习，西籍实属毫无所知，不敢逞臆妄对。总署堂司各官，不乏深请公法之员，果其言有当圣心，应请降旨召询，必能熟筹长策。”语毕，荣相默然，沈思良久，曰：“君言亦是。”即以是意办一奏片，我等为君覆奏，看上意若何办理。即令章京导侍郎入别室，草奏既成，荣等持之入对。有顷，复出曰：“尊奏太后已览讫，命且留中，所事已毕，君可归矣。”侍郎始徐徐出，日已旰矣。戚友莫不代为危者，闻其归，乃交相庆也。

清宫秘事琐纪

相传孝穆皇后，为恭忠亲王生母。为妃时，最有宠于慈陵。文宗少而失怙，宣宗命孝穆抚养之。宣宗本钟爱恭王，以其英挺类己，金縢秘册，欲畀恭王者屡矣，孝穆始终力辞乃止。当时文宗颇自疑不得立，赖师傅滨州杜文正公受田为之画策，遂得册立，以故深德文正。文正之殁，以协揆而赠太师，为清室二百年

间汉大臣所仅有，职此故也（语见《春冰室野乘》中）。及宣宗升遐，文宗感孝穆养育恩，特尊为太后，一切礼秩，悉视母后，孝养特隆，并命恭王得朝夕入宫问安。清世故事：皇子既受封，即须出阁，别居府邸，非奉谕旨，不得辄入，至皇兄弟益不能轻入宫禁。恭王获沐此殊恩，亦以太后故也。顾太后虽劝立文宗，而晚年复悄悄悔之，生乎未尝稍假词色，故文宗亦复觉。逮太后病笃，文宗昕夕侍侧，亲视汤药。每与恭王替班互值时，太后已昏迷不知人。一日文宗坐榻侧，太后误以为恭王也，执手而名呼之曰："吾且晚必不起，受天下之养者数年，死亦何憾。但恨汝父当年欲立汝时，吾矫情力辞，铸此一错，使汝从此低首他人下耳。"因涕泣哽咽。文宗知其误，亟以他词乱之。后忽醒，见独文宗在侧，自悟失言，乃大惭，遂气逆痰涌，俄顷竟上仙矣。然文宗终不以是故薄视恭王，太后饰终之典，未尝少有缺也。此事戊戌春在京师闻诸康长素者。

醴泉字子钝，侍御，曾闻之一内务府旗员，谓慈禧之不悦德宗，实起于壬辰之夏。一日，德宗与孝定皇后因小事相争，上忽盛怒，诟后甚厉，后不能堪，乃诣慈禧前泣诉其事。慈禧大怒，诘左右曰："上吾所援立，乃忘恩至此耶？后吾亲侄，诟后是不啻诟我也，是何能容？"因此温语慰后曰："汝无悲泣，古人有言，人尽夫也，以若盛年，何虑不能行乐？胡斤斤焉恋此病夫为者？吾必有以处之。"自是上每请安入宫，慈禧未尝与交一言。如是者数月，两宫嫌隙遂成。后虽悔之，然无及矣。

方两宫之驻跸西安也，慈禧遇上，颇有加礼，起居衣食，亦稍稍得自由。及还京，一切复如其初。上每侍慈禧居颐和园，终日蛰处一小室，枯寂无聊，每书空咄咄。一日因雪后登楼远眺，忽见

西山麓有废寺一所，寺旁一古坟，松柏数株，樵采半已入空。草深径没，耕者往往侵及墓侧。乃指问内侍，"谓何家墓道？何荒芜至此？"内侍对曰："此明景泰皇帝陵寝也。"上默然不语者久之，有顷，忽泣下，哀而不止，内侍亟扶掖以下。明日，上召一亲信内监至侧，手簏中出银二百两付之，命速往景帝陵修治墓道，增植松柏，且稍葺寺屋，招僧住守中，俾主香火，岁时祭扫。禁樵采耕牧，毋得侵及墓域。密嘱曰："勿令太后知也。"内监跽请曰："奴辈但知此系景泰陵，不知景泰究是明代第几朝皇帝。保护前代陵寝，自系礼部专责，何必皇上自发内帑，又不令太后得知？敢请其故。"上泫然曰："无他，同病相怜已耳。汝果视此陵寝，不必认为明景帝之陵，即视为朕躬，亦无不可。"语未毕，涕下沾颐矣。按先帝大行后，廷臣恭议尊谥，竟以景字为请，其有意耶？其无意耶？（又按光绪、宣统两朝年号，殆不无微意于其间。盖明谓新帝所承者，道光之绪、宣宗之统，而置文宗于不顾矣。不意以孝钦之明察，而见不及此，使在雍乾间者，殆矣。）

德宗晚年，大阿哥溥儁既废，恭亲王溥伟觊觎储位甚力，适张文襄之洞由鄂督入为军机大臣，溥伟以文襄硕德重望，谓可树以为援，于是待遇文襄，礼极恭谨。每言必称以太世伯，而自谓再侄。盖以其祖忠王，与文襄同朝也。文襄每入朝，与溥伟遇，升阶逾阈，必从旁扶掖之唯谨。戊申十月，慈禧万寿，贺王大臣入座听戏。故事：臣工听戏皆于两庑设地褥，盘膝坐听。文襄已驾老，坐久筋骨倦而不能支，又无宴息所，深以为苦。忽溥伟至前，曳其袂，邀与出散步。文襄起，随之出，曲折达一小院落，阒寂无人。文襄方惶惑不敢前，溥伟曰："入无妨也。"因趋前启

帘，肃文襄入室。则短榻横窗下，隐囊裀褥无不精，地下茶鼎方谡谡作声，一小珰持箑扇火。几上陈果饵数盘，悉上厨精制也。文襄方饥渴不可忍，得此则大喜。餐毕，且让文襄偃卧榻上，而已则旁坐相陪。文襄终数日听戏大典，而精力不为少惫者，皆溥伟力也。文襄常语人曰："恭邸一亲王，乃敬礼我若是，泽公仅一公爵，齿尚较恭邸为少，乃直呼香涛，人之相去悬绝，乃如是耶？"然后来定策时，诏旨径从中出，文襄竟未尝与闻也

顺治朝，太后下嫁一事，遂成千古口实。唯所据者为张苍水一诗，此特敌国诋毁之辞。又当时兵戈阻绝南北，传闻不能无所增饰，本不足据为典要。或言金陵某旧家，有蒋良骐《东华录》原稿本，中载此诏，然亦未见其书。又或谓钱牧斋有贺表在集中，然今《有学集》已出，亦实无表也。顷见某报所载某氏笔记，详考此事，然亦别无他据。仅据蒋王两录异同，互相考证。顾所谓得间者，亦不过罪状睿王上谕中私入宫禁一语，以为确证。夫此语果可为此案之爰书乎？考顺治朝所谓太后，惟孝庄文皇后一人，即康熙时尊为太皇太后者也。孝庄素称懿德，其抚育景陵（康熙陵名），备极慈爱，以情理揆之，决不容有此失德之举。某氏笔记，又谓孝庄殁后，至雍正时，始行守祔，以为可疑。此则孝庄临崩时，遗命葬孝陵近地，俾母子魂魄相依，不愿归祔辽左。及大行后，礼臣集议典礼，重礼经者谓当从夫，重遗命者谓可从子，两议相持，历年未决。故直俟三十年后而后奉安礼成，更不得执为疑案也。度当时情势，多尔衮以帝叔之贵，据居摄之等，而又不学无术，沿习夷礼，必有擅入宫掖，取先朝嫔御为媵妾之事。民间方疾首于满洲之入主中原，遂相与增饰其事，以为太后下嫁耳。平心论之，清室入主中夏，二百余祀，其行事

终非拓跋完颜可及，更无论于胡元。载笔之士，自厥祖父以来，固以数世为臣民，其虐政之得罪于民者，固不容为之曲讳。若夫中毒之言，暧昧之事，则不宜暴扬其恶，以伤忠厚。况此事之因讹传讹，毫无左证者，更不当掇拾单辞碎事，以附会而文致之乎？敢陈兹义，以箴时流，史家直笔，或有取焉。

纪董福祥轶事

故甘肃提督董福祥，固原州人，固原故多回族，而董氏则与回为世仇，人或疑董亦回族者误也。福祥初起时，据宁灵厅属之董志原高某为主，而福祥与故喀什噶尔提督张俊辅之三人者，相与结盟为昆弟。高本诸生，涉猎书史，任侠有大志，乡人皆尊之为高二先生。方回变之始起也，雷正绾、陶茂林诸军，屯秦陇之交，劫掠焚杀，无异回匪所为，民不聊生，多结砦自保。于是大猾王某，聚数千人保董志原，而福祥等三人往隶之，颇不为王所礼，郁郁不自得，乃谋杀王。王故嗜鸦片，福祥与俊计，乘其瘾发踞床卧，怀刃而入，阳为白事状，王故弗疑，方徐徐起迎，福祥径抽刃砍其膺，俊自后助之，王立死。二人遂奉高为砦主，以兵法训练所部，皆精锐敢战。四方归之者日众，贼至则击贼，兵来则击兵，官军与回匪均畏之，呼之曰围围贼（围围，陇上土语）。及左文襄之督师西征也，湘乡刘霞仙中丞蓉方任陕抚。回悍甚，湘军新自南来，不习西北水土，战久无功。或有以招董军协剿之策进者，左刘皆韪之。刘因遣幕客长安柏子俊先生景伟往其垒说以利害，福祥、俊皆心动欲降，高独不可。盖高素有雄略，颇怀革命思想，阴规割据甘陇也。已而高以疾卒，福祥等遂

以所部来降。文襄大喜，俾隶刘忠壮公松山部下。时西征诸军数万人，然文襄所恃为选锋者，忠壮一军而已。既得福祥、俊，益所向无敌。会忠壮督军围金积堡，忽中炮毙，军气骤馁。他将虽有善战名，然无及福祥、俊者。文襄虽阴右湘将，然不能不为之屈。忠壮犹子襄勤公锦棠，接统老湘营，然与二人私相见，必以父执之礼尊之。二人亦感激，乐为尽力。福祥故一勇夫，粗豪乏计略。俊则美秀而文，恂恂类儒生，颇读书，略通章句，能用计出奇致胜。且备谙回部情伪，故战辄得志。自此以后，文襄削平陇右，恢复新疆，什九赖甘军力。而福祥之立功，则又皆俊所左右，公论昭然，不可掩也。南北路诸城既戡定，湘军诸将皆膺上赏，福祥、俊仅官总兵。盖文襄乡曲之见甚深，其待遇西北将领，事急则加以礼貌，以结其欢心，事平则靳以中赏，防其饱而扬去。然二人出群盗中，骤至专阃，富贵之愿已偿，亦不计较勋位之高下也。文襄去后，继为甘督者皆文吏，不足制诸将，乃不得不虚与委蛇，以羁縻之。时福祥已擢至喀什噶尔提督，渐骄蹇，时时思与督抚平权。陶勤肃抚新疆，辄以事故裁制之，福祥颇悒悒不自得，微思去而之他。

会光绪甲午，孝钦后六旬万寿，召各省文武大吏入都祝嘏。于时礼亲王世铎，方长枢廷，夙以包苴著称。闻福祥欲去新疆，且诞其多金也，因召使入都。福祥闻召则大喜，急辇巨金以行。后此掀天揭地之风涛，遂滥觞于此行矣。福祥既行，勤肃太息谓所亲曰："此辈粗才，不识大义，但糜厚禄，处之边陲，收其折冲御侮之效斯可矣。今乃引之腹心重地，示之以朝廷之情实。彼见夫执政诸臣，其人物不过如是，则轻视朝廷之心生，将无所不至矣。"勤肃此言，犹鉴于汉唐季年驭将之失策，引之以律今

日，而孰知后来之祸变，更出当时意计之外也哉？福祥既入都，会荣禄以西安将军亦祝嘏还朝。荣固久蓄非常之志者也，得福祥则大喜，罗而致之门下，折节与为昆季交。福祥亦激昂感慨，愿为知己用。庆典未行，辽祸已棘。荣力荐福祥可大用，乃留京弗令去，俾召集旧部，镇护畿疆。不两月竟成军万余人，益以亲军精锐数百人而已，其什九皆新募乌合之众也。初屯南苑，旋移独流。乙未春，湘军又败绩，福祥乃抗疏请出关自效。荣禄以京师宿卫单弱，尼其行。一时士大夫称道董军，至拟之王镇恶、檀道济，而惜其不得出一战。是时记者方在辇下，尝亲见其军容之窳，士气之骄。某部下某营官与人语，犹执道、咸间谬说，谓西洋人日中不能视物，且腿直，一仆即不能复起。吾师一出关，直摧枯拉朽耳。无论其耳食之讹鄙可笑，且并日本之非西洋人尚不知之，果使成行，亦不过吴大澂、魏光焘之续耳。幸而不出，遂成竖子之名。然使果一战而北，则人知骄军之不可恃，而荣相依董军以排外之迷梦，可以早醒。庚子之祸，庶几不作，则福祥之大幸，又国家之大不幸矣。祸福倚伏之机，固非恒情所能测哉！

东事既定，西回继变，乃敕福祥帅所部西征，始改授甘州提督，且得专折奏事，与总督平行。此次之变，非本回族全部之同心，彼中稍有身家者，皆愿王师早至，莫不箪食壶浆，以输军食。而福祥所统诸军，汉回各半，要皆河陇土著。其汉兵，则自顾身家，其回兵，则亟除害焉，皆愿努力效死。故甘军一经上陇，所向无前，势等破竹，用兵半载，遂蔵全功。虽曰天时、人事相凑成功，而运饷之劳，斩馘之众，较文襄曩时，不啻倍之矣。西事既竣，勤肃方督陕甘，福祥仍不受其节制，乃复诏回卫畿西，驻军正定。荣相见此，遂以成戊戌政变之局，此则天下所知，无

俟赞谕。

庚子之变，人皆以祸首蔽罪福祥。顾此当为福祥恕者，排外之举，本由荣禄主持，福祥既蒙荣卵翼之恩，自不得不听其发纵指示，此亦情理当然，无足深咎。福祥之谲，在其围攻使馆时，不肯尽力耳。盖自津、沽既失，聂军覆没，福祥亦明知联军不可力敌，而又不愿下心俛首，自表无能。因迁延使馆之外，弗肯尽锐攻击，以阴俟宫廷之转圜。此其用心虽巧，然诸国使臣竟获无恙，后来和局开议，不至无可藉手。则即此一念，而国家之蒙其荫庇者亦不少矣。或曰："福祥之迁延，亦荣禄阴教之。"此亦理之所宜有者。福祥既罢兵柄，筑城于宁灵之间而居之，作富家翁，已无意世事矣。而倏然一波骤起，几酿成西北之巨变者，当世或未之尽知也。辛丑议和成，两宫自大梁回銮，端庶人出奔阿拉善王旗，依其外舅以居。福祥所居，距河套最迩。或投以书，嗾其纠故时部曲，拥护端庶人，为入清君侧之举。福祥固无意发大难，得书一笑置之。统兵某大员者，妄人也，初从军福祥部下，积功至专阃。及福祥势去，乃谋下石焉，闻其事喜甚，谓可邀奇功也。急厉兵秣马，刻期北发，将掩其不备而捕之。福祥闻耗亦大惊，乃召集旧部，戒严以俟。于时督陕甘者为满员崧蕃，其人谨厚无所表见，顾颇更事，识大体，得某大员密报，复电严斥之，戒勿动。而电召甘凉道白遇道，驰诣福祥。许晓以利害。白故福祥营务处也，白见福祥，备述总督意，且力以保护自任。福祥感泣奉命，西陲赖以无事，不然者，张方朱攻之已事，复见于今日矣。福祥本末如此。其粗疏豪勇，不过陈国瑞、李世忠之俦，使安处西庭，保障极边，未尝不可收黎霍不采之用。始于世铎一念之贪，欲征其财货，乃适启荣相之野心，而资以羽翼。卒

之辱国丧师，而召吾国民以莫殚之祸。诗有之曰："大风有隧，贪人败类。"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冯萃亭少保轶事

冯萃亭少保子材，为清季名将之冠。初，本在洪、杨军中，后归诚，隶淮北大营，立功荐至专阃。乙酉二月，谅山之败，法人陷镇南关，而入逼龙州。官军再战再败，桂事已不可收拾。少保已年逾七十，统萃字五营在前敌，中路陈于山巅，见诸军败退，愤甚，杖戈草履徒步自山巅驰下，大呼入法阵中，肉搏荡决，所向披靡。诸军继进，法军大崩溃，奔驰一日夜，至谅山，始收队。方炊饭未熟，闻营外人马声，骇以为冯军追至也，复大奔不可止。我军遂复谅山，而和议以成。五十年来，战胜酋族，为吾国民生色者，少保一人而已。然生平有一事，乃绝可笑。

光绪元年，叛将李扬材作乱越南，规犯粤桂，大府奏派少保统诸军出关督剿，大破贼众，杨材授首，凯旋入关。朝廷嘉其功，赏赉稠叠。赐物中有《平定粤匪方略》一种，其书纪少保未归诚前，与官军拒战事不少讳。少保读而病之。乃专疏入奏，略谓臣少时迫饥寒，误入贼中，桀犬吠尧，良非本心。自投诚后，二十年间，东南兵事，无役不从。所冀少赎前愆，附骥于忠义之林。今恭读方略，于臣前事，详载靡遗。史官职在征信，自应据事直书。但微臣伏读之下，辄觉愧汗，无以为人。可否仰恳天恩，念臣积劳，泯其往事，命史官凡遇冯子材字样，均于"材"字一增笔，改为"林"字，则感激之忱，益无纪极云云。此事若出文臣，则当立获严谴，当时朝廷念少保亲立大功，且武人不识

掌故，仅降旨申斥，而仍以温谕慰之焉。

孙子授侍郎轶事

钱唐孙子授侍郎诏经，光绪初，以学士授读毓庆宫，荐至户部侍郎，骎骎将大用矣，同列某公忮之。丰润张幼樵学士之督师马江也，主其事者某公，盖阴袭张汤使狄山乘障之故智也，后果偾军谪戍。然上意颇怜其才，欲摧折而后荐拔之。一日同列诸师傅皆在告，独侍郎一人入直。日课既毕，上留侍郎从容坐谈，因及丰润事，颇惜其有才而不善用。侍郎因陈使功不如使过之谊，且言张佩纶获谴以来，颇知悔艾。迥非昔年趾高气扬故态。倘皇上起之废籍，责以自赎，必能感激图报，不至重负圣恩。上虽未言，而心颇韪之。他日某公入见，上因语及前事，某公力言佩纶决不可复用，且微斥侍郎植党树恩。上固深信某公言者，由是侍郎恩眷顿衰。未几，遂以户部堂吏某骫法事，退出毓庆宫矣。命下之日，某公犹躬诣侍郎宅，温言慰藉，谓天威不测，竟不知谁何所中伤，某虽竭力保留，无如圣意之不可回也。侍郎至竟不知为某公所排挤，比其薨也，犹深感之。侍郎薨后，王麓卿农部颂蔚挽以联云："公以枚乘给札，兼浮丘授诗，直道难行，往事不须惭醴酒；我本词馆门生，厕司农掾属，文章憎命，逢人犹自惜焦桐。"侍郎本以南斋翰林，荐直毓庆宫，故有枚乘给札之语。麓卿则由庶吉士散馆改官，故次联及之。当时吊客读此联，莫不咋舌，谓在雍、乾间者殆矣。

章实斋之斥袁子材

乾隆时，袁随园以诗学上盟东南坛坫；效毛西河于徐昭华故事，吴越大家闺媛，执贽称女弟子者，至数十人，一时诩为盛事。独会稽章实斋先生学诚，深恶而痛绝之。既撰妇学以倡女教，又于所为笔记中痛斥其非，虽愤时疾俗之辞，不无过当，然亦箴颓俗之膏肓，防末流之泛滥，则未可谓无功于人心世道矣。呜呼！实斋生百年前，所见者不过女士昌丰，习为风流韵事，而所虑已如此，使其生逢今日，太息流涕，抑又何如？爰比而录之，以备言礼教者之一助。

其一则曰：谭友夏女山人说，有女子名澜如者，善貌兰通书，略知韵事，与一时素士交，处居小巷中，人称之曰山人。户外之履来求一观山人，各当其意去。而退省其私，或自厌其尾琐之言，轻其钱谷之好，陈其篋笥之书。亦有以周旋其面目，曰："吾不如女山人。"因谓山人丧风雅之名。而女子反以存山人之实，以风当世。按谭氏所斥之山人，不过走江湖，谒贵显，务虚名，无实学，一种取憎惹厌之俗子耳。贵人之前，娼优狗马，无不待食，若辈不过分一娼优狗马之支给耳。其品虽出名妓之下，于名教未有妨也。近有浮薄不根之人，倡为才子佳人名色，标榜声气，蛊惑士女，尽决义礼之坊。一时无识男妇，竞相趋附，轻于蛺蝶杨花，无复人禽之别。又有一种江湖笔墨，油口禅机，倡为三教同源，造为声色货利，不害禅定之说，挈带不男不女一辈，干谒贵显，阴邪倾僻，无所不为。而原其所始，不过为阿堵物，术于巧取，与山人奔走都市，同一俗品。而造作言辞，诳惑人

听，为风俗人心大害，则又江湖山人之罪人矣，安敢与娼优比高下哉？

又一则曰：明末闺秀方孟式，读徐媛诗，与妹维仪书曰："吴人好名而不学，不独男子为然。"（按孟式，桐城人，适县张秉文。秉文崇祯时官山东布政使，清兵下山东，夫妇俱殉难。乾隆时秉文赐谥忠节。）其言有丈夫气，巾帼中少识也。今日号为大家闺阁，但知仰慕纤佻不学，心术倾邪之无品文人，求其标榜题品，非礼相见，屈身称女弟子，无复男女之嫌。不知无品文人，为之夸饰矜诩，其心实不可问。所为标榜之名，不但不足为荣，而适足以为辱。当日所谓徐媛者，方氏但言其诗不足称，犹未至如近日大家闺阁所为之甚也。然其病实由于好名，其为无品文人所愚，而不自知其浅陋，则实缘于不学。方氏此言，真今日大家闺阁之良师也。

又一则曰：朱楚生者，康熙中名妓也，娇慧善嗔。有查生于周者，与朱踪迹甚密，然终落落未易近。查尝得善写真者曾生，欲为朱绘一小像，贻书询之。朱复书曰："来书云云，令人吞吐不下，字字足传神矣，安得又有曾君然犀来照人也？但面目可憎，毫无可画。唯排场上丑态毕露，为可画耳。来教又云：'心可假而貌不可假'，此语固然，令人恚甚。我常以不可假而假之，人知之矣，亦常以可假而不假，君知之乎？与君心期十载，情感三生，犹然知我貌耳，未知我心可叹也。曾君可画，我可假之心，何以倾注于君？我当尽解钗钿，为曾君左。如必以貌为言，即使神似形似，百日真真，千呼万唤，我不下也，不如己之何如。"或谓此书足见善嗔，余谓此正所以善媚也。李夫人病笃，成帝以高爵厚赏，求一睹面，卒不可得，自言此正所以托重兄弟。成帝病缓弱不能

举，惟持赵昭仪足，则兴不可遏。昭仪故避，不使得常持，宫人咎之，则曰："使帝易持，将厌弃不足重矣。"盖虽妓妾嬖幸之流，果使色艺出人，纵其乞怜帝宠，亦必先自珍爱，不肯轻炫易售，以为致人而不致于人，斯足重耳。安有大家闺阁之体，理宜如何珍惜，而顾以偶解五七字句押韵之语，不惜呈身露面，甘拜心术倾邪，纤诡轻薄，毫无学问之无品文人，屑居弟子，听其品题，自以为幸？呜乎！不忍道矣，尚觉妓妾嬖幸之流知自爱矣。

又一则曰："近有无耻妄人，以风流自命，蛊惑士女，大率以优伶杂剧，所演才子佳人惑人。大江以南，名家大族闺秀，多为所诱，征诗刻稿，标榜声名，无复男女界限，殆于忘其身之雌矣。此等闺阁，妇学不修，岂有真才可取，而被邪人播弄？浸成风俗，人心世道，大可忧也。乃更有痴妄无知妇女，自题其诗曰《浣青集》，谓兼浣花青莲之长也。此不必更问其诗之优劣，而其为无知无耻之妄人，要不待言。为之夫婿者，不但不知禁约，而反若喜之。呜呼！彼之所喜，正君子之所忧耳。

以上四条，可谓偏岩急迫，非儒者气象矣。其实随园门下诸女弟子，兼有以学著者。其苦节自贞者，更属不鲜，非纯属弄月嘲风之比也。此老所为，诚不足为训，以责随园，则咎实无可辞。一概抹煞，并谥以不贞之大恶，岂惟失实，抑且有损盛德。意者实斋于随园，本有夙嫌，挟义气以为阳秋，自不觉其言之太过耳。然实斋之言妇学也，以读书守礼为本，以文词技艺为末，非如守旧顽固者流，执无才是德之说，欲屏女子于学问之外者也。过而存之，亦足为今日之暮鼓晨钟矣。

陈坤维诗

乾隆末，吴中桑韬甫水部调元，客京师，于厂肆购明刻《元人百家诗》一部，中有小笺，题七律一首，署曰陈氏坤维，盖故家才媛，因贫鬻书者。诗云："典及琴书事可知，又从案上检元诗。先人手泽漂零尽，世族生涯落魄悲。此去鸡林求易得，他年邺架借应痴。亦知长别无由见，珍重寒闺伴我时。"下注："丁巳又九月九日，厨下乏米，手检元人《百家诗》付卖，以供馆粥之资。手不忍释，因赋一律赠之。"按丁巳为乾隆二年，检旧历是年适有闰九月，上溯康熙及万历两丁巳，皆九闰也。此诗怨而不怒，颇有衡门疗饥之概。非唯其诗气韵雅洁，其学之纯而品之高可见。名氏仅存，里籍湮如，亦可悲矣。

沈文开集为台湾信史

鲁王兼国时，徐学远有海外几社之集。是时明室遗老，多逍遥海外者。鄞县沈文开先生，名文光，由诸生贡太学。唐王时，授职太仆寺卿。隆成败后，航海至厦门，未至而风弓其舟抵台湾，是时郑氏尚未至也。后延平既建国，所以礼先生者甚至。先生凡居台三十余年，及见郑氏盛衰，有集十卷，抄本流入内地，为全谢山所得。谓其载郑氏二世事极其翔实，海东文献，当推为初祖，惜全氏当日未敢遽付剞劂。今浙人士知先生亦鲜矣。百余年间，数更兵乱，未识原本犹在世间否也？志国史者，当博访之。

纪李芬事

孤虚旺相之术，儒者之所不道，然其术流传最古，精者往往验如桴鼓。方今形上科学，尚未发明，不可诬其虚诞而尽斥之也。昔闻秦州刘子嘉前辈，述李芬事，亦他日修清史时，日者传中人物。芬，皋兰人，少孤贫，读书未成，因入行伍。乾隆中叶，随定西将军兆惠平伊犁，擢千总，为行营传宣官。及大兵之南征回部也，未抵叶尔羌，贼酋霍集占率罪奄至，环营积土为城，城高三丈许，外浚深濠，削木为鹿角植濠底。贼踞城上施大炮，昼夜不息，官军无一人得出。困守逾月，食且尽，兆惠手无所措，独坐帐中太息。芬进曰："兵饥矣，将军何不以粮济之？"兆大怒曰："若知粮绝，而故倡斯言，欲摇动军心耶？"曰："粮自有，但无人肯取耳。营东南隅土中，有麦三百余斛，盍遣卒发之？"兆曰："发而不得麦，汝当军法从事。"芬先使知将无所逃罪，无已，姑先试之。"命家童六十人，荷锸随芬往，如所指掘之。有顷，童果握麦来献。兆大奇之，促令众往掘，竟如其数。问："他处有乎？""西北隅更多，盖二千七百余石也。"发之，亦如所言，无毫发爽，众莫不惊异。问："何以知有窖粟？"曰："以占知之。"问："贼围何日可解？"曰："早占之矣，某日援兵当至，次日即溃围出，某日大功可成，将军晋封上公矣。"已而皆验。后大兵凯旋，芬留驻乌什。乌什参赞大臣永贵，奉召还京。将行，召芬问曰："吾当以何日抵京师？"曰："不能也。岂惟不得至京？且不得入嘉峪关。"永闻言，忿曰："验当酬汝金二百，否当嘱新参赞鞭汝四十，毋

悔也。”芬笑曰：“公此行十日内，若见群乌飞鸣如阵，必不可行，行者必及祸，当以某日仍反乌什耳。”永遂行。行九日矣，宿库车之合塞尔，晨起出帐，忽飞鸦万余，上下鸣噪，骇极，遂不敢前。次日，羽檄从西来，则库车领队大臣德明为玛哈沁所戕矣（玛哈沁，额鲁特一种劫盗名也）。立驰回乌什，督兵进剿，又数月，至次岁始得代归。芬官止甘州参将，在军中颇好读书，于骑射不甚措意，气宇恂恂，居然儒将也。

纪李本忠事

李本忠者，湖北汉阳富室也，世贾于蜀。楚蜀贾客皆舟行，沿江上下，自夔州入峡，至宜昌始出峡。数百里间，险滩如栉，归州为最，舟覆于是者不可胜数也。本忠祖即死于此，其父幸获全，然濒危者屡矣。本忠痛之，乃呈归州牧，愿独出资伐石，以平其险。既得请，则又走夔，诉诸郡守，守义而许之，助以资，辞不受。于是鸠工督役，诸滩以次削平。又以楚舟溯江上驶，必用夫挽舟，辄数十人负巨绠走前岸间，鸟道狭隘，或仅数寸，失足辄坠入江，岁死者无数。乃更凿岩通道，以利牵行。经始以嘉庆乙丑，讫道光庚子始竣工，盖前后三十六年矣。凡平险滩四十有八，费金五十余万两。楚蜀大吏上其事于朝，以为旷世义举，温旨嘉奖，赐本忠及子孙为四品卿衔。呜呼！使此事在欧美，则铜像之铸，传记之纪载，馨香百祀，宁有已时？而吾国则湮没无传，能言其事，殆于万不得一，此吾国群治之所以日退也。噫！

刘武慎外交轶事

刘武慎公长佑之巡抚粤西也，叛将李扬材倡乱越南，武慎檄冯萃亭宫保子材统师往剿，功垂成矣。扬材密通款于法人以乞援，法总督阴遣人往助，而照会武慎，谓寇已降法，受约束，不复敢犯边，请撤冯军，无更进剿。又唆其驻京公使，数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争执。总署王大臣不胜其聒，亦密函武慎，嘱令相机退师。武慎不为动，阳诺之，而益饬进兵，月余遂平之，扬材成擒。于俘虏中得法兰西人七名，讯之，皆法督所遣助战者也。武慎谬笑曰："若殆恐惧昏愦妄言耳，两国邦交方辑睦，安有遣兵助寇之理。汝辈必被贼虏，久思归不得脱，致神思颠倒，语无伦次。吾今当护送尔等往总督处，有一语望寄告总督，总督固长者，此后更勿为寇言所摇惑也。"因饬以礼馆此七人者，厚赐而遣之行。命亲信吏护送西贡，面晤法督交割，法督大惭愧，谢重叠。自是终武慎任，不复以边事相争矣。比吾国搜捕乱党，某国人往往有在其中者，动致酿成交涉问题，惜无有人知武慎前事者。

纪杜宪英事

杜宪英，开封士人家女也。父故精技击术，无子，遂尽以其术授宪英。宪英长，适中表周生，周生亦以拳勇闻一时者也。咸丰中叶，土寇扰开封，旁掠村野，周生集乡兵数百人，保卫桑梓，夫妇更番督众出战，杀伤颇多。周一日战胜，轻骑追贼，与左右相失，中途马蹶，竟被擒。宪英闻耗，率壮士数十人往救，

于贼中荡抉十余往返，斩馘数百级，终莫得周所在，疑已被戕矣。贼退后，乡人自投归者无算，问周生死，皆莫能言之者。不得已，乃散遣众，而独携一婢度淮南，沿途寻消问息，冀获周踪迹，年余靡所得。一日泊舟高邮宝间，一商船先在焉，船中资货山积，估客皆鲜衣美食，笑语甚适。俄儒服者二数人，由岸上缓步来，临河与诸商言笑，意致爽朗，谈吐亦驯雅。诸商肃使登舟，款以酒果，亦不辞，谈噱移晷，始从客登岸而去。近泊舟处一破刹，丹青剥蚀，古木掩郁，一老僧服坏色衣，瞑目趺坐庙门阶圮上，人问之辄不答，亦未尝一启睫。顾无人时，辄数数张目左右盼，目光炯然，射数十步。宪英语其婢曰："不见彼耽耽者乎？"婢哂曰："乱世怀璧，固惟祸是贾，何豫吾辈事？"女太息曰："虽然，亦可悯矣。"邻舟微闻之，异其所言。因见杜主婢皆弱女子，而孑身远行豹虎窟中，且意态闲暇，度必非常人，乃径登舟长揖请命。宪英初不肯言，诸商乞不已，始曰："向之引杯笑谈，今之瞑目危坐者，非他人，皆君辈慢藏所诲者也。虽然，吾亦当自为计。诸君今遇我，亦不幸中大幸矣。"乃戒令闭仓默坐，即有所闻，毋惊扰败吾事，吾呼公等出，乃可出耳。诸商归舟，如其教，灭烛屏息以俟。夜未中，陡然岸上鼓噪声，数十人呼噪登舟。自蓬隙窥之，槊而前者老僧，刀剑从其后者儒服二数人也。女倏自己舟中跃而过，僧方奋槊，忽狂呼倒地，视之已丧元矣。儒服者怒，共以短刀环攻，宪英纵横格斗，皆被伤仆，或有坠水者。一寇自舟后登蓬上，手佛郎机，欲出宪英不意，婢以长练引椎击之，亦破颅毙，余众悉骇散。天亦微明，宪英始呼诸商出曰："无恐，寇退矣。"众皆伏船头，崩角谢再生恩。俄而钲鼓訇訇，十数兵舰自上流下，桅颠建大纛，署王字。众方骇

顾，有顷已至，则水师巡官，闻下游有警，急至救援者也。一少年将领立船舷，召诸商问寇至状，众具以告。少年始而惊，俄若有悟，急请宪主仆。甫相见，即喜跃曰："宪娘无恙耶？"宪英愕然，谛视良久，然未敢遽相认。少年乃曰："卿不记嵩山射虎时耶？"盖其夫妇少时，曾游猎嵩山下也。宪英始信曰："果尔，君何以更姓王？"少年始为言其故。盖被虏后，贼询其姓名，诡以他姓对，贼不知为周，爱其勇，因释而重用之。乘间逸去，投淮北军中。有提督王某者，养以为子，因袭其姓，已积功官至副将矣。夫妻相持，悲喜交集，同载而去。此事在京师时闻人言，颇疑为裨官家粉饰之词。后与祥符钱心梅屯田昌祥谈及。心梅云："杜周夫妇，确有其人，精技击亦良信。"偶忆而录之，见聋悦中固有异人也。

阎文介开通太行北道

山西潞安、泽州两府，在万山中。唐以前，孔道可通车马，后久堙塞，旅行苦之。光绪丙子丁丑两年，秦晋豫大旱，山西诸府，灾象尤重，至有一村数百户，馁死不留一人者。而泽、潞两郡，乃大有年，谷贱，农为之伤。而运道梗阻，竟不克输斗粟出山外。于是朝邑阎文介公，以工部侍郎家居，奉命山西赈务大臣。是时官巡抚者为威毅伯曾忠襄公，派员购米湖南北，隔越数千里，不得时至。文介尝阅《通鉴》，考唐会昌中，用兵昭义，曾敕石雄率朔方军，由平阳东南，取道曲亭，进兵径指上党。既可行军，其轨道必非甚陡，上下未及千年，不应遽无踪迹可寻。乃与忠襄谋，派员查勘，往来月余，竟得曲亭故址。遵此入山，

直抵潞安府城外，不唯旧迹宛然，且广阔能并行两轨，不必凿山堙谷，仅平夷险阻，即可通车马。文介大喜，即奏以放赈余款兴工，未竣而文介解赈务，忠襄亦调任去。张文襄继为晋抚，乃卒成之。

纪贾世芳事

清世宗晚年，颇信方士。寝疾时，浙督李卫奏荐河南医生贾世芳，善符水，治疾不须药饵。因召见，令试其术。世芳于上前，以朱绘符，焚诸火，口喃喃诵咒数十语，上果霍然愈。乃大喜，赏赉甚厚。王公贵戚，争相延治。然未及数日，上疾复作，须再诵咒，初尚有验，久之疾乃愈增，世芳亦无如何矣。未几，遂弃天下。高宗在藩邸，固深疑之，忽忆数年前游西京白云观，观中一道士，酷类士芳，益灼然知非善类。且聆其陈奏，多幻妄不道语。既即位，立命诛之，缚至市曹，利刃不能入。监刑者出其不意，直刺其腹，砉然洞胸而入，死，乃断其首而枭示焉。

齐世武之被酷刑

齐世武，满洲人。康熙中官尚书，以勤干为上所眷。尝语诸大臣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者，汉大臣惟有张鹏翮，满大臣惟齐世武而已。"其亲信如此。及理密亲王被废，世武以谄事王为罪，上怒极，命以铁钉钉其五体于壁，号呼数日而后死。

汤文正笔记

光绪中，义州李文石葆恂，尝以百钱于祥符书摊上，得睢州汤文正公笔记一册，白纸行楷书凡十二条。首为苏州重沿革之异，及官田税重徵之所由。次为夏水平王、周太伯、吴伍大夫、宋韩忠武王庙祀。次辨稻粳异名，有箭子、红莲、糯亚、早白、乌口、帅姑、稻航七种，及一熟再熟之别。次为吴中隐君子韩洙、处士顾有孝、朱鹤龄轶事。次为张文贞、汪尧峰、陈蕺公、满洲勒公、明公、邵戒、三俨老魏、蔚州李子静、胡文弓翁、渭公、张运青、张曼园诸老，议论行事得失。次为兴化知县张可立治绩，而吴县知县刘滋，宜兴县知县蔡司徽轶事附焉。其考水利，南则记白茅、刘、孟三河，北则备载高堰、六减水坝、徐州南堤、毛家山北堤、大谷山下河、射阳、平望、德胜、平亭、鹊仇溆溪、泳洋、广洋诸湖。其入领詹事，则详记主敬殿讲书仪注，灵台郎董汉臣言事始末，翰林院学士库勒纳劾少詹事耿逸庵溺职，而以己四次讽逸庵避位书稿附之，终阁臣徐国柱乞退事，末写《近思录》第一卷。盖随笔遣兴，未成之作，子孙重其手泽而附存之也。书凡四十八叶，虽无多，而所载皆康熙中中外大事，于史事极有关系。惜其本未刊，附识于此，冀留心掌故者访求之。

黄京卿外交轶事

从前诸大老巨公之顽谬，有不可以情理解者。某公之巡抚江苏也，正值中东和议甫定条约，开苏为商埠。日员珍田舍已来议

苏租界事，指索阊门外地，诸大臣以阊门为姑苏精华所萃，且民居市廛栉比，不欲斥以与人，将以盘门外地与之。珍田执不可，往返驳诘，词甚不逊。某公故以道学著称，于国际法懵然无所知。苏省又绝无外交人才，堪以折冲尊俎者。某公窘甚，不得已乞援于金陵。时江督刘忠诚尚未回任，张文襄方权南洋大臣印务。得某公咨，乃遣嘉应黄公度京卿遵宪往京师。既至苏，珍田卧日来谒于私宅，京卿谢不见，谓私邸非公议事地，约翌日于抚署会晤。届期珍田阳阳来，寒暄一二语，即及界务。谓奉其政府训令，指索阊门，断无迁就理。若不得阊门，即当下旗回国，不再开议矣。京卿但静听之，不置可否。俟珍田语毕。徐徐正色谓之曰："吾辈今日所应办者，第一事为互换凭证，不然不能认为外交人员，此国际定例，断不能少紊者。吾来时已奉南洋大臣札谕，且此间抚军亦有委札，当出以相示。君自贵国启行时，自必奉有贵政府训条，盍出以示我？"言已，即由怀中出两札置案上。珍田出不意，次且良久，始嗫嚅曰："来时匆遽，竟忘携训条，君如不信，盍电达贵国驻使？向吾政府致询，当知非矫伪也。"京卿侃然曰："此何等大事，奈何忘之？君为外交人员，并此而不之知耶？信若是，则君在此地，但有私人资格，界务非所应言。为君计者，当即日回国，领训条，再行来此会议。吾金陵尚有要差，不暇与君作无谓周旋，刻即登舟遄返，俟君再到时，方奉迓耳。"珍田始大沮，立辞出，次日遂行。及再至，则非复前日意气，京卿随机折辨，竟以盘门定议，且保全利权不少。其交涉员在杭州者，闻苏事已定，亦不复有所争执。京卿与某公乡试同年，自谓有此排难解纷之绩，当蒙格外优礼。及复命，且并无慰语，匆匆数言，即送京卿出，由是忌外交人材愈

甚。尝语其幕客曰："吾固谓洋人非人类，不可以人道相待。君辈每病其言过甚，今何如耶？珍田来时，吾及诸君苦口晓音，与之以礼相折，而彼反桀骜益甚。黄某来，不知作何等语，被遽肯帖然就范，一语不复争执，为解葛卢始能解牛言，视于此而益信。然如黄某者，他日使居要地，则虽以江苏全省轻易与人，亦意中事，此等人安可使得志耶？"幕客皆匿笑，然不敢辨。及后戊戌政变，京卿方奉使日之命，尚留沪上未行，曾被某言官参奏，几不免奇祸。后虽获免，然竟废不用，某公盖有力焉。

祁文恪趣语

昔官工部时，寿阳祁文恪公世长为大司空。一日入署，余亦随班持稿请画诺，适江宁梅郎中寿阳，随刘芝田、中丞瑞芬出使英法，差竣回国，是日到署销差，诣堂上谒见文恪，长揖侍立。文恪询姓字籍贯讫，卒然问曰："君在惊波骇浪中，前后至四年有奇，亦良苦矣。今日复睹陆地，乐否？"梅对曰："由英回国，海行不过月余程，中间亦尚登陆换船，非尽水行也。"文恪愕然曰："然则英国亦竟陆地耶？亦有室庐可居，谷粟可餐，如吾人世界耶？"梅忍笑而应曰："唯，唯。"文恪亦笑曰："吾今日如读未见书矣。向谓君等出使外国者，皆终岁居处舟中，不得见一片地土，今乃知其误也。"都下相传以为笑谈。吾谓闻人言而自知其误，究是君子所为。若在某公，则方以梅为妖言惑众矣。

有清一代奕学小论

吾国奕学，至有清一代，人材甚盛。有清初叶，如盛大有、过伯龄、周懒予、汪汉年、周东侯、吴瑞征等，俱名闻全国，为世所称。与周汪同时相抗者，则有李元兆、季心雪、周元服、姚畊儒、吴孔祥等辈，亦颇不弱。盛有《奕府阳秋》行世，过氏有《四子谱》行世。于倚盖压梁诸法，颇称尽变。周懒予氏于朋辈中可谓独出当行，伯龄不敌也，即汉年、东侯亦时屈焉。惟李氏元兆，取伯龄、懒予之成局，悉以揣摩曰："懒予又胜也。"乃与懒予奕，凡十局而胜其六，时人异之。元兆谓懒予怯野战，故以野战胜之，言涉夸张，未足尽信也。应双飞用两压法治懒予，识解之超，学者宗焉。汉年为奕，笔路精妙，虽狭庵短兵，不苦逼窄。始与东侯对垒，旗鼓相当，雄视一世。然后均负于懒予，始翻然改辙。东侯为奕，淋漓尽致，不可方物，同辈诸人不逮焉。其间黄我占、张吕陈、程仲客、高钦如、朱士升、萧幼白、卞邻原、杨泓炯、江君甫、僧野雪、许在中、戴臣野诸子，数有对垒之局，见于诸家奕谱，然不多概见，故名亦不彰。黄龙士以后起之秀，英俊精峭，一出而驾东侯之上，世称其年十八即成国奕。盖其姿之微妙，乃生而知之，非学而知之者矣。谓之天赋，谁曰不宜？人称龙士如龙，东侯如虎，犹浅譬也。徐星友较之龙士，固尝望尘不及，血泪篇十局，初与龙士三奕，龙士号受子十局血泪篇，未足拔帜立帜也。然三年刻苦，足不下楼，率至比肩，同称国奕。著有《兼山堂谱》及《会声园受子谱》行世。

其与龙士星友同时者，若江天远、凌元涣、娄子恒、何暗

公、谢友玉、周西侯、赵雨峰、黄稼书、吴来仪诸子，俱系名手，不同凡作。徐星友谓稼书为奕用意雅淡，大方正派。来仪艰深峭刻，极为擅场，非执盘盂就小邦之列者，所能仿佛一二，其推重如此，盖可见矣。

自是以后，世人盛称梁程、施范，奉为宗师。梁即梁魏今，程即程兰如，二子同时齐名，实为施范前辈。施定庵、范西屏，同籍宁海，共推翘楚。施范尝谓俞永嘉能青出于兰。梁亦有受范三子三局，施定庵亦幼时获交梁程先辈，受先数局，获益良多。可见施范尝能师法前贤，故能超群轶众。然四家之中，允推范氏为巨子，袁简斋至尊为奕圣。品学之高，宁者无异言，年十六，即以第一手名天下。少年慧敏，前有龙士，后有介之，（龙士介之亦年十六即成国手）可称三绝矣。

范氏而后，任渭南、施省三、周星垣、董鹿泉、金秋林、李湛源、楚桐隐、黄晓江、徐耀文、申立功、陈胜林、张介福、张春林，俱称健者。桐隐与张芝楣有《合评藩景斋此谱约选》行世，徐耀文辑有《国朝奕汇》三卷，附著《稼书楼谱》一卷行世。

后之兴者，陈小松、陈子仙齐名，世称陈周，而介之不及焉。然介之之为奕，思致敏捷，落子如风雨，年十六即冠天下矣。小松为奕，平易近人，如老学究，著有《餐菊斋谱》及《皖游奕萃》行世。子仙较之小松，颇足抗衡，今亦有《子仙百局》行于世。自是而后，型典日微，至有清末造，虽有丁礼民、张乐山尚存，亦无有以第一手名于天下者矣。奕之不进，可哀也夫！

钱南园之劾毕秋帆

昆明钱南园先生沣，为乾隆末年直臣第一人，惜其奏疏遗稿散佚，世所传诵者，惟请复军机旧制一疏，此外则不少概见。顷于抄本奏牍，得其参劾陕西巡抚毕秋帆一疏，亟录存之。乾隆末，甘肃冒赈一案，侵蚀公私款项至数百万。事发，总督司道以下，伏法者数十人，秋帆方为陕抚，具知其事，然以勒尔谨、王亶望，皆和珅死党，秋帆亦奔走和门者，故明知而不敢言。南园此疏，足彰公论。其得罪于和，盖自此始，不俟劾国泰而和已切齿于先生矣。其疏云：

“为请究大吏瞻徇养患事。本年查办甘肃折捐冒赈一案，作弊诸员，悉已治罪无遗。此案作俑，由于藩司，而纵以使成者总督。非有王亶望，则蒋全迪、程栋等无所施逞；非勒尔谨，则虽有王亶望谨亦莫之能为。凡诸弊端，皆缘大吏负恩所致。臣节次恭读谕旨，处置诸人罪名，仁至义尽，恺恻详明，凡有人心，孰不负膺感畏。但勒尔谨、王亶望、王廷赞，虽已分别伏法，而现任陕西巡抚毕沅，前曾奉命署理督篆，以陕甘接壤，折捐冒赈纷纷，肆行已久，宜有风闻。迨亲握督篆，非一朝夕，一切钱粮案件，归其核定咨题，当不啻燎如观火。乃不亟思遏止，臣不敢谓其利令智昏，已受贿饵，遂不能复直道而行。惟瞻徇前任，畏避远嫌，明知积弊已深，不欲抉之自我，宁且隐忍以负朝廷，实非大臣居心之道。见其查办捏结，道府无论正署久暂，但经出结，即无宽贷。诚以受恩深重，苟念不可为，自必力与矫异。向使此案早发一日，则秽恶何至此之深？入于刑辟之徒，亦可不致如此

之众。惟甘心从同，酿患至七八年，虽被重谴，其又何辞？况毕沅实属督篆，非若官仅道府，犹可藉口以受制上司自解，是其罪较涅结各员，尤觉有增无减，臣愚昧之见，敬请敕下部臣，将毕沅比照诸臣严加议处，以昭宪典之平。而各省督抚大吏，益知所警惕，不敢以为瞻徇，久致养痈"云云。"

疏上，毕终以有奥援故，竟免议处。然海内皆知先生敢言矣。先生之卒也，实以参闽督伍拉纳贪婪纵恣，为和珅所格，不得施行，愤郁遘疾，竟以不起。先生卒后，伍拉纳旋以亏空案被逮。及先生灵輀返滇时，道出菜市口，而伍亦以是日赴市就戮，因车出城，适与丹旐相值，都人以为有天道也。

纪惠陵末命异闻

同治中，册立皇后，孝贞后属意孝哲，而孝钦独喜侍郎凤秀女，争持不决，乃召穆宗，使自择焉。上亦以孝哲为可，议遂定。凤秀女封慧妃，孝钦意大怫。既不喜孝哲，因迁怒穆宗矣。孝哲气度端凝，不苟言笑，故穆宗始终敬礼之。宫中无事，恒举唐诗以试后，后随口背诵如流，上益喜，伉俪綦笃。而居恒曾无亵容狎语，孝贞亦异常钟爱。而孝钦则非常忿怒，每孝哲入见，从未尝假以辞色。后遂禁约上不得入中宫，欲令慧妃专夕。顾上意亦不愿常至慧妃宫中，遂终岁独宿乾清宫，时时侘傺无聊。宫监辈乃导上为微行，往往雇街车轻骑，或出南城作狭邪游。每自称江西拔贡陈某，尝与毛文逵昵熙相遇于某酒肆中。上见文达尚微笑点首，文达色变趋出，亟告步军统领某，以勇士十余人，密随左右。数日后，文达入对，上犹微诮其畏葸云。其后以痘疾

竟弃天下，人犹疑为恶疾者，以此故也。孝哲既失西后欢，又骤遭此变，独处宫中，艰困万状。赖孝贞时时召与语，所以抚育之者甚至。

清朝宫禁故事：诸妃嫔进御者，每夕由皇后预备膳牌呈上，上留某人牌，则召某人诣寝宫。其有入月及怀孕者，则撤去名牌。若天子欲行幸诸妃嫔宫，先时须由皇后传谕某妃嫔，饬令预备，然后大驾始前往。其谕必钤用皇后玺，若未传谕，或有谕而未钤玺，大驾虽至，诸妃嫔得拒弗纳。此盖沿前明旧制。明世宗自杨金英变后，始定此制，盖以防不测也。穆宗之寝疾也，已稍稍愈矣。一日忽思往慧妃宫中，以语孝哲。孝哲不可，上固求之，至长跽不起。孝哲不得已，乃钤传谕。上欣然往。次晨遽变证，召御医入视，疾势已不可为矣。孝哲以此自悔，其后决计身殉。固由不堪西后之虐，然亦缘此。

陈恪勤之诗案

康熙陈恪勤公鹏年，守苏州，以峭直获罪总督阿山，恪勤偶泛舟虎丘，赋诗两首云："雪艇松龛阅岁时，廿年踪迹鸟鱼知。春风再拂生公石，落照仍衔短薄祠。雨后万松全合沓，云中双阙半迷离。夕佳亭上凭栏处，红叶空山绕梦思。"其二云："尘鞅删余半晌闲，青鞋布袜也看山。离宫路出云霄上，法驾春留紫翠间。代谢已怜金气尽，再来偏笑石头顽。楝花风后游人歇，一任沤盟数往还。"

阿山得其诗稿，乃密疏弹劾，谓恪勤阴有异志，非徒以文字讪谤而已。以原稿呈进，而逐句笺疏其旁。第一章首联，则以

“雪艇、松龛”皆名僧别号，而有明遗臣，大抵托迹空门，恪勤阴与往还，密图恢复。“鸟”谓水鸟沤鹭之属，隐指台湾郑氏，言恪勤与郑氏交通，十余年中，无日不密递消息也。“雨后万松”阴指故明宗室，弘光帝名由崧，故有“万松”语。“云中双阙”，则指北朝宫室，“迷离”谓缥渺空虚，若有若无也。末联则以明南京故宫中有亭名“夕佳”，故托以寄意。“红叶”指明裔，盖朱为明姓，“叶”则后裔之谓，言其心无日不思明也。次章首联，谓以太守之贵，而“青鞋布袜”，为野人服，盖明明有不屑本朝衣冠之意。“离宫”“法驾”，仍指弘光而言。“金气”“代谢”一语，则以满洲起东方，与金元同族，当时且有后金之号，代谢已尽，则清将终之谓。末联“沤盟”仍指郑氏，谓恪勤阴与郑经缔盟，约其于春尽夏初来寇江浙，以北兵畏暑，盛夏不能南来也。

疏奏得旨严加申斥，谓诗人托物写兴，岂必皆有寓意？阿山有意罗织，深文巧傅，冀兴文字大狱，殊失圣朝宽大之意云云。恪勤竟获免。使此事在雍正间者族矣。

殿本《廿四史》之讹误

曩读武英殿本《廿四史》，惟《史》、《汉》《国志》校勘无愧精审；《晋书》以次，则讹字不可枚举。窃怪当日特颁内帑，设立书局，将已刊成定本，传示万世，而校勘诸臣，何以疏忽如此？其后乃知别有原因，并非无意为之。盖校勘虽属馆臣，而督工监印，皆内务府司员为之，此辈与内监阉竖关系至为亲密，照例一卷刊成，先以样本进呈御览。几余展阅，偶见一二误字，必

以丹毫记出，并降旨申斥馆臣。然虽降旨申斥，而上心则颇沾沾自喜。盖当时馆阁诸臣，皆海内名流，一时博雅之彦，然犹学识有所不及，必待御笔为之改正，是则圣学渊深，诚非臣工所仰企。故每经校出书中讹字，则是日宸衷悦豫。近侍虽有小过，亦不至于被谴。此曹乃授意内府诸员，故意多刊讹字，以待御笔举正。然上虽喜校书，不过偶尔披阅，初非逐字雠校，且久而益厌。每样本进呈，并不开视，辄以朱笔大书校过无误，照本发印。司事者虽明知其讹误，亦不敢擅行改刊矣。君主专制时代，左右赞御之侧媚乃至如此，有真不可思议者已！

瓷　经

王文简《池北偶谈》卷二十三，纪益都进士翟某，任江西饶州府推官，甚豪侈。尝集窑户，造《周易》一部，白地青字，楷法仿唐开成，甚精妙，凡数易乃成。蒲城王孝齐名绰者，渔洋宗人，官益都令，亲见诸翟氏家中，尝为渔洋言之，当非虚语。往时尝读乾隆时某说部，纪内务府郎中某，司榷九江，欲仿石经例，以瓷为《十三经》，督造数年，仅成《大学》一篇。某郎中罢官后，工亦遂停，造成者皆藏内府，此二事绝相类。某郎中挟国力为后盾，而所造者不及翟某十分之一，国初物力丰盈，可以想见。此事在欧西，则其物必宝藏博物院中，俾国人悉得瞻礼，而其人之名亦与之不朽。今竭数年之力，欲创千古所未有，然既成以后，一则贡诸天府，一则秘诸私家，且断断焉虑人之知，而巧偷豪夺也。盖不得不密锸深扃，使与人世隔绝。一但遭遇世变，则仍毁弃荆棘中。然则虽有此物，直与无之等耳，且并区区

名字，亦不得诧以不朽，其旨为谋也亦拙甚矣。

吴汉槎晚年之困顿

吴汉槎以科场事遭冤狱，投荒二十有四年，垂老乃获赐环。当时人莫不怜其才，悲其遇，而以生入玉门关为幸事。然汉槎在宁古塔时，历任将军，大抵皆慕其才华，延为上宾，飞书草檄，纵情诗酒，与在内地无殊。东省读书人少，汉槎至，则官吏子弟及士人之志在科第者，皆就之执经问业，修脯丰腴，养生之具，赖以无缺。及西归后，晚年乃侘傺无聊，日为饥驱。且在边塞，久习其风土，江南溽热，反以为苦，卒以此致肺疾而终。临殁时，语其子曰："吾欲与汝射雉白山之麓，钓尺鲤松花江，挈归供馔，手来庭下篱边新磨菇，付汝母作羹，以佐晚飧，岂可得耶？"味其词意，盖转不忘塞外之乐。以此知人生生计舒蹙，心境苦乐，与处境之穷通，迥非同事。读此可悟庄生《齐物》之旨。

周弢父先生轶事

道、咸间，阳湖有周弢父先生，才气纵横，历为林文忠、曾文正诸公赏识。其事业略与钱东平江同，而行谊之肫笃则过之。然人莫不知东平，卒少知有弢父者。弢父名腾虎，娴经济，工文辞。道光末，淮南鹺政久蠹，弢父上书鹺使者，言改革事宜，使者委信之，遂鸠金为倡，不逾年致数巨万，交游麇至。座后联大篷，贮朱提其中，语司计者曰："吾客有取，虽多毋问也。"旋兵事起，盐筴乃大负，债家索逋，咸自引任，不以累使与客。雷

以诚督兵居泰州，闻其名，召至幕府与计事，骏甫言病农不可，征商可，乃建议居贷一金者取若干厘，军用饶裕。数十年名公巨卿，咸踵行其法勿变，度支增入亿万，卒平大乱。而始谋者乃一寒士，世莫能知，或且以属之东平也。方东平之被杀，骏父抗声数以诚曰："若所为如是，奚可与一日处？我所以来，为欲明大义，救苍生倒悬耳。岂助若耶？请从此辞。"以诚颜赧汗垂腮，亟长揖谢过，骏父不之顾，卒浩然去。所著有《飨竹华馆诗文》，其咏《关将军义马行》一首最奇伟。虎门之陷也，提督关忠节公天培死焉，坐马为英人所得，每乘必咆哮跳踉，直负之以趋海。众惊救之起，马无恙而人溺毙矣。如此者数四，竟无一人敢乘者。粤人闻而义之，赎以归，豢诸忠节祠中。其诗云："将军已死马尚在，贼奴竟思骑而行。蓦然蹋空海云裂，阳侯避浪冯夷惊。呜呼将军真壮士，养马犹能识忠义。若教临阵成大功，辟易应看走千骑。西风萧萧海波立，万马归来汗流血。粤人重马痛将军，至竟挥戈欲杀贼。锦鞯饰马身，黄金络马头，飘珠喷玉四踏疾，平原昔着当清秋。伏枥哀鸣志千里，文绣盐车等闲事。秋风感激报恩心，侧目苍穹望箕尾。如龙之骏老天闲，壮士闻之尽掀髯。君不见，殿头仗马兀不动，日日恩叨大官奉。太平干羽舞两阶，祭云奇气成何用？"

独行谣诗事

《王湘绮诗集》中《独行谣》三十章，所赋道光、咸丰、同治三朝轶事最夥，与世间传闻语有迥殊者。原诗本有注甚详，今刊本俱删去之，读其诗不知为何语矣。爰摘其要者录之，俾读王

诗者有所考焉。

郑梦白中丞祖琛，十九成进士，以知县即用，分发江西，到省即补星子。既履任，羞涩不肯坐堂皇，家人促之，或至啼哭。已数月，滞狱山积。其夫人乃与诸仆谋，给以有客来拜，方肃衣冠出诣厅事，至屏门后，骤升屏，隶役数百人传呼曰："官升堂矣。"不得已，始入座。未几折狱如流，一邑有神君之称，遂被荐擢至粤西巡抚。自雍正朝设军机处，派大臣行走，如唐乎章事。然其时惟鄂张两相专对，他相取充位而已。鄂张既殁，则惟领班一人得承清问，余皆缄默无发言权。道光中，穆彰阿用事，最专且久，督抚奏事，先咨穆取进止，乃敢具疏。鸦片战事既罢，宣宗以公私困乏，一意节省，闻其兴发，辄不怡者累日。穆测上意，益务为从脞，务上下相蒙，苟安无事。洪杨乱起，郑先以告穆，穆令秘不以闻。迨咸丰改元，乱益炽，不可讳，穆亦获谴斥罢。郑始闻，请亟诣平乐讨捕，于是言官劾郑，褫其职，而代以邹鸣鹤。

是时朝议洪、杨为么麽小盗，虽徵发诸道兵，不过数百人，总集三千余人止矣。周天爵代邹鸣鹤为巡抚，始奏言贼势未可轻，请募二万人为大举。是时诸帅言兵，无逾周者，政府竟寝其议，周亦谢病归，旋病卒。文宗思其忠，谓有曲突徙薪之识，特予谥文忠。周非庶吉士出身，而得谥文，以在籍大臣，而奉旨予谥，皆异数也。

赛尚阿在满臣中，为能娴文学，且服膺宗儒之说，夙著清正名。大臣贤贵，无逾赛者，故朝命出督师。赛驭下素宽，隶仆尤恣横，沿途索赇，必满其欲，州县苦之。至岳州，守令馈赠殊少，乃以臭腐置肴馔中。赛大怒，自是遂所至与地方官龃龉矣。

咸丰二年四月，贼既由全州入永州，水道浅阻，不能直下，乃改遵陆。湖南兵备尤空虚，邓骆秉章亦不知治兵为何事。长沙南郭，民居最夥，筑土城护之。或议坚壁清野，骆将从其议，在籍侍郎罗绕典以为不可，乃已。寇追省城时，骆罗皆在土城上，几为寇所获。萧朝贵以二千贼从攸醴来，驻军城外，然城中绝无觉者。候补官某，乃至认为官军，持名刺上谒，相见，且于袖中出《平寇方略》献之。朝贵大笑，送之出。

石马铺屯陕西军五百人，满员福诚将之。五百人者，皆悍勇耐战。而陕军不能食稻，求麦面不得，士皆饥疲。省中但严令出战，自朝至日昃，兵士馁极，而援兵无一人至者，五百人尽没焉。

长沙既闭城，于城东北设桔槔及长梯，以上下行人。赛尚阿由桂通至湘，亦遵此以入。诸将卒出战者，则缒以出。罗绕典好诙谐，为题曰："出将入相。"湘绮自乐乎归，亦由此入城，其嫂左氏谯之曰："城中买猪近乡者，亦缒而入，其声哑哑然也。"

寇设旗帜白沙井，与楚勇营近。有人谓领将江忠源，宜往拔其帜，江曰："彼有贼，那可往？"客言此但空营，中实无一贼。江掉首曰："有旗乌能无战？吾不堕彼术中。"寇攻南城，提督鲍起豹迎善化县城隍偶像登城楼，与之对坐，人呼为鲍菩公。

三年二月，金陵被陷。先是江南有童谣曰："丹桂插金瓶，无根总不成。"

洪、杨军略，以李开芳北犯之师为最劲，盖实明初徐常北征成算。初议以开芳为西路，杨秀清为东路。西路之师由扬犯滁，徇凤阳、归德、开封、怀庆，绕山西直隶，与东军会于天津，而东

则傍海北趋。秀清不欲北行，使副将林凤翔代己，深入无援，故及于败。然犹历三年而后灭。此策不成，有以知其无能为也。

江忠源帅楚勇号截战，当时有北胜南汇之目，陷阵冲锋，实恃其弟忠济。迨往援江西，助守南昌，赣省馈犒军银二万两，忠济尽取之，不以给军士。军士大噪，欲杀忠济，忠源谕说百端乃已。遂斥忠济归，不使再领军，忠济去，楚军弱矣。

三年九月，命惠亲王绵愉为奉命大将军，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为参赞大臣，将健锐营出京剿贼。惠亲王佩捷刀，僧格林沁佩讷库尼素光刀，司道提镇以下不用命，或失误军机者，皆得专戮。

曾文正之初败于靖港也，湖南布政使徐有壬，按察使陶恩培。详请抚臣夺其军，参奏治罪。俄而塔齐布以陆师大捷湘潭，抚臣乃不敢极言曾罪，然亦不敢论鲍起豹恇怯状。既奉朱谕切责起豹，代之以塔齐布，而于曾请罪疏有温慰词，且云："汝此时心摇摇如悬旌，平日自命养气之功何在？"又令奏调司道大员随军支应。徐陶闻之，皆来谒曾，顿首称死罪。

罗泽南初将陆师，并不敢一战，惟从塔军后观战壮声而已。一日寇骤来，攻罗营甚急，不及请援于塔，遂开营与战，竟获大捷。自此遂为劲旅，与塔齐名矣。

杨霈为湖广总督。霈家居京师，少通任侠。及为广州守，以千金购一红毛大镜，径丈有五尺，将以馈定郡王载铨。然为物过巨，虑招物议，未敢显然致送。乃由海道运至京邸，嘱兄子某，往访某甲，某甲者，京师无赖子，居城西陋巷中，与乞儿椎埋伍者也。兄子寻数日始得之，告以故，甲闻霈名，已不复省记。良久乃悟曰："若杨八侄耶？审尔，其以镜舁送城外某寺中，付

僧某手，勿问我所为，时至自相告也。”如其言，数日无耗，以为镜已被骗矣。欲往询某甲，又念其戒，不敢往。一日晨起，甲忽来语兄子曰：“镜在定王府旁某器物铺中，汝可自往致送。吾已以始末面告王，径往无患也。”兄子大惊，问其故，则乘某巨室出殡城外，丧车返时，庋镜其中以入城矣。霈交游行事，大抵类此，不可谓非奇士。然用不以正，故卒致败。

霈止驻军广济，倏闻湘军败，大恐，弃广济走德安，军遂溃散。霈独与亲军数百人俱，过省城不入。武昌守备单弱，闻霈至，邀入城助守，霈不可，委之而去。时陶恩培已擢鄂抚，恩培不知兵，骄横甚，方以元日索银壶蒸人不得，怒詈江夏令，欲稟参之。司道方相缓颊，骤报贼已至城外。恩培仓皇不知所措，惟祷神呼天，痛詈杨霈误我而已。城陷，遂被戕，犹获优恤，谥文节。

四年十二月，上赐曾国藩御服黄褂貂马褂。甫颁到之翌日，寇以小舟夜劫督师坐船，取其服而去，国藩噤不敢言。

戊午科场案后，又有官钱店亏空一案。肃顺方长户部，主穷治曹郎，多入狱者。店凡五所，皆以字为号，议者谓宇内方一统，今分为五，此四夷猾夏之兆。

英人陷广州虏叶名琛也，朝廷命僧格林沁督海防津沽，怡郑肃以僧外藩轻之，僧亦不敢有所论列。且不知上意主和战，究孰主，忧之甚。及陛辞，上亲酌酒以赐曰：“汝饮尽此杯，祝汝获全胜。”乃知上意果主战。至津匿精锐，示羸弱以诱敌，遂拔桩直入，伏兵炮大起，击沉其二舶，损其二舶，馀十艘出口去，停朝鲜海岸半载，益买马习陆战，而僧自得胜后，气益骄。郭嵩焘在其幕府，以书告湘绮曰：“战胜而人心愈馁，亡无日矣。”及敌再

至，果大败。其后讨捻寇，纵掠男妇，民相率哭诉辕门。僧蹙额曰："北军离家久，汝辈曷少避之。"以是大失北方民心。僧之为将也，喜深入而吝爵赏，将士无不愤怨，其后骤遇劲敌，僧轻兵先将士驰入敌阵，诸将未交绥，即纷纷鸟兽散，军遂大败，僧亦被戕。

九年，石达开以金陵内讧，自帅师出犯江西、湖南、两广之交，遂围宝庆，众号五十万，所过三日夜人马不绝。时湘军暮气渐深，已不能战。而湖北遣李续宜来援，尤骄肆。巡抚虚心以听，屯资水北，数十日不问战事。湖南诸军屯资水南，亦不敢与续宾异同。久之寇溃而走，官军溃而奔。是时石达开若直下攻长沙，湖南必可全有。湘军根据尽失，而金陵之势立振。虽有曾胡，天下事尚未知谁属也。军兴以来，此役可谓天幸第一事矣。

何桂清既失苏、常，时议皆主以曾文正任江督，而贵近臣皆不欲也。肃顺语湘绮，谓当时人对，力言江督非曾不可。而汉军机大臣匡源则奏称今日江南糜烂，非独何桂清一人之咎，何既不能定乱，即曾亦必不能定乱。然何较曾尚明练，宜留任以观后效，上颔之，遂罢易帅之议，而责何以恢复。既而言者争论不已，始命曾开府于东流焉。

程学启之降也，与所部数百人，俱严装持满，叩曾贞干壁呼曰："我来降，追者在后，故不能释兵，信我可开壁相迎，不信则请发炮相击，免使我死贼手也。"曾闻之，遽屣履出视，传呼开垒门纳之。程以此感贞干甚，誓效死以报。

湘绮在南海听歌，遇南宁一女子，赏之，买为妾。于是东南诸帅，皆腾书相告。后湘绮北归，以其事语曾文正曰："买一妾耳，乃至名动七省督抚。"文正先亦纳一姬，长沙老儒丁果臣

取忠贻书争之。文正闻湘绮言，率然问曰："君作尔许事，不畏丁果臣耶？"湘绮曰："已先告之矣。"文正大笑曰："幸赖奏明在案也。"然丁虽笔岸高峻，动以礼法绳人，而己则好观人家姬妾。湘绮既纳妾，丁来贺，湘绮呼妾出拜，复欲拉丁入卧室，丁固不肯。湘绮常举以语人曰："丁果臣且不欲再见，则其貌可知矣。"湘绮族某君，亦纳妮，或规之曰："志士枕戈之秋，不宜沈溺妾安。"湘绮曰："此大易事，即名之曰戈儿，以示不忘在莒之义可也。"

金陵既下，文正奏言初疑寇有积金，可助国用。后严密搜求，乃知全系谬言，绝不足信。然恭王尝对人言，张文祥刺马新贻一案，言人人殊，太常寺少卿武昌王家璧，至密疏上闻，以为系苏抚丁日昌所主使，则荒谬甚矣。

咸丰年间，军机大臣四人，吏部右侍郎杜翰班最末。一日吏部左侍郎出缺，枢臣进见，开单请上补授。上曰："杜翰可转左。"故事当免冠顿首谢恩，众疑杜翰闻上言何不动，顾视之，则已熟睡矣。上亦大笑，命推之醒。盖依例止领袖一人奏对，在后皆缄口，历时稍久，则酣然入梦也。

孝钦与肃顺龃龉之始

方咸丰末，肃顺以户部司员，不数年骤跻协揆尚书，入赞枢密，得君甚专，不时得入内廷。诸妃嫔皆谨事之，孝钦时亦在贵人列，不能独异也。庚申七月，英法兵犯淀园，上仓皇出狩，得宫中一车以行。后妃嫔御，悉雇市上车相从。车既敝旧，骡尤羸瘠，且急驱兼程，乘者不胜其苦。及次月入山行，崎岖升降，痛

瘖益甚，簸荡愈不可耐。孝钦方在车中啜泣，忽睹肃顺骤马，自车旁径过，急搴呼之曰："六爷，吾车敝极，盍为我易一坚好者？"肃漫应曰："中途安所得车？俟前站再议可也。"须臾至某镇市少憩。孝钦使呼肃顺，则方在上前奏事，内监俟其退，语以故。肃不顾曰："此何时，吾尚有暇办关防差使耶？"（后妃所乘车谓之关防车）有顷，复启行，适肃骑又过孝钦车旁，孝钦涕泣乞请，肃厉色曰："危难中那比承平时，且此间何处求新车，得旧者已厚幸矣，尔不观中宫亦雇街车，其辇敝亦与尔车等耳，尔何人？乃思驾中宫上耶？"孝钦尚欲有言，肃已策马去数十步外矣。孝钦虽不敢言，然由是深衔肃。

包安吴《都剧赋》

都门菊部，甲于宇内，百余年前，即已如此。而尚辈诗文集中，未有以雅词形诸歌咏者。惟包安吴管情三丈，有《都剧赋》一首，赋嘉庆中叶茶园故事，词极雅丽，读之亦可考见今昔社会风气迁转同异之迹，爰摭之以实吾书。其序云："嘉庆十四年春，予以随计始至都下，风闻俳优最盛，好事招邀遍诣各部。其开座卖剧者名茶园，午后开场，至酉而散。若庆驾雅集，召宾客则名堂会，辰开亦酉散（按此，知嘉道中堂会尚无夜剧也）。其为地度中建台，台前平地名池，对台为厅，三面皆环以楼。堂会以尊客坐池前近台，茶园则池内以人计算，楼上以席起算。故平坐池内者，多市井假佥，楼上人谑之曰下井。若衣冠之士，无不登楼。楼近剧场，右边者名上场门，近左边者名下场门，皆呼官座，而下场门尤贵重，大抵达官少年前期所预定。堂会在右楼为女

座，前垂竹帘（按女座在楼上，今犹然，然不分左右，竹帘则无之久矣），楼上所赏者，半目挑心招、钻穴逾墙诸剧，女座尤甚。池内所赏，则争夺战斗，攻伐劫杀之事。故诸剧常令文武疏密相间，其所演故事，多依《水浒传》、《金瓶梅》两书，《西游记》亦间有之（按《金瓶梅》剧自同治以来即已辍演）。自师涓作靡靡之声，至于战国，雅乐渐废，入秦而灭。汉氏以来，梨园惟唐代最盛。然老师宿儒，按其图籍，所谓立部坐部者，自冠履皆悉其制，遑问节奏腠理乎？奇渥之世，始有院本，虽多不经之谈，抑以阐扬忠臣孝子、义夫节妇之行谊，所谓闻其声不如尽其容者，殆亦古乐之遗意欤？《荀子》曰：“奸声感人而逆气应之，逆气成象而乱生。”又乐姚冶以险，则民流慢鄙贱矣，流慢则乱，鄙贱则争。《诗序》曰：‘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方今芭苴不行，自宰辅而下，皆以室家为忧，小民不得于其长官，往往赴诉于都，而大臣驰驱万里，为鞫其实，可谓治世而政和。顾声乐如此，意者傅武仲所云‘愉目怡荡，非以风民而无害’者乎？（按《荀子》曰此一段，讥讽时事，具有微辞，亦可见百余年前都门菊部已盛行怠微噍杀之音矣。）故为之赋。事物名称，皆用方言纪实，使后世得以镜览焉。赋曰：

“翳贱子之计偕，块独处而不适。薄伯玉之买琴，鄙子美之欲炙。闲步大栅，菜园卖剧，市过骡马，堂会召客（按骡马市湖广会馆，今尚为堂会集中最繁盛处）。则见两门四柱，方台作场，台后连厦，是为戏房。池列台前，荫屋隆敞，走楼向抱，客座环张。乃召梨园，徽西分侪（按徽戏之见诸题咏者，以此为最先），徽班朕丽，始自看牌。苏扬两部，附名尤佳，丑色用京，

滑稽善诺，随口对白，谑浪抒怀。乃有南国优贩，妙选子弟，齐工京话，语音柔脆。次习酬酢，手口之态。衣香若兰，肤滑若脂。仪态万方，素女是师。读曲按歌，宫商末辨。弦吟板激，珠累喉卷。有声无辞，洞微达远。弓鞋细步，宜尔婉恋。于是合班分股，认领行头。金盔吐火，锁甲凌秋。冠飞滇翠，带束吴钩。鸾扇日耀，舞袖云修。裘裳袒服，轶丽罕俦。莫不郎来灌口，女现巫邱。径至万汇之像生，锡嘉名者砌抹。朱儒十围，长人九约，山魈六臂，水妖八脚。龙虎飞腾，狻猊拿搏。帐殿措云，假山耸崿。藕孔留洞，蛛网络索。丰狐憬草，长蛇盘幕。径统豆棚，阶翻兰药。锦衾角枕，宛如绣阁。于是进撰老郎，测景闱中。巾髦并施，粉墨殊工。旗收五色，鼓发三通。乃开早出，雷霆声洪。间以小戏，梆子二簧。忽出群美，眩耀全堂。中出又变，矛戟蠢纵。声逞以玄妙，双雌求雄。缫茧六出，全套两终。大出续开，宾座遂空。其中则有名部靓妆，倚门斜盂，腾楼上之喜欢，遂暨日前明好。环三面以继声，若连珠而试魄。亦有丽人窄束，登场狂呼，冠忠义于寇仇，指刼杀为丈夫。利刃逼迫，洒血模糊。哄满堂以喝采，爱变好而呼乌。或杂十锦，绝艺争秀，袂接高跷，人舞双头。五圈十卵，参连筋斗，飞跳奔星，跌马荡舟。鬼魅出没，火焰横流。尔乃演完牌派，卸妆便捷。登楼访旧，窥帘劳睫。一膝初湾，两股遂叠。池人仰视，座邻面热。飞来飞去，罗浮仙蝶。泥订晚飧，不论开发。粤若请分折简，名堂高会，帘垂右楼，媚于阃内。久闲深闺，乍招侪辈，冶容尽饰，以骄优坐。压领三重，衮边五派，朝珠补服，助作娇态。剧至午后，渐及鄙秽，桑中鬓鬟，柳阴解袪。垂帘忽卷，风暖微碎，互论妍媸，各矜宠爱。迨至日薄西山，寒风递荐，堂会客稀，茶园人散。骊驹在

门，华毂交乱，竞赴饭庄，重申缱绻。雅座宜宾，尤珍独院，方恋藏钩，莫知传箭。更有移尊优寓，为乐永宵，群居未协，剧饮方豪。履舄交错，茅泽招邀。归炫所欢，揖我当傧。是故观光佳士，自分筋作，或以题名兴高，或以落第神索。渐看囊而羞涩，继胠箧以单薄。逢人饰词，见金便攫，不恤诡随，趋填欲壑。以选竭常调，索米京职，挥金买笑，轮指奋翻，短票屡转，对扣何惜？取常穷搪，任意罗织。比肩宜岸，相望绝域。举国若狂，沦胥相委。前辙初覆，后旗复靡。惟首善之名区，表万方以仰止。信文武所不能，道一张而一弛。”

孙渊如洪北江嗜秦音

吾国今日歌曲，以徽腔、秦腔为两大宗。徽腔，即二黄；秦腔，梆子。士大夫多喜听徽剧。秦音则贩夫、走卒、妇人、孺子鲜不嗜之。昔惟盛行北方，今江表已成普通歌曲矣。厌之者谓其急徵噍杀，非曰北鄙杀伐之声，即曰亡国之音哀以思，几乎举世非之。然秦腔之兴，实在徽剧以前。方乾隆中叶，已大昌于京师，孙渊如、洪北江皆酷嗜之。昔在京师厂肆某书店中，曾见一小册，署曰《秦云小谱》（此二十三年前事，其名似是此四字），皆毕秋帆抚陕时，长安妙伶小传，其人悉工秦腔。中述孙洪两先生言，谓吾国所有歌曲，高者仅中商音，间有一二语阑入宫调，而全体则愧不能。惟秦中梆子，则无问生旦净末，开口即黄钟大吕之中声，无一字溷入商徵，盖出于天籁之自然，非人力所强为。因推论国运与乐曲盛衰相系之故，谓昆曲盛于明末，清惻宛转，闻之辄为泪下，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者，正指此言。

及乾隆中叶，为有清气运鼎盛之时，人心乐恺，形诸乐律，秦腔适应运而起，雍容圆厚，所谓讽讽治世之音者也。按此语与近人所论，直如南北两极之反对矣。余不知乐，且亦厌闻梆子，然由此知时人所论，亦不过周内比附之词，非能果有真识也。世有万宝常其人者乎？予日望之矣。

和珅婢妾服御之侈

安吴集中，有《司盥项锁赋》一首，为和珅作也。扬州玉肆，有圈锁一具，圈式作海棠四瓣，当项一瓣，弯长七寸，瓣梢各镶猫睛宝石一颗，掩钩搭可脱卸，当胸一瓣，弯长六寸，瓣梢各镶红宝石一颗，掩机钮可叠。左右两瓣，各长五寸，皆凿金为榆梅，俯仰以衔东珠。两花蒂相接之处，间以鼓钉金环东珠。凡三十六颗，每颗重七分，各为一节，一节可转为四。玉环者九环，上属圈，下属锁。锁横径四寸，式以海棠，翡地周翠，刻翠为水藻，刻翡为捧洗美人妆。其背镌"乾隆戊申造，赏第三妾院行姬第四司盥"十六字。锁下垂东珠九盏，各九珠，蓝宝石为坠脚，长约当脐。估客云："某寺尼所寄售也。"尼少侍贵人爱姬于都，锁所镌，即姬小像，贵人既败，尼以婢故得自赎，脱籍归南中，惊悸，舍身为比丘尼矣。览其干质珍丽，制作工巧，为值盖累万也。重台下婢，奔僭如是。他物称之，民何以堪？自戊申以迄嘉庆戊辰，仅二十年耳（按戊申为乾隆五十三年，正和相柄国时也。戊辰为嘉庆十三年，慎斋始得而见之），金玉满堂，不之能守。老氏明戒，其在斯矣。故为之赋曰：

"金拣句骊，珠浮鸭渌。滇池浸翠，葱岭搴玉。砂靡宝掁，

泉淬麦谷。式冠都市，工徵吴局。构心分裥，凿金为房。明珠六六，辚辚流光。九环上属，一锁下横。翠围如羽，翡洞似肪。面写真容，背纪班行。蝤蛴深押，喜溢清扬。则有南国丽娃，心容兼善。舞解外旋，歌称内转。爰从小星，来实篋馆。匪曰青衣，姬姜是选，何以定情？上服司盥。尔乃声应佩瑽，色耀飞鬟，细步增妍，巧笑殊观。肃承盥阼，娇若翔鸾，进退辉映，如月在湍。卑以就濯，玉膝知寒；高以接漱，玉腕知酸。以答嫱爱，以永郎欢。富甚宠隆，时移势改，火烬烟沉，人非物在。原夫东珠禁服，惟嵌朝顶；重限三兮，贵臻极品。谁其汰恣，犯上无等。重倍有差，用饰婢颈。民脂民膏，取以鞭梃。献之豪右，恣其淫聘。身陷雾露，名齐枭獍。艳妻爱子，给役铁领。谁睹不详？殷鉴是省。”

按吾国民财之穷，实由乾嘉之间，由天下而输入内府，为其间接之过，度人者则诸赃吏皆有力焉，而和珅其尤也。慎翁此赋，岂徒作《天水冰山录观》已哉？

碧云箫

管情三丈，又有《碧云箫赋》。横塘毕郎，吴中善歌者也。貌昳丽冠侪辈，度曲穷极要妙，一时伶工悉为敛手。偶游专诸巷，一古物肆中，有箫名碧云，以云南翡翠玉整段为之。玉色纯绿，嫩如鹦鹉颈毛，水气透澈里表，焕发荡漾，希世珍也。问其直，奇昂，力不能有，试取调之，则工尺准的，沉亮无比。对门小楼上，一姝居焉，毕过其下，辄搴帘俯窥，彷佛艳绝。诇之，知为良家女，依母待聘者。试命媒媪往通辞，其母言必得箫押庚，事乃可谐。媒氏返命，毕不得已，货其产，得六千金，遂购箫亲持

之，偕媒氏往。女母言前言戏之耳，今竟如所请，足见郎深情矣。即脱女腕白汉玉钏为答，择期以女归毕，箫膝焉。毕故有大妇，亦美而知乐，然色艺俱逊女。毕旧畜枣皮汉铜、金铁蕉、白端、湘妃竹四箫，皆精好中律吕，然合之不足当碧云。爰筑楼以居女，庋箫其中，谓之二宝。倩翁为赋，精楷书之，俾镌诸画。道光辛巳八月事也。赋云：

滇西之山，高峻无极，瘴雾亘四时，采云凝五色。丛千年之奇木，叠百仞之怪石。日月过而弗明，霜雪降而不释。乃韫石英，厥色正碧。逐暴雨之崩洪，止深渊以养泽。虺作文虎，紫毛四磔。泅入鼋鼍之宫，温出蛟龙之宅。剖万璞而见宝，获全绿而盈尺。鸠工较巧，相材论协。钻作洞箫，勾员备法。缺上气通，贯尾绦接。五孔得声，底眼独压。万里不胫，吴市惊慑。有尽室之姝婿，慰倾心以丽妾。异海上之碧云，方沟中之红叶。于是欢颜如荠，细君似玉，携手晚眉，凭肩池角，俯怅深苔，仰怜修竹。激清商而怨遥，命哀丝而伤促。尔乃精婢祁祁，细步肃肃，双移绣凳，对抽象牍。发宋锦以腾采，艳孔屏之迎旭，审密理之藏辉，蔼露叶以承烛。唇近管而逾朱，指依孔而先绿。爰蹙口以和宫，待成声而取窄。乍依乍违，如思如绎，延曼则清丝空袅，陗缓则檐溜骤剧，噍杀则风力凄怆，幽咽则雪花淅沥。擅新调以名勾，唯人声之所适。羌引喉以沉细，旋发齿而壮激，和出涧之泉清，写流天之月白。曲终敛衽，中无留液，云河直户，露气侵足，微转璃佩，言归金屋。环张镜灯，平铺鸾褥。嗔钗氏之挂缨，嫌圈亚而弛服。则有舞姬并进，鞠躬步趫，腰比柳纤，舌同莺转，落花随风，发容应曲。曲曰：‘竹不如肉，移肉就玉，就玉金竹，舍玉就肉。以奉夫子，受此百福。’”

此事韵绝，惜不得汤临川孔东塘其人，为之谱作传奇。

庸闲斋笔记摘抄

论和议书……（183）
左爵相创设书局……（185）
曾文正为巨蟒转生……（186）
嘉庆癸丑科佳话……（186）
朱文正之风趣……（187）
阎省州县亏空案……（187）
董曹两相国遗事……（188）
道光朝州县陋规之纷议……（188）
不轻裁陋规之用意……（190）
曾、左友谊之始末……（191）
季封翁焚教匪名册……（192）
越南进贡表文……（193）
杨胡子歌……（194）
马通人性……（195）
聘盟日记……（196）
栗恭勤公为河神……（204）
神灵荡寇……（206）
卤簿名物记……（207）
辨何桂珍之冤……（209）
洋将之儒雅……（210）

孙文靖公……(211)
蒙古状元……(212)
文宗赐林文忠挽联……(212)
团练害民……(213)
张玉良……(214)
不知姓名之忠义士……(215)
澱山湖洋人劫案……(216)
方敏恪公轶事……(217)
浙乱后乐府……(220)
应敏斋上张振轩请讨日本书……(221)
复封摄政睿亲王册文……(226)
左爵相奏开船政局……(227)
李爵相奏开轮船招商局……(234)
安南阮氏遗牍……(234)
舒铁云《和尚太守谣》……(237)
钱东平创厘捐法……(239)
王畹上李秀成陈攻上海策……(241)
应对舛错之笑柄……(242)
李方伯妪人殉节……(243)
仕途中豪侠风……(244)
朱久香之行谊……(245)
朱茱堂叔侄之忠谨……(245)
曾侯甘心受欺……(246)
福星轮船失事……(247)
杨遇春逸事……(248)

庸闲斋笔记摘抄

海昌陈其元子庄著

论和议书

四川余紫松军门步云，嘉庆初年，以乡勇从军剿白莲教匪，力敌百夫，所向无前，由偏裨擢至大帅，加太子少保衔，图形紫光阁。征伐之事，无役不从，威名亚于杨侯，道光二十年，西夷事起，定海失陷，军门由福建调督宁波，年已暮矣。兼之兵将不习，驻守招宝山者二年，和战之议未决，而蛟门不守。军门伏失律之诛，虽罪有应得，而其情则可原焉。军门与家梅亭方伯在川楚军营共事日久，其来宁波也，致书方伯道契阔，并及议和事，方伯嘱余代为作答。时余年少气盛，一挥而就。书达侯官林文忠公见之，矜赏甚至，因之颇得声誉。迄今三十余年，不幸所料之事多有中者。辛酉金华失守，余诗文稿均付劫灰，骈体文二卷，亦归乌有。此书乃门生姜梅生编修所录存者，甲子年寄以还余，兹附存之。

执别三巴，岁星八易，鳞羽并旷，乌兔争驰，瞻望旌麾，时形铃辖。近闻移北门之钥，视东浙之师，望重襄中，威行海上。想圣人洪福，元老壮猷，扬烈武于简青，擒苏文于鸭绿，翘足可待，屈指以期。顷展芝缄，式慰萧念。承示大军云集，小丑势穷，夷目乞降，廷臣议抚，凯旋不日，师撤有期。既循览之再

三，缅有疑于万一，不揣冒昧，敬献刍荛。夫用兵固仁人所不忍言，而御侮亦王者有不容已。恩不深，不能怀远人之志；威不立，不足慑狡寇之心。故六月行师，宣王薄伐；三苗逆命，虞帝徂征。沿及汉唐之朝，率有戎羌之役，古来令主，岂好穷兵？良以蛮夷之情性，感德少而畏威多。是以中国之声灵，武备修，斯文教洽。今者逆夷事势，居然猾虏机谋，明曰通商，阴图袭邑。其游奕四处，即肆楚之狡谋；其盘踞一隅，即以防之攻智。兵实怯于来战，故纯以炮火作虚声；情究畏我久持，故叠致书函为疑阵。揆厥伎俩，已见端倪，倘复信其诡词，必至堕其奸计。未坚心服，益长天骄，生四夷轻汉之心，恃中国和戎之议。损威失体，贻患将来，糜饷劳师，后忧方大。就此一节，虑有三端：从来大信不孚，况在夷德无厌，倘或阴图深入，故为阳乞缓师，使臣方持玉节而临，赞普已铸金枷以待。我将释甲，寇且张弧，事起仓皇，祸成黑子。虽依汉与依天同誓，不少恭命之词；而受降与受敌无殊，终恐劫盟之变。此其可虑者一也。人面兽心，非情可喻，蝇营狗苟，惟利是图。纵令此日尚可羁縻，难保异时不生反复。衅寻白马，诺责黄龙。俺答贡明，朝市不妨夕掠；元昊通宋，贱货可索贵酬。喜则连艘而为商，怒则分舻而入盗。此其可虑者二也。揆其入犯之由，实系禁烟而起，骤通贸易，难立章程。即严命之重申，恐难遵乎令甲。纷纭估舶，乘鲸浪而明来；杂沓渔舫，驾蜃帆而暗引。截之，则彼时仍虑兴戎；纵之，则前诏岂非反汗？始犹私漏，继且公行，机失一朝，毒流四海。此其可虑者三也。我国家金虎开图，银鼈拓地，德威所被，寰宇胥臣。阁下专阃大员，中朝宿将，假狄天使平南之节，肃马伏波下濑之军，草木亦识威名，妇孺皆知姓氏。扫清螟特，无待龟蓍。

况以逐者情形，尤见胜谋在我，狐跳梁而尚短，鼠斗穴以将疲，何必故作趑趄，重烦拟议？请上防边之策，历排筑室之谋。追原定海之亡，实以重洋之限，矰长莫及，汤沃无从。故遂鸱张，得成鸠占。然败之于崇明，挫之于厦门，歼之于姚江，却之于乍浦，突豕失势，铤鹿已穷。迄今馈运时增，师徒日集。谅军食则彼寡而我多，计兵力则彼薄而我厚，论气势则彼骄矜而我忿怒，度器械则彼损敝而我缮完。机若建瓴，事同沃雪，先咙奚虑？必克焉诬？擒且胜于渡泸，功更逾于横海。犬羊入笠，只用箠笞；鱼鳖无桥，何须鞭踢。不疑何卜？惟断乃成。因将却四座以勿喧，决两言而不再。某受恩深重，衰病不支。际此倥偬，未能展效，莫上匡时之策，徒深忧国之心。所望阁下刻玉燕山，铭金麟海。葱荪未扇，资方叔之元勋；租鬯青圭，祝召公之万寿。在公固多伟绩，于某亦有荣施。事业千秋，起居万福，谨承动静，无任主臣。

左爵相创设书局

今各直省多设书局矣，而事则肇于左爵相，局则肇于宁波。爵相创军府于严州，严当兵燹之后，田畴荒芜，草木畅茂，遗民无所得食。爵帅于赈济之外，发银万两，购买茶笋，俾百姓得采撷于深山穷谷以为资。茶笋制成，札发宁波变价，往返一次，归正款外，得羡金数千两。爵相以乱后书籍板片多无存者，饬以此羡余刊刻《四书》、《五经》。嗣杭城收复，复于省中设局办理，即以宁波之工匠从事焉。苏州、金陵、江西、湖北相继而起，经史赖以不坠，皆爵相之首创。爵相自奉甚俭，所得养廉

银，除寄家用二百金外，悉以赈民。宁波海关，有巡抚平余银八千两，循例解往，爵相谓今日之我，无需于此，此款本可裁，然裁之则后任将不给于用，不可以我独擅清名，而致他人于困境。遂受之，而转给赈局。其用心忠厚如此。后丁雨生中丞为方伯时，不受平余。比升巡抚，则命复之，曰："不可累后人。"亦同爵相之意也。

曾文正为巨蟒转生

曾文正公硕德重望，伟烈丰功，震于一时。顾性畏鸡毛，遇有插羽之文，皆不敢手拆。辛未十月到上海阅兵，余供张已备，从者先至，见座后有鸡毛帚，嘱去之，谓公恶见此物，不解其故。公姻家郭嵩焘徐观察阶告余云："公旧第中有古树，树神乃巨蟒，相传公即此神蟒再世。遍体癣文，有若鳞甲，每日卧起，床中必有癣屑一堆，若蛇蜕然。然喜食鸡肉，而乃畏其毛，为不解耳。"后阅《随园随笔》，言焚鸡毛，修蛇巨魅，闻气即死。蛟蜃之类，亦畏此气。乃悟公是神蟒转世，故畏鸡毛也。宋文信国公，传为吉安潭中黑龙降生，信国柴市殉难后，是日其乡风雨大作，人见黑龙复归于潭。与公之异将毋同。

嘉庆癸丑科佳话

嘉庆癸丑科一甲一名，吴县潘文恭公，二名大兴陈远斐先生。名云，原籍吴江 二甲一名，张春山先生，三甲一名，马秋水先生。时人为之语曰："必正妙常双及第，春山秋水两传胪。"盖世谓二

甲一名为金殿传胪，三甲第一名为玉殿传胪也。按宋赵向辰《朝野类要》，谓五甲末名为担榜状元，朱文公即五甲进士，故有"若使当年无五甲，先生也是落孙山"之句，今则无五甲矣。是三甲末名，即可称担榜状元也。

朱文正之风趣

大兴朱文正公，乾嘉时名臣也。厓岸高峻，清绝纤尘，虽官宰相，刻苦如寒士，馈遗无及门者。与新建裘文达公最善，一日至裘处，谈次，忽叹曰："贫甚奈何？去冬上所赐貂褂，亦付质库矣。"裘笑曰："君生成穷命复何言？我管户部，适领得饭食若干两，可令君一扩眼界。"因呼仆陈之几上，黄封灿然，公注视良久，忽起，手攫二元宝，疾趋登车去。

闽省州县亏空案

嘉庆初元，福州将军某，与总督伍公，巡抚浦公，以事相忤。署方伯钱公，则以争一优人有隙。会总督入觐，将军兼督篆，遂据摭亏人赃私事，并以福省州县亏空百万劾之。疏入，奉命查办，总督、巡抚、方伯皆正法。而所谓百万之亏空者，实无此数，亦以盐课及闲款凑成之。于是州县拟斩决者十七人，合省呼冤，而某扬扬自得也。谳案既定，部复未到，此十七人者，发闽侯二县监禁。二县以同寓也，羁诸署中而已。一日者有某令年六十余矣，向闽县令吉君泰恳曰："我老，止一孙，今夜拟回寓一视可乎？"吉许之。至明晨，部文至，署督即委吉君监斩，急

使人至某寓，伪以他事促之，乃还报曰："某已一早出门矣。"吉大窘，只得先押十六人赴辕，而拟自请逸囚罪。时天色惨淡，凄风苦雨，路人目之，皆为流涕。比至督辕，而某持伞著屐，已候于门矣。吉心大慰，遽前握其手曰："何不谋而先至此？"某曰："我自家行至中途，闻部文已到，因思回署再至此，则路迂，故径来就死耳。"吉不觉哭失声。是日十七人死后，吉痛哭，呕血满地，遂引疾归。不二年某移镇四川，又劾总督勒襄勤相国而代之。未几，乃以纵贼渡河，贻误军机罪伏法，勒仍回任，闽人以为有天道焉。

董曹两相国遗事

董文恭相国诰，曹文正相国振镛，嘉道两朝名臣也。文恭盛德伟望，朝野钦仰。嘉庆十八年，天理教匪林清，遣贼人禁城为乱。时上幸热河，闻变，近臣有以暂行驻跸之说进者，文恭力请回銮，继以涕泣。而文正在京师，于乱定后镇之以静，畿甸遂安。时有无名子撰一联嘲之云："庸庸碌碌曹丞相，哭哭啼啼董太师。"二公闻之，笑相谓曰："此时之庸碌啼哭，颇不容易。"文恭初加太子太师衔，人有尊以太师之称者，辄笑辞曰："贱姓不佳。"后二公皆加太傅衔，文正訏谟远猷，小心翼翼，历相两朝，福寿近世罕比。余于二公皆姻家，故熟闻之。

道光朝州县陋规之纷议

道光初年，英煦斋相国和，初为军机大臣，以州县办公无

资，而取民无厌，奏请以各省陋规，酌定其数为公用，有于数外多取者，重罚之。宣宗谕直省督抚议奏，言人人殊，两江总督孙相国玉庭上疏，极言不可，奉旨嘉许。英相国得薄谴，撤出军机，而孙相国赐"公忠大臣"四字，天下颂圣主之明。同时广东巡抚康公绍镛一疏，尤为畅达。其略曰："粤东负海滨山，途会诸匪，甲丁他省，公用以缉匪为大宗，捐摊赔补次之，办公杂项又次之。粤东州县，岁入所藉，专在兵米折价，历久相沿旧规，官民相安。缘粤东产米稀少，全赖粤西、湖南两省接济。故民间皆愿折纳，地方官代为买谷碾支，百数十年，循照已久。若概收本色，事涉更张，转滋扰累。其余杂税及车舟行户盐当规礼，或有或无，不能一律。此粤东陋规，与州县办公之大概情形也。今欲明定章程，立以限制，其中有窒碍难办，势不能径情直行者。即如兵米折价一项，朝廷取民，岁有定制。抽且应征本邑，折取即为违令。今以例征本色例严浮收之正供，忽明著令甲，许其折价，许其多取，无论国家轻徭薄税，断不值因办公费用，误蒙加赋之名。且即以折价而论，在驯谨花户，虽照旧规完纳，而刁生劣监，顽抗百姓，多不能照数，有于正数之外，丝毫无余者，更有正赋之内，收不足数者。州县以浮折事属违例，往往将赢补绌，自行赔补。今若定以折收额数，则所浮之价，即为应纳之数。设有短少，似难办理。又粤东兵米，零尾挂欠颇多，须州县先为垫解。是照正项，尚不能年清年款。设经明定额数，其挂欠代垫，恐较前尤甚。况贪官污吏，视所加者为分内应得之数，以所未加者，为设法巧取之数。闻之雍正年间，议将地丁火耗，酌给养廉。当时议者，谓今日正赋之外，又加正赋，将来恐耗羡之外，又加耗羡。八九十年以来，钱粮火耗，视昔有加，不出前人所

虑。前项折价，与从前火耗增收事颇相近，即能明查暗访，坚持于数年之间，亦断难周防远虑，遥制于数十年之后。夫兵米正额，各州县有定数折收之价，粤省有通例，其不能行尚如此。况杂税等项，名目不一，或此地有而彼地无，或此地多而彼地寡，愿者减其数以求悦，黠者浮其数以取赢。究之浮者已浮，数已定而难改；减者非减，事甫过而复加。此时毫发未尽之遗，即他年积重难返之渐。其中更有恃蛮行户，刁滑商人，向不完纳平余，致送礼规。今以案经奏定，数已申明，在官视为宜然，在民视为非旧，两相胁制，互为禀呈。上司既不能为官吏分外搜索，予以纠参，又不能因民间不缴陋规，惩以官法，尔时办理，更形掣肘。是杂项等税之难办，较兵米折价尤甚也。再四思维，实无万全良策。且各项所入，既有陋规名目，今逐款胪列，上渎圣听，于体制似亦未协。夫弊去其太甚，事不外旧章，臣等受恩深重，于查办此事，万不敢畏难推委。而事有窒碍，不敢不将情形据实密陈。应请照常办理，并随时稽察，如有常额外多取丝毫，一经访闻，轻则撤参，重则治罪。并督率司道府厅州县等官，力行俭节，屏除浮费，庶以俭佐廉，省一分之费用，即以纾一分之民力”云云。此奏可谓通达治体矣。按英相国原奏，诚恐州县取民无制，亦具一片婆心。而揆以国家大体，实不可行，且又不胜其流弊。故圣主不惜收回成命也。

不轻裁陋规之用意

先伯平帆太守锡熊，由知县荐历牧守，所到之处，裁革陋规，一切用度，皆是伯祖长芦运使任内携往，时有“陈青天”之

号。先大父时官安徽，闻之弗善也。贻书戒之曰："若父为都转，若故能取给，后任官之父，安得尽为都转耶？将来不给于用，势必仍复旧贯。居己以清名，陷人于不肖，非仁者之用心也。若果无须此项，盍留为地方公用乎？"先伯不能从。比去任，后来者果尽复之。同时帅仙舟中丞承瀛，官浙抚，解任后以盐规二万，留为书院经费。后左季高相国抚浙，亦以宁关平余万六千金，捐作赈济之用，均不裁此规目。二公皆一时名臣，其所见相合如此。

曾、左友谊之始末

曾文正公与左季高相国同乡，相友善，又属姻亲。粤逆猖獗，蔓延几遍天下，公与左相戮力讨贼，声望赫濯。合淝相国后起，战功卓著，名与之齐。中兴名臣，天下称为曾左李，盖不数唐之李郭，宋之韩范也。比贼既荡平，二公之嫌隙乃大构。盖金陵攻克，公据诸将之言，谓贼幼逆洪福瑱已死于乱军中。顷之，残寇窜入湖州，左公谍知幼逆在内，会李相之师环攻之，而疏陈其事。公以幼逆久死，疑浙师张皇其词，而怒甚，特疏诋之。左公具疏辩白，洋洋数千言，辞气激昂，亦颇诋公。两宫皇上，知二公忠，实无他意，特降谕旨两解之。未几，洪幼逆遁入江西，为沈幼丹中丞所获，明正典刑，天下称快。而公怨卒不解，遂彼此绝音问。余为左公所荐举，公前在安庆时，亦曾辟召之。同治丁卯，谒公于金陵，颇蒙青眼。洎摄南汇县事，丁雨生中丞时为方伯，具牍荐余甚力。公批其牍尾曰："曾见其人，夙知其贤，惟系左某所保之人，故未能信"云云。蒯子范太守以告余，谓公推屋乌之爱也。辛未公再督两江，张子青中丞欲调予上海，商之

于公，公乃极口赞许。是冬来沪阅兵，称为著名好官，所以奖勖者甚至。闻余欲引退，特命涂朗轩方伯再四慰留，谓公忘前事矣。后见常州吕庭芷侍读，谈及二公嫌隙事，侍读云："上年谒公于吴门，公与言左公致隙始末，谓我生平以诚自信，而彼乃罪我为欺，故此心不免耿耿。"时侍读新自甘肃刘省三军门处归，公因问左公之一切布置曰："君第平心论之。"侍读历言其处事之精详，律身之艰苦，体国之公忠。且曰："以某之愚，窃谓若左公之所为，今日朝端无两矣。"公击案曰："诚然，此时西陲之任，倘左君一旦舍去，无论我不能为之继，即起胡文忠于九原，恐亦不能为之继也。君谓为朝端无两，我以为天下第一耳。"共叹公憎而知善，居心之公正若此。余又谓洪逆未死，公特为诸将所欺，并非公之自欺，原无须芥蒂也。公殁后，左公寄挽一联云："知人之明，谋国之忠，我愧不如元辅；攻金以砺，错玉以石，相欺无负生平。"读者以为生死交情，于是乎见。昔韩忠献与富文忠，皆为一代贤臣，第以撤帘事意见不合，终身不相往来。洎韩公薨，富公竟不致吊。今观曾左二公之相与，贤于古人远矣。

季封翁焚教匪名册

江阴季仙九尚书芝昌，以进士第三人及第，官至闽浙总督，哲嗣念诒，亦以进士入翰林，家门鼎盛。而其赠公，则以知县遣戍新疆，卒于口外者也。初赠公官直隶巨鹿县知县，地方传言有教匪事，公方严拿，总督遣飞章入告。及上命重臣来查办，公业将首犯擒获，并搜得名册二本，细为诘问，非青莲白莲等比，不

过以鬼神祸福，恐吓乡愚，为敛钱计耳，并无谋叛情事。及阅名册，则绅衿富户，几居其半。公筹思数日，至郡见太守曰："此等人名为教匪，实非教匪，而册内共有二千数百户，俱是良民，一时无知，惑于祸福之说，与之往还。册上即列其名，并非从之为匪者也。星使到时，若将名册上呈，势必将各户拿问，纵得原情释放，而二千数百人家已破矣。"太守曰："子将若何？"对曰："以某之愚，欲将名册焚之，只办为首者数人而已。"太守曰："此举甚善，然子且获大咎，咎不止于褫职，盍再思之？"公曰："某思之已熟，一己获罪，而能保数千户无恙，亦何惮而不为？"太守曰："子愿则好为之，毋令后人笑子拙也。"公还，即举名册投之火，合署人皆大惊，既已无可奈何。星使至，将首犯审明后，即饬取名册，公曰："某已查明，所列之人，俱系良民，留之恐拖累，已焚之矣。"星使大怒，顾亦无可奈何。只据实严参'褫公职，发新疆效力赎罪，公怡然就道。或怜之，或嗤之。然此数千户实良民，虽漏网，地方亦卒无事，而公竟殁于戍所。公殁后不十年，尚书即探花及第，孙曾鼎贵。噫！孰谓天道无知，而报施果不足凭耶？

越南进贡表文

同治十二年，越南国王遣使上表进贡，表文用俪体，选词颇佳，兹备录之。

"越南国王臣阮福时，稽首顿首，谨上言，兹仰见萱阶日煦，桂甸风清，仰天阊而葵藿遥倾，瞻上会而梯航恐后，谨奉表上进者。伏以皇畴建五，庶邦翘安劝之仁；使驿重三，下国效宾

从之款。寻常雉蕞，咫尺蠔坳。钦惟大皇帝陛下，汤德懋昭，尧勋光被。六御辰居极北，合遐迩为一家一人；四敷文命暨南，公覆载于所通所至。波不扬于周海，共毕受于商畿。念臣忝守炎邦，世承藩服，久洽同文之化，夙敦述职之虔。土物非臧，上届幸停留抵；庭香惟谨，下情获遂瞻依。臣凭仗宠灵，恪修职贡，式金式玉，遵王度以不违，维屏维翰，迓天麻于无斁。臣不胜瞻天仰圣激切屏营之至。除另具岁贡品仪，交陪臣潘仕俶、何文关、阮修等，赍递上进外，谨奉表随进以闻。

一恭进今年癸酉岁贡品物　象牙一对　犀角二座　土绸一百匹　土纵一百匹　土绢一百匹　土布一百匹　沉香三百两　速香三百两　砂仁米四十五斤　槟榔四十五斤”

杨胡子歌

成都杨忠武公遇春，嘉道时名将也。以武举从征教匪起家，身经百战，无不克捷。官至提督，改文阶为陕甘总督，晋封一等昭勇侯，予告。年逾八十而薨，临终自知死期。会四川总督同安苏公廷玉往访之，公出见，手交遗折，托其代奏，时固无恙也。苏公不得已，带之归，公即于夜间逝世，岂非生有自来者耶？仁和马秋叶太常履泰，有《杨胡子歌》，人奇而诗亦甚奇，读之觉公之精神意气，犹跃跃纸上也。诗云：

贼怕杨胡子，贼怕胡子走脱趾。不怕白胡大尾羊，时有总兵姓羊只怕黑胡杨难当。贼正仓皇疑未决，瞥见胡子掷身人。刀嫌太快矛太尖，只使一条铁马鞭。逢人挞人马挞马，血肉都成瓮中鲊。须臾将士风涌波，纵横步骑从一骡。贼忽乘高石如雨，胡子鞭已

空中举。贼忽走险奔如蛇，胡子骡已横道遮。森森贼寨密排垒，胡子从外陷其内。重重贼队围如带，胡子从内溃其外。胡子鞭骡绕贼走，吞贼胸中已八九。瞋目一叱胡槎桠，贼皆扑地为虫沙。相传失路曾问贼，贼指间道教胡出。贼宁不怨胡子鞭，颇闻胡子为将贤。胡子待士如骨肉，蚁大功劳无不录。拔擢真能任鼓鼙，拊循含泪吮疮痍。噫嘻！贼中感服尚如此，岂有官军敢惜死？

写得生气勃勃，仿佛听鼓鼙之声而思将帅之臣矣。然此诗作于嘉庆年间，犹未睹道光七年公征西域时之伟绩也。

马通人性

南皮张子青尚书之万，丁未状元也。为孝廉时，与同伴数人赴京师，道出天津。公骑一红马，甚神骏，途遇洋官，见而爱之，遣人来买，公不许，则固以请。同伴以外国人不足较，劝公与之，遂牵而去。次日将欲启程，洋官送马来还，询其故，则洋官甫乘，遽被掀下，连易数人，皆掀坠，且蹄啮不可向迩，以为劣马，故不复留。比公乘之，调良如故，共叹此马之义。此同治辛未公抚苏时为余言者。余因记乾隆时，来文端相国，夙有伯乐之称，尝路见负煤老骥，谓是良马，以重价购之，用以充贡。上试之，果千里马。会降阿睦尔撒纳来朝，酋善骑射，上临滦阳万树园，欲试其技，酋辄以无马辞。侍臣遍取上驷马示之，无当意者。文端命圉人牵所贡之老骥使之乘，甫振辔即坠，如是者三。阿酋大惭。盖良马均通人性，不肯以身为异国人用耳。后阿酋叛于西陲，重烦征讨，止嘉此马之前知，特给三品俸料云。

聘盟日记

五世从祖子敬观察，讳世安，康熙年间，以兵科给事中，奉命偕侍郎张公鹏翮使俄罗斯，定地界事。张公有《使俄罗斯日记》，石门吴震方刻之《说铃》中矣。今余《中西见闻录》内，得俄文馆翻译该国使臣义兹柏阿朗特义迭思所著《聘盟日记》一册，具见彼时使臣之恭顺及敬仰我朝之意。因备录之，可与张公之书并传也。

康熙二十一年，西历一千六百八十九年，于尼布楚商订和约后，大俄大皇帝，为通商要务，详订数事，特派钦差义兹柏阿朗特义迭思，于康熙三十年，由俄国南京起程，经过尼布楚暨中国墨尔根河、齐齐哈尔、鸭绿江、东蒙古、蓟州、通州，入觐，蒙召对数次，并赐筵宴。会同执政大臣，议定俄商除北京贸易外，准前往黑龙江那瓮城、蒙古、库伦等处贸易。事毕，仍由旧路回国，往返三载，经过处所，俱有日记。兹将进京一事，选摘译出，以资考证。

康熙三十一年九月二十五日，自通州起程，约十钟，闻离京仅五里，行李先行，余亦下车换马。除随从俄兵外，尚有九十余人，整列而进。将至城门，观者塞途，幸营兵开路，方得前进。城内亦观者如堵，拥挤几无隙地。沿途多有官员来相劳问，街市两旁馆门左右，皆有兵排列。入馆酒果灿设，余少憩。默念从本国至京，仆仆风尘，至今一年八月之久，犹幸途中只亡一人，馀皆安然无恙，不禁上感苍穹，怆怀靡已。后遂日日虔谢，即随带人员亦都如此。休沐三日，恭候引见。第三日按中国典礼，传旨

内廷赐宴，亦似民间撂尘。余敬随诸大臣入朝，见提督内大臣索额图及他大臣四位，一同迎劳。地上悉设花罽，延坐其上。提督倡言曰："吾主大皇帝，特赐此筵，无暇自至。君长路辛劳，敬请食之。"即有旨酒嘉肴。如鸡鹅牛羊之属，干鲜果品，杂陈一桌。桌方式，面各宽三尺，是为劳使臣之席。器皆银制，层累约七十余品，众大臣另席相陪。饭毕，众皆饮茶，或吸烟，惟饮余以各色洋酒。提督又曰："愿贵使臣饷此宴，即为我皇恩优渥之据。再候数日，旨下时，须亲奉国书，预备召见。"余起身谢愿，乃回馆。

十月初五日，提督派官数员，告以明日亲带国书，伺候召见，余谨受教。次日八钟，有大员三位，来约同行，其补服有团龙、狮、虎、仙鹤各像，皆金线绣制。又马五十匹为从者乘骑。余按泰西礼，携我大皇帝国书，偕委员整列而进。至皇城宜作禁城外门，有石碑，云："是官员下马处。"余即遵制步进。入五重门，始至殿，见玉阶，千官蟒衣绣服，光彩夺目，在此待余。略相款接，圣驾已出。余奉国书，按常礼颂扬数语，遂退下。

十月初九日，奉旨：明日赐宴。余钦遵，次早随特派官员偕副使等进朝，入六重院落，见众多官员，锦衣绣裳，济济跄跄，按品站立。俄传呼上殿，入门，见皇上已出，上坐。左右数人作乐，箫管悠扬，怡心悦耳。又十二人似护驾仪仗，皆执长柄金斧，上悬虎豹各尾。升座乐止。执斧人亦皆分列左右，御筵上肴果炫陈，器皿悉银，覆以黄色大缎，提督额驸及二大员近侍。余在座右二丈五六尺外，皇上注视良久。已而顾提督有言，提督跪，旋起执余手前进，至离御座一丈二尺。余之随员，又在我后三丈以外。上又语提督至余前，敬问我皇上起居，余答礼惟谨。

旋命撤筵上黄缎，亦谕我食。余另一席，众大臣二百余人，各依坐位，二人一席，如法耳西即波斯国礼，皆盘膝坐褥上，余勉强盘膝相从，如画上式。特撤御筵上烧鹅、烧猪、烧羊赐我，内羊肉异常香美。随又赐果数盘，已又赐茶，此茶奶油和面所作，如西洋之咖啡，如茶者余祇领惶谨。上命提督问余，通西洋几国语，余对以通俄国、日耳曼、荷兰语，略通意大利国语。即见有官从后退出，带入耶稣会中二人，至宝座前，跪行叩礼，上命起。一法国人，名热尔必良，其二为西洋国即葡萄牙人，一名波玛斯，皆教师。上命热教师问，汝从南京至我北京，行多少月，系乘车骑马，抑或乘船？余逐一对答，上连称国窄国窄。或是"好哇好哇"，恐误听也。又命前提督携余手，又前离宝座六步正向一席，命坐，于是余谢坐。又命热教师细询一路情形，并俄国南京去赤道若干度，离波兰、法郎西、意大利、大西洋、荷兰诸国里数，余亦逐一谨对。语毕，亲执金杯酒，满语名阿拉奇顾提督赐我饮。余饮少许，仍敬还提督。询问通官，云是马乳所制。后又命随带官，至一丈七八尺前，亦以此酒赐之，余照西洋礼谢恩。提督仍携我退原处，坐刻许光景。宴毕，上顾我点头，下座出左边门还宫。余方下殿，上又命提督问国家曾遣一西洋教师名郭礼玛地前往西洋，有何新闻？答曰："自本国南京起程时，闻其随带二十五人，行至上耳其国四迷而那城，意欲从法耳即波斯西及印度还京。"提督曰："此人现在爪哇国地方，行已七年，今将至矣。"遂退。凡余进内一切闻见，俟详后序。

兹先将皇城宜作紫城宫殿及宝座，略述大概。城式方长，以砖砌，深较宽约倍。宫殿悉覆以琉璃黄瓦，有狮龙各兽形。殿高约六丈四尺，阶十数层，窗与西洋不甚差，而格较小，却不通透，

以纸糊故也。东西二门，上刻木如王帽形，饰以金，光闪闪射目。内不隔断，顶上不作圆棚，皆金漆彩画各种物形。深约十八丈，约宽六丈。地上按满绒礼铺以绒圈，上织各色草虫。宝座设向东门，尽近后壁宽长皆一丈八尺。前面左右有阶，可循级而上，护以雕栏，镂叶镀金为饰，两旁亦有雕栏刻各物，或谓金装，或曰银制，然外悉金彩华丽。中如佛龛，有门二扇，内即宝座，高二尺，以貂皮为褥。皇上盘膝而坐，仰瞻御容，非必秀出人寰，然视之令人忠爱之心油然而生。黑睛奕奕有光，隆准，头微向上，须黑而短，颏下颇疏，面多细麻。身适中，衣青缎袍，蓝青色褂，出银鼠风。项挂珊瑚珠，垂于胸腹，冠貂冠，红绒结顶，后披孔雀翎数层。发后结一辫，无他金宝之饰。足登元色绒靴。用膳时，合殿寂然。惟见各大臣以目下视，皆若忘于言也。

次日，皇上特遣官二员，带领游历城内景胜，并马五十匹，为从人乘骑。余即备马同行，随至一处，似是戏园。房廊高大，内一高台，上多雕彩各画。台上正中有一方孔，周围有楼。楼上有栏。二官照料坐位，款待茶酒。戏之佳不待言，兼有剧法，亦极敏妙。有从空手变出香桃、金橘、葡萄，各鲜果，又变飞鸟、螃蟹各生物，其余亦有在西洋曾见者。又一技人，以玻璃圈数枚，大者如人手，叠置木梃梢头，横飞竖舞，无一落地，真妙绝也。已而六人共舁一竹竿，长约数尺，直立地上，一童猱升至顶，倒剪其上，转运如轮，盘旋不已。既而以一手执竹梢，徐蹑足立于梢上，拍手腾空飞身而下。此外之技，不可枚举。剧佳甚，闻此伶人皆供奉内廷，无怪艺之绝耳。戏彩之衣，悉金珠晃漾。所演戏为一英雄破敌还朝，大似策勋饮至。并有多神下界，神内一

人，赤面如朱，云是先皇帝也。戏之中间，忽出美妇二人，曲眉秀项，丽服炫妆，各立二人肩上，翩跹而舞，应弦合拍，如履平地。又二童子衣奇异之衣，奏技如果斯提克。此戏俄国今失传矣，其详不闻。尽日所观，无不入妙。曲终拜谢而回。是日遵满洲礼，上幸虎圈打虎，即日还宫。内大臣提督索额图请宴，至其宅，情款甚密。从内书房携手客舍，桌椅精洁，上覆金丝满绣各色生物桌单。余另一席，他官隔坐相陪。案设细磁花盆，内植各色花朵，皆以紫绒杂色绫绢为之。因时隆冬无鲜花，故像生也。前案罗列银碟，而焚沉香，气颇馥郁。旁设文玩，数寸小人，木质金装，饰画工细。余及主人所坐，椅上覆以虎豹之皮，文采威重。众客皆先饮果茶，杯放铁匙一枚，果有胡桃、榛瓤之属。茶毕，以玛瑙杯奉酒。此酒胥对淋水饮之。随上盘盏多道，皆脔切鱼肉，层层叠累，上贴鲜细花草，列于一旁。又鱼肉六品产上，食少许。又珍品数道，各种小食，末上各种蜜饯，如葡萄、香桃、金橘等物。筵有优伶女妆演戏侑酒，舞裙歌扇，盛极一时。有从旁窥客者，朱帘半启，红袖微呈，则夫人及女公子也。其妆饰则皆依其国，服色极为华丽。在此开怀畅叙，约有三钟之久，乃同随员致谢散去。

静息数日，管库之石老爷相请，因至其宅，相待尤极丰盛。客舍之制，亦属中国极富规模，白石为地，室三隅，皆设铁梨木桌，以汉白玉为面，石上自成山河树木之形，真世间罕物。上设极大银瓶，内插名花无数，虽庭柱亦采画鲜明，它可知矣。席间招优伶演戏侑酒。宴毕，主人引余游市廛，所见绸缎成衣，金银首饰，及百种绸货铺面。有一官药局，因同下马，意欲购买数种试用，店内药材满架，主人款茶少坐，即有许多大夫药方前来，

按方称药，与西洋无二。旁有古玩店，余购数器，因得观其铺后花园。以盆植香桃，及各种鲜花，罗列殆满。中一玻璃缸，水满其中，蓄鱼数十头，长约一指，色如真金。有脱鳞者，肉际紫色，实为天下所罕有。从此又过数市，门上悉悬木匾，上书主人名字，并所卖之物宇，皆甚整齐。又过鱼市，见各色生鱼，如鲤鲫之属，并有水蛇，心大诧异，不解中华何以食此。又有木桶盛放虾蟹。旁铺铺中，有鹿、兔、山鸡、野羊及各野禽之类。

是年本国正月初七日，为中国元旦，此节约过三礼拜之久。从夜半新月初生时候，陡闻皇城内钟鼓特起，接连各寺院鼓声不绝，沿街勿论官民士庶，门放各种花炮，以示新年之意。各铺闭户，鼓乐嘶曹，庵观僧道喇嘛各众，皆循其规矩，击鼓吹号。从亥正起，直至次午，如两军对垒，各领十万之众，炮声震天不绝。白昼街市，多有执事人等，扛台佛像，各处巡行。喇嘛则提炉拈珠，伐鼓击吹锹号，络绎于道，游人如蚁。各铺三日内不开市，罪人停刑，浃旬之间，街市男女甚夥。妇人或骑驴，或乘车。车乃二轮，上作圈棚，前面为门，使女坐后，或吹或唱，人共见其主妇外坐吸烟也。盖中国妇女，向不出游，惟北城专系满人居处，不甚避忌，汉人俱住城外市肆。

数日后，上遣官二员，传旨以次日先黎明一时入朝辞行，钦遵。次日未黎明前一时之半，有三员官来约，并马同行，至下马碑处，步入三重门，进一室坐，仍有如咖啡之茶，云是满礼，早晨所食者。见第四院内，朱紫纷集，悉满洲衣冠，风雅华丽。俄黎明，引入第四院，坐百官之中，侍臣皆按品秩，或东或南，鹄立刻许。闻圣驾将出，箫管悠扬，如闻仙乐。此殿又非前日召见处所，内设宝座，铺黄绒褥，两旁列二大鼓，金彩辉煌。鼓大约十

八尺，下有木座。皇上入座后，命一官从内出，至众官次朗宣数语，惟闻末云起来叩头，如是者三，各官即行礼三次。行礼时，钟鼓齐鸣，丝竹外有一器，音极清锐，殊震耳。有二大臣命我进，从二丈八尺外，遥进至一丈八尺，立二满王之间。行礼毕，钟鼓大作，声如发炮，箫管备举，接连六次，仍赐坐。复赐如咖啡之茶一盏，余捧而饮。两国公事毕，余起身朝上行礼，上起进西方门还宫。此院内銮仪兵，衣红布衣，上印如洋元花，小帽黄翎，云黄色惟御前用之。又有腰佩刀，手执长枪，上挂小旗之兵，在院内排立，去兵不远，有马八匹，一色纯白，鞍辔悉具，应亦仪仗也。第三院内，象四只，内一白象，皆被文绣之衣，辔头等均以金银为饰，背负细木雕刻小亭，内可容八人。又有御用轿辇，皆以黄罩罩之。又许多木椅木座，为钟鼓及各庙乐器所用。下朝即登象辇送归第。象奴十人，以大绳系象头，左右牵之以行。项坐一奴，手执铁钩，以为约束指示。象颇驯，驭者走如飞，似加意为之，恐其生事也。又数日，耶稣会教师，奏请得旨，准本大臣前往其宇瞻视，即有两官偕余同往。堂外四围皆高墉，石碑二座，门内廊舍，悉仿意大利亚国房式。门内右设天地二球，横分大有八尺，堂按意大利亚国式，极高大。内张琴瑟，皆妥马思。西教典礼，神像尽多，教分新旧西方，俄国所奉者为东教，意法等国所奉者为西教神像。神坛一切，工致无比，宽广可容三千人。房上悬大钟一，小钟无数，交钟时相合如乐。瞻仰毕，随入广屋，内贮西洋各色宝玩。又延至寝室坐谈，食蜜饯诸果，及西洋干粮，酒香美异常，饮时不忘泰西礼，各为君上祝厘，乃同饮。款叙良久，情怀颇畅，始别。同时复有一员自内廷出，相请游玩，遂乘马同至驯象所。象共十四，有白象一，观之不足。命象

呈技，奴嗾之，乃作虎啸，声震屋宇。又有声如牛马。又如南方小鸟，尤奇者学吹号。又命象向我请安，就地作滚，其滚时先舒前足，徐舒后足，腹重贴地卧而后起。有一象尚未练习，锁前二足，未经出户，地旁有深沟，似防其变。象体硕大，有牙长至六尺者。官谓余曰："此暹罗所出，每年其王入贡数头。"顾其食惟以米草，绸缚堆积其旁，以鼻次第卷入口中也。复出行街市，恣意游玩。回馆过一官第，见门首数人，捉一狗甚肥。余问故，答曰："此肉最养人，夏食尤妙，以性凉之故。"不觉心为少异。余致谢，官乃去。

次日提督内大臣，以押盛豹一头，送馆看视，又送猴人鼠戏各艺。猴解戏人言，做耍多异，又以红绿各彩衣置木箱中，令猴看视后，呼取其彩衣。猴开取服之演戏，一无所外。穿衣形状颇奇，复令就地翻斤斗，又作踏绳之戏，其可解颐。鼠人出二鼠长管，以索套鼠颈，二鼠各负索盘绕，几疑成结。后竟走出，索仍挺直，其妙乃尔。耶苏会教师曰："三年前西洋岛中贡四异兽，形大如马，头有二角向上生，颖颇锐。置之苑囿，约离京二十里，曾奉旨往视。并询西洋有无此物，看毕，复命观毕，并言西洋所无。"本大臣颇欲往观，惜路远，归期在即，未经见也。谢内大臣后，并求如皇上命我行时，前旬赐信为感。

后得信，余即购买远道所需各物，上仍赐宴一次。于三十三年二月初八日，余带随员出京，众大臣依依相送。十四日抵长城，至那瓮城，经过黑龙江洛庄屯，至蒙古沙漠边界，前寄存牲畜处。昔入京至此，余及随带人员，俱食中国供给。从此往尔古那河，则本国地界矣。资斧应自备，惜牲之存者八百头，余并因水草有毒物，故小住几日，俟用物备齐，乃谢沿途护送官员起身

而去。

以上出该使臣日记，外画三页，今依样画出。

第一页为赐宴。正中即宝座，左立二人，耶稣会教师也。左下中座为俄使臣。席前立者三人，为通官传命者也。

第二页为辞行。正中为圣祖仁皇帝，两旁有二大鼓。其立于右阶者，传宣人也。阶左下列坐三人，中有俄使。

第三页系宫内所见。第四院有象辇等物，向门立者三人，中为俄使。后有数十员，俄随员也。

栗恭勤公为河神

山西栗恭勤公毓美，由拔贡知县官至太子太保东河总督，为治河名臣。知县事时，善决狱。尝言谳狱宜旁敲侧击，使之不得不供吐实情。再察其神色，度以人情物理，自然判断平允。若徒事刑求，或将紧要供情，先出自问官口中，即案无枉纵，亦难信于心矣。曾至滑县查灾，闻民间习教者多，而匪徒复乘荒肆掠，料其必将滋事，劝知县强公克捷严密防范。并往白太守，太守不以为然。未几滑县界果乱，克捷死之。沿及畿辅，天下震惊，人乃服公之先见。其治河也，创造砖工议，谓柳苇稭料备防，不过二三年归于朽腐，实为虚费钱粮。购储碎石，不但路远价昂，而滩面串沟阻隔，船运亦属不易。且石性滑，入水易于滚转，仍不免引溜刷深。砖性涩，与土胶粘抛坝卸成坦坡，即能挑远溜势。每方砖价不过六两，而石价则一方自八九两至十二三两不等。方价既多少悬殊，而碎石大小不一，堆垛半属空虚。砖则以一千块为一方，平铺计数，堆垛结实。并将石与砖较量轻

重，石每方重五六千斤，砖每方重九千斤，一方碎石之价，可购两方之砖；而抛一方之砖，又可抵两石之用，经费尤多节省。于是破除浮议，不辞劳怨，决计行之。天子深是其言，谕地方大吏无掣其肘，公遂连岁奏绩，叠邀优叙。年六十一岁，卒于河防工次。上闻震悼，恤典綦厚，河南人如丧考妣，建生祠处处祀之。

公殁之明年，河决开封，各官昼夜堵筑。当合龙之际，河工忽来一蛇，众欢迎之。盖河将合龙，河神必化蛇至，有黄大王、朱大王、齐大王等神。老于河工者，见蛇之色而知为某某，各称其号以金盘迓之，蛇即跃入，以河督肩舆迎之庙中，祭赛数日，俟龙合，蛇乃不见。是役也，蛇作灰色，非向所见者，历祝以某某大王，均不为动，众人大惑。巡抚牟公鉴闻之，至河滨，一见咤曰："是栗大人耶？"蛇遂跃入盘中。越日下塌，平安鼎事。众问巡抚曰："何以识为栗公耶？"曰："栗公项下有白颠风，周围似玉，我见此蛇颈有白圈，疑是渠化身，呼之而应，果其作河神矣？"于是奏请以公列入河神祀典。

公六岁就外傅，对句辄惊塾师，九岁学为文，落笔洒洒如宿构。同县某翁相攸得之，招至家，令与子读，同室卧起者数年。一夕盗杀翁子，室扃如故，无迹可寻。众疑公，公无以自明，官亦不能为之明，已论抵矣。女另醵同里富人王某，婚数日，王醉告女曰："吾慕汝色，以重资募剑客，本欲杀栗，不意误中汝弟也。"女闻之殊自若。翌日归宁，则径入县署号呼。官提王死，不能置辩，乃收王而出公于狱。女见公，泣语之曰："吾所以忍为此者，以弟之仇，君之怨，非吾不能雪也。今已白矣，身既他适，不能复事君，亦再无归于理，计惟一死耳。"遂对公自刎死。合邑皆惊其节烈，公感其义，通显后，终身不置正室。

神灵荡寇

同治癸亥正月，粤逆李世贤踞金华府城已二年矣。时蒋方伯益澧，方统师攻克汤溪县，将移兵向金华，尚未起行。贼忽于夜间见四山皆火光照耀，杀声震地，以为大兵百道并进，大骇，遽开城逃窜。次日方伯师至，不费一矢，收复郡城，人皆称为神助。然自粤逆倡乱以来，历观各省奏报，称神灵翊佑，请赐封号及匾额者，不一而足。仰见天之助顺，百神效命，具征国家之无疆大历服矣。因记先大夫尝言，嘉庆五年，阮文达相国抚浙时，神风荡寇一事，尤为奇异，用并识之。

先是乾隆末年，安南国内乱。有伦利贵者，安南之总兵也，以战功封侯爵。本系海贼出身，故以巡海为名，私结闽盗来浙劫掠，国王不知也。其船巨炮巨，船外蔽以牛皮网索，使我炮弹不能入，号安南艇。横行海上者五六年，往来浙闽瓯海地方，缚人妻女，系人父兄，以要人货，不如约则剖心脔肉，惨不可言。盖祸较明之倭寇为尤烈。四年，文达莅浙抚任，尝遣吏探之，贼饮之酒，指挺大言曰："吾驾大舶，贲十月粮，炮重数千斤，来收税耳。尔大吏宜自计，非我敌也。"当是时，权众寡强弱之势，浙师实不足以歼贼。文达乃以贼情下询诸官及庶人，采李巽占之言，严保甲以绝盗粮。用周凤鸣之策，灭土寇以断贼路。听王鸣珂之计，合防御攻击以蹙匪势。而以造巨船铸巨炮为首务。严号令，警废弛，明赏罚，期年而剿贼之具成。贼情窘，遂击之于三盘大陈石塘鲨壳等处，皆有斩获。

五年六月，文达亲督师至台州，定海镇李、黄岩镇岳、温州

镇胡皆会。安南艇匪适连艘进踞龙王堂松门之下，艇船环卜松门山，计将扑岸。月之癸酉，文达檄李镇之师赴海门攻贼，复令胡镇自楚门出，与两镇会于金清。是日日甫没，风大起，且雨，甲戌之夜，风势更甚。乙亥，文达遣使探两镇所在，水阻不得达。丙子，有弁急水至，言是夕风雨狂烈，独注龙王堂，雨中有火燕人，贼艇撞击皆破碎。李镇船在海门，为风水所举。往于山木，乃无恙。两镇兵船亦多损坏。胡镇师在黄华关，风不之及，完好如故。是时贼奔窜海山，我陆路兵乃由松门涉石塘剿贼，贼乘破舟，犹以炮拒，皆就获。有一艇未坏者，贼数百争乘之，亦沉没。其登岸攘食者，皆为我兵所擒。前后俘馘八百余贼，淹毙贼约四五千人。狱不足，禁栈郡厅以拘之。磔伪进禄侯伦利贵于市，其余首从各论如律，艇贼尽平。事闻，仁宗以为诚感神应，敕建天后宫、龙王庙于松门。是役也，文达之布置已周，贼固不难破灭，然非神风助顺，断不能一夕而悉数歼夷。观于蔡牵之平，至嘉庆十四年，则是举不归功于神助不可矣。

卤簿名物记

余在京师，尝值大驾郊祀，又恭遇六飞谒陵，卤簿之盛，观之而不识其名，问之亦不能尽悉，颇以为歉。嗣阅吴江陆朗夫中丞《卤簿名物记》，始恍然若置身属车豹尾间。因节录之，按卤簿之别，有曰大驾者，郊祀用之；曰法驾者，朝会用之；曰鸾驾者，岁时出入用之；曰骑驾者，行幸所至用之。大驾最为备物，尊天祖也。法驾稍捐其数，文物声明，取足昭德而止。鸾与骑又加捐焉，事非特典，不敢同于所尊贵也。凡为盖者五十有四，九

龙而曲柄者四，色俱黄，翠华紫芝两盖承之。九龙而直柄者二十，色亦黄，皆以次序立。花开而分五色者十九，龙而分五色者亦十，每色各二。其立不以次而以相间，纯紫与赤而方盖者八，为扇者七十二，有字者八，黄而双龙者十六，赤而双龙者八，黄与赤单龙者各八，孔雀雉尾及鸾凤文而赤且方者各八。幢之属十有六，长寿也，紫也，霓也，羽葆也各四。旛之属十有六，信旛也，绛引也，豹尾也，龙首竿也，亦各四。曰教孝表节，曰明刑弼教，曰行庆施惠，曰褒功怀远，曰振武，曰敷文，曰纳言，曰进善，八者各为一偶。凡旌之属亦十有六，于是有四金节，四仪鸾鎗，四黄麾，而继之以八旗大纛，二十四羽林大纛，前锋大纛，共十六。五色销金龙纛共四十，凡为纛者八十。旗取诸祥禽者，仪凤翔鸾，仙鹤孔雀，黄鹄白雉，赤乌华虫，振鹭鸣鸢。取诸灵兽者，游麟彩狮，白泽角端，赤熊黄罴，辟邪犀牛，天马天鹿。取诸四神者四，取诸四渎五岳者九，取诸五星二十八宿者三十二，取诸甘雨者四，取诸八风者八，取诸五云五雷者十，取诸日月者各一。其外有门旗八，金鼓旗二，翠华旗二，五色销金小旗各四，出警入跸旗各一。旗之数共百有二十，为金钺，为星，为卧瓜，为立瓜，为吾仗，为御仗，各十有六。又六人持仗而前导曰引仗，自盖至引仗，其名一十有七，红灯六，一灯之下，鼓二十四，金二仗，鼓四，板四，横笛十二。又二灯之下，鼓二十四，金二仗，鼓四，板四，横笛十二。又二灯之下，钲四，大小铜角各十六。自红灯至铜角，其名凡十有六。午门之内，有金辇玉辇焉；午门之外，有五辂五宝象焉；天安门之下，则又有四朝象焉。朝象，虽非朝期，率每晨而一至。引仗以上，在太和门之内；铜角以上，在端门之内。其最近御座者，有拂尘，有金炉，

有香盒数各二，沐盆、唾盂、大小金瓶、金椅、金杌数各一。执大刀者，执弓矢者、执豹尾枪者，每事各三十人。其立亦不以次而以相间，荷殳戟者各四人，侍殿前执曲柄黄盖者一人，殿下花盖之间，执净鞭者四人。自黄龙以下诸盖之间仗马十、掌骑者千人，殿之下，陛之上，执戏竹者二人。计卤簿所需千八百人，国朝制作之明备，真超越前古而上矣。

辨何桂珍之冤

军兴十余载，士大夫以身殉疆场者，指不胜屈。膏涂原野、莫相收恤者有之；断躯绝股，事不上闻者有之。若阻挠百端，独婴惨祸，生前招苛议，生后被余责者，则云南何公桂珍冤最甚焉。公以宁太道江南，安抚福公留之江北，令之募勇剿贼。无一金之饷，一夕之粮，得二百人，率之而行。集溃兵团勇，合三千人，以大破捻贼，招降贼酋，军声大振，论者以为必邀上赏矣。乃以逗遛不救庐江，被劾免官。其实檄救庐江之文尚未至公手，而城已被陷，大帅将欲卸己之责，遂归罪于公。公既褫职，大帅又留公驻英山，八月之中，仅支银三百两。而士卒三千人，居无帐幕，食无粮米，徒以忠义相激，日提饥军，转战贼中。贼来益众，兵败莫援，已岌岌不可终日矣。而大帅又密书令其图翦招降之贼，书复落于贼手，顷刻变作，公遂粉骨碎身于贼。于是复以机事不密咎公，实则此书亦未抵公也。

公殁后，恤典不及，其弟为行状，尚不敢声公之冤，仍循弹章为据。吴侍郎廷栋发愤言之，而事稍白。越数年，曾文正公复为公作《殉难碑记》，乃获昭雪。然当时虽正人君子，亦未尝不

责公也。余谓公事绝与明督师袁襄愍类，袁斩毛文龙，一时无不谓其冤者，即后世犹盛訾之。洎乾隆年间，纪文达公阅历朝档子，始知文龙曾通款我朝，则文龙在明，固万死不足惜者也。我太宗文皇帝之围燕京也，襄愍千里赴援，自谓无罪。庄烈帝以脱归之太监告其引敌腔和，遂执而剐之。当是时众议沸腾，虽东林诸贤者，亦无不欲食其肉也。直至南都建立，北来人传太宗之密谋，乃知中反间计。于是始有襄愍之谥，而袁公则既死矣。合观袁何二公之厄，知千古忠臣义士，不逢表白，含冤终古者，当不乏其人也。

洋将之儒雅

英国总兵呸乐德克，奉其国主之命，驻防宁波，以保卫该国之商旅。同治元年四月。宁城之复，呸与有力。及九月中，贼大队攻扑宁郡，呸率洋兵五十人入城助守，出奇制胜。嗣绿头勇滋事，呸复会同我官军靖其难。呸为人恂恂儒雅，和众而识大体，宁之官绅皆亲爱之。十二月，我军之洋将买式勒攻绍兴城，中炮死，李帅所遣之德克碑未来，在绍之洋枪队无统帅，史上良观察请呸往权代之。呸不可，曰："我国法驻防官不能出百里外。"观察强之，其国之领事翻译等官，亦相为怂恿，呸乃以打鸟报其提督，而率众行。盖打鸟则可出百里矣。既至，与贼战大破之，俟德克碑至乃退。明年正月，绍城克复，呸只因拖离汛地，为其提督劾罢。宁人大感，公吁留之不可。观察与众绅士筹商，馈白金万以为赙，呸不受，固与之，则曰："我国法人臣不能受邻国赠贿也。"无已，则留二千金以犒其军士。曰："是从我与中国

悍患者，其八千金断断却之矣。”临别流涕谓观察曰：“我与闽人相处，久承相爱，归后虽死亦不忘宁人。更有一言相告，洋枪队勇丁训练已成，不可以戴平而遂撤之。留之不特以自卫，亦可备意外警，须切记之。”遂扬帆去。

余以其事启闻李帅，帅复书谓此等举动，中国士夫所难，不意得之岛客，可胜钦佩云云。至今宁波人士，言及哇总兵者，未尝不翕然思也。实武勒法国人，受中国总兵官衔，临阵奋不顾身，遂殒于绍兴城下。颇读华书，吴春泉刺史冬日尝往访之，会北风大作，实执吴手曰：“北风其凉，雨雪其雱，惠而好我，携手同行。”洋将也而颇有中土儒将风流。

孙文靖公

金匮孙文靖公尔准，字平叔，以翰林起家。历官至闽浙总督，赠太子太师，入祀名宦祠。公负经济才，任闽督，兴利除弊，浚木兰陂，溉田数万顷。平台湾张丙之乱，善政指不胜屈，闽人至今德之。公身肥大，健啖，食鸡子及馒头可逾一百。尝阅兵至泉州府，太守崇君福，馈以馒首百，卷蒸百，一品锅内双鸡双鸭，公尽食之。告人曰：“我阅兵两省，惟至泉州乃得一饱耳。”幼年身肥，夏日苦热，则以大缸满贮井水，身浸其中，仅露口鼻以为乐。十八岁时，自尊人广西巡抚署中归，道钱塘江，正遇秋汛，大喜，欲观潮，放舟江心以俟。比潮至，闻万马奔腾声，急出至蓬首视之，舟人谏不听，立未定，已为潮头卷入江中。仓卒之间，但觉浪压肩背而过，有千万斤之重，三四翻腾，遂掀于江岸，若有人舁之起者，一无所苦。公自言素来短视，受

比大惊，卒未识潮为何状，殊可笑也。

公生平以扶植善类自任，巡抚安徽时，安化陶文毅公澍为方伯，文毅陛见，论某官不法事，声色俱厉，须髯翕张。宣宗疑之，密谕公履任后察其为人。公密疏保举，奉朱批曰："卿不可为其所愚。"又具疏力荐其贤，文毅公遂获大用。荐督两江，为时名臣，公之力也。官闽臬时，漳浦黄忠端公石斋先生墓旁地，为豪家所占，子孙力弱，与争不胜。一夕天大雷雨，遍山上下皆坟起成黄山字，无虑数千万，豪大惊，叩首还之。公有诗纪其事，于《泰云堂诗集》中。督闽后，遂以忠端公之理学忠义，奏请崇祀文庙两庑，得谕旨焉。

蒙古状元

顺治九年壬辰十二年乙未，均分满汉榜：壬辰科汉状元邹忠倚，满状元麻勒吉；乙未汉状元史大成，满状元图尔宸。嗣后不分汉满榜，则满人无状元。至同治乙丑科。崇公绮始以蒙古人得大魁，海内艳称之。

文宗赐林文忠挽联

道光辛丑，使官林文忠公奉命至镇海军营，比遣戍新疆。居恒常诵"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二语不置，不知是公自作，抑古人成句也。然忠义之忱，可想见矣。后公以云贵总督引疾家居。咸丰初元，奉诏起讨粤西贼，海内顾望，而公卒于途中。文宗震悼，御制挽联以赐云："答君恩清慎忠勤，数十年尽

瘁不遑，解组归来，犹自心存军国；殚臣力崎岖险阻，六千里出师未捷，骑箕化去，空教泪洒英雄。”非常知遇，天下臣民读之，皆代为感泣也。

团练害民

咸丰中，以粤贼肆扰，举办团练，各省均设团练大臣，以巨绅主之。苏则庞公钟璐，浙则邵公灿，王公履谦。后浙事败，王公获遣戍之罪。然团练大臣特有其名目，不能节制诸郡县也。每县各有练局委员，绅董主其事，第认真举行者少。故贼所到之处，势如破竹，不能支吾耳。金华府属办团练者推金、兰二县。金绅则朱驾部允成，生员方滋、李璠，贼至皆与之角战，久乃败散。兰则诸葛一村拔贡令，优贡寿泰为之主，各村皆附和之。其初声势联络，甚为贼惮。后则村董内良莠不齐，于是施家滩等处，藉盘查奸细为名，杀人夺货，行旅视为畏途，诸葛二君亦不能禁止。毛壮愍中丞，委段臬使光清，亲往查办，竟不能戢，大营兵勇，非数十人连樯而行，即不得免。甚至本地差委各官过之，均遭掳掠。示以冠服，曰伪也；验以印文，亦曰伪也；几至无理可喻。

余初以为传闻之过，嗣因严州粮台公事，舟经其地，即有数人登舟，口称盘查，搬动箱笼什物，见余顶帽，则哗曰：“此伪官也。”一时聚集至百许人，各持刀杖，势已汹汹，适有一武生郑姓者来，见之叱曰：“此金华陈老师也，若等不可无礼。”乃皆散去。郑君来前慰藉，谓此辈业已豺狼成性，攘夺戕杀，将来必致大祸，某行且避去矣。未几，张帅自金华败退，溃兵过此，愤其从前之阻梗，登岸焚杀，两岸十余里，靡有孑遗，此亦好还

之报。第未知郑君已先避去，得免于难否。然兰溪之团练遂散矣。夫团练而至于为暴，此亦何异于作贼？是盖由前邑令某公，遇逃散兵勇过境者，不问是非，概行杀戮，人皆视杀为固然，遂致尾大不掉，后来莫可如何。同治元年，李爵相在上海军中，与余言及某公杀勇事，深以为非。盖爵相尔时过兰溪，寓唐副宪壬森家，习闻其事也。

张 玉 良

张壁田军门玉良，四川人。由行伍从向忠武公，自广西转战至金陵，积官至广西提督，赏穿黄马褂。短小精悍，骁勇善战，威名甚著。咸丰庚申，杭城被围，军门奉檄来援，至则杭城已失。军门以三十骑乘城而上，既登，则麾而呼曰："大军至矣。"贼狼狈奔逃，不费一矢，杭城遂复。于是声望大振。浙省倚之，有若长城。未几金陵大营告急，檄之回救，杭人留之，几于攀辕卧辙。时余从署布政使麟壮介公到省，目睹将军瑞公、学政张公挽留之切，竟至跪求。而军门以令严不敢少止，遂率师去。乃到中途，大营已破，常州、苏州均不能守，仍返于杭，所存亲军仅数百人。巡抚王壮愍公，招集溃散，悉军实以予之，俾进规嘉兴，以固浙江门户。乃连战失利，军械遗弃殆尽。而所将之卒，均是败兵逃勇，锐气尽喷，已不能军。不得已，复归于杭，杭人已自轻之。兼所部不能敛戢，时有骚扰，杭人恨之詈之，至斥之为通贼。巡抚亦不加以礼遇，任其飘摇江渚，庚癸频呼，无人过问，较之前日跪留之叹密崇重，若天壤矣。未几，严州被陷，巡抚檄令往援。军门率所部五千余人，至兰溪之大洋镇扼守，搜卒简阵，力图攻取。时余奉檄佐松百川太守办理军米粮台，因时与

军门相见，谈次每以兵勇不能用命为恨。余曰："何不重赏罚以激励之？"军门曰："此等屡败之卒，一言及贼，即心胆堕地，非奖劝所能振作。"因顿足痛恨何制军弃常州不肯守。不然，同死于彼，岂不光明磊落云云。又言："杭人谓我通贼，我以一走卒，蒙拔擢官至一品，花翎黄马褂，皆邀异数，就令降贼，安能如此？此时亦不必办，正当一死报国，明吾心耳。"然其勇大率骄悍掳掠不可制，营官亦无如之何，商民怨之切齿。嗣后援金华复败走，攻严州克而守之，旋又为贼破，威名沮丧益甚。久之杭州被围，奉檄回救，驻师江干，饷援俱绝，人无固心。军门志气益厉，每日出队击贼，出必珊瑚冠黄马褂以自表异。时余避居富阳，曾掉小舟往见之，以高敖曹旗盖为戒。军门慨然曰："力竭势穷，杭城必失，我军必溃，与其州间求活，孰若先死于行阵之得所哉？"会报贼出队，即麾众持矛而去。余知其志在必死，太息而归。越数日果为贼炮攒击，折其左股。舁至营，以军事属总兵况文榜而瞑。况统其军，逾月城破军溃。况间行至上海，投李爵相军，爵相用之，击贼有功，竟以功名终。闻军门殁后三四日，中夜士卒忽闻号令，出队杀贼，一军惊走。开营欲出，忽悟其死，皆大惊痛哭。其义愤之气，虽死犹生，谥曰忠壮，宜哉！同时将帅援浙有名者，曰江长贵、李定太、周天受，皆不能成功。异时江李著绩他省，周则战死宁国。

不知姓名之忠义士

自咸丰军兴以来，忠义之士，奋身殉难，不可胜计。其被表扬荫子孙者，固不少。然湮没无闻，并姓氏不传者，尤不少也。

王鼎丞刺史定安，尝言从曾文正公攻安庆时，江边有一贼垒，诸军环攻之，一营官战甚力，所部死伤甚众。鼎丞念其勤，当诸军暂退蓐食时，亲诣其营视之。此营官方归就食，金疮遍体，部卒已亡其半，忿怒大言，不破此垒，誓不生还云云。比暮垒拔，又往视之，则其人已阵亡，残卒亦几尽矣。至今言之，犹为慨然，然此君姓名，鼎丞不能记忆也。

咸丰辛酉四月十九日，粤贼自芜溪扑金华时，太守王君桐，有楚勇五百，驻于城上。城大勇少，不敷守陴，乃令出守大桥。余登城观贼，见一勇方据地蓐食，一勇荷戈至，谓之曰："贼势甚盛，我与若走乎？"其人大怒。目光如炬，掷其碗起曰："吃伊口粮，此时可言走乎？若与我往杀贼耳。"即持一枪疾驰而去。余窃叹曰："若兵勇尽如此，贼不足平也。"乃此五百勇守桥力拒，自卯至巳，贼竟不能过。而张军门玉良，率援军由兰溪至矣。方欣慰间，军门一战而北，贼遂长驱入城，金华立时失守，此人计必死矣。然其姓名，并不能知也。此为余所目击者，乃谈者谓，贼以六骑至，而金华即失，此五百人一时力战之勤，一人奋身之勇，均抹煞不传，哀哉！

澱山湖洋人劫案

澱山湖之案，其始有英属国之流氓，即中国所谓光棍者在上海纠合英国人二，买一芦墟船乘之，雇上海人二为服役，雇宝山人二为行舟。至黄渡地方，又雇一青浦人。将至澱山湖，舟行迟，复于田间雇一人助之。行至湖中，适遇一地保钱粮船，遂劫之，乃船中仅有钱二十余千耳。地保跳而免，适见桥畔有巡缉炮船在，

地保熟其人，乃呼救。哨官令起锭追贼，顾勇数不足，有乡人三，踊跃从之。贼望见追至，扬帆逃，炮船追十余里，至昆山县之千墩镇，日已落矣，不能及。爰发炮击之，一击不中，再发，几及之；贼遂落帆。洋人三立于船头，以手相召，若将还物也者，炮船遂驶近，不为备。相距咫尺，洋人突发手枪，哨官伤，坠水死，左右二勇毙于舟中。余勇方持械欲斗，枪再发，又殪。内一勇佯死落水，泳而逸。于是洋人持刀过船，将已伤及未伤者尽杀之，悉掳舟所有，推铜炮于水而去。

次日逃勇归报信，余即诣勘，炮船已为营收回，哨官及勇尸亦俱收讫。惟问往之乡民三尸在，亲属号哭惨戚，余亦掩涕不忍视。乃捐廉俾其成殓，而悬赏五百金以捕贼。不越月先捕得上海宝山之四人，又青浦之舟子一人，其田中雇来人，则因见贼杀人，当即投水逃去，不可究诘矣。于是用上海人作眼线，擒获洋人二，其一逃往广东，署上海道杜公文澜，又悬赏三百金捕之，未几亦踪获于广东之香港。余赴海会审，情真事确，中国人具画押，而洋人狡赖不肯承，爰羁于英国之领事衙门，盖外国人不受中国羁禁也。彼时只候香港之犯解到定案矣，而香港之领事故濡滞之。总督马端敏公，咨催广督文内，有札饬该洋官字样，香港领事乃谓中外不相统属，安得用该字以轻我？遂将凶犯纵之去。于是上海领事，亦将凶犯释放，而炮船之弁勇暨乡民十一人之死，无从取偿，哀哉！余迄今念之，犹觉愤填胸臆也。

方敏恪公轶事

先大父尝言，高祖粤南公，雍正丁未会试，与仁和沈椒园先

生共坐一车，每日恒见一少年步随车后。异而问之，自言桐城方氏子，将省亲塞外，乏资，故徒步耳。二公怜其孝，援令登车，而车狭不能容，于是共议每人日轮替行三十里，俾得省六十里之劳。到京别去，不复相闻问矣。后二十余年，粤南公以云南守赴都，椒园先生时陈臬山左，亦入觐。途中忽有直隶总督差官来迓，因邀至节署相见，则总督即方氏子，欢然握手，张筵乐饮十日，称为车笠之交，一时传为美谈。兹见武曹先生所记方敏恪公轶事，有相类者，用附录之。曰：

“吾乡乔坚木丈，尝归自京师，返道过保定。时直隶总督为方敏恪公，乔方出也，公留署累日。一夕酒半，乔自陈屡赴公车，侘傺不得志。公曰：‘甥得毋有饥不食耶？’乔作而对曰：‘未也。’‘得毋有寒无衣耶？’乔作而对曰：‘未也。’公笑曰：‘嘻，是奚足怖？吾方穷时，将游京师，至宝应，资罄，岁将暮，寒栗烈，蔽缊袍仅行线存，中无里衣，束带长尺余，两端以贯续之，纳履则足之前后皆见，将诣汝母丐数金北上。甫抵门，仆者衣冠甚都，列坐于门之两楹，余逡巡欲入，仆诘曰：‘客奚为者？’余曰：‘将探吾戚。’仆笑曰：‘是安得有若戚？得毋为行窃计耶？’余自顾寒人子，欲言之，恐碍汝母，迟回久之，终弗入。乃信步折而东，又屈曲西行里许，至卢家巷。巷门为南北通衢，有屠门，市者如争，屠每割必债对字列肆者书数，往来甚烦，列肆者颇厌苦之。余倚柱而笑，屠顾见曰：‘客何为者？作字比不得切肉也。’余拱手曰：‘非敢然也，见长者行甚苦，小子略识字，幸不弃，可代劳耳。’屠喜曰：‘客乃能书。’即借肆中纸笔置几旁，屠者手切肉，权轻重，口口诵数，余奋笔疾书，食顷已更数十纸。屠笑曰：‘客之书更速于我之切

也。' 会日暮，屠者荷余肉行，顾余曰：'吾知客未饭，盍从我于家？' 余随之，数百步，门临江畔，茅屋三间。一女应门，可十八九许。屠呼老妪出曰：'吾幸延客，速作饭。叩其姓，胡也。亦返问余，叹曰：'是缙绅官家子也。' 坐余以堂。少选，提一壶酒，命女温之。烛至，命妪女俱坐，曰：'客幸不见外，我老无子，迫岁甚忙，又无伙伴，客能留卒岁，当必有以将意。' 余曰：'某穷途，长者见收，幸甚。' 屠大喜。酒至，辄取盘中盐菜为副，切肉置大盘。是时余已饿，竟日酣饮快意，视今日之节制畿辅，其乐十倍。饭罢，废门扇为床，布草荐，取布被覆焉。天将明，呼余起，日记数以为常。除夕为置酒肴羹肉，共食如初。元日，余揽衣起，则非复故衣，一蓝布袍，新布絮袄，近身里衣絮裤，内外补缀完整，布袜履各一。余惊起拜谢，屠笑曰："客此去当作官人，区区者奚足言？' 开岁五日，余欲去，屠曰："此间灯事甚闹，幸更延十数日。' 余心德之，不能却也。望后乃辞以行，屠者曰：'固知客不能留也。' 又置酒肴为饯。翌日赠钱四千，幞被囊一，将所覆布被并钱纳焉。送至河干，余拜，屠亦拜。附船至山东，囊中余钱数百，有故交自北来，身无一钱，分半与之。遭遇圣恩，以有今日，皆胡长者赐也。及为直隶布政司时，遣一介以千金报德。且戒曰：'若肯来，即备舆马迎至署中。' 至则门巷萧条，胡夫妇身殁已久，女适谁氏子，亦不知所终。言至此，公泣数行下，座客皆为之改容，乔恍然如有所失焉。"

浙乱后乐府

浙江自庚申辛酉遭贼窜陷，经左爵相转战数年，至甲子岁始行戡定。百姓辛苦流离，为贼匪所杀，为饥寒所杀，为疾疫所杀者，不知凡几。哀我人斯，将无孑遗矣。幸爵相心乎爱民，于入浙创立军府时，即首为赈济，加意抚绥，出水火而登衽席，残民始有更生之庆。蒋芗泉中丞佐之，兴利除弊各事，极意讲求。马端敏公继之，劳来安集，以养以教，民乃得鹑其居。今日我浙之得以熙熙攘攘，渐臻富庶者，三公之力也。然当贼氛甫息之时，凋敝之情形，流亡之困厄，铁人见之，亦不免下泪。古香观察有《闻见篇》四章，古音古节，真不减杜老之《哀江头》诸作。因备录之，俾吾浙人无忘在莒时也。

猪换妇，朝作牧猪奴，暮作牧猪奴，冀得牧猪妇。贩猪过桐庐，睦州妇人贱于肉，一妇价廉一斗粟。牧猪奴，牵猪入，市廛一猪卖钱十数千，将猪卖钱钱买妇。中妇少妇载满船，蓬头垢面清泪涟。我闻此语生长吁，就中亦有千金躯，唉哉妇人猪不如！

屋劈柴，屋劈柴，一斧一辛酸。昔为栋与梁，今成樵与薪。市儿低价苦不就，行行绕遍江之滨。江风射人天作雪，饥腹雷鸣皮肉裂。江头逻卒欺老人，夺柴炙火趋城闉。老人结舌不能语，一逢人但道心中苦。明朝老人无处寻，茫茫一片江如银。

娘煮草，龙游城头枭鸟哭，飞入寻常小家屋。攫食不得将攫人，黄面妇人抱儿伏。儿勿惊，娘打鸟，儿饥欲食娘

煮草。当食不食儿奈何，江皖居民食草多。儿不见门前昨日方离离今朝无复东风吹。儿思食稻与食肉，儿胡不生太平时。

船养姑，月弯弯，动高柳，乌蓬摇出桐江口。邻舟有妇初驾船，乱头粗服殊清妍，橹声时与歌声连。月弯弯，照沙岸，明星耿耿夜将半。谁抱琵琶信手弹？三声两声摧心肝。无穷幽怨江漫漫。

或言妇本江山女，名隶烟花第一部。头亭巨舰属官军，两妹亦被官军掳。妇人无夫惟有姑，有夫陷贼音信无。富商贵胄聘不得，妇去姑老将安图？呜呼！妇去姑老将安图？妇人此义羞丈夫。

应敏斋上张振轩请讨日本书

同治甲戌，日本以台湾生番戕杀琉球人为词，举众数千，突入台境，扎营筑垒，与生番攻战。蓄意叵测，全台震动。事闻，上命福建船政大臣，前江西巡抚沈公，统师莅台，相机筹办。沈公怒其猖獗，上疏请剿，廷议久之不决，倭势益张，将图深入。其议院有踏平我二百郡之说，闻者发指，讹言繁兴，沿海皆警。余前在上海，颇悉倭情，知其有瑕可蹈，爰上书李爵相，请发舟师，分道径捣其国，为围魏救赵之计，爵相亦深韪余言。会倭与番战不利，且疾疫大起，英国公使威妥玛，从中调处。朝廷重惜民命，允予抚恤银两，倭人喜得息肩，遂解而归，然其众之死亡者已不少矣。余颇以吾谋不用，坐失此虏为恨。嗣见应敏斋方伯上张振轩中丞书，与余意见相合，且议论较余更为畅达。用录存于右，俾

天下后世，莫谓秦无人也。方伯之书略曰：

“日本介在东洋，密迩中国。其人狙诈多端，素无信义。近者一切效法西人，妄思自强，潜图开辟，盖其意狡焉思逞久矣。今乃背约称兵，藉词构衅，阑入我边地，虐刘我番民。中国欲全旧好，据理与争，不遽用武，并许为之建望楼塔表，护彼商船，可谓宽大极矣，礼义著矣。讵料彼之诡计，即以虚言款我，而久踞番社，诱胁番人。又运屋材，携农具，为筑室屯耕之计。群番迫于凶焰，势必尽受羁縻，则台湾之地，与我共之。异日难保不驱群番为前导，以与我争台湾。夫台湾虽小，我圣祖皇帝勤劳二十年而得之者也。台湾有事，则闽粤江浙，处处戒严，古人谓一日纵敌，数世之患，今日台湾番事之谓也。且诸国通商以来，所以犹就范围，不启戎心者，以其有条约在也。今日本不守条约，若令得志，非惟为日本所窃笑，西人更将藐视中国。为今之计，宜举日本背约之罪，布告诸国，并援公法，严捕倭人，在台诸军，分据险要，务遏绝敌人接济，并其归路，勿轻与战。密谕番人，伺间狙击。厦门一口，未知能扼以舟师，断敌人往来之路否？一月以后，彼之粮饷煤火子药，必渐告罄，番人见官军相助，亦必奋力抗拒。彼前阻深山，不能骤进，又畏官军相助，其后台洋风涛险恶，彼船虽利，岂能久泊？势孤心怯，宜无不退师之理。所虑者，既退而修怨，必扰我沿海诸省，设防之具，自不可不预筹也。现在本省防务，业经督抚严密布置，无可再赞。惟以全局而论，设防之法，必使诸省各自为战，则守御有责成，亦必使各省互相救援，则气势方联络。何以言之？今之倭寇，与前明之倭寇异。明之中叶，各岛奸商，乘明纲纪废弛，勾结莠民为乱，其迹同乎流寇，故蔓延而害广。今日本兵士二千有奇，工役二千有

奇，闻尚雇有西洋及中国人在内，乃其国王所遣，成军以出，志在开边，故力聚而势专。然窃料日本之兵力，可以注我一路，多亦不过两路，万不能分扰各省。今察地势，直隶可与奉天山东并力，江苏可与浙江并力，广东可与福建并力，彼省有警，则此省出兵以救之。甚至一省有警，则四五省酌度分兵以救之。轮船迅疾，固朝发而夕至也。至中国轮船，宜再陆续购备，合之闽沪两厂所造，凡大轮战舰，须过三十号以外，再得铜包战船四五号，分拨少许，以扼最要之口。此外共配精卒万余，会合训练。昔年水师宿将，如前陕甘总督杨宫保，智勇兼备，战力卓著，威名播于遐迩，应请奏恳皇上，特召视师，专督轮船大军，追逐寇踪。南则与之俱南，北则与之俱北。各省诸军夹击，客主顺逆之分，胜负必有所在。筹防之要，当不外此。虽然，古之驭外夷者，必能守而后和可恃，亦必能战而后守可完。与其战于内地，不如战于外洋，与其战于外洋，不如战于彼国。

“窃观今之日本，有可伐者数端，请陈其说。往者日本国王，不改姓者逾二千年，国中七十二岛，岛各有主，列为诸侯。自美加多篡国，废其王，又削各岛主之权。岛主失柄而怀疑，遗民念旧而蓄愤，常望一旦有事，乘间蜂起。彼昏不悟，尚复构怨高丽，使国中改西服，效西言，焚书变法，于是通国不便，人人思乱。今宜思管子攻瑕之说，乘中国寇平未久，宿将多存，劲旅未散，有事东洋，亦藉以练习船炮，兴起人材。失此不为，后数十年，彼基益固，而中国承平日久，民不知兵，猝为所乘，悔将奚及？此揆之于时，而宜致讨者一也。昔年中国，由普陀趋长崎，水程四十更，风浪巨险；由厦门趋长崎，水程七十二更，商民渡海皆由之。元代征倭，会兵合浦，大抵亦由南道。今则往来者

众，新道益开，自上海至长崎，水程不过千四百余里，轮船两日夜可达，断无元代飓风之虞。且中国所以屡绌于外人者，以彼合纵连横，协以谋我，不得不防决裂，含忍至今。今幸泰西诸国，未与合谋，尚得用全力东注，而日本之国小援孤，亦断非泰西诸国之比。此酌之于势，而可致讨者一也。议者每以元代征倭，丧师十万，用为殷鉴。不知元人以征贡不至，遽兴无名之师，又宋降将范文虎为统帅，一遇飓风，遽自弃师潜遁。盖其理不直，其用人又不当，以至于败，使倭人至今有轻中国之心。正宜因此折其骄锋，破其故见，使之有所震慑。古来两国交兵，苟能仗义执言，则胜者常十八九，反是则败者亦常八九。今日本败盟弃约，侵犯我疆，彼固内反而自惭，各国亦旁观而窃议。我之兴师，以奉辞伐罪为主，而初无耀兵域外之心；以征抚降服为图，而非存拓地开疆之见。将所谓堂堂之阵，正正之旗，于是乎在此。质之于理，而当致讨者一也。今中国海疆，自琼崖讫于辽碣，回环几二万里。若欲处处设防，中国劳费固已不支，而又未能保处处无虞也。诚选劲旅万人，径捣长崎，进逼倭都，则彼先已夺气，将撤兵自救之不暇，断无余力以犯我。兵法所谓批亢捣虚，形格势禁，攻其所必救也。夫是之谓以攻为防。以攻为防，则合数省之力，萃于一路，劳费省而防转可恃。以守为防，则竭数省之力，分备诸路，劳费繁而防且难恃。此其得失，不待明者而决之也。且我军战内地，一有失利，则全省震惊，即幸而获胜，而内地之民，被其荼毒，受其诱胁者，已无穷矣。我军战倭地，虽偶有挫失，不过损伤军士而已，添募以往不难也。若战而我胜，则我可因粮于敌，招彼民为向导矣。夫攻人之与受攻于人也，岂可同日语哉？此筹之国计与民瘼，而尤不得不致讨者一也。

凡此数端，机不可失，亟宜预为布置，速购船械，以备训练。倘若庙谟早定，以李伯相为制治军务，仍镇天津，拱卫畿甸。杨宫保节制战轮水军，直指长崎。必可以内外协力，奋扬威武。檄令高丽起师，渡对马岛，使震荡日本之北路，以分其兵势。高丽本我属藩，必愿乘时略地，以雪旧憾。我师宜禁止杀掠，号召其前王之旧将，与故臣遗民，有愿举义匡复者，俾求故王之后，立以为王，许尽复其国之旧利。各岛主有挈地投诚者，封以王号，使各为自主之国。夫日本之人，望变久矣，临以大兵，蔑有不瓦解者。且事固有措注不劳，而厥效甚溥者。汉武帝时，募良家子及有罪之戍卒，得自请奋击匈奴。雍正中，选各省技勇数千人，号勇健军，屯巴里坤故地，盗贼绝纵。道光回疆之役，选南北路遣犯二千为死士，屡挫贼锋。今宜远仿汉制，近法先朝，广募沿海岛徒蛋户渔丁，及闽粤间械斗之民，及哥老会中鸷悍之士，许令投效军前，奋击日本，优其廪饩，凡合二千人，鼓之以不次之官，不赀之赏，统以健将，济以轮船，用为前驱。此辈皆亡命犯法，不畏死之人，正所谓以毒攻毒。死固无损于中国，不死亦能建威于外国。倘日本自知理屈势穷，遣使行成，愿申旧约，则必使偿我兵费，称我东藩，然后收师而退。果能如是，非特令日本畏怀，亦且使西人慑慴。中国之患，少有豸乎？

然则综而计之，今日畀以番地，曲全和约兵端若可暂弭，而后患无穷，和亦难恃，策之下也。决计驱逐，待其入寇，随时御之，策之中也。先为非常之举，以奋积弱之势，虽得失参半，犹愈于坐而自弱，策之上也。使彼或闻天威赫怒，知中国未可与争，愿遵和约，不战自屈，尤善之善者也。抑本司更有望者，自来天下大事，往往败于二三，成于一旦。在昔庚子辛丑之间，洋

人初入中国，朝廷未悉外夷情状，和战迄无定局。每变一议，则罪其前议之人，于是当事者不敢任事，局益变而势益不振。迨剿办粤孽，坚持定见，不稍改移，卒能使贤才勃兴，歼除巨寇，此盖断与不断之效也。应请奏求皇上，博采群议，衷于一是。然后干断独运，默定至计，俾中外大臣，奉而行之。用人则慎之又慎，方略则精益求精，尽屏局外之浮言，勿视东洋为过重，此即制胜之道也。本司通计中国应购船炮，及水雷开花后膛洋枪之属，为费当逾千万，一时无从筹措。只可商借洋款，由各海关分年筹还。即使不战而守，前项船械，亦须预备。当此时事多艰，但望中外力节浮费，数年之内，偿此要需，则元气不至大损，或尚可补救于万一。梼昧之见，是否有当，既承命妄参末议，不敢不尽其区区之意。如蒙酌核而俯采焉，幸甚。

复封摄政睿亲王册文

本朝摄政睿亲王，辅世祖定天下，有周公之功。身殁未几，被诬削夺。高宗登极，昭雪复封，诚千秋旷典也。兹于皇朝文典中，见追复封册文，敬录于右。

阐宗勋于故府，典重睦亲；察往迹于遗闻，义彰继绝。念精白具征信史，兼伟代以昭垂，宜平反追核爰书，焕明纶而光复。尔多尔衮，造邦翊运，作翰宣劳。入关克展壮猷，遂集勋以大定；当轴更襄硕画，爰摄政以多年，群不逞怨积于生前，莫须有反诬诸地下。直冲岁未亲几务，众因矫命以除封；讵深文竟指敛衣，久令衔冤于没世。朕恭稽实录，恻念纯诚，拒二王劝进之勤，誓死力全顾托；成一统廓清之业，奉迎式肇基图。勖尊亲则

切诫群工，持法纪则靡私同气，贞心如揭，轨事咸存。祚以世封，聿准懿藩之旧；列之瑶牒，仍延似续之常。茸园寝而祀秩春秋，侑庙庑而位循伯仲。传以表勋，谥以褒忠。兹复封为和硕睿亲王，世袭罔替，锡之册命。呜呼！削除匪出于圣裁，狱久成为不白，功伐久彰于实典，忱尤耿其如丹。远昭盈篋之诬，笃棐期风百世；载锡维城之命，沉沦庶雪九原。式慰尔灵，垂休无斁。

左爵相奏开船政局

同治元年冬，甯波诸军进攻粤贼于绍兴，三战三捷，将傅其城，而洋火药告罄。史士良观察令余赴上海，向李爵相商借数千斤。乃爵相亦以剿贼药尽而洋船不至，正在踌躇，无可应付。余乃谨返，谓不如自己仿照造之。于是开局制配，无机器则以手舂当之，无洋硝则以土硝炼净抵之，无藤炭则以柳炭及杉炭代之。以意加樟脑等物，舂配极细，居然造成。第力较洋药少逊，且发后有渣滓留存管底，须时加刮洗耳，然足以资救急之用。爵相闻之，亦饬余在甯局制造万斤。久之洋人之药运到，遂止。然自是知药可配造，因从而推广及洋枪洋炮等类，並仿造小火轮船二支，试之均能合用。第以公费甚巨，无款可筹，且贼已将次剿灭，乃置之不讲。至五年秋，左爵相由广东平贼归，遂决计开轮船局，疏陈于朝，朝议允之。局将开，爵相又奉陕甘总督之命，率师西征，奏保前江西巡抚沈公葆桢为船政大臣，莅其事者九年。沈公擢两江总督，又命前江苏巡抚丁公日昌继之。从此中国之轮船与外洋争烈矣。左爵相之疏，剴切详明，筹画周当。今节录之，俾

后世言船政者有所考焉。公疏谓：

窃惟东南大利，在水而不在陆。至广东、福建，而浙江、江南、山东、直隶、盛京，以迄东北，大海环其三面，江河以外，万水朝宗。无事之日，以之筹转漕，则千里犹在户庭；以之筹懋迁，则百货萃诸廛市。匪独鱼盐蜃蛤，足以业贫民，舵艄水手，足以安游众也。有事之时，以之筹调发，则百粤之旅，可集三韩；以之筹转漕，则七省之储，可通一水。匪特巡洋缉盗，有必设之防，用兵出奇，有必争之道也。况我国家建都于燕，津沽实为要镇。自海上用兵以来，泰西各国，火轮兵船，直达天津，滨鬯竟成虚设，展驰骋举，无足当之。白洋船准载北货行销各口，北地货价腾贵，江浙大商以海船为业者，往北置货，价本愈增。比及回南，费重行迟，不能减价以敌洋商。日久销耗愈甚，不惟亏折货本，寝至歇其旧业。滨海之区，四民中商居十之六七，坐此阛阓萧条，税厘减色，富商变为窭人，游手驱为人役。并恐海船搁朽，目前江浙海运，即有无船之虑，而漕政益难措手，是非设局建造轮船不为功。从前中外臣工，屡议雇买代造，而未敢轻议设局制造者，一则船厂择地之难也；一则外国师匠要约之难也；一则筹集巨款之难也；一则中国之人不习管驾，船成仍须雇用洋人之难也；一则轮船既成，煤炭薪工，需费不赀，月需支给，又时须修造之难也；一则非常之举，谤议易兴，创议者一人，任事者一人，旁观者一人，事败垂成，公私均害之难也。有此数难，毋怪执笏无人，不敢一纾筹策，以徇公家之急。臣愚以为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师不可。欲整理水师，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泰西巧而中国不必安于拙也，泰西有而中国不能傲以无也。虽善作者不必其善成，而善因者究易于善创。如虑船厂择地之

难，则福建海口罗星塔一带，开槽浚渠，水清土实，为粤浙江苏可无 臣在浙时，即闻洋人之论如此。昨回福州，参以众论，亦复相同，是船厂固有其地也。如虑机器购觅之难，则先购机器一具，由细毕各，觅雇西洋师匠，与之俱来，以机器制造机器，积微成巨，化一为百。机器既备，成一船轮机，即成一船；成一船即练一船之兵；比及五年，成船稍多，可以布置沿海各省，遥卫津沽，由此更添机器，触类旁通，凡制造枪炮炸弹，铸钱治水，有适生民日用者，均可次第为之。

此事属创始，中国无能赴各国购觅之人，且机器良楛亦难骤辨，仍须托洋人购觅。宽给其值，但求其良，则亦非不可得也。如虑外国师匠要约之难，则先立条约，定其薪水，到厂后，由局挑选内地各项之少壮明白者，随同学习。其性慧夙有巧思者，无论官绅庶士，一体入局讲习。拙者惰者，随时更补。西洋师匠尽心教艺者，总办洋员薪水全给。如靳不传授者，罚扣薪水，似亦易有把握。如虑筹集巨款之难，就闽而论，每关结款既完，则此款应可划项支应，不足则提取厘税益之。又臣曾函商浙江抚臣马新贻，新授广东抚臣蒋益沣，均以此为必不容缓。愿凑集巨款，以观其成。计造船厂购机器募师匠，须费三十余万两，开工集料，支给中外匠作薪水，每月约需五六万两。以一年计之，需费六十余万两。创始两年，成船少而费极多。迨三四五年，则工以熟而速，成船多而费亦渐减。通计五年所费，不过三百余万两。五年之中，国家捐此数百万之人，合虽见多，分亦见少，似尚未为难也。如虑船成以后，中国无人堪作船主，看驾管车诸事，均须雇倩洋人，则定议之初，即先与订明教习造船，即兼教习驾驶，船成即令随同出洋，周历各海口，无论兵弁各色人等，有讲

习精通，能为船主者，即给予武职千把都守，由虚衔渐补实职，俾领水师。则材技之士，争起赴之，将来讲习益精，水师人材，固不可胜用矣。且臣访闻浙江甯波一带，现亦有粗知管驾轮船之人，如选调入局，船成即令其管驾，似得力更速也。如虑煤炭薪工，按月支给，所费不赀，及修造为难之费，则以新造轮船运漕，而以雇沙船之价给之。漕务毕则听受商雇，薄取其值，以为修造之费。海疆有警，专听调遣，随贼所在，络绎奔赴，分攻合剿，克期可至。大凡水师，宜常川住船操练，俾其服习风涛，长其精力，深其阅历，然后可恃为常胜之军。近观海口各国，所驻兵船，每月操演数次，俨临大敌。遇有盗艇，即勇跃攫击，以试其能，所以防其惫劳好逸者如此，且船械机器，废搁不用，则朽钝堪虞，时加淬厉，则晶莹益出。成船成之后，不妨装载商货，藉以捕盗而护商，兼可习劳而集费。似岁修经费，无俟别筹也。至非常之举，谤议易兴，始则忧其无成，继则议其多费，或更讥其失体，皆意中必有之事。然臣愚窃有说焉，海防必用海船，海船不敌轮船之灵捷，西洋各国，与俄罗斯、美利坚，数十年来讲求轮船之制，互相师法，制作日精。东洋日本，始购轮船折视仿造未成，近乃遣人赴英吉利学其文字，究其象数，为仿制轮船张本。不数年后，东洋轮船，亦必有成。独中国因频年军务繁兴，未暇议及，虽前次有代造之举，现复奉谕购雇轮船，然皆未为了局。彼此同以大海为利，彼有所挟，我独无之，譬犹渡河，人操舟而我结筏；譬犹使马，人跨骏而我骑驴。可乎？均是人也，聪明睿知，相近者性，而所习不能无殊。中国之睿知运于虚，外国之聪明寄于实。中国以义理为本，艺事为末；外国以艺事为重，义理为轻。彼此各是其是，两不相喻，姑置弗论可耳。谓执艺事

者舍其精，讲义理者必遗其粗，不可也。谓我之长不如外国，藉外国导其先，可也。谓我之长不如外国，让外国擅其能，不可也。此事理之较著者也。如拟创造轮船，即预虑难成而自沮，然则治河者虑合龙之无期，即罢畚筑；治军者虑蒇役之无日，即罢徵调乎？如虑糜费之多，则自前道光十九年以来，所糜之费，已难数计，昔因无轮船，致所费不可得而节矣。今仿轮船，正所以预节异时之费，而尚容靳乎？天下事，始有所损者，终必有所益。轮船成则漕政兴，军政举，商民之困纾，海关之税旺，一时之费，数世之利也。纵令所制不及各国之工，究之愚情胜无，仓卒较有所恃。且由钝而巧，由粗而精，尚可期诸异日，执如羡鱼而无网也？计闽浙粤东三省，通力合作，五年之久，费数百万，尚非力所难能。疆臣谊在体国奉公，何敢惜小费而忘至计。至以中国仿制轮船，或疑失体，则尤不然。无论礼失而求诸野，自古已然。即以枪炮言之，中国古无范金为炮，施放药弹之制。所谓炮者，以车发石而已。至明中叶，始有佛郎机之名，国初始有红衣大将军之名。当时得其国之器，即被以其国之名，谓佛郎机者，即法兰西音之转；谓红衣者，即红夷音之转，盖指红毛也。近时洋枪开花炮等器之制，中国仿洋式制造，亦皆能之。炮可仿制，船独不可仿制乎？安在其为失体也？

臣自道光十九年，海上事起，凡唐宋以来史传别录说部，及国朝志乘载记，官私各书，有关海国故事者，每涉猎及之，粗悉梗概。大约火轮兵船之制，不过近数十年事，于前无征也。前在杭州时，曾觅匠仿造小轮船，形模粗具，试之西湖，驶行不速。以示洋将德克碑、税务司日意格、据云大致不差，惟轮机须从西洋购觅，乃臻捷便。因出法国制船图册相示，並请代为监造。以

西法传之中土。适发逆陷漳州，臣入闽督剿，未暇及也。嗣德碑归国，绘具图式，船厂图册，並将购觅轮机，招延洋匠各事宜，逐款开载，寄由日意格转送漳州行营，德克碑旋来漳州接见。是时方赴粤东督剿，未暇定议。德克碑辞赴暹罗，属日意格候信，彼此往返讲论，渐得要领。日意格闻臣由粤凯旋，拟来闽面订一切，臣原拟俟其来闽商妥后，再具摺详陈请旨，因日意格尚未前来，适奉购雇轮船寄谕，应先将拟造轮船缘由，据实驰陈，伏乞圣鉴。”

继又疏陈：“据日意格等禀呈保约、条议、清摺、合同、规约各件，业经法国总领事官白来尼印押担保，臣逐加复核，均尚妥洽，所有铁厂、船厂学堂，及中外公廨工匠住屋、筑基、砌墙一切工程，经日意格等，觅中外殷商包办，由臣核定，计共需银廿四万余两。船槽尤为通局最要之件，应用法国新法，购办铁板，运来船厂，嵌造成槽。此外一切局中应用什物，由护抚臣周开锡委员估置，日意格、德克碑俟厂工估定，即回法国，购买机器轮机钢铁等件，並购大铁船槽一具，募雇员匠来闽，一面开设学堂，延致熟习中外语言文字算法画法，名曰求是堂艺局。挑选本地资性通敏颖悟，通文字义子弟，入局肄习。並采办铜铁木料，一俟船厂造成，即先修造船身，底来年机器轮器运到时，可先就现成轮机，配成大小轮船各一只。此后机器轮机，可令中国匠作学造。约计五年限内，可得大轮船十一只。小轮船五只。大轮船一百五十匹马力，可装载百万斤。小轮船八十匹马力，可装载三四十万斤。均照外洋兵船式样，总计所费不逾三百万两。惟采买物料一切，有此月需多，彼月需少者，势难划一。应将关税每月协拨兵饷五万两，划定四万两，归军需局库另款存储，以便随时随

付。而前后牵计，仍不得逾每月四万之数，以示限制。抑区区之愚，有不敢不尽者。兹局之设，所重在学造西洋机器，以成轮船，俾中国得转相授受，为永远之利也。非如雇买轮船之徒取济一时可比。其事较雇买为难，其费较雇买为巨，臣得薄能浅，不足为其难。又去闽在即，不能为其难。当此时绌举盈之际，凡费宜惜，巨费尤可惜。而顾断断于此者，窃谓海疆非此兵不能强，民不能富。雇募仅济一时之需，自造实有无穷之利也。于是则虽难有所不避，虽费有所不辞，然而时需五载，银需二百数十万两，事属创举，成否未可预知，幸而学造有成，纵局外议论纷纷，微臣尚有以自解。设学造未能尽洋技之奇，即解造轮船，不能自作船主，曲尽驾驶之法，则费此五年之时日，二百数十万之帑金，仅得大小轮船十六号，机器一分，铁厂、船槽、船厂及各房屋。虽所造轮船较寻常购买各色轮船精坚适用，而估计所费，多于买价一倍，于局仍少裨益，责以糜帑，咎何可辞？凡此皆宜预为绸缪，而不能预为期必者。故此局之定，爱臣者多以异时之咎责为臣虑，局外阻挠为臣疑。即日意格亦言，此时局面既更，势难兼顾，如欲停止，愿将已领之银，仍即缴回。臣答以事在必行，万无中止之理。但愿一一谨守条约，尽心经画，共观厥成。如有差缪，当自请朝廷严加议处而已。察看情形，尚可望其有成。合将日意格，德克碑合纂保约、条议、清摺、合同、规约，照抄咨呈军机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存案外，谨胪举船政事宜十条，另缮清单，恭呈御览。谨会同兼署闽浙总督臣英桂，恭摺具奏，伏乞圣鉴，训示施行。”

李爵相奏开轮船招商局

李爵相既平粤贼后，于同治四年，先在上海开机器局，以制造洋枪洋炮及铜帽洋药诸军火。比督两江，于金陵亦设制造局。曾文正公再督两江，仍踵行之。嗣福建创造轮船，文正公亦令于上海兼造，数年来已成八艘。十二年又仿造铁甲船一艘，洋人所能者，我尽能之矣。十三年，李爵相又奏开轮船招商局，共集资一百五十万，官给二十万，商集百三十万。先购买外国轮船，而以机器局所造之轮船益之，以运江浙二省漕粮。漕运既毕之后，准商人雇载外洋及各海口销售货物，以分洋船之利。无则运粮贩货，取其资为修购船只之用。有事则用为战船，以之巡防，以之攻击，盖一举两得之术也。光绪元年，于招商局内，又分设保险公司，以保轮船。先由商集资十五万，本局之船，可以无须向外国保险，而外国之船，我转可保之。则保险之利，亦分之矣。李左二相国，所以为国计民生筹画者，至矣尽矣。惟铁甲船之造费，较轮船十余倍，只能为攻战之用。且船身太重，时虞搁浅。若海口以最巨之炮击之，亦不能抵御。此时英国已经停造，计数年之后，各国未必踵行，则我国亦似可不须效颦也。

安南阮氏遗牍

交址古属中国，尧典宅南交，此见于经文之最古者。汉魏六朝及隋唐五代，均设官置守。至宋初，丁氏始建国，称安南，二世十三年，亡于太宗时。黎桓二世三十二年，亡于真宗时。李公

蕴八世一百二十年，亡于理宗时。陈日煚十二世一百七十年，至明建文时，为黎季犛所篡而亡。明成祖发兵灭之，交址仍归中国者三十年。宣宗时复为黎利所据，传十世至黎谭，为莫登庸所逐，时嘉靖元年也。世宗削其王封，改为安南都统使，传二世至神宗时，又为黎维潭所并。维潭传至裔孙维祈，于我朝乾隆时，为阮光平所灭。光平传子光垂，至嘉庆年间，又为阮福映所夺，称臣入贡，请改号为越南。江都蒋观察超伯，咸丰十年，于京师琉璃厂市购旧书，中夹公移二纸，其末皆钤安南国王之印，朱色烂然。其文曰：

"安南国王阮光平，肃禀天朝御前臣经筵讲官、太子太保、内大臣、议政大臣、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兼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总督广东广西军务、兼理粮饷盐课、一等嘉勇公台前曦瞩，兹者接奉宪札内开，钦奉上谕，令故黎君维祈，率同伊属下人户，全行来京，归入汉军旗下，编一佐领。又黎维只穷蹙内投，亦着一并送京安置，俾小番抚有安南全境，永无后患。仰维大皇帝兴灭继绝之意，不忍黎氏故主齿于齐民，且不欲其翱翔粤西，使黎氏支庶及旧日臣民，藉此为名，讹言煽惑，余光燔火，未绝星星。故特令全行进京，归旗受职。盖其防微杜渐，所以仁于黎氏者，乃所以厚于小番。圣恩体恤新邦，实属无微不至。其为欢欣感激，何可限量？而亲侄阮光显，陪臣阮有暄，武辉瑨等回国，钦奉颁赐诰命敕印並彩币珍品，只领带回，再奉御赐亲书诗章，稠叠宠荣，实逾常格。盖自本国丁李陈黎凯幸之难，而今日蒙沾之易，岂敢自谓恭顺之至有加于前人。实蒙大皇帝至仁洪慈，将遐远偏方，悉归复载。餐和沐泽，报答何阶？虽罄土地所有以旅陨庭，曷足以对扬休命？况海岭之尺土寸民，皆天朝之

赐，不胜箠包，讵堪尘渎？惟是恪恭奉上之诚，不能自已。奉有谢恩表文一道，谨遣陪臣黎伯玛、吴为贵等，随表进京，并赍递贡品上进，专望尊大人收表转奏。今年八月祝厘大礼，小番谨已点检行装，先期诣关，匍匐稽拜，区区之衷，不遑[illegible]。请以今年四月上院赴阙，候尊大人带随进京展觐。窃思小番生于布衣，赖天朝宠灵，以克有国。鄙陋荒远，礼制多所未娴，且小番深山缔构以来，主臣相聚，有所跋涉，咸执羁鞅以从。今万里程途，个个愿带随偕往，且此次瞻觐丹墀，献万万岁寿，受臣子旷闻之异渥，睹生平未见之大观，鼓舞趍跄，乃众情之同然者，难为峻却。如量请多带员役，又恐于体制未合。将来行时，当得带随几个员役，多少部曲，从陆道起若干人马，或从水道作何储顿。又冠带衣服用何品色，统祈早赐开示，庶得预先备办，入觐以合礼仪。目天朝讳避条禁，下邦始奉内属，未得一一详知，窃愿俯赐教明，庶不致冥行径造，以重取戾。又本国自李陈黎氏都于升隆城，天朝恩命于此贲临。迩来地气衰歇，今本国富春以南，疆界较前代稍广，设都建国，惟又安为上中。已于其地之凤凰山前，置为本国中都，业经陈达左江汤道官知照。向后一切公文往复，比升隆城日期又多一倍，仰维体照，幸免稽延之咎。家儿光垂，方当学礼，玉树生庭之誉，未敢披襟。蒙赐吉祥如意、锦缎多珍，一家父子，均沐恩波，拜领之荣，实深感佩。至如家将吴文禁，先后趍赴，乃其职分内事，并蒙采币之赐，爱屋及乌，顶戴又何如也！再奉钧谕，本国初立，事事草创，一切服用有缺欠，须备用之处，列摺呈达，当为采买送来。窃惟衣服所以华躬，中州服色彩章之美，深所景慕，所有龙蛟袍样，谨奉别摺开列，希下织坊，照样织造。工竣之后，发付奉领，为小邦朝宴之服，陈请为

渎，万望鉴原。临纸向辕，翘瞻肫切。肃禀，乾隆五十五年正月十日。”

此上两广制军福文襄函也。又一纸是致粤西中丞之牍，两文皆婉委曲折，亦可想见蛮夷大长书记翩翩矣。董司农恂，为题“安南阮氏遗牍”六大字，观察自题二绝句云：“黎民偶零阮氏雄，禾刀木落后先同。可怜十道将军印，都付先游一令公。斗大华闾古法乡，蜗蝘犬迹总荒唐。请看二阮须臾事，又是南柯梦一场。”今安南已为法兰西所据，其王仅拥虚位，将来不知若何更变矣。

舒铁云《和尚太守谣》

自军兴以来，仕途流品冗杂，近年世道清夷，于是大吏多以澄叙官方为事。前年福建巡抚劾长随出身之同知何某，上年湖南巡抚劾候补道刘某曾作门丁，皆奉特旨革职查办。此后监厕冠裳，未曾发复者，当稍知警惕矣。然嘉庆年间，有和尚太守一案，最为奇异。和尚姓王，名树勋，山西人，扬州盐贾王引长之仆汪重光乳母之子。始在木兰院为道士，后至京师广惠寺为僧，号明心和尚。有口辩，多技能，兼挟异术，一时名动公卿。下而上庶商贾，上而达官勋卫，皆有皈依者，蓄积饶多。忽言尘劫且至，当留发蓄妻子，遂出都，依所善者某中丞作幕友。久之复入都，会开事例，乃捐通判，分发湖北。诸弟子左右之，补善缺，擢同知，晋知府，调补襄阳府知府。其幼主王六闻信往投，命为侄，乃留署中，旋以卓异赴部。御史石承藻发其奸，下刑部讯得实，诸弟子复左右之，得从轻。比奏上，仁宗震怒，命发黑龙江编管，先于刑部前枷号两月，再行发遣。然其弟子总以为神奇，不

可解也。舒铁云孝廉，有《和尚太守谣》一篇，警练奇诡，李长吉不足多也。或他日和尚竟藉此获传，则和尚之幸也。诗云：

“弃民为僧如秃鹙，弃僧为官如沐猴。宦成黄鹤楼中住，事败黑龙江上去。南来初寂寞，骑上扬州鹤；北去尤萧条，冻煞纥干雀。无端忽慕竺法深，有时化为支道林。碧纱笼边钟悄悄，青莲钵底花沉沉。石塔寺，无一缝；金轮会，有万众。吴国铜瓶五色坚，赵州布衫七斤重。借得如意影，放下苕帚柄。或现宰官身，或佩国公印。两眼看天觉不疑，五体投地霍去病。岂知襄阳节度，乃有叙勋僧正？聚处禅师之斗场，住处终南之捷径。君不见南州传法唐慧能，又不见西蜀入觐汉长卿。料得清贫馋太守，依然天竺古先生。恒星不见宦星见，不看僧面看佛面。匆匆一曲雉朝飞，哑哑三更乌夜啼。州亦不可添，诗亦不可改。白铜鞮上春如梦，黄金台畔人如海。珊珊者骨，种种者发，不须笑整冠，且与翻着袜。卿在雁门关来，师言石头路滑。铃音云何劬秃当，禅味如是干屎橛。赠君以绕朝之马挝，李师之狗枷。峨峨御史府，堂堂司寇衙。五百劫，恒河沙。二千石，优昙花。纡青拖紫波斯匿，偎红倚翠摩登伽。于是乎始墨，于是乎始鼍。汝受诸苦恼，何不出了家？吁嗟乎！天下虽大，难容其身；地狱之设，正为此人。今我故我，无臣有臣。束之高阁，问之水滨。初不若刘孝标，典校秘阁上；又不若杨法持，战胜边庭壮。爰有薛怀义，行军总管彼一将；复逮李罕之，中书门下此一相。韦渠既工古乐府，贾岛亦登进士榜。国子祭酒理又玄，合门只候言非诞。冯延鲁去空遁逃，孙景元来曾供养。而况徐羡之爱厌惠休，阮佃夫荐茹法亮。青史十七部，白发三千丈。既已追废牒，何又进治状？君不见襄阳太守王和尚。”

钱东平创厘捐法

钱东平江者，浙之归安人也。负才使气，跅弛不羁，有俯视一世之概，故无乡曲誉。薄游广东，亦落落寡所合。会林文忠禁烟，英夷肇衅，江心愤其事，遂集众举义，与夷为难。所作檄文，多所指斥，大府恶之，坐以法，遣戍新疆。当未至之先，新疆诸人，固已闻其名矣。既抵戍所，自将军以下，皆折节与交。江口若悬河，议论激昂慷慨，同人皆推服之，尊为上客。未几遇赦归，归后又游京师，出其纵横捭阖之说，遂名动公卿间。或劝以仕，江不应，颇以鲁仲连自命。时值粤贼陷金陵，世事孔亟，江曰："此吾锥处囊中脱颖而出之时也。"遂乘薄笨车出都。出都日，送者车数百辆，极冠盖之盛。其时副都御史雷公以诚，办理粮台开府邵伯埭，江怀刺上谒，抵掌而谈。雷公大悦，辟至幕府，几于一则仲文、再则仲父之契焉。当是时，江北屯兵数万，储胥甚急。公以转饷为职，而各省协饷不至，空手不名一钱。庚癸频呼，行有脱巾之变，焦愁仰屋，莫展半筹。江为之画策，疏请空白部照千余纸，以劝捐军饷，随时随地，即行填给，与从前缴银累载，奏奖不闻者，迥然不同。富人朝输货财，夕膺章服，欢声载道，踊跃输将，不旬日遂得饷十余万。又创立抽厘法，于行商坐贾中，视其买卖之数，每百文捐取一文，而小本经纪者免。居者设局，行者设卡，月会其数，以济军需。所取甚廉，故商贾不病。所入甚巨，故军饷有资，源源而来，取不尽而用不竭，不期月又得饷数十万。资用既裕，兵气遂扬，江上诸大帅，倚雷公若金城，而公亦视江如左右手矣。

当是时，江之名闻天下。然江恃功而骄，使气傲其，玩同幕于股掌，视诸官如奴隶，咄嗟呼叱，无所顾忌。于是上下交恶，谮毁日至。雷公亦稍稍疏之，胶漆而冰炭矣。江愈怒，即于雷公亦面加讥斥，雷积忿日久，第欲其才，姑含容之。一日饮次，议论相左，雷加诮让，江使酒大骂，雷怒甚，在旁者又怂恿之，立即斩首。乃以江跋扈狂肆，将谋不轨奏焉，冤矣。使当日江稍委蛇，必可不死；使雷公左右有略与周旋者，亦不至于死。小有才而未闻君之大道，不能为高蹈之鲁仲连，转同于杀躯之盆成括，哀哉！余初不识江，故友戴礼亭熟其人，为余述其大概如此。后雷公以他罪谴职，闻亦颇心悔其事，流寓清江浦佛寺，诵经自忏，然而江则已死矣。

钱江既创立厘捐法，各直省皆仿照行之，曾文正公尤以为善，谓军饷无出，与其病农，不如病商。盖择祸莫若轻之意，非其以厘捐为必可行也。军兴二十年以来，不加赋，不勒派，而卒成戡定之功者，厘捐之力居多。余自咸丰初年，奉檄饷局，首则捐输，继而助饷，又继而米捐，舌敝耳聋，异常困苦，恨声不绝，所得无几。自厘捐之行，商贾不无怨谤，然一省之中，每年或得数十万，或得百余万，或得二百余万，而不甚费力。余谓办捐之道，切不可过分，此是国家不得已之政，须体朝廷不忍人之心，持己以严，免招物议，待人以恕，用恤商情。自然商贾愿藏于其市，行旅欲出于其途，而捐数可以旺收，声名不致败坏矣。其有以刻为能者，尺布斗粟，并计起捐，碎物零星，妄报即罚，此是关市之暴客也。其有营私为己者，得费免捐，公然卖放，收钱不报，暗地侵吞，此是国家之盗臣也。兼之设卡既多，立法益密，大小委员，一局三四辈，书丁司事，一卡数十人。人数猥杂，局用益大，所入不敷，

则不得不加意搜求。再人之贤者少而不肖者多，查察不及，弊端百出，既为暴客，又为盗臣。而商贾徒耗其财，饷需仍无有济，言之可为痛恨。虽大吏时加检摄，有犯必惩，而吞舟之漏者，又不知凡几，此固非江创法之初心。然江以一匹夫，创成天下厘捐之举，论平贼之资，固属功之首，追思病商之源，亦是罪之魁也。

王畹上李秀成陈攻上海策

宋不用张元，而元昊用之，大为中国患，人多咎宋之遗才，而不然也，此其中固有天存乎其间焉。同治元年春二月，上海中外诸军攻克粤贼七垒逆垒，获苏州诸生王畹上伪忠王书，具陈攻取上海之策。薛觐堂中丞阅之大惊，疏闻于朝，江南北大为警备。幸贼不从其计，卒以无事。至四月后，李爵相督师来沪，以上海为关中，战胜攻取，遂奏廓清之功。然当畹献策之时，使贼稍听其谋，上海一有失事，则后来爵相无驻节之所，饷源断绝，不知又多费若干经营矣。贼平后，畹遁入美利坚墨海书院以死，不娶显戮，三吴人有遗恨焉。然畹先时亦尝谒吴晓帆观察陈书，当事者不置意，遂往从贼，此亦张元之流亚也。国祚中兴，彼昏不用，岂非天哉？畹书余于薛中丞幕府中见之。洋洋数千言，今则不能记忆矣。大略劝贼与洋人和，而藉其势以图中原。谓洋人遣使至金陵，以各国贸易所在，请无攻沪，而贼酋不许，洋人遂助中国城守为失策。此时宜急许其不攻，而要令不得以军装火药资中国，再遣舟师渡江，分扰通泰里下河完善之区，并于海道劫掠华商，使不敢载运货物。贸易不通，厘捐断绝，官军乏饷，洋人坐困，上海聚数百万避难之人，无所得食，必且生变。

而洋人生理既绝，亦必俯首来求修好，然后胁之使献上海。策之上也。若一时不能与洋人和，而先欲得上海，亦不必调集大兵也。盖洋人嗜利，近以苏、浙二省避难人麇至沪地，遂于夷场广造房屋，重收租息，初不问人之来历也。宜遣精兵数千人，伪作难民，赁洋屋以居。地系夷场，中国官无从稽察，中夜一呼，应者四起，纵火焚烧，遇人斫杀。洋人计惟登舟逃逸，而上海唾手得。上海既得，然后招回洋人而厚待之，不攖其怒，而仍可为用，策之次也云云。其虑甚周，其计甚毒，故在上海者阅之，无不发指，无不失色。乃以枭雄之李秀成，亦如陈叔宝之昏庸，弃书床下，此真国家之福也。呜呼！岂非天哉？

应对舛错之笑柄

圣门四科，言语居一，盖出语稍不检点，即错误矣。汪稼门先生志伊总督浙闽时，性严厉，僚属进见者，无不惴惴。先大夫督造军工厂，战船工竣，例归总督验收。盐道麟公祥，素谨慎。恐先大夫辞有舛错，嘱道库大使达泰曰："子妙于语言，可帮同陈君应对，免致触忤也。"洎总督验船，见工坚料实，颇为嘉予。达随之行，先意承志，喋喋搀言，总督色甚和，盐道心亦甚喜。比验及贮淡水之井，总督笑曰："井甚深，恐小孩子跌下须淹死矣。"达遽对曰："不然，即大人跌下亦要淹死。"同行之官，无不匿笑，总督色庄而去。事毕，麟公呼达至官廨痛责之曰："好好一篇文字，被汝闹坏。"达俯首引咎而已。次日衙参，麟公见总督，先谢不敏，总督曰："我并不计较及此也。"麟公退，又呼达告诫之。遂同谒巡抚王畹香中丞绍兰，巡抚忽问及漳

州盐商王梦兰与课事，麟公心恨此商，即对曰："王绍兰乃一奸恶之小人也，不革王绍兰，盐务无从整顿；不办王绍兰，群商无所畏惧。"娓娓数百言，皆斥王绍兰名而骂之，藩臬两司初以目示之，不悟；继微曳其衣，仍不悟。巡抚乃微笑曰："是王梦兰也。"麟公始恍然，大惭愧，起立谢罪。既出，官厅中有传其事者，达乃合掌诵佛号，曰："报应如是之速哉！"合座大笑。麟公后官至仓场总督。

李方伯姬人殉节

仁和李方伯本仁，开藩皖江时，以千金至吴门聘一姬，美而慧，方伯宠之专房。又于苏州招一老伶工，教度曲，花晨月夕，檀板金樽，极声色之娱，僚属多窃议之。安庆不守，移省庐州，军事又急，方伯誓以身殉。姬请随死，不许，请益坚，则谓之曰："汝欲死，归至家死可也。"遂遣人护之出。又陈金几上，集家众谕曰："我受国恩，自当城亡与亡。尔辈愿同我死者留，否则各持金去。"于是众皆怀金哭拜而散。老伶奋然曰："众皆去，谁侍主者。"掷金地上，遂独留。方伯叹曰："岁寒知松柏，不图于伶人遇之。"越二日城陷，方伯战死。老伶掩其尸已，亦吞金死。时姬行尚未百里，回望城中烟焰烛天，恸哭欲绝。遂晓夜遄行，不匝月抵家，发丧成服。众方幸更生，姬独诣夫人前，叩首请死。夫人劝之曰："若已脱难，我亦善视若，若何必死？"姬对曰："主人命我到家乃死，我不可负主人。"遂不食数日而卒。于是向之窃议方伯者，至是乃共哀方伯焉。嗟呼！慷慨赴死，从容就义，不图于弱女子中见之，惜不知姬姓氏也。即如老伶者，亦人所难能也。

仕途中豪侠风

曾叔祖云岩公，讳孝升。性慷慨，喜交游，弱冠时，手散万金结客。官甘肃平番令，挥霍益甚，置驿延宾，有郑当时风。会有某都统，以谴戍伊犁，道出公境。公怜其过，厚待之，复赆其行，都统感甚。然公于此等事甚多，不之记也。作官十年，亏帑巨万，落职待勘。适都统复起用，游擢陕甘总督，未抵任，即遣人往诣公。公已忘前事，惊不知所出，司道各官闻之，亦惊。既悉其情，乃争出资为弥其缺。总督既至，待公如上宾，叠加奏保，隆隆骤迁，不十年官至云南布政使。公自喜愈甚，人有急难，求之无不应者。钱塘陈香谷中丞桂生，时宦某邑令，欠课五千，计无所出，欲觅死。公闻之，召令入见，呵之曰："五千金细事耳，若乃欲以性命易之乎？"袖出一纸给之，则五千金藩库实收也。陈感激涕零，以其曾祖勾山太仆与文勤公同朝通谱谊，遂以叔事公。

公虽喜结纳，而独不肯阿权贵。时和相国珅，势张甚，公不与通，和颇衔之。会福文襄郡王出师征苗，以函取库金二十万，公与之，而文襄薨，未及补陵。大吏劾公浮销蓍赔，和遂追公赴部对薄，不得辩，在狱两年，尝受恩者馈赠盈万，公度所亏太巨，不能偿，则悉以所赠者周同系之人，其慷慨盖天性也，未几没于狱。时和已败，乃得赦免追。后香谷中丞抚苏，招公子赴署中，待之同于兄弟，人亦重中丞之能报德焉。此事余弱冠时见中丞，亲为余言，犹以不能如某总督之脱公于厄为歉也。

朱久香之行谊

久香先生，固精于文，其行谊尤为醇笃，与倭文端相国仁同年，平时以道义相切磋，造次必轨于正。咸丰庚辛间，贼陷浙江，先生矢志讨贼，忠愤所激，言发涕垂。人或讦其行事，妄加谤哂，先生不顾也。余与先生素昧平生，于上海旅次一见，即倾襟以待，逢人说项不去口，谬许余为知兵。李爵相欲委余浦东军事，先生贻书争之，谓余必须赴浙以顾桑梓。爵相乃令偕史士良观察到宁波，苦饷绌，先生即在上海为筹饷事，每数日必致余一书，论军务机宜，料敌出奇，动中肯要。余即以书呈观察阅之，战胜攻取，多用其策。会被召用乃去。然绍兴之复，终属先生筹饷筹兵之力。泗门谢员外敬，集黄头义勇击贼，先生资以饷，又恐敬恃勇不戒，令高足弟子吕孟峰茂才受豫，参其军事，尽心擘画，迭著战功。会贼大至，敬仍以轻敌败没，受豫亦抗节死。其宗人国恩接统其军，卒底于绩。先生以二人死事状，疏闻于朝，得专祠祀焉。呜呼！若先生者，文章经济道学，三者兼而有之矣。

朱荣堂叔侄之忠谨

平湖朱荣堂先生为弼，先伯云伯公庚申同年也。与先大夫最契。服官恪守绳墨，清绝一尘。官顺天府府尹时，先大夫以转饷入都，有上阎督书，托其邮递，先生惊曰："私牍可扰驿站耶？"乃出己资，由信局寄去，而持收照谢先大夫，其谨畏如此。后官

至漕运总督，剔除积弊，八省吏民咸颂之，殁祀乡贤焉。先生犹子山泉观察善张，卓荦有奇气。道光二十年，英人犯乍浦，与余同事善后泊余司训金华。山泉以南河通判出山，游擢江南淮海道。发捻煽逆，保障淮扬，迭著战功，文官而得巴图鲁勇号，尤为异数。殁后追赠右副都御史，崇祀名宦。山泉季弟楚卿别驾善宝，咸丰庚申，署江宁同知，侨住常州。时粤逆破溧水句容，当道弃城走，楚卿叹曰："毘陵为苏浙门户，我虽无守土之责，当与城存亡。"遂登陴拒战。而心知事不可为，赋诗曰："狂风以断悲笳曲，落日空挥宝剑光。惟有丹心终不改，犹能杀贼死戎行。"城破，巷战死，入祀昭忠祠。余未及见棠堂先生，而山泉楚卿，则素习也。竹林三人，于乡贤名宦昭忠祠中各专一席，荣矣哉！

曾侯甘心受欺

同治乙丑之秋，郭远堂中丞，开藩苏州。余与同官诸人晋谒。翌日，中丞觞之。酒酣，中丞忽问元和令萧山陶君肖农曰："某人近日在家否？"陶对曰："已游庠且食饩矣。"中丞乃笑谓余等曰："此系渠乡人，当金陵初复时，冒称校官，往谒曾侯。高谈雄辩，议论风生，有不可一世之概；侯固已心奇之矣。中间论及用人须杜绝欺弊事，遂正色大言曰："受欺不受欺，亦顾在己之如何耳。某眈衡当世，略有所见：若中堂之至诚盛德，人自不忍欺；左公之严气正性，人亦不敢欺。至如某某诸公，则人虽不欺，而尚疑其欺；或已受欺，而不悟其欺者比比也。"侯不禁大喜，抚髀称是。因谓之曰："子可至军营中，一观我所用之

人。”某诺而出。次日遍谒诸文武，归而复命曰：“军中多豪杰俊雄之士，然某于其间，得二君子人焉。”侯惊问何人？则举涂为信宗瀛及中丞名以对。侯又大喜称善，乃待为上客。顾一时未有以处之，姑令督造炮船，未几忽挟千金遁去。所司以闻，且请急发卒追捕。侯默然良久曰：‘止，勿追也。’所司惘然退。侯乃自循其须曰：‘人不忍欺，人不忍欺。’左右闻者皆匿笑，不敢仰视。”中丞言至此，又顾陶君曰：“此人既酒足饭饱，当令人勉之务正，如曾侯者，难再遇也。”次日同官聚谈，举为笑柄。或曰：“幸金数不多，故侯大度置之耳。”或曰：“侯恐播受欺名，故忍而不追也。”余曰：“不然，昔宋韩魏公总五路师，经略西夏，有人以伪书干之，得厚赠去，已而事露，诸将请捕之，韩公曰：‘此人敢于百万军中，持伪书以欺我，则其人之胆识，必有过人者。若迹之急，必投入夏国，是又生一张元也。’遂止，后世论者，共服韩公之深识远虑。当金陵甫复时，发逆未平，捻势正炽，曾侯之见，即韩公之见也。大臣谋国深远，岂惜区区之金，及受欺之名哉？”众皆以余言为然。

福星轮船失事

光绪元年三月，苏省招商局福星轮船，装运江苏漕米七千石赴津，内有江苏海运委员，补用知府蒯君等二十一人，浙江海运委员石君一人，暨董事仆从等数十人。行至山东烟台地方，天起大雾，觌面不能见物，猝遇英国澳顺轮船，两船相冲，福星船竟被撞沉。于是委员董事仆从人等，并溺毙六十五人，其遇救得生者，仅江苏候补知县江君等三人而已。事闻，李爵相据情入奏，

朝廷震悼，死事各员均加衔，照阵亡例议恤荫子，并命于天津、上海二处，建立专祠，董事仆从等，咸得附祀。江苏大吏，复筹库款，提出银两，各予死者家养赡，以十年为期。英国官员，亦罚粤顺轮船赔银作恤，死事诸人，既厚邀国恩，复得中外优恤，计存殁均无遗憾矣。忙内中有候补县丞长懋一事，最为奇，因特志之。

长君系满洲人，以佐贰需次苏台者久矣，光景困甚。上官怜之，给予津运一差，俾得薪水，以顾其家。长君奉委，欣然别妻子而去，去未旬日，其妻晨妆竟，出户操井臼，忽恸地大呼，作君语曰："轮船失事，我已死矣，可速延我好友某某来。"其友至，则缅述船破事始末，时苏城尚未得信也，众皆大惊，长又曰："我死后，已得差使，心念家贫子幼，故晓夜奔驰而归。"因嘱某友曰："我子年甫十岁，无人养赡，乞君念交情挈之去，譬如家中多用一小仆耳。"言讫泪下，某亦哭而允之。长复曰："我妻如此命苦，在人世亦无好处，当与之同赴冥间。"于是众争劝曰："尔子尚幼，若非有母抚育，如何得以长大？请勿作此想。"长思之良久，乃应曰："诺。"遂作谢辞别而去。其妻乃霍然醒，问以附魂诸事，皆不能知。第谓出户之际，觉冷风一阵，吹向身上，遂不省人事矣。越二日乃闻恶耗。时余薄游苏台，寅好中喧传其事，署方伯应敏斋先生，守程朱之学，不信鬼神。余举所闻以询，方伯亦早有所闻，共相叹异，方伯曰："子方作笔记，可叙入之，与《神灭》、《无鬼》二论相辨也。

杨遇春逸事

富阳周芸皋观察凯，由进士历官至福建兴泉永道，所至卓有

政声。道光十二年，台湾民张丙作乱，大府调观察摄理台湾道事。戡定之际，搜捕余孽，鞫讯犯供，无枉无纵。办理善后事宜，筹画周密。去任至今将四十年，台地迭遭东西夷外警，而境内风尘不惊，盗贼不起，则措置之善也。溯自康熙二十二年，台湾始入版图，至道光十二年，仅一百五十载耳，而乱者凡十五起。或请大兵剿之，或以本省兵平之。其乱之生也，或数年，或十数年辄一见。其自相残贼，则间岁有也。观察精心运用，力筹所以善厥后者，条教章程，规画悉当，海疆得以久安无事，其功甚伟。去岁日本窥台，东南旰食，惜观察久归道山矣。观察文集中，有前陕甘总督《杨侯逸事》一则，仰见疆臣养威重、尊国体之至意，读之不胜佩服。侯岂预知今日东夷之抗我颜行邪？因嘅表之，使后世知我朝廷之威德焉。

回疆张格尔之乱，戕大臣，据喀什噶尔城，围和阗、叶尔羌英吉沙尔三城，上命大学士长公为扬威将军，往征之，以陕甘总督杨侯参赞军事。抵七里河，与贼夹河而军。侯以所部先济，贼见中流人马高大殊于常，警为神。侯击之，伏尸万余，张格尔遁，复喀什噶尔城，三城围解。既而久不得贼，或谓贼畏侯不敢出，侯在军不可得也。上召侯回陕甘总督任，总督驻兰州，控嘉峪关，回疆出入要地也。寻遣伯克伊萨克，诱张格尔出，献俘京师，回疆平。上嘉伊萨克功，加郡王衔。伊萨克素强盛，雄长诸伯克，与二子分领三大城，桀黠通华言。道光十一年，奉诏入朝，自恃功高，益骄侈非分，舆马繁多。所经回疆诸伯克，盛其供张，比入关犹盛。甘肃府县请于布政使，白侯，将迎诸郊。侯曰："无须，第视我行事。"明日将至，侯以令箭招至数里外，伊萨克乃单骑从数人来。侯令自戈什哈以上，有顶戴者，冠带华

服，不佩刀。辕门平列至堂下皆满，伊萨克至辕门，下马步行，见两旁官屏息立无声，伛偻不敢仰视。至堂侧，少许命入见，堂以内虚无人焉。一巡捕官导之行，历厅事数重，侯见之便室。居中高坐，常衣冠，二童子侍旁，于地施红褥一。伊萨克及门，未逾限，双足跪，摘冠扣头。侯令一童子扶以入，命坐，伊萨克叩头者再，乃坐。道温语竟，侯自拂其髯曰："吾老矣，较在回疆时奚若？"曰："更精神。"侯曰："汝亦老，须发加白。吾辈受大皇帝厚恩，当思及时报称，为子孙计，无妄想。"伊萨克叩头曰："谨受教。"侯又曰："大皇帝念汝，少住即行，无多从。宜往谒各官，皆有食物恣汝啖也。"令一童子扶之出。伊萨克汗流竟体，里衣皆湿，上马行数里，神始定。侯谕布政使下及府县官，以外藩礼礼之。明日伊萨克减骑从行。或请故，侯曰："兰州为入关第一省会，俾知天朝仪注，他省加礼，乃知恩矣。"同安令项廷缓时宦甘肃，亲见之，为凯言。又曰："凯旋兵初过州县横甚，殴知县，报闻皆咎令，侯意不谓然。比至，亲临堂皇，就辕门捆责带兵官各四十，受责者五十余人，斩殴官者一人以狥，兵后无敢哗，侯任固原提督三十年，陕甘妇竖，识与不识，皆畏爱侯。及官总督，见所属益谦，曰："吾粗人，公事惧有失，幸助我。"然所策断悉中度，非人所及。凯尝见侯于乾清门外，伟躯干，美丰仪，赤面修目，词气蔼然。髯长三尺许，复胸白如银，文武威风，天人也。侯名遇春，四川崇庆人，经大小二百八十余战，无不以身当先，未尝受创。年八十有一，以疾致仕，未报。次子国桢，时巡抚河南，求解职侍养兰州。诏许之，在官受养，中外以为荣。旋侯复请命安车入都，召见数四，赐克什参币无算。侯初以平滑县功，封一等男，至是晋一等侯，赦各

省地方官护送以归，食俸于家。夫人年亦八十，子弟官文武二品者，一门八人。细所部戈什哈官提镇者，同时十余人。贵州果勇侯芳，侯同姓，继侯为固原提督，先侯而侯，亦侯所拔也。

秦鬟楼谈录

我国东南各省，与欧洲各国通商，自粤始。其奏许通洋舶，立十三行，便中外人贸易者，则在康熙中。其时，两广总督为吾乡吴留村兴祚。然吴督粤之先，有所谓石濂和尚者，已私与洋舶通贸易，则粤之通商，石濂实启之。石濂名大汕，本苏人，徐氏子。幼无行，为画师沈朗倩外嬖。沈以画名于时，石濂亦师其技，龚芝麓鼎孳一见大激赏之，弃沈而从龚，言者仍谓以色事也。后流转入粤，自称浪觉师，居粤西门外长寿院。不剃发，不诵经，室中亦不置钟、磬、瓶、钵之属，见者初不知其为僧。顾好大言，专结纳。又尝至安南，走交趾以祈雨，立验。眩其国人，多辇金助之，黄金巨万。而长寿院落成，穷极土木，结构壮丽，梁上大书"越国建造"字，盖以韵安南人也。而所行益不检，明僮妖倡，日相征逐，权要多惑之，置不过问。其所以媚事诸贵人者，有二术：一以多金，一以擅于作男女淫媟之画也。既乃阴与外舶通，遣其徒众，运售货于海外，连樯载囷。虽有知者，莫敢谁何。久之，势益张，名闻京师，虽王公贵族亦无不称石濂矣。尝占飞来峡田七千亩，寺僧咸不敢与之讼。盖官府皆奔走仰息于其门下，讼亦不得按狱也。

石濂为人，椎鄙不解文字，既富盛，乃思以文字缘饰之。于是复与名士游，窃其所作，攘为己有。有不得者，则饵以金。无何，刻《离六堂集》，无耻文士，争为揄扬，谓唐之贯休、齐己，

宋之参寥、密殊复见于今矣。石濂又自念既名为僧，必当通梵语，讲禅说。乃倩人箸一书，言《五灯会元》之误。而一时文士，亦乐为代笔，冀酬金之丰于鬻文也。当时，粤中名流如屈翁大均，梁药亭佩兰，皆与石濂交，故《离六堂》之诗，多以翁山之诗窜入。翁山与石濂相失，致书诘其偷诗，又作《花怪篇》且诋之。《花怪》一篇，旧刻翁山文，尚载之。石濂亦恚甚，挟翁山军中草之诗，谓语有违碍，将据以出首。翁山怒，始与绝交。不效载而石濂败，其所以发伏而构成之者，潘稼堂来也。

初潘通籍后，已耳石濂名，亦如时人之倾慕也。晚岁游粤，以其好附名士往拜之。潘素有才名，意石濂必重视之也，乃相见殊落落，又不以时答谒，潘怫然以书斥石濂，龃强不相下。潘遂举石濂少时之无行，及私通洋舶，与一切交通隐秘事。又摘所刻《五灯会元》正误内之悖谬语，作《救狂叱语》一卷，刻而传播。又两次致书，以辱石濂。其复书，则诋潘刻书之举，在恐吓索诈，仍抗不之礼。潘卒无如之何，寻去粤。归途遇吴留村之广东按察使任，潘将其书付吴，又面数石濂之过恶。吴纳其言，至粤甫莅官，即亲诣长寿院，逮治石濂。院中犯禁之物山积，而域外珍异之货尤伙，优伎列屋而居，皆以院为窟穴，均籍没焉。吴将置石濂于重典，而营救者众，乃轻减其罪，递解系吴下狱，终其身。

清乾隆中，又有和尚太守、法和尚二事。和尚太守舒铁云，曾为诗，见《瓶水斋集》，然不知其本事，诵其诗亦懵然也。盖王树勋者，江都人，父某，曾以微职官京师。久习举业，略通书史，屡试不得第，乃入广慧寺为僧，名明心。性黠而习诈伪，遂剽窃浮屠家言，创直通圆觉之说，以号于世。又假扶乩医卜诸

术，用以惑人。时复于广庭大众，扬人之一二阴私，秘以相告。佣奴利其金，故乐为之用也。其时有名翰林蒋某、庞某，皆事之以弟子礼，其余达官显宦列门下者无算，虽高安朱文正公轼，一时称为正人，亦折节与之交。以缁衣周旋公卿间，挟气干事，炙手之热可知矣。和珅初进用，虑树勋不利于己，以它事中之下狱。树勋以重金赂刑部官吉伦，议罪得从末减，仅戮令蓄发还俗而已。树勋既不能再居京师，流落江湖间。值川楚教匪之役，松筠督师于武昌，松素喜佛法，树勋遂走谒之。既相见，树勋语多中意指，松乃命易服为道士装，留军中。会有某寨踞险以守，闻松率大军至，将命树勋乘间往说，使受抚，引为己功，松遂奏以官。然犹惧前狱之未竟也，领虚职而已。逾数年，狱事渐寝，树勋亦以积功官知府，补襄阳。清制：知府补官须引见，树勋始再入京师，虽旧知者，不知其即广慧寺僧也。而树勋仍纵恣，自言通于医，裘马赫奕，日驱车于权要之门。刑部尚书金某，有子病剧，延树勋往治。金本贪婬，树勋廉知其事，又出其故技以祸福相怵。金骇然，至长跪请命。其事既闻于外，树勋复大言以实之，都市之间，啧传以为笑谈。石御史承藻乃奏劾之，连前狱讯之得实，因递职遣戍黑龙江。金以先死得免罪，其他因案牵涉者，黜降有差。前所谓弟子，如翰林蒋某辈，皆在其列也。法和尚事已见《野史》四编《梼杌近志》中，兹不赘述。

近人著《积弱溯源论》云："我国之所以积弱，实滥觞于清乾隆之晚季，其说至可信。吾则谓宣尸其咎者，莫如和珅。盖乾隆四十一年至六十年，迄嘉庆初元，政治之柄惟珅一人操持之，珅事世多能言者，吾掇拾丛残，亦有可纪，今录之。

和珅字致斋，钮钴禄氏，为正红旗满洲人，于乾隆四十一年

呐用之。初入正黄旗，及得罪，仍隶正红旗焉。父长保官福建副都统，珅以其高祖尼牙哈那巴图鲁有轻车都尉世职，于乾隆卅四年得承袭。清制：轻车都尉可挑入侍卫，然珅于供职数年后始授此职也。家贫而行不洁，同列多轻之。至四十年之冬，补入乾清门侍卫，初仅随扈从供奔走而已。一日，清高宗因事有触，忽慨然曰："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欤？"珅时正侧，遽对曰："典守者不得辞其责。"同列皆骇然，疑珅必得罪。高宗独怡颜询其家族仕履，不数日擢御前侍卫矣。继授以正蓝旗满洲副都统。四十一年正月迁户部右侍郎，三月，军机大臣，上行走，四月，授总管内务府，盖去官侍卫止数月也。逾四十七年，则以吏部尚书，兼管户部，並任协办大学士。以平回功，封一等男。旋于五十三年封三等忠襄伯。嘉庆初，晋公爵。其时议正用兵，所有规画，珅无不与，权势赫赫，诚所谓炙手可热矣。虽高宗自为太上皇，使睿宗即政，珅怙宠黩，权仍自若也。

嘉庆四年正月三日，高宗崩，不五日睿宗赐珅死。宣布其罪状，有大罪二十，《东华录》载其事，人咸知之。当时所籍没之财产器物，瑰异为数不赀，有人曾簿列其数，以视《天水冰山录》殆有过焉。

先是，珅在军机时，虑人举发其过恶，定制：凡有奏摺，令其副本关会军机处，又令各部，将老年平庸之司员，保送御史，俾其缄默不言，免于纠劾。至珅得罪后，始将前二例革除，且令嗣后保送御史，年无得六十五岁以上者。吾闻之，珅躯干如中人，面白皙而事修饰，行止轻儇，不矜威仪，言语便给，喜诙谐，故高宗畜之如弄儿，虽在宫闼不加以拘束。其所以骤跻显要者，因由于应对合高宗旨。然性敏，过目辄能记诵，每有所言，能悉举

其事之本末，故终高宗之世，倚用不稍替也。至睿宗即位，首除珅者，盖由于积忿。当珅出入宫中时，伺高宗喜怒所言必听，虽诸皇子亦惮畏之。珅益骄纵，尝晚出，以手旋转其所佩剔牙杖，且行且语曰："今日上震怒某阿哥，当杖几十。"（清宫中制，皇子皆称阿哥。）睿宗为皇子，必屡受其侮辱，故在谅暗中即愤，而出此不能再容忍矣。

又闻阳湖陆炜老言，其乡庄仲求先生，曾见杭州高氏家谱，纪其先辈某，有以孝廉而官知县于秦中者，奉台檄转饷至西疆，中道遇盗，尽失之。其时军事方急，库饷失机，当大辟。某乃诣失事地方，某县令许相向而哭。某县令乃语某曰："事急矣，若不得京师贵人为斡旋，吾属均当诣狱。若为孝廉居京师久，或有可为谋者。"某应之曰："吾所识无贵人，某居京师，止任八旗官学教习一年，其时为某岁，距今亦远矣。"某县令跃起曰："子何不早言？此事必得解。以年计之，子任官学教习时，今当国之和珅岂不曾执弟子礼耶？子盍走京师以此商之？事必得解。"某良久复言曰："事诚然，但珅以废学吾尝扑责之，今往求其贷死，岂可倚耶？"然终无他策，不得已，从其言。入都走谒珅门，以三百金赂阍者，阍者曰："此大奇，汝速归所居，不可出诣人，得间吾再招汝来一面吾主人也。"某归越数日，不得消息。忽一夜，阍者使人趣某至珅宅。既至，阍者曰："今日汝事或有济，然当从吾言。"乃令入旁舍以待。天将拂晓，阍者使来曰："起，起，从吾行，默不可声。"时庭院昏暗，阍者导之历数重门，入一院，曰："汝静立暗中，吾诏汝如何？"某惝惧不知所择，惟屏息僵立以待。既而闻室中隐隐有皲履，少顷，闻钩帘响，呼命烛，则庭院通明矣。某窥见庭中有丈夫踞炕坐，俯

首正盥漱，阍者乃掖某匍伏于阶下。久之，丈夫举首见某曰："噫，若何人乃造此？"阍者趋白曰："某于某岁曾任官学教习者，今以事来谒。"丈夫曰："此吾师也，乌得如是？"即离座揖而登庭，命出茗以饷，作别后相慰劳语。且曰："吾即入朝，若有事可直言之。"某具白以前事，丈夫俯首略思，所属一如阍者初相见语，既又曰："容徐图之。"某遂踉跄从阍者出，始忆庭中所见丈夫即珅也。后此不敢诣珅门，旁皇僧舍。逾旬日，阍者来见某，一见即半跪作贺语，于袖中出柬纸示某，则西曠核收某所解饷之批回。复半跪相贺，云："已迁秩。"再出一纸示某，则某以解饷劳绩，得改官府知府之公文书。某惊喜过望，惟拉谢阍者，不能作他语也。既而叹曰："珅所为如此，珅将必败。吾今幸得生，若免贷而贪禄，终必罹其祸。"遂潜归不复出仕。曾书此事于家谱，告子孙曰："珅后虽败，愿吾之子孙，他日无忘珅也。"以此观之，珅于当日歙法而乱政，诚可骇叹。而清之积弱以迄于亡，实自乾隆间隐拔其根本矣。

武进李申耆先生兆洛，为清通儒，其所著书，海内至今传诵之。然闻其为吏之才，亦可以过人者。世多嗤书生不解治吏事，岂定论耶？观于先生，亦可以执言者之口矣。先生既入翰林，乃散馆以知县用，官安徽之凤台县。凤台旧称难治，其地贫瘠而俗悍，以故民多习为盗，横刀拍掌，出入于淮泗间。豪杰者则乡居而擅其利，官吏捕之，急即走匿其家，事稍解，则又聚合无惮，杀人越货。官其地者，往往以捕盗不力得罪去。先生既至县，于民之良懦者抚辑之，治已大行。乃时策骑挟健役周视乡墟，以田稼廉之，豪杰有不法者，至其家缚其魁以去；审其有才能者，则贷其罚，署为县役，责以捕贼，于是凤台之盗日戢。当是时，百

文敏公敏龄，督两江，治盗极严。会仪征有巨绅家被盗，且戕其全家以逸。文敏震怒，檄下所属，一月不得盗，皆劾罢之。缇骑四出，而盗杳然。各州县尽焉，以为大忧，知盗不能获，必褫职也。先生阴侦知盗为蒙城人，既劫仪征某绅，实伏匿于凤台境，又知翼蔽此盗为巨猾。若名捕或计诱之，必不得。乃夜密招前所抚用之健役，置酒于署中内室，而命之饮酒数行，先生曰："吾不日去官矣，今置酒与若辈别耳。"群役惊相顾，有泣下者。先生复徐曰："仪征之盗案，若曹所知也，一月不获，则吾必同被劾。然盗匿吾境，吾夙知之，他人亦有知者。吾去官，继来者或得盗，则吾获罪尤重矣。吾本欲遣若曹缚此盗，虑有不能，则不如吾一人任其咎。"语竟，群役进曰："公好官也，甘自得罪去官，不以难事属役辈，公好官也。役辈之有今日，惟公生之，今请以死相报。请公收役妻子下于狱，而以捕盗事责役。如往三日不归，则役死矣。役辈妻子惟公相哀。"先生慨叹亦泣下，拊其背，许而遣之。盗所匿巨猾家，去县城四十余里，役辈乃以夜往。至时巨猾方宴盗庭中，燃巨烛如椽大，酣呼之声达户外。役突入至其庭曰："故人别来相念否？今敢为不速之客。"巨猾见役辈而笑曰："君辈久已在官中，此来岂以仪征一案耶？"役乃言先生以此案将去官，且告其妻子已下狱事。巨猾指上座一客曰："此即某也，君以李公命来，吾不忍相负，否则君不还矣。至某之诣狱与否，君自商之盗。"某大声曰："去，去，我从汝行。李公固好官，虽罪我当也。我岂忍以自全躯命，累李公及汝辈？"遂相将入城，巨猾送至半道而返。先生知役去必得盗，预置槛车，并集壮丁百余人以待。及役偕盗至，即略诘狱情，盗亦直供不讳，即槛送蒙城而亲督其行。凤台距蒙城八十

里，中有巨镇，为凤蒙二县交界地，亦往来所必经之要道也。先生至镇，命舁槛车入旅店，而自踞坐胡床于店门外。时镇中闻获巨盗，来观者环集如堵墙，先生笑谓众曰："此盗躯干如何伟大，武技如何高强，且通妖术，非我不能捕而治之。"口称指画，如演故事。久之先生复顾众曰："我今立此大功绩，不日将擢职，来观者应为我贺。"遂命酒自引巨觥，且以饮来观者。逾数时，先生始登舆去。方先生初发凤台时，知巨猾已约期于此镇来劫盗。既至镇，即踞坐店外，与观者语剌剌不休，而潜使壮丁，在店中饱食后，即随槛车破墙，先行疾驰至蒙城。故先生行时，巨猾率徒党尾追于后，然已后槛车十余里矣。追劫既不得，始散去。先生既械盗入蒙城狱，一日夜具狱词以上，云："仅征盗已获，今由凤台解蒙城，不日可归案。"文敏得牒方大喜。明日，又得蒙城县文书，则解盗至中途，终以宵遁。文敏亦无如之何，但治失盗者以逸犯之罪而已。然先生捕盗以术，以智，此岂寻常官吏所能及耶？闻先生貌奇陋，短身朋腹，深目勾鼻，面黑而痘痂累累，于辅类如貌，其像亦异人也。

清咸同间，金田之乱，海内扰攘，被兵之行省十有六，合郡县则六百余城。吾浙凡再陷，故烽刃之祸，不下于金陵与武昌也。然其时以弹丸之地，集乌合之氓，当数十万方张之寇，苦守力拒者十阅月，则有诸暨之包村。予少时闻乡人道包村事，辄杂以荒唐怪异之说，初不遽信。嗣念神仙荒唐之言，一人创之，百人和之，狐惑而蚁附，多由于人主之者，大率为不逞之徒。若包村则异是况。包村之陷，死者十余万人。老稚男女，无一屈辱者，则里乘之壮烈，不可不纪也。因述所闻，证诸载记，以实吾《谈录》。诸暨县城之东北七十里，有村落，居者多包氏，故以包

村称焉。枫溪带其前，白塔湖环于后，林深箐密。且以离城远，其地遂为乡僻之区。包立生，农家子也，即生于是村。性愚戇，多笑而寡言，身颀，眉若剑上横，目深而秀。初不知书，惟健力而善走。治田之暇，时投耒立陇畔，若有所思。人视之无他异，群称之为呆，立生亦不愠。时年甫廿余，若将老于农者。至咸丰十年庚申，乡里忽哗然呼之为神仙，郡中及旁县亦多知之，道路相传，咸以为口实。盖始于是年六月，立生自谓有遇仙之异也。明年为辛酉九月，暨陷，当时郡县陷于贼必追索，城乡之人聚金帛以进曰进贡。若疑其人，将致之于死，则目之为妖。故包村之人，闻县城既陷，亦循其例，作进贡以冀免贼之来扰。然进贡必以人致词，村中遴得二人，复强立生与俱往。贼一见立生，即曰此妖也，当杀之。立生坦然无惧色，贼亦卒不杀立生。既而得归，同行者问立生入险何不惧。立生曰："若辈何足言？吾且搏取之，何惧为？"村人素惊其为神仙，闻言益相惊异。且恐贼乘隙来侵掠，乃练民团以立生主之。立生慷慨誓死曰："吾属而为虏，宁以一战出死而入生。"村人信其言，壮者皆勇，故贼来犯，屡战皆却之。每战时，立生白衣冠先阵出，当者无不披靡，然其料敌颇慎密。其语人，则杂神怪之说，尝云遇仙时，曾得异香，焚此可知贼中之虚实。且有神明为助，故贼至村外或围村，立生常怡然曰："天香未发非战时也。"久之曰："可矣。"村人亦仿佛闻空中有异香，遂出战，战必大捷。贼中乃谣传包神仙有异术，能飞竹兵断头，人相戒不许言包字。以是贼殒于包村者，不可悉数。然合一村任战者，不过三千余人，实赖立生指挥之。其军中旗分红、青、黄、白、皂五色，色为一队，进退有节制，虽素知兵者，每见其临阵不乱，从容整暇，多叹为不可及。远近闻

其悍贼有方略，争挈家以依之，包村之名，乃益震。至壬戌之夏，贼集精锐誓必破包村，至七月初一日 贼以隧道攻村．村遂破，死者十余万人。立生突围出，至马面山受弹死，年仅二十五岁也。人有言立生以尸解，或谓兵败遂逸去不，皆不足信，盖以立生曾言遇仙故附会而成此说耳。立生被难后，吾里人倪杰上其状，以义士相许。村未破时，余姚朱兰曾腾书于朝，言其可用。其陈述必有可采，惜今无从得之。毛对《山墨余录》，纪立生事，云其友人得闻于立生之表弟冯仰山，冯盖曾奉吴晓帆兵备牒，亲至包村招立生者，其语固有可信，然好作荒诞支离之语．亦如吾乡人之诩为包神仙也，惟所纪，当贼欲由温台进窥福建，患包牵制，愿以绍兴府城与之，请其不助官军，或言若得府城足资守御，劝包姑相许，包笑曰："此诱我也，无论江浙俱陷，孤城难守。且入城则如困图圈，粮饷易绝，扼吭之势，恐无一人可逃也。"拒不纳。是立生沈几观变，诚有过人者。並撮录之，以信其事。

吾友玉尺生，于癸卯游日本，居半年，所见闻多可纪。若其争阅省物产不应列入博览会之台湾馆，人多能言之。一日搜其箧．得纪事短笺，诘其出谁何之手？生不能应，其讳之耶？今仍隐其姓名，录之纪事。曰：

吾国甲午败于日，留学之议遂起，且以师兴之日本地较近于欧西，而费钱为廉，故争趋之，极盛时多至万人。乃设官以为监督，其职务以稽察留学生耳。学生多少年，初亦畏惮之，自武功孙以无行败留学生，视监督如无物矣。武功孙者，其远祖在唐，以诗名，后遂占籍于浙，故于钱塘多姻娅。武之姑，适荀氏，以少贫遂依荀氏，荀氏翼而长之，后遂同至日。其得监督

也，荀氏之力焉。荀氏居日，亦时时因事归国，以有德于武敬，以家政委之。武乃乘间惑荀氏之妾梅，其事秘，人初未之觉。后荀氏有西伯利亚之游，置酒别所亲，武与焉。酒方半，梅盛妆而出，踧席致词曰："梅罪重，梅不能从君行，今愿择所事。"座客皆愕然，荀独从容曰："若意当谁属？"语竟目座客。梅曰："吾愿事武君。"荀曰："美事吾为若成之。"武随膝席为谢，受之，若固有者。酒罢，命车并载归。明日荀行，其事稍传于外。夫梅虽为荀姬，是时尚从学于日校，于是国人之居于日者，咸疾武之无行，啡曰："梅，学生也，武功孙为学生之监督，今若是，后将何以为训？"诸生之好事者，群欲发其覆以为快。某日夜大雨，诸生诮武偕梅居，直造其家，迫武出见，汹汹然面斥其罪。武且曰："此家事，梅之归我，荀所贻也，与公等何涉？"其时诸生中有袖剪以往者，隐约露襟角，光霍霍射灯烛。武疑诸生操刃以杀己也，复逊辞以谢。然某生不之恤，厉声曰："子之罪，子自问，将何贷？"武遂伏地不敢仰视。某生又曰："子之罪，擢发不足纪，今断子发以示警。"语未毕，武反顾，而种种者已随剪喀矣。诸生既散去，而日之警吏入武室，盖闻悲呼喧哄之声而至也。武不言己事，且泣且诉，但言诸生辱我而已。警吏微哂曰："辫发本累君，去之良便，子何哀为？"不顾而出。次日之夕，有断发之中国人潜附海舶行，则武归国矣。武之发辫，乃悬垂于留学生会馆之梁楔，若为诸生是役所获之战胜品。嗣日本外部闻此事，坚欲究诘诸生发难之主名者。久之，事亦寝。某某曰："荀氏之举，丈夫也；梅之言，所谓恋爱自由也。惜乎武之泣诸生之纂，初终相违矣。"

吾又闻于友人，我国人之居外者，外人多轻之。然实由我国

人行多不检，启外人之慢侮，循至今日，积重难返矣。最可嗤嘻者，莫如某公使之一事。某公使亦驻日本，其未至日也，闻人谈日妓之美，心艳之。及奉使命下，某欣然曰："吾所愿今遂矣。"至日后，一递国书，即夜附火车走横滨，易姓名，密赴妓宿焉。明日迫晓行，遗其所佩金时计于妓所，惧人摘其隐焉，秘不敢言。午后，阍者导一警吏持裹入云，必面某公使，既接见，授以裹即出。某公使发而视之，即某在妓所遗失之金时计也。盖日本警例严，虽妓所客有遗物，必以白警吏，根索所主归。又凡它国人入其境，须为防卫者，则以其人之肖像，遍发于警吏，使辨其人。故某公使虽甫至，而警吏已暗识之。自此某公使不敢作狎邪游，然日人至今，犹腾笑也。吾忆袁盎舍人，有盎盎之侍儿者，盎不问，且资其行。此与荀氏之待遇武功孙颜相类。若某公使则如陶谷之于秦弱兰矣。

吾又闻清代有某君奉使之欧洲，性极吝，故乘海舶时，与从行者均居下等舱。嗣因友人相规曰："国使威严，不可辱。"已乃独喜上等。顾舟中均欧人，无一能操华语者，某君既不与译员偕，则终日木然而已，同舟人咸不相礼，久之亦怏怏。一日忽有西女装甚丽，就而与语，虽学操华音，不甚明了，某君为之大喜。盖某君颇闻西俗社交重女子，今复眩于色，遂订交，如形影焉。已而船抵某埠，女将登岸，突同船人挟一簿记至某君许云："女妓既相处若干日，应偿以资。"某始愕然，急召译员与船人及妓密商，终畀以巨金始去。后闻妓之来，实译员恚某君之悭吝，特指使船人教为敲诈。既得金，则三人朋分之。然某君懵然不觉，继且感译员之能，脱己于厄也。此事与前事虽略异，其荡行辱国则同，因牵连书之。

阳秋剩笔

不慧孤露失学，罕读橅书，先世手泽之余，都归灰烬。盖自庚子劫后，寄食江南，辗转舟车，未尝终岁卒读。然龙门所谓南探禹穴，北至涿鹿，不慧蓬踪，庶几过之。其间所见所闻，颇有可歌可泣者。迩者小隐秋山，低徊旧梦，兴至命笔，聊书百一，以志不忘已耳，非敢自托著作之林，从而文其固陋也。

江安粮道署，旧为中山府邸，明社既墟，徐氏之祀亦斩。故邸析而为二，东为储廨，西为微垣，两衙衙字相望。又各辟小园，略因其旧，道署曰适园，藩署曰瞻园。戊巳之间，不慧读书适园之萱兰轩。前临池，尝夏夜纳凉池上，有老吏年五十余，为述洪杨时事云：当时为某王府，王，粤人，故海盗，蓄妾十数，恒夏夜裸逐园中。王于暗中，亦身为迷藏之戏，被持者就露下草茵上淫之。一夜遍十数人，日以为常，不少倦也。一夕王与某姬狎时，闻他姬有媟声，大怒，以为卧榻之侧，竟敢有人鼾睡，奋起逐之。亦一王也，面同，身同，声音亦同，迷离扑朔，不辨谁何。两相格斗，姬亦助殴。已而天将晓，伪者厉声曰："逼人太甚，翌午相见于金柱玉溪间。"金柱关，玉溪口，芜湖之近港，距金陵百里而强。诘旦，王被命登城御敌，日逾午矣，窃幸无事，薄暮归，亦无他变，然亦稍稍欷迹。越数日。又值登陴，瞥然自南来一物，大如车轮，张如雨伞，王当之，被摄去，落玉溪

口。时犹未哺，身遍鳞伤而不死。遇一黑头陀为披荆，随之走五岳间。乱既定，黑头陀亦化去。王承其衣钵，潜入石城。一日，遇故姬某于秦淮曲港，已隶娼籍，见而怜之，因为蓄发，栖留妓院。一日为老湘军某职破，执送营务处，讯明腰斩之。刑时，姬贿左右，往求遗嘱，王曰："葬我园之东隅太湖石算侧足矣。"姬因出重资，购太湖石所在地于粮署吏而葬之，诿为乱前本民家地，应许民家赎也，旋得官许。至今其地为民家有，在四福巷左近。成都胡砚孙先生延官粮道时，曾设圈人署中，会以事不果。因题园中厅事楹柱云："早年即梦想江南，真个来钟阜襄帏，青鬯系艇；此地是前朝邸第，多少事绿杨眼见，红烛心知。"下句情深感慨，颇饶逸致。若吏述伪王事，颇近唐宋人小说，娓娓可听。爰录之，仿洪氏之作《夷坚支志》亦所以存掌故也。

京师城门，多沿旧称。崇文、宣武二门之名，由来已久。初以为左右二门，取其典丽已耳，孰知隐含字义，似谶似纬。盖以明代之亡，亡以文臣之暗庸，而年号崇祯。清代之亡，亡以武人之反侧，而年号宣统。则是虽近附会，殆非偶然。而"新年余庆，佳节长春"之谶，正复无独有偶。

近人有作《燕京杂咏》者，曾忆其一云："金粉飘零燕子矶，空梁泥落旧乌衣。如何海外鹦鹉鸟，还傍华林玉树飞？"乃指东西洋娼家，杂居内城者而言也。自光绪辛壬和议以后，京师禁令，于以大开。东单牌楼二条胡同第一楼者，初系日本娼寮所在，马樱花下，人影幢幢。继而改为西娼，门前遂渐冷落。今则并第一楼名，亦鲜知之者矣，不过十年事也。

清室未入关以前，与叶赫纳兰部以婚姻之争，墟其部落。纳兰即那拉之转音，而故慈禧后，隆裕后之母族也，卒以二后屋其

社，隐若有倚伏者然。钱塘式溪居士宫词云："纳兰一部首奸诛，婚媾仇雠篮脱弧。二百年来成倚伏，两朝妃后仕从姑。"

式溪居士，以巍科久历清秩，博文广识之君子也。有《朱郎曲》一阕，名为《和樊老韵赠朱郎素云》之作，实一篇光宣小实录，不愧于古人所谓诗史。曲云："野录不须谈一申，灾异莫记辛降神。廿年棋局错到底，坐使神州惨不春。衣冠东晋尽名阀，绿竹宣南怀旧人。近局淞滨好风月，清言如饮醇醪醇。筵中召得京华客，华裾窄袖来前席。四座如瞻醒酒珠，一篇似胜头风檄。吴趋生长系从朱，故里曾邻范大夫。口诵唐诗爱温尉，手摹阁帖学官奴。垂髫初向燕台至，阅遍中朝千万七。自言宣统溯同光，册载逸闻尽能记。桓灵嬖爵亦非奇，因缘大半由杨意。上林那有啬夫言，关中久掩真王气。景皇亲政正当阳，忧及边陲宵旰伤。变法熙丰成党祸，触邪台省少神羊。郭京幻术开邻衅，秋猕抛残豹尾枪。望帝近闻鹃叫血，兴妖岂仅马登床。指点金墉二帽息，胡氛虽息人能识。辛壬之际日重光，翠华幸返秦中跸。方期郏鄏八百年，何止殷宗称六七。一自用人如积薪，纤儿腹贾咸来集。辇金日夜到朱门，拜恩只自归枢密。两宫大行意益侈，数到人才惟属籍。白面诸王共典兵，何曾形势穷南北。走胡走越十年余，亡人在外亡无日。揭竿振臂起中原，区宇分崩一何亟。屈指秋残未及春，寝庙凄凉无血食。即令海内尚风烟，来日艰难未忍言。我闻朱郎一夕话，扫尽余鬓但问天。（王船山先生《惜余鬓赋》一篇）长吟忽听樊山叟，停杯莫酌葡萄酒。好句还同赠敬亭，新词直欲赓黄九。赫蹏写出万人传，胝沫何能离手口？我生亦在天宝前，而今遭际炎兴后。西溪西畔好山川，未必柴桑亦自贤。典书鬻画偶得价，赊鱼赁酒安论钱？史林已尽阳秋笔，编集惟题甲子

年。朱郎朱郎倘解事，莫厘深处一名山。”

清孝钦后升遐后，国人多哀悼之，撰联致挽者盈千累万，然佳构实少。惟易哭庵者，对仗既工且整，意思隐而含，杰作也。联云：“本来生生世世不愿入帝王家，从黑暗中放绝大光明，全力铸共和，普造金身四万万；以后岁岁年年有纪念圣母日，于青史上现特别异彩，同情表追悼，各弹珠泪一双双。”毕竟名下之笔，殆无人出其右者。

近阅王之春《中外通商始末记》，载中日琐事二则。其言曰：“初有福州民王应如，于天文战阵事，涉猎不精，而好谈论，首受万金，（受日本人金也）为教政法，不久即死。复荐一广东长须年满千总，每年受倭数千金，为钉造战船二百余号，习学水师。又洋商钟飘大、沈顺昌，久领倭照贸易，倭人信托钟复带去杭城武举张灿若，教习弓箭，每年得银数千。沈又带去苏州兽医宋姓，疗治马匹，又商人费赞侯，荐一绍兴革退书办，在倭讲解律例。”又曰：“凡贸易人到倭，皆圈禁城中，周砌高墙。内有房屋，开行甚多，名土库，止有总门，重兵守之，不许外走。得知消息，到时将货收去，官为发卖。一切饮食，皆有所给。回棹时逐一消散，扣除交还，所换铜斤货物，押往开行”云云。（以上《通商始末记》所载）按是时吾国方严海禁，一为教阵法，钉造战船，教习弓箭，疗治马匹，讲解律例之人，至为举国所属目，几若作奸犯科者然。曾几何时，莘莘学子，竟连翩负笈以东渡矣。至日本行上库之制，今虽不得而详，然要其用意，实为防堵漏卮，官卖外货已耳。此为雍正初元事也。

至雍正六年八月，浙省李卫请严防日本矣，粤督孔毓珣亦称密防日本矣，其实非防军事上之行动也。李、孔两奏，均以勾诱

中国矣，赖往彼教习技艺为虐。于是出洋内渡各船，无不加意盘诘，然则是防内也，非御外矣。当时政策如此，殊可笑也。其后遂有拿获商人，由浙省李卫，会同江督范时绎，苏抚尹继善，细讯之事，其商人为钟觀天费赞侯等。今略采他书所载供词如下：

（钟覲天）供曾带武举张恒晫，（疑即张灿若）现在东洋，已令伊父写信前往，设法唤归。

（费赞侯）供曾带崇明县医生周歧来往彼治病，业经回籍。

（李昌谋）供曾带所画庆祝万寿、西湖四季及城隍山迎会景象，现有底稿起出，非系中国舆图。

（柯万藏魏德卿）供曾于闽省请曾笔峰等九人前往东洋，在普陀洋面被获。

（沈顺昌）供曾携带弓箭，未曾制备，其私造迷针箭头一万个，欲托李商之船带去。

（郑大山）供伊堂弟大威，现在东洋未回，曾往广南带去家象、野象各一，象奴二人。尚存活象一，现在长崎。又托吴瑞观带象，配数未来。

至其杨淡斋带去讲习会典律例之秀才孙太源，沈登伟朱佩章带去之教书病殁之王应如，陈良选带去之年满千总沈大成，郭裕观带去之僧人马匹等，此当时绝大之案件，自今日视之何如？审定后，犯案各商，按其情罪轻重，监禁取保，並将家口查明，交邻看守。其未回者，令海口文武等缉辑拿。此又是案之判定情形也。虽然今日之留东学者，往往泯没无闻，取以较之当时诸商人名在官书，其亦有幸有不幸耶？

甲申中法之役，福建一役，当局者为张佩纶、张树声、何如璋、何璟，皆一时人望所归，乃不战而溃，群出意外。一时八闽儿童，连臂踏歌，有“福州真无福，法人原无法，两何没奈何，两张没主张”之谣。虽语近亵谑，然亦国风讽刺之遗也。

黄定庵先生曾客某邸，邸有侧福晋曰太清春，本江南故家女，姓顾，入邸冒满洲姓曰西林氏。美丰姿，娴吟咏，颇承邸宠。性婉而才，方定庵客邸时，时以词曲诗笺与邸相唱和。邸亦附庸风雅者流，惟其唱和之作，多出太清春手。满俗闺阃虽肃，而外内之分不甚严，定庵既与邸善，亦常出入内室。太清春请于邸，愿向定庵执弟子礼。是后师弟之踪迹渐密，颇有构为墙茨之说者。而定庵《己亥杂诗》三百五十首，中有“空山徒倚倦游身，梦见城西阆苑春。一骑传笺朱邸晚，临行递与缟衣人。”自注：忆宣武门内太平湖之丁香花一首，十四字，盖实录也。至破戒草之余，有九月二十七夜梦中作四截句，（原注十月十三夜也。）诸作均极支离惝恍之致。他如无著词《写梦·浪淘沙》云：“好梦最难留，吹过仙洲。寻思依样到心头。去也无踪寻也惯，一桁红楼。　中有话网缪，灯火帘钩，是仙是幻是温柔。独自凄凉还自遣，自掣离愁。”又《桂殿秋》，六月九日夜，梦至一区，云廊木秀，水殿荷香，风烟郁深，金碧蜿丽。时也方夜，月光吞吐在百步外，荡瀹气之空濛，都为一碧；散清景而离合，不知几重。一人告予，此光明殿也。醒而忆之，为赋两解云：“明月外，净红尘，蓬莱幽渺四无邻。九宵一派银河水，流过红墙不见人。”“惊觉后，月华浓，天风已度五更钟。此生欲问光明殿，知隔朱扃几万重。”此皆纪实之作也。后先生馆丹阳暴卒，一时颇滋异议云。

知过轩随录

文廷式澄稿

曾沅圃入觐时，召见，痛诋徐延旭之不可用，用必偾事，且乞即与罢斥，请毋庸与军机大臣商酌。慈圣动容，许之。曾既退，而高阳奏对，遂反其说矣，而曾遂为延旭奏劾矣。执政非人，疆臣偾事，千古如一，可恨之至。

张靖达深知徐延旭之不可用，而虑其奥援，不敢遽劾，以电达之北洋大臣。北洋大臣复电云："已转致幼樵制宪矣。"

徐被逮至，拟犹告人云："朝廷轻举妄动，若再由我经营一月，越南之东京，必为我有，且直取西贡不难也。"

癸未之殿试也，读卷有张佩纶、周家相。先是周见阎敬铭，询其子学何书？阎曰："临颜帖也，悬腕作小楷也。"及读卷日，有一卷字体诘曲，每溢格外，周诧曰："此必阎乃竹也。"乃竹，即敬铭之子。张佩纶遂力与高阳言之，得置第四。及折卷，则朱祖谋。而阎固未尝作颜字也。张周以之媚阎，而其后置之死地者，实阎之力居多。

左侯之初次入都也，陈宝廷、张佩纶皆终日诣其门，而宝廷独不与。其两江任也，则宝廷邓承修实留之，而佩纶则深诋之，左故重宝而轻张。及福州马尾败后，张为闽人公劾，命左查办。时沈应奎在幕，张栗栗危惧，而左颇持公论，佩纶得以薄谴。其致

书谢之，以叔向祁奚为比云。

谭宗浚者，素不谈洋务之人也。一日于许庚身座中，忽遇阎敬铭，谈及今时洋务人才消乏，非设科不足鼓舞之。谭退，遂奏请潘衍桐上之。潘犹豫，谭告以实曰："非此不足以得阎之心也。"潘大喜，遂奏，而为会议所格，时人咸鄙笑之。

张佩纶于光绪十年三月十七日，奏请醇邸兼管总理衙门。

陈士杰办理黄金满一事，初则扬厉铺张，欲为事平时保举之地。其后迁延不获，两奉严旨，惧无所出，乃以重贿得调山东。刘秉璋接其任，又不能获，乃勉强以一抚了结。侍读盛昱劾其将为杨嗣昌，严旨督责。刘乃奏覆，愿以身保其不反。迨九年冬，彭玉麟调赴广东。余观其人，乃一极庸猥之子耳。乃费一尚书两巡抚竭力经营，而不能诛之，可笑也。

林文忠之再起也，伍宗曜以数万金，必欲毒之不能得。乃贿通其家人，以极毒之药研末入之蜡烛中。文忠阅公牍每至四更，毒烟漫淫，入于脏腑，遂不十日而卒。

瑞麟为两广总督，贪劣无比。其死后十年，为邓承修所纠，命彭玉麟查办，乃尽为洗刷，遂逃法网。此公颇负重望，其实好谀恶直，不学无术处甚多，取其大端可也。必谓韩岳之流，则去之何啻天壤。

十年之春，海防甫急，朝旨命彭督师驻琼。玉麟本当遵旨即往，而无如粤中绅士，自卯至酉，纠缠不清，不得已躬亲不去。余时在靖逆幕中，阅电怒而不可忍。此人负海内重名，余亦素重之。然此一节之谬，不可掩也。

岑毓英初极诋李鸿章，后乃认为师生，遣其子往合肥见李，请授心法。李云："越南非中国所急，又朝廷方重用唐炯，尔可

让之。”故岑初到，两奏力言救越南之非计。迨奉严旨督责，始惶惧请视师，而不知前此为李所欺久矣。岑本边徼人，于中朝无一相熟，以为李之言处处可用，遂入其彀中。固其识之不足，亦可哀也。

乙酉夏，上幸南北海。小修工程银十三万两，而任其事者，仅折后墙以培前墙，涂饰一时。

外蒙古生计，以牛马为大。近欠俄罗师债近数百万，无以为偿，有鬻地者，而理藩院置之不问。又京都中六部书吏，以户部为最多财，而理藩过之。盖其承袭之时，得以上下其手，故索贿尤巨，致富亦较易。阎敬铭字丹初，张之万字子青，同入军机，张七十四，阎六十八，人以杜句咏之云：“丹青不知老将至。”时孙毓汶乌拉布查办江西、河南、安徽、江西各案，经年不返。孙字莱山，乌字少云，人遂以“云山况是客中过”为对句，亦颇巧也。余谓唐书所云。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驰誉丹青，于此时亦略似之，惜其不驰誉耳。又张之万一无所长，唯作画颇得家法，为数十年来显官所未有。

马建忠全家皆入天主教人，荒谬无匹。而合肥保举之云：“素行谨饬。”欺侮朝廷一至于此，可为发指。

王文韶回乡之时，通省若狂，司道以下，日候其门。迨见降调之旨，气焰乃稍息矣。然人以为近日枢臣之有才者，尚推此人云。

谅山之失也，苏元春败于十二月二十七日，探报甫到，潘鼎新于二十八日早逃入镇南关，苏军午后退到谅山，见其无人，亦遂退。二十九日法人始入城，而潘电报云：“打仗受伤，”欺妄如此，不正国法，真不足以快人心。惟杨玉科守观音桥，其地

在谅山之前，至正月初十日，乃以战殒命，可谓好男子。恤典未称其忠，殆为潘鼎新、张之洞所蒙蔽矣。

徐承祖文理不通，倩人代作一条陈，阎敬铭遂耸动，以之出使日本，恐为敌人所笑。何璟督闽，最能谀佞绅士，故以八年总督，贻误封疆。而偾事之后，劾之者犹有恕词，孟子所谓不得罪于巨室，效至此乎？

国史二百年来无后妃列传，此大阙事。

岑毓英巡抚福建，谭钟麟巡抚浙江，皆加兵部尚书衔。盖近日巡抚有头品顶戴者，移抚他处，皆照例题请，其加尚书衔者，则优眷也。若李鹤年抚河南，刘锦堂抚新疆，皆加尚书衔。一则以曾经总督，一则以万寿盛典赏之，不在此例。

孝贞文皇后圣德巍巍，薄海所仰。尤崇俭朴，宫中器用，一切用银，起居饮食皆有常节，内监不过七十余人。穆宗宾天时，哀痛过于所生，尤盛德不可及者。

慈禧皇太后，初入宫时，封兰贵人，后进封懿嫔，再进懿妃。咸丰十一年，遂为天下母。功烈巍焕，与太任比烈矣。汉明以下，不足数也。

大学士额勒和布，姓觉罗禅者，宗室与人私生子女，不入属籍，列为此姓，犹言非正支也。

孝哲毅皇后一目重瞳子，福相端严。不好音乐，作书端丽。比以身殉，天下痛之。潘敦俨之奏，虽愚忠亦公论也。

盛宣怀者，电局之总办也。当军务急时，恒泄机事于敌，以邀厚利。盖各处密电码子，伊皆私置一副本也。而事定之后，转以电线之故，记名海关道，公论为之不平。

李鸿章保奏电线学生谢某云："有民胞物与之量，体国经野

之才。”刻人邸钞，人人骇怪。

潘鼎新克扣军饷，贻误事机，天下所知。杨叔翘为余言，其闻谅山失守之际，犹于营中提银八千寄家，可谓天良丧尽。又于敌扑镇南关时，密电报之朝廷，谓贼势浩大，势难抵御，不如任其深入，无所掳掠，则和议易成云云。谬妄至此，而迄今未闻拿问，国威于是替矣。

李鸿章欲设银行，阎敬铭亦颇谓然，惟不欲洋人。李鸿章云：“若不用洋人，人却不信你户部。”其言可骇如此。事已垂成，幸崇尚书以去就争之，遂得中止。闻崇尚书见醇邸云：“宣宗成皇帝所以与夷人启衅者，以纹银流入外洋，使中国贫弱故也。今若设银行，使外人理之，则不啻求其出矣。爷为宣宗成皇帝之子，何忍为此？”词气侃侃，几于流泪，可谓有心肝者。又闻醇邸请对奏事，至一时之久，亦力阻此议也。其后文海贵贤，亦交章攻之，户部复专递封奏，遂不得办。

吴大澂奔黑顶子于俄，查覆后竟得无事，此时事之不可解者，比闻又电促之矣。

海军省之设，采之于一时众论，惟请亲信亲王督办，则吴大澂条奏耳。及大澂为河督，果明目张胆而为小人矣。

太监李双喜，随醇王视师天津。余与志伯愚锐商，欲得人言之，而自作书与姊夫谟贝子云：“君如不以口舌争之？”挽回体制不少。谟贝子以伯愚原书示醇王，王云：“此我自误，我自请之，今时不能争也。”余遂作书劝盛祭酒昱言之。祭酒曰：“余书云所创闻，岂谰语耶？”余后问之周荟生銮诏妹夫，荟生云：“伊殆知之，然此事太后本意，故不敢争也。”当太后命醇邸携行时，王不甚愿，奏谓此李太监，系三品顶戴，职分较大，大似

不便。太后曰："可令以六品顶戴随行也。"旋晤李仲约文田学士，亦谓此说为然。然则醇王对谟贝子之言，乃不可言而自引为过也，此事亦大可虑矣。

光绪十四年，王先谦密摺劾李太监，不发。

光绪十五年，屠仁守以言事罢。仁守本具三摺，一请醇王不必与政，将以次上。醇知之，及其未上而去之。太后亦蓄怒于其劾宫监谏游幸也，尝汇其摺于一箧，将以事谪之者久矣，至是遂先开缺。

天坛被焚之次三日，军机大臣宴于府尹高万鹏署观剧。

国家二百年来，宰臣媚内监者，以福锟为最。福锟本二十四门溥字行，其祖名奕溥，故特改名福，宣宗所赐也。按世祖讳不避，故用唐人名晷之例矣。

铁路之议，张之洞一摺，为醇王所赏，然亦文字华美而已，其实所谓土货者，不知何指？去年河南通省厘金仅五万金，货之无多可见，先造路而后求货，恐西人亦无此办法也。此事固不可缓，然此时纪纲不整，未能汲汲于末流也。

弃澳门于西人，曾纪泽一人主之，可恨！

己丑盛伯希告余，言今春在琉璃厂见顺治十九年御笔画，始知高宗内禅后，宫中仍用乾隆年号，即此例也。

李瀚章面劾陈彝，可谓欺妄。陈任巡抚，固无他长，而李劾之则私也。合肥县知县，不畏强御，固自可取。李氏之子弟杀人，曾氏之子弟亦杀人，曾氏之子弟好货，李氏之子弟亦好货，其劣迹殆不可擢发数也。世禄之家，鲜克由礼，岂不信哉？

阎敬铭办山西荒务，几举山西之荒田而有其半，可谓无耻。此与张所云荒年正宜买田，同一用心也。国家宰相相传之法如此，

可慨哉！

朱容生示我劾李莲英摺，词甚允，引唐监军之祸亦切当。其附片请开言路，莫此为甚，故醇邸大怒，专摺劾之，谓狡黠者攘袂而秉笔，愚懦者附会而联衔也。

王先谦以劾李莲英去，其摺则淡淡二百字耳，盖欲俟明白回奏时，列款继上也。及摺入，则留中不发，闻归政之意，盖决于此，未知实否？或云："王先谦得李太监之益。"未知果信然否？亦足见人贵立身于早也。

成孚由河督革职，遣戍赦归，以六万金报效海军，欲复原官，邸意许之矣。适屠仁守陈昱奏至，海军报效遂停。成孚善窥意旨，具呈言情，愿报效不愿领回原银，上意嘉之，特赏按察司候补。次日左子云朱琛劾之，故阅二年，未实授也。

张荫桓办华侨事，私受美国之贿，华人欲得而食之。故其归时，不敢由旧金山，而朝廷则用为总理大臣矣。

俄国太子之来也，李瀚章为粤督，亲登舟自呈名帖，次日又导引而来，护送而去。粤民愤叹，余以为可笑耳。

曾沅浦晚年为江督，贿赂公行，女眷用事。一营之兵，不过百五十名，分栈一差，应酬督署乾修，每年万二千两。昏德如此，而日事鬼神，吾以高骈比之，闻者皆深以为允。台湾之用刘铭传，醇邸一人之意也。经年累月而不能获一生番，幕府上功赎，欺朝廷而已。至于剥民虐民，又其次也。不伏法而引病以去，天道果可信欤？

邵友濂为台湾布政，与刘铭传不协，将劾之矣，乃称疾渡台，急以十万金贿内监，遂得湖南巡抚，中外骇异。而聂缉规者，方由试用郎中捐道入京，踊跃欢喜，遂以八万金托邵夤缘，

又以一万金买曾国荃保举，亦竟得上海道矣。乳臭未干，骤任监司，近日除授之怪异，无过此者。余见聂贺之云："君可谓扶摇直上。"盖隐谓其费去九万也。梅小岩河督为余言，张汶祥刺马端愍一案，查奏之言，无不实，有不尽。张佩绪知府云："余少依端愍在浙时，与张汶祥同居一屋，熟识其人。此事余知之甚详，不能言也。"又云："此事牵涉李世忠，张汶祥实为人报雠，非己之雠也。"佩绪，丰润人，佩纶之弟，其父乃马新时之师云。

彭刚直不及杨厚庵甚远。厚庵朴直忠笃，有大臣之风。余在湘时，与之晤谈四五日，盖李西平一流人，未易求之晚近也。厚庵六十丧母，举动必依于礼，庐墓三年，非祭祀之日不归城市。访余于旅店，多徒步而来。谈及渡台一役，唯引咎自言无功而已。

按文芸阁于简端题曰："此册杂录时事，字字征实。或偶有传闻之过，则不敢必。若有一毫私恩私怨于其间，则幽有鬼责，明有三光，所断断不敢出也。附录于兹，以见温公通鉴，不挠笔于黄衣，希文碑铭，及贵人之阴事。罔两铸于禹鼎，奸佞指于尧庭。敢僭仲尼获麟之笔，犹称卢奂记恶之碑。而国家之败，实由宫邪；履霜之渐，至于坚冰。今日草木将移不通之野，戎狄思逞荐食之心，岂非昔之暴君污吏，堕散民德，遗此厉阶也耶？民国四年仲春白沙记于长沙之听雨楼。"

小奢摩馆胜录

苗沛霖诗联……(280)
柯逢时……(280)
王湘绮为绝代佳人……(281)
宋板《四库全书》……(281)
奇对……(282)
陈宏谋轶事……(282)
陶然亭……(283)
京师好丑说……(283)
白云观……(285)
请安……(285)
秋瑾……(286)
孔雀翎黄马褂……(287)
朱九妹……(287)
万岁山……(288)
魏子安……(289)
永乐大典……(289)

小肴摩馆脞录

苗沛霖诗联

咸、同间，发、捻並起，其党中颇有人物，如石达开、李秀成、洪大全、苗沛霖辈为尤著。石达开文字最优美。洪大全临命时，吟咏自若。至李秀成临难之前，在囚中草口供，洋洋数千言，裒然巨帙，尤昭昭在人耳目者。惟苗沛霖则少表见。一日，余与友人翻家中旧书，忽于乱纸堆中检出一纸，中书苗沛霖诗联二章，语近俚俗，不及达开之吐属隽永。然当日起义原因，与其愤恨地方官之专横暴敛，情见乎词，录之以备野史稗官之采。诗云："故园东望草离离，战垒连珠捲画旗。乘势欲吞狼虎肉，借刀争剥马牛皮。知兵乱世原非福，卧死寒窗不算奇。为鳖为鱼终不免，将归大海作蛟螭。"联云："甚么天主教，敢称天父天兄，丧天伦，灭天理，竟把青天白日，搅得天昏，何时伸天讨天威，天才有眼；这些地方官，尽是地痞地棍，暗地鬼，明地人，可怜福地名区，闹成地狱，到处抽地丁地税，地也无皮。"

柯逢时

某公抚赣多暴政，赣民苦之。时有嵌姓名为联额者云："逢君之恶，罪不容于死；时日曷丧，余及汝偕亡。"匾额为"执柯伐

柯。”又某满人抚豫，庸懦昏愦，不喜接见属员，专恃京函为登黜，时人为之语曰：“此之谓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闻者绝倒。

王湘绮为绝代佳人

湘潭王壬秋阎运，治朴学，有前清乾嘉老辈风，海内群推为硕果。顾守旧殊甚，人颇议之。江西陈伯严，曾从壬秋问奇字。伯严为陈右铭宝箴子，或传右铭抚湘时，壬秋尝往来署中，与伯严互为讲习。伯严一日侍父侧，父顾问先生为何如人，伯严谨对曰：“东方岁星游戏人间一流也。”父笑颔之。已作谐语告之曰：“我初不解古绝代佳人作何状，若先生者真个一绝代佳人矣。汝幸自持，慎勿被其勾引到旧学窝中，溺而不返也。”人或谓右铭此谕，可续《世说新语》。

宋板《四库全书》

前清显官如翁叔平、张孝达、端午桥辈，颇好古学，喜收藏，一时都中古籍金石碑刻，搜罗殆尽。外省属吏欲借内僚为援引，往往以金石书翰代上仪，颇投时好。闻某太守至京师，携《钦定四库全书提要》一部，送某相国，外自署“宋板四库全书”六字，付琉璃厂装璜。及呈时，某相国笑曰：“提要为本朝著作，君从何得此宋板也？此乃无价瑰宝，实不敢收。”某大惭而出，一时传为笑谈。

奇　对

戊戌政变，谭浏阳被戮，其尊人亦以是摘官。时人有集讣帖之首句，与殿试策之尾句，为联者云："罪孽深重，不自殒灭，祸延显考；末学新进，罔识忌讳，干犯宸严。"又那拉氏当国时，恭亲王奕䜣适死，而德国亨利亲王来华时，翁常熟罢相，而夏同和大魁，有人作一联云："恭亲王去，德亲王来，见新鬼应思故鬼；夏同和兴，翁同和败，愿贵人莫学常人。"华人诋外人为鬼，故有新鬼之目。夏，贵州人，翁则常熟人也。"贵人""常人"，用思尤巧。又合肥李相国与常熟翁师傅柄政时，人亦为联云："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嵌官名地名而意主双关，真匪夷所思。陆剑南所谓"佳句本天成，妙手偶得之"者也。

陈宏谋轶事

清陈宏谋退养林泉时，每与乡中父老聚谈为乐。至除岁前数日，乡人多有以春联索书，陈笑而受之。命其家各书标识于纸背，然绝不一书，亦不命其书记代作。届期乡人来索联，宏谋各以故纸还之。乡人大骇，问何不写字？陈曰："有字不如无字好。"乡人各欣然携归各贴门首。或问曰："何无字？"乡人告曰："陈公云：'有事不如无事好'故不用字也。"陈闻之亦大笑，后遂沿以为俗。至今广西春联，多贴红纸，不书字。

陶然亭

京师陶然亭在南下洼城根旁近，为前清江藻所建，又号江亭，夙为文人宴会游玩之所，颇负盛名。其实不过黄土一丘耳，车尘马矢，喧杂不堪。惟秋夏之间，塘内芦苇高可隐身。而槛外西山，终日在望。都门喧嚣之地，有此点缀，差蜿山林。盛名之来，或以此耳。亭内女墙断槛，题咏殆遍，佳者殊寥寥，惟李亦元三六桥诗联颇不恶。亦元诗云："车走雷声辗动尘，千门驰道接天津。杜鹃九死魂应在，鹦鹉余生梦尚新。抱蔓黄台成底事，看花紫陌已无春。汉家陵阙都非故，残照西风独怆神。"三六桥联云："载酒重来，问旧游几辈青云，几人黄土？拈花一笑，看今日满城风雨，满地江湖。"又京师相传，端方善谐谑。一日与张香涛同游陶然亭，张以陶然亭命对，端应声曰："张之洞。"殊为巧合。

京师好丑说

余居北京数载，颇怪旧社会之习惯，与他地异。回里闲时，长老先生问及都闻近状，余累举邓文滨《京华二好二丑论》，以为穷形尽相，皆吾意中所欲言，不必余一一缕指也。此论见诸《醒睡录》，世罕知之，特录于此。但邓君所举，皆庚子前旧社会之实录，今则国体政体迥异，囊时社会趋向，又为一变，然大概实同也。昔西人哈葛得、沙士比亚著书，喜道中古黑暗故事，盖洞悉旧弊，乃可图新。哈沙二君，别有深意耳。文曰：

或问于余曰："公游都门数年，以何物最好？"余曰："字好，相公好。何谓字好？朝卷白摺，点画匀净，墨色晶莹，分行布白，横竖错综看来，无毫发憾。近年除乡会试揭晓后，自复试以至朝考，策论诗文次之，惟以字样工拙分甲乙，他考亦然。若素以书法著名人，拟其将来可以问鼎者，无不毕中。兼此地纸墨笔砚，俱极精良，人争习之，故曰字好。何谓相公好？都中相公有二，一大学士，极贵也；一优童，极贱也；而其名相埒。余素不观剧，为同人强邀，某日某园某班，皆有定局。辰巳前略观大意，歌喉舞技，了不异人。正午后众美咸聚，争妍取怜，其态度丰神，有飘飘欲仙之致。如入万花园中，令人目眩心惊，不觉神为之夺，意为之移也。都中贵显筵宴，以不招相公为寡兴，以能致著名相公为出色，即官太太，老师母，亦有'我见犹怜'之誉。都门最艳丽之衣服，惟相公能穿之；极宝贵之珍奇，惟相公能摆之；至阔大之房屋，惟相公能居之，且关防最严密也。相公能答天桥，声气易隔阂也；相公能显神通，名士专家之书画多祕惜也。相公能致真笔，于是有狎相公而倾家破产者；有闹相公而参官罢职者；有包相公至金尽爱弛，而雉经自亡者。非好何以至是？故曰相公好。"

又问："然则以何物为丑？"余曰："白日大街遗屎丑，八股时文丑。何谓遗屎丑，厕屋者，行人应急所也，而都门以市衢为厕屋，狭隘胡同无论矣。外城若正阳门桥头，琉璃厂东西，内城若太学贡院前后街东西，四牌楼，皆百货云集，人物辐辏之中区。其地无时不有解溲屙躬者，间有峨冠搏带，荆钗布裙，裸体杂处，肉臂相逼，光天化日之中，毫不为怪。早晚间，堆积累累，恶气秽形，令人不可向迩。而巡城官吏，无有以全羞恶，肃

观瞻，荡秽瑕，免瘝疫，规画而改良者，故曰白日大街遗屎丑。何谓时文丑？国朝文教昌明，以制艺取士，所须文选，士试应试者，宜奉如圭臬。奈近来风气偷靡，闱中见敛才就范，敛气归神，及精心抒妙理诸作，缄视为怪诞不祥之物，而专以色泽为工如棠甘鞠苦，龙飞虎拜，采苹季女，秾李王姬，草野无庚癸之呼，槐堂有未申之隐等语。而揣摩时风者，转相摹效，愈趋愈下，愈下愈趋，有令人不可向迩状。故都门纪事，仿月令文。至四月云：妇脚解，阴沟开，会墨出，举子化为官，来乃发声，配合新颖，足解人颐，此其证也。故曰八股时文丑。

余按二好二丑，确为庚子以前实录，今则仅相公犹为都门交际场媒介物外，一好二丑，渐渐骎微矣。

白云观

京师白云观，旧为前清卖官鬻爵之地，盖因观中道士高云溪为媒介也。高本山东人，喜交游，当时如荣禄、奕劻、载恬者，皆与之有旧。高亦出入邸中，恬不为怪。都中人为余言，高道士正月二十日寿辰，凡王公百官以及优伶隶卒，咸往庆祝，并有俄国商人，及太监诸色人等甚伙，毂接肩摩，岁以为例。则是当日权势之煊赫，至今犹可想见矣。

请安

请安，乃古者施于臣下之礼。陆祁孙曰："请安二字，见左昭二十七年，齐景公饷鲁昭公，已不在坐，使宰献而请安。犹燕礼

司正命，卿大夫以安为君享臣下之礼也。至前清，则施之于尊者矣。

秋　瑾

山阴秋女士之死，天下冤之。桐城吴芝瑛女士经纪其表，又为传略遗事祭文，以表彰之。秋女士平生出处，大略赖以暴白。然被逮情形，芝瑛另有一书与某女士，云得之越中，确实调查，为传略遗事所不载者，录之以存信史。书云：

"秋氏被逮后，即入山阴狱，次日夜深，正商明禁婆为解刑具，具纸笔作书。忽闻叩门声急，禁婆隔门与语，答以复审之事，趣禁婆速启门。门辟灯光烛天，兵士列队，如临大敌。禁婆入见秋氏，战栗不能出一言，泪落如线。秋氏曰：'汝勿怖，待我出门往观。'及狱门，心知有变，语兵士曰：'汝暂息灯，容我凝神片刻，有语问县官。'及见县官，告以余犯何罪至此？欲一见贵福死无憾。县官曰：'吾极知汝冤苦，无回天力奈何？且事以至此，见贵福胡为者？'乃与县官约三事：一请作书别亲友，一临刑不能脱衣带，一不得枭首示众。县官许以后二事，秋氏谢之。即有兵士前后掖之行，秋氏斥曰：'吾固能行，何掖为？'及至轩亭口，秋氏立定，从容语刑人曰：'且住，容我一望，有无亲友来别我？'乃张目四顾，复闭目曰：'可矣。'遂就义。县官监斩毕，在肩舆中痛哭以归，路人为之泣下。贵福以此衔之。

又闻秋氏被逮后，山阴县搜得贵福平时赠秋氏之楹帖及书扇，呈还贵福以灭迹，意欲献媚上官。不料贵福疑其揭己之隐，将播恶于众也，适撄其怒，遂借端撤省，不久自缢死。又闻贵福捕得秋氏，微服至省时，已二更，入见方伯某公。某谓今日夜深矣，

恐不得见中丞。贵福必欲往见，求其手草数语，持以往，得见白状。中丞大惊，绕屋走，手足无措，姑以电话问路总办某公：秋瑾为何如人？某公答以秋瑾为革命党，遂与贵福定议杀之。浙官场惟信方伯不以此狱为然，始终不肯画诺。张中丞九可如何，至交替时，属宁绍台道某带印进省，委署臬篆，始奏比案”云云。

孔雀翎黄马褂

清制多赏功臣以孔雀翎、黄马褂为荣者，然颁赏之后，诸臣恒以章奏谢，谄语络绎，奇藻纷披，多有可笑者。记刘统勋尝蒙赐花翎谢恩摺语，有“顾影惭深，举头恩重。”八字为时传诵。后于敏中谢孔雀翎、黄马褂有一联云：“载而知重，宁惟假以羽毛？服且增荣，奚啻赐之颜色？”亦传诵一时。钩心斗角，措语益工矣。

朱 九 妹

咸、同兵燹时，汉阳府有女子被掳，题诗于帕，沉江而死。诗曰：“生长朱门十九春，而今竟作乱离人。杀身难酬君王恨，殉节聊酬夫婿情。江水虽能沉弱质，月明谁与吊孤魂？天伦父母恩难报，但愿来生作子孙。”高霞初先辈《天问楼集》曾记其事，并和诗云：“一曲琵琶易感春，数行烽燧惨离人。凄凉十九年前事，郑重三千岁后情。万里清流湘女泪，五更明月杜鹃魂。慰卿泉下无他物，长伴江头竹有孙。”

近读香山李葭荣氏笔记，亦纪此事，与此稍异，且诗词亦各不同，录之云：“南昌女子朱九妹丽色冠时，略通吟咏，得婿委禽

矣。咸丰初，金田之变，蔓延赣省，破其家，掳致舟中。贡之某统制，惊喜若狂，势将屈之。九妹从容陈词曰：‘婢子家毁人亡，他无所归，从君结百年缘，此幸滋甚。然君贵人，我良家子，义不苟合，虽不必拘牵媒妁，必文定厥祥，涓吉合卺，庶不为同袍所轻。’某曰：‘天朝不尚妖礼，又焉用是？’九妹曰：‘虽然军中有敬天父天兄之礼，不择吉日，无以礼告，得勿亵乎？’某曰：‘天朝不用妖历。’曰：‘请以钱为筮，奇为今日，偶为明日，如何？’某怜其含悲而婉于词，未忍遽迫。九妹请以纸署婚约。某曰：‘某不能文，若解此乎？’九妹曰：‘荒率数言，尚无不可。’某发箧与以黄绢一帧，因援笔为七律一章，某不知作何语，欣然曰：‘我居然得女师矣。’是夕张灯结彩，挈九妹行结婚礼，某曰：‘天朝尚右，若当居左。’甫跪，砉然有声，某头颅陨矣。九妹狂跃入水，众股栗，援之不及。尸漂流至浅水，为渔人所得。刃犹在手，怀中微露绢，出之，即舟中所作诗，曰：‘静掩朱门十九春，崇朝竟作乱离人。斩芟已泄平生恨，尽节聊酬夫婿恩。江水夜流沉弱质，月明天远吊孤魂。劬劳父母今何处？轮转来生作子孙。’诗虽不无疵累，顾能自抒怀抱，正复难得。烈而多智若九妹者，固不当于字句间指摘短长也。惟时同舟有被掳逸归者，语其事，並传钞其绝命词，和者数百家，积成卷帙，余幼时尚获见”云云。

万岁山

景山即煤山，又名万岁山，在神武门外，相传元明之间，积煤炭之地。久而增高，因以为山。前清以此山密迩宫禁，不许人

入览。宣统二年三月间，余偕友经过，见门半掩，因入内。由西而东，历山头五峰而下，磐珊勃率，颇觉困惫。山上有亭五，居中者最大，亦最高。亭内有佛像一尊，积尘三四寸许，面貌已不可辨。南望宫禁殿陛，窗棂曲槛，历历都在眼底。中殿由神武门内数计至大清门，共十一重，两旁房屋各左右列，划以街衢。时已薄暮，四望苍翠，晚烟四垂，景颇不恶。京师人相传，山上有老树，蜿蜒曲屈，为明思宗殉国之处，至今楼上犹有铁练键之。余遍处寻觅，並不见蜿蜒曲屈者，想岁久淹没所致，故今不可得见也。是日同游者为丰城万北芷。

魏子安

《花月痕》一书，相传为湘人某作非也，盖实出于闽县魏子安晚年笔。子安早岁负文名，长而游四方，所交多一时名士。喜为狎邪游。所为诗词骈俪，尤富丽瑰缛。中年以后，乃折节学道，治程朱学最邃。言行不苟，乡里以长者称，一时言程朱者宗之。晚岁则事事为身后志墓计。学行亦高，颇有乡贤祠食豚之愿。惟时念及早岁所为诗词，不忍割弃，乃托名“眠鹤主人”，成《花月痕》说部十八卷。以前所作诗词，尽行填入，流传世间，即今所传本也。子安与谢枚如章铤同时，故卷首有枚如题词。友人林复南为枚如所最称赏，亲侍謦咳，曾为余言及此。

永乐大典

吾国巨籍，前数《永乐大典》，庚子拳匪倡乱，旧所储存，

均付一炬。当时并闻有军人得之，用以代薪者，亦秦火后一大厄也。江阴缪筱珊，治金石学，喜收藏，曾著《永典大典考》，于是书源流，可见梗概，兹节录焉。考云：

永乐大典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凡例目录六十卷，明成祖敕胡广、解缙、王洪等纂修，以姚广孝监其事。始于元年癸未秋，成于六年戊子冬。冠以御制序文，姚广孝等进书表，初名《文献大成》，后改今名。以卷帙过巨，未能刊本。孝宗好读书，常置案头。嘉靖壬戌禁中火，世宗亟令救出，幸未被毁。遂诏阁臣徐阶，照式抚钞一部，至隆庆改元始毕。正书留乾清宫，副本存皇史宬。入清朝因藏实录，复移贮翰林院。李穆堂在书局，首先借观。全谢山时寓李邸，因与李定为日课，日尽三十卷。以所签分令四人钞之。一日所签，或至浃旬未毕，其难如此。会纂修三礼，谢山语总裁方望溪，钞三礼之不传者，而副本缺少几及二十卷，拟奏请发宫中正书补足之，亦未果。祁门马嶰谷曰琯，仁和赵谷林昱，均为谢山致钞资。而谢山改知县，未久于其事。杭董浦世骏，续《礼记集说》，所采元人说，半出于大典。清乾壬辰，诏修《四库全书》，大兴朱笥河，请将大典中古书善本，世所罕见者，择取缮写，各自为书，以复旧观，得旨允行。计编入《四库》书经部六十六种，史部四十一种，子部一百三十种，集部一百七十五种，共四千九百二十六卷。第诸书辑散为整，考订不易，有业经辑出而未进呈者，如《宋元两镇志》、《奉天录》、《九国志》之类，亦复不少。嘉庆丁巳，乾清宫灾，正本遂毁。而修《全唐文》时，大兴徐星伯松曾钞出《宋会要》五百卷，《中兴礼书》一百五十卷，《河南志》四卷，秘书省续到《阙书》二卷，仁和胡书农敬钞出《施谓临安志》十六

卷，《大元海运记》一卷，孙文靖公尔準钞出《仇远山村词》。道光戊子重修《一统志》，嘉兴钱心壶仪吉会奏请重辑大典未尽之书，谕俟《统志》修毕，再行核办。新安相国，颇以为多事。逮《统志》成，而西邨兵起，钱心壶亦降官，无人理此事矣。原书万余册，恭庋敬一亭，蛛网尘封，无人过问。咸丰庚申，与西国议和，使馆林立，与翰林院密迩，书遂渐渐遗失。光绪乙亥重修翰林院衙门，庋置此书，不及五千册。严究馆人，交刑部毙于狱，而书无著。余丙子入翰林，询之清秘堂前辈云："尚有三千余册，请观之。"则群睨而笑，以为若庶常习散馆诗赋耳，何观此？且官书焉能借出。逮丙戌，志伯愚锐始导之入敬一亭观书，並允借阅。每册高二尺，广尺二寸；粗黄布连脑包过，硬面宣纸朱丝阑；每叶三十行，行行十八字；朱笔句读，书名或朱书，或否。前后阅过九百余册，而余丁内艰矣。其书零落不完，毫无巨帙。钞出宋十三处《战功录》、《曾公遗录》、《顺天志》、《泸州志》、《宋中兴百官题名》、《国清百录》诸书。癸巳起复，词之则只有六百余册。庚子之乱，毁翰林院以攻使馆之背，旧藏均付一炬，大典遂一册不存，正书早归天上，副本亦付劫灰，后之人徒知其名而已云云。

缪考中所谓目录六十卷，山西灵石杨氏连筠簃籍丛书曾刻之，余读书大学时，于藏书楼尚得翻阅此目录。

清代之竹头木屑

唐景星……(295)
使臣六则……(296)
乐平……(297)
卹阄……(298)
奇死二则……(299)
当十大钱……(300)
秦大士……(301)
热河之狩……(302)
钦天监……(302)
文中堂……(303)
彭刚直联……(304)
野叟曝言……(305)
轿夫……(306)
胡文忠……(307)
甲乙二商……(307)
田秀栗……(310)
史学笑柄……(311)
求书……(312)
陈公轶事……(313)
满营……(314)
总理衙门……(295)
炸药……(297)
海捕……(298)
胥吏……(298)
节妇……(300)
碰响头……(300)
西河命册……(301)
圆明园……(302)
地图……(302)
杂录联语……(303)
陈国瑞……(304)
南巡杂记……(305)
白鸭……(306)
华人出洋……(307)
陆葆德……(309)
游布政……(311)
海山仙馆……(312)
兴国州……(313)
曾文正大度……(313)
内廷供奉……(314)

家书……(315)
贡物……(316)
粤东团练……(317)
粤东潘氏……(318)
文襄小像……(319)
王壮武……(320)
左文襄奏议……(321)
江忠烈公……(323)
老湘营……(324)
儒林外史……(326)
左文襄……(327)
曹州知府……(329)
纪文达守轶事……(331)
耆英……(332)
剑术……(333)
诸葛亮……(334)
集资造船……(335)
贿寇……(336)
度支杂记……(336)
和珅……(339)
集句联……(340)
刑部……(341)
胡某……(342)
太医院……(316)
林文忠公……(317)
通商初制……(318)
文襄旧事……(319)
杨厚庵宫保……(319)
田兴恕……(321)
罗忠节公……(322)
邓公……(323)
某公……(326)
穆彰阿……(327)
奇俭……(328)
记法越之役……(330)
皖省四参案……(332)
倭文端……(332)
张子青相国……(334)
刚毅……(335)
人名簿……(335)
辛丑直隶用款……(336)
部匾……(339)
岳威信……(340)
年羹尧……(340)
王露……(341)
刘锡鸿……(345)

清代之竹头木屑

唐 景 星

香山唐景星观察廷枢，洞悉欧洲情势，有干才。同治初，奉旨在总理衙门行走。时大臣未谙欧洲交涉之术，每欧使盛气相凌，诸大臣辄噤缩相顾，不敢发一语，于是外人玩侮益甚。一日，威使争一事未得，辄拍案厉声，唐忽奋拳起曰："威妥马，汝何得如此？"威怒曰："汝何故无礼，敢直呼我名？"唐曰："此何地而汝拍案？吾何得复有礼于汝？"威使出不意，闻是言遂稍戢其威。后有人问唐曰："汝何以敢得罪大使？"唐曰："吾在彼久，熟知彼中事。在公堂拍案，彼已有过，故彼无以罪我也。"然大臣等，终以唐在衙门，恐易启衅，遂出之。

总 理 衙 门

威妥马在中国久，熟于中国情事，归国后著一日记，详载所闻见，内言总理衙门最极讪笑。云："中国总理衙门，其规矩与欧洲各国之外部，迥然不同。凡各国使臣至总理衙门，必具酒果，王大臣以次陪客同坐，一若以饮食为交涉之要务也者。又中国虽事权不一，然大臣仍不敢各抒己见。每使臣发一议论，则各人以目相视，大臣视亲王，新入署之大臣，又视旧在署之大臣。

若亲王一发言，则各人轰然响应，亦莫非是言。若亲王不言，诸大臣必不敢先言也。一日，余至署，诸人相顾，无敢先发一语。余不能复耐，乃先发言曰："今日天气甚好。"而诸人尚不敢言。惟沈君某者，似觉不可复默，乃首答曰："今日天气果好。"于是王大臣莫不曰："今日天气果好。"不啻如犬之吠影吠声云。"按威语固嫌过甚，然谓中国事权不归一，而各人仍不敢自抒己见云云，实切中症结。

使臣六则

自中西通好后，吾华大臣奉命出洋者不少，然其中惟曾惠敏公，颇为西人所敬服。余若郭筠仙、薛叔耘两侍郎，亦颇有所表著。此外则自郤以下，损国威，贻笑柄，殆不可一一数。录其猥琐事数则，亦足以见一斑矣。

有某钦使者，性极鄙吝。一日将市鱼，乃集署中告之曰："吾妻弟工算计，今日欲使购鱼。然吾不能独买一鱼，诸君盍醵资同购乎？"诸人知其意，不敢违。于是若参赞，若文案，若随员，若翻译，若学生，各出钱若干，交某之妻弟为市鱼资。既反，乃取鱼之中段归己，余以次均分，至学生则以鱼尾与之。又一日，其参赞将宴数西客，已令庖人具酒膳矣。某闻之，忽问参赞曰："尔今日请客乎？"曰："然。"曰："盍由我代汝治肴，价可较他人便宜，且物亦精美。"参赞谢不敢，且以已命庖人辞。某坳之不已，乃曰："吾作小炒肉最擅长，此物必须托我。"参赞无奈何，勉强应之。既而筵具，酒半，内出小炒肉一器，诸客方赞其佳，某忽科头短衣，若厨役状，出问曰："菜佳否？我手段

果何如？”参赞仓猝不知所为，急起应曰：“甚佳。”某即前举手，夹一片食之方去。西客讶甚，私问此何人？而子敬之若是？参赞以实告，西客不信，斫断不已。乃与参赞约，请钦使出见，如即是所见之人，当以金百镑为君寿，否则罚亦如之。参赞不得已，乃请某出见。某出，西客谛视之，果即顷所见之人，即以金百镑与参赞，怅怅而归。

炸　药

左文襄征回，凯旋入关，顿军某所，安扎甫定，文襄忽传令拔营前进。时兵弁惫甚，欲稍休息，猝闻此令，皆不欲，诣统领入帐白状。文襄怒曰：“吾即起马，有敢后行者，以军法从事。”众怨恨勉行。行数小时，文襄问以行几何，帐下白言，离前驻军所已四十里。文襄复下令安营，稍顷，前途来报云：“前驻军所，忽被轰炸，全营营地，顿成巨坎。”于是全军皆大惊服，将领皆入谢，且问所以先知之故？文襄曰：“吾甫驻军时，忽思叛回虽暂弭首，然出于勉强，非诚心归化也，必甚憾我，阴图报复。吾所驻地，彼必预算及，且吾静听更鼓，地下若有应声，如中空者然，故令速避。然明言又恐后不验，故不能不以威迫耳。”将领咸惊叹以为神人。

乐　平

左文襄自安徽援浙，道经乐平、广信一带，大股贼至，文襄欲旋师乐平。团练列枪阻之曰：“乎贼赖官兵，官兵见贼即逃，贼

何时平？若过此者，当即发枪。”文襄乃进兵力战，果胜贼而前。然文襄由是颇怨乐平人。

海　捕

河南州县，凡奉有统行缉捕文书，则发海捕。海捕者，大率流丐为之，官亦与以票，三五成群，行至乡镇，遇店铺即送香一支，店中必优给以钱十文八文不等，较之平常乞食，难易迥殊矣。行约年余，则归缴票，谓之销差。其果能缉捕与否，初不问也。

叩　阍

凡冤狱不得直于本省官长，则部控；又不能直，乃叩阍。然叩阍极难，其人伏沟中，身极垢秽，俟驾过时，乃手擎呈状，扬其声曰冤枉。如卫士闻之，即时提得，将状呈上，其人拿交刑部，解回原省。或言专有一等人代人为此，亦不须多钱。缘此等本是丐流，既得讼家钱，且解省时，沿途均官供食，狱结照例充军，又可中途脱逃，为此者极多。且非此辈则何时候驾，如何递呈，亦不能如式也。

胥　吏

陆清献尝曰：“本朝大弊只二字，曰例，吏，利。”郭筠仙侍郎曰：“历朝风气，皆名利递嬗，如西汉好利，东汉好名，唐好

利，宋好名，元好利，明好名，国朝好利。”又曰：“汉唐以来，虽号为君主，然权力实不足，不能不有所分寄。故西汉与宰相外戚共天下，东汉与太监名士共天下，唐与后妃藩镇共天下，北宋与外国共天下，南宋与外国共天下，元与奸臣番僧共天下，明与宰相太监共天下，本朝则与胥吏共天下。”其言可谓切至。

奇死二则

近某省制军之介弟某，素有才名，偶自家出省，其兄制军，隆友于之爱，晨夕与食处。一日晚食，弟忽责其兄曰：“兄受国家厚恩，专制兼圻，国家待兄不薄。虽然兄之负国，亦已甚矣，如某某道府廉洁，兄未尝加意任用，某某办事，怨声载道，兄不加罪，将弁某某勤训练，兄不任之；某某以克扣著，反作统领；如此愦愦，一旦国家大僇，即特兄不保首领，且将遭灭族之祸，将来波累及弟，是谁之过欤？”制军恚曰：“纵如弟言，即兄遭重罚，何至累及弟？”拂衣还入。次晨忽不见弟所在，使人迹之，则已附轮船行矣。先是制军重其弟，属其友某大员保之，恐其不知，乃发电函致之曰：“弟发已得保，恐特旨相召，宜速回也。”弟时在舟中，得电纸观之，瞥见特旨二字，大惧曰：“祸已作矣，奈何？”即登床，则矢溺齐下，气若失，忽一跃从窗中出，投水死。

湘潭黎吉云者，道光时官至御史，初不名吉云，宣宗以其名犯庙讳，时西域适献吉云骓，因赐名吉云。黎性慷慨，平时尝诋言官蓄缩。既为御史，乃亟思建白。一日，忽奏洋兵已破天津，至河西，务宜速发大兵抵御。宣宗得奏大骇，亟召见，问：“军

机大臣皆未以此奏，汝何从知此？”黎曰：“得诸剃头者。”宣宗大怒，命褫职，即日出京。于是同乡知好，咸钱送之，并各赋诗相赠。黎亦自作诗，甫题二句曰：“寒蝉久无声，楚客今当归。”忽掷笔扑地死。

节　妇

粤东乡人子，常有为人掠贩出洋，谓之猪仔，或衣食无着，辄自出洋觅食。然有已定妻室者，其家待此人久不归，则择日迎娶妇如仪。妇立右拜天地翁姑，其左则缚一雄鸡以应之。仍责妇奉事一切，静待夫归，或已归亦不顾也。又有已娶妇而子逃去者，亦邀其妇为子守节。有私欲嫁人者，则必自行卖去，而得其财礼。

当十大钱

咸丰时造当十大钱，然出京师即不可用，价日跌落，外省人入京者猝不易辨。或戏释之曰：“凡当十大钱，手中才取一文，看钱面却写十文，市中通呼为二十文。如用以购物，实准作平常制钱二文。”

碰响头

凡大臣被召见，恩命尤笃，或纶音及其祖父，则须碰响头，须声彻御前，乃为至敬。然必须重赂内监，指示向来碰头之处，

叩头声篷篷然，若击鼓矣，且不至大痛。否则叩至头肿如瓠，亦不响也。凡大臣跪久则膝痛，故膝间必以厚棉裹之。前合肥以太后万寿在迩，乃在北洋大臣署中，日拜跪三次以肄习之，盖国朝大臣恭谨类如此。

秦大士

秦殿撰大士，一日上偶问曰："汝家果秦桧后人乎？"秦无他言，但对曰："一朝天子一朝臣。"

西河命册

越中骨董铺有毛西河先生命册，乃康熙戊寅年京口印天吉推演。时先生年七十八，据册先生实以天启三年癸亥十月初五日戌时生，其八字为癸亥、壬戌、壬戌、庚戌。后又有先生姬人命册，亦当同时推算。时年三十二，丙午正月十六日子时生，八字为丙午、庚寅、丁酉、庚子，其人殆即曼殊也。术者推先生八十五不死，当寿至九十四，后先生果以是年卒，术亦灵矣哉！先生姬人殷殷以子息为问，术者言今年不育，则终无子矣。七十八老翁尚望其生子，亦可发一笑也。又命册首有泛论一段，大阴阳之理云云。先生批其上曰："近日时文家有冒子，不谓批命人亦然，可恶可恶。"批八十五岁七曰："古人云：时至即行，原无所惧。但诸事未了，如何如何？"

热河之狩

咸丰庚申，显庙驾幸热河，圣意不乐，因御书“且乐道人”四字命张诸行殿。时慈安太后随行，执不可，云：“天子一日二日万几，安有自求逸乐之理？今虽蒙尘，尤不宜有此。”亲督内侍去之。

圆明园

故事：上在圆明园御舟徐行，则岸上宫人必曼声呼曰安乐渡，递相呼唤，其声悠扬不绝，至舟达彼岸乃已。显庙出狩时，穆宗尚在抱，戏效其声，上抚穆宗首曰：“今日无复有是矣。”言讫潸然泪下，内侍等皆相顾凄惶不已。

钦天监

会典馆开，须编辑近代灾变之事，因移文咨询钦天监，二年未得复。时礼王管理钦天监，乃由分纂官请总裁面恳礼王促之。翌日即得覆曰：“查得自道光某年天上並无事故，合行咨复”云云。又其先屠君仁守纂《五行志》，询之钦天监，时惇王管监务，亦如是云。

地　图

前明某西儒绘地图，初依西人通行之本，中国在亚洲东郡，

居全球中，不满一掌。华人见之大怒，谓中国不应如此。乃另绘地球，使中国适居中间，谤乃稍止。浅陋自大，诚为可恨。然近来英、法、德会议地球中线所在，辗转不决，英欲以英天文台为准，法德又欲以法德天文台为准，各不相下，意度不广，其去华人亦五十步之于百步。且又通商之初，万尚书青选见人辄云："天下那有如许国度？想来只是两三国，今日英吉利，明日又称意大利，后日又称瑞典，以欺中国而已。"又满人某谓人曰："西人语多不实，即如英吉利应是三国，现在止有英国来，吉国、利国却从未来过，亦是一证。"按中国握权要之大臣，少既未闻各国名目，至登显位，应接宾客不暇，故视外事有如云雾，无怪有此扣盘扪籥之谈也。又福建许某某观察入都，译署某大员谓之曰："船政局经始，至今已二十余年，尚不能造船。国家需用轮船，仍须购之外洋，岂非徒糜巨款？"许曰："中国近来练船，均局中自造，且曾经战事。"因历举各船名以对。某大员始恍然曰："原来船政局已会造船，如此尚不算糜费。"

文中堂

同治朝有西国公使六人请觐见，文中堂与议礼节极严，甚至将茶杯掷碎。公使初欲带刀，并欲多带从人，文皆不可。是日诸使入觐带人颇多，文命每门截留数人，至紫光阁戟余翻译而已。按此举差强人意，惟惜徒务其末耳。

杂录联语

某公文采风流，照映一时。尝题山西明远楼联曰："秋色从

西来，雁门紫塞，明月几时有？玉宇琼楼。”又题珠江关张祠联曰：“庙貌常严，莫遣江流随石转；海波如镜，不愁月尽有珠来。”又一联曰：“无命复何如？徒令上将挥神笔；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又三忠祠祀吴虞仲翔、唐韩退之、宋苏东坡，题联曰：“海气百重楼，总为浮云能蔽日；文章千古事，萧条异代不同时。”又祭关张祠文有曰：“天上双腾之剑气，豹死而皮尚留，波心一颗之珠光，海枯而石不烂。”又谢授两广总督奏曰：“导黑水而入南海，奉扬徙鳄之皇威；标铜柱而来越裳，激厉跕鸢之士气。”又谢五十赐寿摺曰：“蒲柳之秋虽早，太阳一照而生春；桂姜之性常存，晚节弥坚于报国。”皆为时传诵。

又或述某武员谢恩奏摺有云：“主圣则臣自直，仰钦厉世摩钝之精心；恩深而命转轻，弥坚报国忘身之素志。”又谢头品顶戴摺有云：“饱塞垣之腾马，筹夜唱以无忧；凛梁水之濡鹍，衣朝披而有愧。”亦摩宋四六之善者也。

彭刚直联

刚直微时尝游泰山，题联曰：“我本楚狂人，五岳寻山不辞远；地犹邹氏邑，万方多难此登临。”

陈国瑞

陈国瑞发遣至新疆，时值穆宗大行，诸太监有遣戍者，见陈贫，赠以银。陈曰：“咱老子从不能没屌子人的银子。”遂却

之。

《野叟曝言》

《野叟曝言》一书，相传为康熙时江阴缪某所撰。缪有才学，颇自负，而终身不得志，晚乃为此书以抒愤。书成，适仁庙南巡，缪乃缮写一部，装潢精美，外加以袱，将于迎銮时进呈，冀博宸赏。缪之女颇通文墨，且明慧晓世事，知此书进呈必酿祸。又度其父性坚执，不可劝止，乃与缪之徒某甲商议，乘夜用白纸装钉一部，其精美与原书无殊，即置诸袱中，而匿原书于他处。迨次日缪将迎驾，姑启袱出书，重加什袭，则见书犹是，而已无字矣。缪大哭，以为是殆为造物所忌，故一夕之间，书遽羽化也。女乃徐劝之曰："既为造物所忌，似不进呈亦佳，免召杀身之祸。"缪无如何，始罢进呈之意，由是郁郁而死。死后女乃将其书重加润饰，凡秽亵之语，删除略尽，始付刊印行，即近日流传之本也。

南巡杂记

乾隆时国势殷盛，公私富足，江南一带，尤称繁华。高宗南巡前后六次，臣民望幸之私，最后尤甚。地方官绅迎驾预备一切，极争奇斗异之能。其第五次南巡时，御舟将至镇江，相距约十余里，遥望岸上，著大桃一枚，硕大无朋，颜色红翠可爱。御舟将近，忽烟火大发，光焰四射，蛇龙霞腾，几眩人目。俄顷之间，桃忽然开裂，则桃内剧场中峙，上有数百人，方演《寿山福

海》新戏。又彼时各处绅商，争炫奇巧，两淮盐运使尤甚。于时凡有一技一艺之长，莫不重值延致。又揣知上喜谈禅理，凡缁流迎谒，多荷垂询，倘蒙恩旨，即永为僧人，当酬以万余金，否则任听还俗，亦可得数千金。故其时士子稍读书者，即可不忧贫云。又南巡时须演新剧，而时已匆促，乃延名流数十辈，撰《雷峰塔传奇》。恐伶人不习，乃即用旧曲腔拍，若歌者偶忘曲文即依旧曲模糊歌唱，不至与笛板错迕。又御舟开行之时，双舟前导，戏台架两舟上，向御舟演唱。福文襄自台湾凯旋，舟行江南，亦用此法。

轿　夫

福文襄出行坐轿，须用轿夫三十六名，轮替值役，轿行若飞。其出师督阵亦坐轿，轿夫每人须良马四匹，凡更役时，辄骑马随从。然颇扰民间，某县令尝杖一轿夫，致被劾罢官。又某公督四川，其轿甚大，须夫役十六人始能举之。轿中有小童二人，伺候装烟倒茶，並有冷热点心数十百种，其侈汰如此。

白　鸭

合肥过法，法人待之有加礼。将行，法人赠以两白鸭。已而至英，英女主遣车迎之。有一车稍空，因以鸭置其中。英人观者，因谓中国之俗，凡贵人出，必以生物自随。此物若死，则贵人必自危，以为将死之谶。盖欧人误传华俗，大率类此。

胡 文 忠

当楚军围安庆时，胡文忠公曾亲往视师，策马登龙山，周览眺望，见形势壮伟，喜曰："此处俯视安庆，如在釜底，贼虽强，不足平也。"既复驰至江滨，忽见二轮船，鼓轮西上，迅捷异常。文忠即变色不语，勒马回营。未至即中途呕血，几至坠马。初文忠已积劳瘁，体本不豫，自是日益加笃，不数日遂薨于军。

华 人 出 洋

粤东向例，年终必由总督奏称，並无华人流入外洋云云。至张孝达尚书督两广时，始停此奏。

甲 乙 二 商

有甲乙二人，由小贩起家，后为小商业于汉口，二人相友善，然性皆桀黠。一日相谓曰："吾等营营，终所得无几，不如捐一官候补，庶有发财之望。"甲曰："吾辈各捐一官，财力不足，且不能相助，不如以我之名捐官，而汝助我，庶乎合宜。"乙深然之。翌日筹款交甲，甲拚挡数日，亦凑成巨款，合之共得三千金，约甲出七成，乙出三成。乙询己应为何事，甲曰："汝不谙书算，无可位置，当以门子一事屈君可否？"乙在市井中，亦尝出入衙门公馆，视平常仆人已若帝天，得作门子，于愿斯

足，竟欣然许诺。甲遂捐一大花样巡检，至广东。甲待乙颇骄倨，虽燕居未尝稍宽假，乙颇衔之。然钱已入甲手，不能自脱。乃悉心交结同类诸前辈，于蒙蔽把持之法无不研究。不二年，甲得补五斗司巡检，乙随之往。五斗司为粤东巡检首缺，乙无几时，与地方诸痞棍习熟，凡巡检应得款项，多为乙所阑取。且多方营好利，甚至伪造甲手书，向富人讹索，甲均不之知。无何六年期满，甲升官去任，偶觇知乙腰囊甚富。大奇，问之，乙虽饰辞对，而隐隐若有骄甲状。甲知有异，乃乘人静时延乙入，与之好语，始知乙数年所蓄，已倍于甲，甚自悔恨。及升补他缺后，缺适瘠，而甲用度稍费，不二年已用去万余金。阴念如此非久计，因与乙商，欲与乙合资捐一大八成知县。乙笑曰："天下出资少而犹欲骄人者，自古及今，恐未之有？"甲心知乙欲与己互易主仆之分，又念前时因贪作主人之故，受乙亏已不小，因急谓乙曰："吾固欲推君为主人耳。吾辈入都，君改名捐知县，而指四川，以前之事，谁则知之？吾愿供执鞭之役，其资则君七我三可也。"乙念已阅历久，料人不能欺我。且南面之荣，已未尝得。今从甲言，是名利两获矣。"遂欣然许诺。甲遂诈病，偕乙携眷入都。过梅岭，甲即置酒与乙痛饮，遂尊乙为主人，而己则改执仆隶之役。乙至京报捐知县，之四川，逾年选万县。万县为四川省商务要地，水陆辐辏，乙甚得意，见甲意气甚盛，时以言语凌跞甲。甲稍有所欺蔽，皆为乙所摘发，甚怅憾。欲弃之归，则银已交乙，又不能索回。因发愤考求欺蔽之术，又求得诸老辈师事之，不数月尽得其术，且更出乙上。四川省事，与粤东大异，其用术法，固多乙所未知。无几，甲借他事啖乙，乙信之，因以银钱事委甲，甲浸渔冒滥，无所不至，乙均不能觉察。久之，

乙见甲服饰稍奢，颇怪之，亟为查察，始知甲已积至十余万金，乃大惊。一夜置酒召甲讲和，相约以后公见，仍行主仆礼；私见则仍为友朋，至所入款，无论若干，概行平分，以昭公允。不四五年，两人均得三十余万，而甲以前此私营之故，独多十余万。时川中大吏，新有更调，而新任督臣，好参劾州县。二人知宦途之险，乃商酌罢官，归至汉皋。二人合本设数巨肆，并多买盐票，为子孙计，时治酒过从。且每举从前互相欺蔽之事，以为笑乐。因叹曰："吾辈悔不皆作仆人，此时当更富，始知彼之南面称老爷者，皆为小的辈穿鼻者也。"

陆葆德

陆葆德者，或言河南人。精拳勇，曾中武举。入都与宗室某较技，某被殴死，论抵。遇赦免，乃为标客，为人护资货。一日护某客货甚多，道出其地，遇有来劫者，陆却之。俄引健儿数辈来苦斗，陆又获胜。已而其酋至，尤柔捷。与陆持亦未能胜，酋遂放仗引之归，请与其女相较。女素得父传，尽其技，且加精焉，是日仅能相御。酋大喜，竟以女妻陆。陆本能文，改试文场，竟中甲榜，散馆为令于蜀。然好色，妾媵至十四人，精力遂甚衰减。然与朋幕燕集时，犹自炫其技。时夏月，院中棚甚高。陆立阶前。伯手一呼，即腾立棚上，众咸失色。一日署中为母寿，偶归室，适见贼展被括取财物，遽前捉之，贼上屋，陆亦上屋，贼跃过屋数重，陆亦从之行。贼掷瓦击之，陆直以手接取。俄而人役麇集，贼适误踹坏墙坠地被获，陆严刑欲讯其不法事，贼大言曰："我辈十二人，由齐至此，中途相失，否则岂为汝获？毙我可耳，

安肯说平日事。”遂毙之杖下。陆五十余即死。今犹有人在蜀中。

田秀栗

田秀栗字子实，陕西人。初捐从九，官于蜀，继捐升知县，令成都。丁文诚督川，闻其贪劣，将劾之，田惧。时制军苦督署之窄，田阴伺得其旨，审知督臣自山东来，山东抚署素华敞，乃修督署，尽规其制，由是得督臣欢。又为雇二仆妇，田阴许岁私给数百金，使侦制军动静。自是制军凡一举一动，皆为田所知，有所陈对，咸中窍会。又侦知制军债家某，使人嗾至川，索甚急。债凡三千金，制军窘，无可为偿。田乃白制军，能使之去。制军不得已许之。田乃引债主归，出橐中金偿之，制军于是不复能劾田，东乡案结。前督文公，实有令提督李有衡督兵进剿之札，在李有衡处，文恐为所持，以属田。田素与李善，乃先为伪文书一通，匿袖中，且先约一友，随后往。田见李慰问毕，询所以自免之策，李曰：“吾有文督札在此，若死则俱死耳。”田曰：“文官多巧，其中有趋避语，宜出示我，当为汝辨之。”李不疑有他，遂取出与观。正指点间，忽外传有客至，李出见客，田匆促中急以伪文书易之还去。李送客归，即曰：“顷视文书，果如君言，当无他矣。”遂匆匆别去。李返视前札则已易去“督兵”二字，已改为“相机”矣，始知为所卖。大悔恨，由是见钦使无复可置词。文既得札，三叩首谢之。田他事诡谲多类此。后为泸州牧，忽见案牍犯人有李有衡字，大惊，遽倒地死。其柩自陕至川，过昭化某渡，亦没于水。或云，“田给李之家属非而给李也。”俟考。四川有一灯谜曰：“田秀栗给文书，打《四书》一句，是‘难乎有恒’矣，即指此事。

游布政

游布政智开尝官安徽之和州。州妇女好抹牌，不事事，游欲禁之而患不能。乃令诸丐曰："凡见人家赌博者，得入丐钱。"和民家屋，多临街安窗，于点诸抹牌者，欲闭窗则无光，开窗辄为丐所见，此丐去，彼丐复来，不堪其扰。乃相率罢抹牌。曾文正督直隶时，患吏治之弛，乃调游及某君至，直以为他州县表率。后为永平府，去任时，言官或劾其十七年尽蚀银币，某公独奏保其必无是事，乃得免议。然游性褊小，不识大体。官粤藩时，首府某君患游苛察，思有以钳制之。燕见时突询曰："大人此次入京，所耗费亦不赀否？"游蹙然曰："颇亦不少，大约两万余矣。"某因曰："此在今日，亦不得不如此。"游后知其有意钳己，甚恨之。后升巡抚，旋署总督，乃劾去之。又游性苛细，在抚署时，署为国初尚可喜王府。署之西偏有一园，虽亭榭久虚，然草木颇丛蔚，有大树数株，大率三四百年物。游辄令锯木，令署中守门者售于肆，得银五十两。守门者令人舁树出，则当地绅民，谓园中树关一城风水，无得锯。若辄锯者，则吾辈见人舁木出，即聚众打之，守门者乃不敢出木，然银则已缴矣。又衙前有官屋数十间，令署中役隶居住。偶空两三间，役隶等因私租与人。游知之，令录租入官，其他行多类此。

史学笑柄

湖北两湖书院，甄录肄业各生，多系高才，然滥竽者亦复不

免。闻某年腊底大课时，史学中有问《三国志》史法题，堂卜某生盛称吕布辕门射戟一段，文法最妙。並引金圣叹所批“妙哉！妙哉！”为一时士林传为笑柄云。

海山仙馆

粤东盐商潘氏，最称富盛。其花园名海山仙馆，颇具邱壑。潘之裔名仕成者，奢汰愈甚，后以欠国课，不能缴，家被籍没，园亦入官，此同治季年事也。园价昂，一时无人能购，乃用开彩法售之。共三万条，每条银钱三枚，数目即满额。逮开彩时，为香山一蒙师所得。此人本寒士，以骤得巨产之故，恣嫖赌，全园不能售，则零碎折售。先售陈设古玩器，次售假山石，次拆门窗售之。未一二年，余过其处，则全园已犁为田，惟颓垣败瓦，犹约略可数。得彩之人，已潦倒死矣。又潘尚有《佩文韵府》板，则抵与山西某票号云。或曰：海山仙馆四字，离合观之，适是每人出三官食六字。出者，出银钱三枚也，官食者，款归官也，颇为巧合。

求　书

刘文清公书名重一时，然求书不易。有某公同直军机，时馈刘精品饮食，刘辄函谢。不数日则又致馈，年余未尝倦。一日刘诣某，某忽出一册，启之，咸刘手迹。刘讶其多，视之，即己平日谢函也。某因曰：“不有此馈遗，何得如许珍迹耶？”刘大笑。

兴 国 州

洪逆之党，攻武昌洪口时，罗忠节守洪山，贼屡攻不下，募能破官军者，赏五千金。兴国人独出应命，尽力攻击，果破洪山，诣贼酋领赏。贼酋怒骂曰："汝辈不惮自杀乡里，不义如此，留汝何为？"命尽杀之。兴国人至今犹以为大耻。

陈公轶事

陶文毅公督两江时，陈公銮为陶表弟，在其幕中，左文襄亦同事。文襄颇朴直，陈年少俊美，且有文才。陈好游曲巷，尝悦妓某，偶问妓曰："汝意中欲嫁何人？"妓对曰："无过左师爷，其次即君。"陈甚怪其语。时文毅太夫人知陈狎游状，因召谓曰："汝果有是意，宜先使见我，果佳即当为汝娶之。"陈喜谢。妓由旁门入见太夫人，太夫人果赏之，即为陈娶为妾。后陈督两江，妾已扶正，去初嫁才十五六年耳。后生子。

曾文正大度

曾文正未达时，尝赴省乡试，肄业岳麓书院，以后至故，与某生同屋。某生性颇褊躁，其书案离窗可数尺，文正因置案窗前以取光。某生怒曰："吾案头之光，自窗中射来，今为汝遮，则减吾读书之光矣。"文正曰："然则令我置案何处？"某生指床之侧面曰："可置此。"文正竟如其言。文正中夜读书，某生又怒

曰："平日不读书，此时乃来聒噪人。"文正为之低声潜诵，是科文正中式，报到之日，某生捶床大怒曰："此屋风水，当为我得，今乃为汝夺去。"或诘之曰："彼之书案方位，乃以所教，何为怪彼？"某生愈怒曰："正坐如此耳。"凡某生不情之举动，同人咸为抱不平，而文正处之晏如，故识者均知为大器云。文正尝至江南筹资，得百金，尽以购金史，携归，一年毕诵。其精勤如此。

满营

国初杭城初驻满营时，满人住城中者，或不能仰体上意，遇妇女乘舆过满营者，每迫令停轿掀帘，捏手抚足，无所不至，杭人患之。于是绅士告诸将军，假他事出至某处，易小轿，帷四面，露手帘外，纤指长爪，俨若妇女，入满营中。诸无赖果令停轿，掀视则将军也，大骇欲返走。将军大怒，命执至署，枷责有差。自是此风稍戢。此事或云即巡抚所为。又按前明时杭之富人，悉住西城，故国初特圈为八旗兵丁住扎之所，然汉人甚不喜之。或建议谓营中屋宇，应仿兵房之式，于是高大之屋，一时毁去，俾满人不得居住云。

内廷供奉

前数年时，慈圣志存颐养，命挑选能书画琴棋之妇人入内供奉。又留心民事，命浙省织造，选进能蚕织妇人数名入内，以供顾问。织造因选之杭湖两府，然恐民间妇女，不谙体制，乃令人

再三教导之。复告以如询及物价，当如何陈对，诸人咸唯唯受命。入内供奉，颇蒙优眷，年余给假令归省家。诸人以仁大内，久承宠眷，多为诸大臣所未有，遂骄视一切。至家，一湖州妇人见县令时，言语顶撞，令呵之，妇曰："我在内廷，见如许大官，汝一小小知县，敢如此耶？"令大怒。次年诸人入都，当由县起文，令乃止，不使此妇得行，而以病详织造。后诸人入，慈圣询此妇何病，他妇诉称为令所逼。慈圣怒，令织造勘送入都。令不得已，乃造妇，而再三求妇为之弥缝前过焉。或曰："诸妇既与令忤，令乃为代告病，诸妇知之，共作一揖，言令罪，至省，乞高振青中丞代奏，中丞收其揖，不为通，遂已。"

家　书

余友罗君，藏有包慎伯家书一通，录之足见前辈操行之纯笃。其文曰："兴实见字，十八日之书，至廿六方到此，迟延至八天，可诧之至。昨责汝阿辛薪水一节，汝须细思之。我少而贫窭，壮而游四方，堂上二老，皆赖姑太太女代子职。若无姑太太，我何能奔走谋甘旨？溯我落拓江湖四十余年，一贫如昔，而菽水不缺，儿辈完成，果谁之力？微姑太太，汝辈有今日哉？况汝少受姑母钟爱，视如掌珍。乃既壮大，并不知报德，而並其子之四金之薪水亦吝之。我不责汝，天亦不福汝矣。做人道理，全要明白。我在天长时，佐人书记，月得三千，而以二千济郑大哥，不足又为称贷以益之。此事汝知之。我于郑大哥尚尔，况汝于姑太太哉？粉饰之词，我不愿听，总之阿辛薪水必送，且与汝之任期相终始。至嘱！至嘱！李提戎之润笔，三千乎？三金乎？

便望寄来为要。七月晦父字。”末附一行云：“百合粉并不见佳，下次不必寄售。”

太医院

仁和朱侍郎，尝奉命试太医院官学生，侍郎自以不解歧黄，及诠精医学者恭拟一题，袖至院。题纸既下，见诸生皆袖手默坐，若未得题者。侍郎怪之，遣人询问，则同辞对曰：“向来题目，皆出御制《医宗金鉴》，今非是，故不敢作。”侍郎大窘，乃求得《医宗金鉴》，匆促摘一二语命题，不意诸生犹袖手如故。又问之，则曰：“向来出题，只是在首卷中检取，今尚未合例也。”亟如其言改题，始得终试事。又向例太医院恭请圣脉，皆隔别分拟，而又不得大相歧异。医官患得罪，皆推一资格稍长为首，凡用药之温凉攻补，皆此人手持钮珠某粒为记，各医生皆视为趋向。又所开必须精求出处，故诸医拟方，必用《医宗金鉴》，取不能批驳也。至次日复诊，照例不能复用旧方，又不得多改，惟酌改三两味，方为合格。故复诊数次，即与初方宗旨，迥不同矣。

贡物

满清贡例之弊，几至不可思议。朝廷宽大之恩，如果品之属，例须入贡者，由官给价，并不使小民受亏。但就福建一省论之，荔枝、龙眼、佛手、酸枣糕、燕窝、鱼翅等物，均由官发价，向民间平买，此国初定例也。厥后吏胥舞弊，克扣价目，十

给二三而已，至今并十之二三亦无之。且业此之民，须先与吏目议定，每年应纳几何，方准给据，始得采办，如佛手一物，以供玩也。闽中所贡，年不过六百斤，盖例由军署给价银九十六两，令民间领办，今则每年反纳吏目百余元。又小民有栽种佛手之家，不得卖诸他人，只能售与办者，其价目之贵贱，亦定于办贡之人，其间情弊，可想而知。佛手为至小之物，弊尚如此，而况其大者乎？盛京贡辽阳香水梨五十担到京，除霉烂外，只余二十担左右，输入大内。计该处雇夫五十名，挑运十余日，抵京只得三十担，所费已属不资。倘以此费购梨，尚得数倍。且盛京官吏，藉办贡名目，讹索小民，亦复不赀，殊可慨也。

林文忠公

向闻林文忠公烧西商鸦片烟土而不给价，故致启衅。近闻人言，彼时实以茶一箱，易烟一箱。而茶为胥吏所办，中多杂以砂石。既至欧洲，又以不能售，寄回，商人耗本无算，遂致激成衅端。又文忠闻伍氏通西人，乃屡苛罚之，曾令缴军饷至数百万。伍每入见，多为署中人所侵，至费千金，始得一椅。后林复出，陨于军。或曰："实伍畏其复至，使人谋毙之。"

粤东团练

义律欲以兵入粤省，徐广缙时为制军，大惧。乃问伍策所出，伍曰："宜使民间多为团练，而游行街市间。"乃往谓义律曰："汝欲入城，督抚无不可，然民间皆不欲，团练满街市

矣。”义律不信，必欲入。伍曰：“可与君先以夜往观之。”入城时，见鼓逢逢然，火灼灼然，以为民兵果盛，遂退。爵入奏，其词甚夸，宣宗因封徐子爵，巡抚叶名琛男爵，而团练兵多得功牌。时人嘲之曰：“逢逢顶或有书不孝子、不孝男于纸，投徐制军轿中者，徐大怒，遍物色，并吊取生童试卷，核其笔迹不得。或曰：‘举人刘华东喜嘲谑人。’取其平日书字核之，果是。乃奏革刘举人云。”

通商初制

西人初通商时，凡轮船入虎门口则缴军火，出口始给还，西人不得辄入城，其严如此。

粤东潘氏

潘仕成盛时，姬妾数十人，造一大楼处之，人各一室。其窗壁悉用玻璃，彼此通明，不得容奸；又禁不使下楼；有所需，则婢媪致之。潘另住一室，夜间欲召何人侍寝，则呼其行第，使人召之。潘败，一日将散诸妾，则令人楼下呼之曰：“九姑，粤俗婢仆呼主人之妾，多以入门之前后次第之曰九姑。老爷召汝，可扃门来。”至则潘谕之曰：“今不需汝等，汝欲留者，吾仍月给汝金若干，否则给汝四百金，任汝所之，惟不复上楼。”一人去则又呼他人，散者十之九。诸人初不预备，故房中物，纤悉未取。

文襄旧事

左文襄佐骆文忠幕时，长沙富人常氏，有子杀人，当论抵。以独子故，遍贿官绅，求寝息其事。文襄执不可，常氏恨且惧，乃辗转托人求文襄勿问。文襄曰："此事若问吾者，吾犹谓必杀之。"卒论罪如律。

文襄小像

左文襄入都，醇王特引至府第，两人并坐，使精于摄影术者为照一相，后以一纸呈上。又有西人为文襄塑一像，今奉长沙祠中，双目炯炯如生，视之可怖。然髭颇短，与今市中所售文襄照不类。先时四时皆以上等时服更易，冬则貂褂，或玄狐褂，后为偷儿盗去，乃更用其次者。骆文忠亦有塑像，在求贤馆。成都骆文忠祠亦有塑像，宛然如生。

杨厚庵宫保

杨勇恪公起自行间，其居乡里，循谨孝义，里中人至今称之。其在军中立战功，积勋至开府，事迹详史传。闻其持行，有他将所不及者。法越事起，公奉特旨募勇援台。时庞省三为巡抚，重公名，先为公募勇数营。公至省，见多市井，不可用，改募之。庞又荐某为将，某乃旧隶公偾事者，公告以不可用，庞衔之。适是日届太后万寿期，文武官绅应庆祝。初所司置拜垫，公

与绅士伍公先时至，拜位列大府后。藩司某至，见公拜垫居第三，曰："公昔为总督，今为钦差，朝廷班次，宜有序。"公谦不肯，藩司因请之，乃亲移公拜垫于巡抚之左。庞至即行礼，不知公前之谦也，更恨之，乃日催其拔队，阴持饷不给。藩司请示，不置可否。长沙民习于兵，见乡兵至，辄欺侮之。兵怒，数斗詈，或延烧民间草房一间。庞遂命闭城门，且榜示民得诛乱兵，格杀勿论。阴欲激变，即日以纵兵焚掠入告。且谓彭公受命即行，而杨乃逗留长沙久不去。于是部将多愤懑不平，幕府中亦怂公疏辩。公慨然曰："朝廷方忧边，何忍更以琐屑烦圣虑？降罪我自当之。"然朝廷知公，卒未下庞奏。公至闽，与守官等，议办防守机宜。幕府欲公入告，公曰："此守臣事，吾特助为之耳。若我入告，是占守臣颜面也。"卒不入告。时须渡台，而我海军悉已为法人所歼，督臣等意欲留公省中。因问公渡台事，公曰："吾奉朝命渡台，是须即行。"问行期，公未语。翌日公巡阅炮台，提军方留宴，公起入厕，久不出，众久候，不敢催。逾日始知已改装附舟渡海矣。后和议成，公遂归。公在家与诸乡绅齐列出门，但坐平常肩舆，至乡即乘竹轿，与田夫野老问答如平交。中兴以来，诸将帅纯笃无过公者，人多以是称之云。

王壮武

咸丰间寇起岳州，屡失守，城中无人烟，曾文正以空城难守，未尝措意。王壮武独奋然曰："岳州为湖南门户，何得置之？"遂毅然以二营兵驻守其中。俄而寇大至，兵少粮绝，几濒于危。文正遣炮船往，欲援之使出。诸营哨官欲请迁避，而惮壮

武不敢发。兵众稍移就东城，壮武怪询故，部下白言，兵众饥疲，欲就船。壮武知不能强，而耻于前说，急拔刀欲自刎。部下救之，得不死，遂登船去。壮武以书生将兵，忠勇奋发，其部勒营陈，皆用己意。其点名鞞鼓吹升座，望之威严若神。其部下将咸勇敢善战，人目为老湘营云。

田兴恕

田兴恕，凤凰厅人，勇敢亚于鲍忠武，江西贵州多有战迹。闻其行军江西也，一日偶率部下数百人出，突遇寇大队乇，围之数重。田引兵入一地，四面溪水环流，田令四面站队，而己卧吸鸦片烟。寇数喊杀，皆植立不动，寇稍怠。久之，或坐或立。田挥刀突进，众从之，寇出不意，悉披靡，杀伤无算。田乘马素驯良，一日出战，马忽跃而人立，炮子猝至，洞其胸，田跳而免。战罢田埋马村中，而亲祭之。田后以杀洋人，论戍伊犁，士卒感其恩，从之去者数百人。所至责供给，州县甚苦其扰。时左文襄征回，攻循州不能下。田至，自请愿任破州，一战下之。文襄奏其功，得释罪，免戍归。

左文襄奏议

左文襄公奏议，语气多改窜，不复尽用原本。如奏查李次青摺，公既为李辩战败不得为罪，而后复申之曰："惟李在湘不得意，复钻营江西，得有优保，实为无耻。"按左与李至交，而人告之言，乃切直如此，实为近来督抚所不及。今此语均已删去。

嘻！左公不自讳，而后人乃为代讳，直道不行，甚可慨也！

罗忠节公

江右某公，为秀才时，罗忠节公带兵过其县境。某公故与令稔，因往询罗公之行军如何，令嗟叹曰："罗公真圣人，吾见行军者多矣，未见有如是肃整。"某公大惊。因即往谒。将至营，兵数人牵一牛至曰："秀才来甚好，适有民人来营诉牛为他营兵盗去，帅命吾等往索，他营兵不服，与斗胜之，遂以牛归。而牛主闻斗，惊惧免去，吾等无所归牛，今当请秀才代交牛主。"某公卒谒罗公而退。罗公克复某城，某公又与他绅往谒，罗公曰："君辈来甚佳，今贼未大受伤，虽得城无益，吾须即往。此间存现银谷甚多，吾已命兵众运置一处，勿得携分毫。汝辈可即以此办保甲团练也。"语讫，即驰马去。已而他将所带绿营兵至，掠取存物，一时便尽。公守洪山，寇攻屡不得志，出赏格募广济兴国人围攻，死亡甚多。时江西告急，促公往援，公以屡奉诏诘责，不即克复湖北省城状，故未得即赴。一日寇大股猝至，公督队下山，未几寇已至，各发枪炮。时公戴长穗小帽，着棉马褂，突有枪弹伤公额，兵众闻主帅受伤，阵稍动，公犹指挥全军，旋冲旋退，故寇不敢迳逼。公血殷袍袖，众劝速归养伤，公不肯，使两人夹扶徐行至营，公立门外。众兵由是咸奋而前，寇遂退。公是夜语言即模糊，次日报知胡文忠，文忠旋来省视。公卒以伤后受风，遽殒于军。

按此所述公殉难状，与奏报稍不符，然系得之亲在营中之人，当得其实，故录之。

江忠烈公

江忠烈公初率团练兵剿寇时，兵皆招募，公激以大义，皆奋勇愿死敌。时命公协剿广西寇，诸将怯懦，皆主尾追，虽向忠武亦然。公独奋然曰："随贼东西，将无已时，非截击不可。"诸将皆曰："寇势方炽，不宜轻敌。"皆不愿行。公再三言之，乃曰："若等既如是言，请自为之。"惟乌兰泰深然公说。遂与公同绕出贼前，截诸蓑衣渡。时公兵才数百，乌兵亦不多，而寇势方盛，一战，乌没于阵，公为铁棍伤腕坠马，两亲兵掖之去。公复追扼道州，道州已陷。公又至营助守，俄而贼又至。时城外石马铺有河南陕西兵各数百，贼奄至不及战，悉跪降，咸被贼屠杀。前队至，城中犹未觉，罗绕典乘间舆出城，数十武始觉，乃倒抬而入。时城中大半多百不一，公请于诸帅曰："南城外有小山尚可守，宜速扼之，则西北角运粮犹可通。如被合围，则难守矣。"众相顾莫肯前往。因即委公，公即率所部兵三营前往，城由是得固守云。

邓　公

贼之围长沙也，多募矿丁，因令掘地道，道成，轰坍城十余丈。邓公时率镇筸兵六百人，多强悍不畏死，即驰往堵御。贼上，屡被遏退。缺处近学使署，署中积钱可数千缗，学使急募人运石填城，凡运石一块，给钱一千文。于是人争运石前往。时邓军与贼抵拒，兵贼扭合，持战猝不可分。或陷入缺中，筑城者不

暇问为兵为贼，即并筑其中，贼卒不得逞。后修城得骨甚多，乃并葬一坟云。邓复扼守江南之石子湾，时部下适分大半助他处攻剿，公所将才数百人。俄贼大至，众言不可敌，宜速避。公曰："吾受国恩至重，义不宜去，汝辈可速自为计。"众感公恩义，亦不肯行，公曰："汝辈同死此何益？不如姑去，将来犹可为报仇计。众犹不肯，公曰："既如是，与其徒死，不如计伤贼。"乃尽以所余火药，埋置地下。俟贼至即轰发。于是贼等多被轰死，而公及部下亦于是日殉难云。

老湘营

日人之海城也，分扼唐王、亮甲两山，筑炮台掘濠，为固守计。时淮勇已败不能军，湘勇新集。日人思以轻兵之在辽东者颇明纪律，于贫民贸易，务得其平，惟向富户勒助饷项，故贫民愚者受其饵，多感之。富者患其扰，密以情告老湘营统将李公，预伏兵半边街左右。夜昏黑，日人至者约三百人，数人甫入街，伏遽起，击杀三十余人，擒数人。一骑坠而毙之，后知为大酋之子也。李公由是轻日人，以为易与，数挑战，日兵不出。越数日，队大至，分沿村庄而前，湘军分三路应之。贺长发率中路，战未几，日兵即退，贺领队逐之。日兵纷登唐王山，贺部逐登山半，见左右接应者不至，遽返。中有两兵植旗不肯退，贺遣人喝之乃退。日兵乃由壕入垒，徐发炮击我师，伤多人。论者以为此役若左右齐至，乘锐气而入，日炮不及施，台可夺，山可据，海城唾手可得，实中日胜负之机，惜其时漫无以赴也。

湘军再胜，李公益骄。淮军将徐邦道者，谄事倍至，李公颇

以儿视之。湖南亲军营将刘树元，特夙将，屡以言相抵，两贴不相得。又屡约分攻唐王、亮甲山，屡不如约。时日人已定计抄牛庄，苦其兵少于我，乃抽山东据城邑之兵，从分水岭过，攻所必救，故趋我陪京。依军据案山站，闻警回援，以书告诸军帅慎防，无应者。依军方拔队，日兵蹑之，战不解。李刘登山远眺，刘命发动大炮助击，李曰："不可击，此依军也，勿谓吾不早言。"诘朝依遣人来谢，乃知借此退日兵，又惜其不可发也。于是人乃从此道径抄牛庄。牛庄者，数百里平原，中一市镇，无城郭沟池可守，又无山川险要可扼。而该军辎械屯其中。各将帅觊海城可日夕下，争前趋，仅魏军两营留守。初七下午，日兵渐至，魏部奔告其帅，乃率四营回援，尚以为海城窜出轻兵，亟达刘树元慎顾前敌，勿庸虑后。不知日兵已遍牛庄东北，有混迹入市者。市外一天主堂亦扛炮据其巅，有惊告者，魏恐挑他国衅，听之。初八黎明出队，日兵已先阵，排枪数发，我伤亡多，虑不支。一裨将请于魏帅曰："事急矣，愿率所部冲锋，得势则大军随进。"魏颔之。乃率一营奋勇而前，为日兵枪队排击，将尽歼焉，裨将者与所余数十人俱就擒，魏部鸟兽散。方战之顷，李率所部赴牛庄，魏邀其合击，李以未饭辞，欲乘其疲而取全胜也。诟兵入市，四散觅食，魏兵逃逸。日人以炮封市口，聚兵环数里，湘军欲出不得，殊死战，鲜降者，死伤约千余人。李匿一典肆，日人攻之甚力，击杀不少。乃逾垣之贺匿处，贺任为前路，旋被枪子伤洞股，舁而行，苦战得出，时已夜过分矣。说者谓老湘军起于王壮武，盛于岑陇坂，收复天山南北二万里地，而终于牛庄云。然日人虽胜，卒以此重湘人，不敢蔑视，以是知前贤之遗泽远也。

某　公

前某公使欧洲至英，英有诸贵达人为大会燕之，其意甚殷勤，糜费亦甚巨。至期某公忽不欲往，于是翻译等甚难其事，再三譬解始去。比将散时，某公忽恋恋不欲行，然主人及诸客咸鹄立候。翻译等又婉转言之，始辞去。又某国外部与谈一事，属归商政府，某君率意言曰："何谓政府？政府即我，我即政府。"又某制军任公司船，睹洋琴，问舟中有人能鼓琴否？船主以敬制军故，大索舟中，得一法国女子之善鼓琴者。然以连日晕吐，见发未理。船主强起之，梳发理衣，使赴琴案。制军见女子至，呼避入房。女子恚怒，以为嫚己。赖译者婉言，云华俗，男子见妇女必避，此是尊敬之意，制军之避去，实是此故。今在房中，正静坐听女抚琴矣。女子闻之，为一开，译又伪传制军命，数射之，女子乃止而去。

儒林外史

《儒林外史》之权舆用，即是镜也。是镜行多矫伪，已载野史四编《杓杌志》中，检阅自知，兹不赘述。向迪超人又云："实暗指汪容甫先生，相传先生情性乖僻，一日晨出，忽潜回至夫人房中。时夫人方梳头，汪出不意，自其后抱之，夫人问曰：'是何人来相戏？'先生怒曰：'岂尚有他人敢如此乎？'遽出之。后作《拟刘孝标论》，乃有'蹀躞东西，终成沟水'语，实则夫人之出，固由先生之疑误也"按此二说，皆常州人语，不知

确否。

穆彰阿

相传穆彰阿擅权时，偶一门生入都谒穆，欲求一信函至外省派差。穆思少顷乃曰："汝来日再来。"至则穆无他语，但令之某省见某巡抚，令以手书扇呈之，并另书一扇与其门生。门生未测何故，往见某中丞，面呈中堂所书之扇，并言穆中堂令来见。中丞大惊，又见某亦持中堂手书之扇，知必是中堂之要人，即日召藩臬，令与各属员集资得万余金赠某，并重礼款之。

左文襄

左文襄罢西帅而入朝也，赞纲纪之不举，盛欲有所整顿。朝中诸大臣顾相忌畏，力未有以相制。已而察知议政王意亦不愿，于是群起侮弄之，或举其可笑之端，编为小诗，转相谐谑，缘左侯不习于酬对，其初陛见也，慈宫甚劳苦之，曰曰："汝在外久，今在京须早起想不便。"左侯操湘音对曰："臣在军中，五更时便须弄起来。"诸人遂皆举此为笑。左又谓诸寅僚曰："吾之妾善为盐齑，虽乡味，颇可口。"是日尚书人分致，乃仅各馈少许。诸人编诗，亦遂入之。又左体肥，每当治事之时，喘息殊甚。诸臣伪为恭谨，相共扶掖，其实以为弄资也。又诸臣知其欲研究诸务，任其自行料检，左顾此则失彼，举端则不能竟委，数日坐无头绪。已而两江总督缺出，遂简放左公督两江云。

奇　俭

阎文介之官山西，语戚某曰："宜多携搭连布。"搭连布者，至粗且厚，阎之任首制以为袍褂。属员有用摹本缎者，阎辄斥之，言今兵书旁午，汝辈何尚奢阔？审如此者，必是多财，可捐资充军饷。属员等惮之，乃皆以搭连布为袍褂。戚所携布且尽，价大涨。有知县某，以进士即用，闻其事，乃遍假贷华贵之衣及诸佩物，服以入见。文介责其奢，曰："卑职需次此间，所得宦囊，仅足制衣物，实在无此多金购搭连布。故只得服故衣入见，虽见参处，亦无可避。"文介惭不复语。自后虽有著摹本线绉者，亦不复致诘矣。阎工会计，官户部尚书日，悉发旧簿籍，一一综核，扶摘爬罗。得四百余万，由是朝廷得资以造颐和园。其所荐达，悉多俭刻，一时有天下俭，一国俭之目。天下俭者，为李公用清。相传其自原籍复入京时，徒步三千余里，未雇一车骑，都下闻者，咸大惊怪。官云南巡抚时，日坐堂皇理事。夫人即坐其旁小室中，将产时不雇接生媪，既产遂毙。公之仆怜之，为市棺稍美，公以为费，令易薄者。已而子亦死，仆更为市小棺，公叱曰："安用是？"及启夫人棺纳之云。一国俭者，为李公嘉乐。其为江西布政使也，常呼剃发者与以二十文，已而呼问其仆曰："吾与此人二十文，亦得意否？"仆曰："外间剃发一次，亦须四十文，今为大人剃发，乃才二十文，殊不满所望，已垫付数十文使去矣。"公怒曰："吾家中剃发，才须十二文，今与二十文，已大过，汝乃更私增之乎？嗣后吾不须彼矣。"盖公夫人亦能供待诏之役，不假他人手也。后二李均被言官劾去。或

曰："李公嘉乐官江苏时，有县绅某公将入都，群谋赆之。公独曰："某公京朝官，吾辈何宜如是？"事遂已。后某公至津，一日忽出银票一纸凡千金，遍觅其取银之肆不得，托人询之，人视之，乃不著名之小银号也。人问所从来，曰："李某所赠也。"人始知李虽阳却，阴实赠之，且厚于他人云。时以俭闻者，又有卫公荣光。其抚浙时，早食惟油条二数枚，庖人入内，悉须搜检，不准夹带鱼肉。一日公生日，僚属毕贺，公延至花厅，啜令庖人治具，诸人咸谓当大有所饷。已而仆人捧两大木盘出，则累累者悉油条也。

曹州知府

浙东某太守署大名府时，尝捕盗至边境，其地距山东之曹州府境，才数十里。时曹州知府某公，甚有干名，某太守因欲往谒之。甫至署门，见左右各列站笼四架，睹其枷人颈处，油腻厚殆寸许，盖必站死人百数，始有此状，太守心为战凛。入大门则两旁刀枪森列，威严可畏。延坐花厅，见案累累，颇怪此公见客处，何必亦堆置公事。久之主人始出，坐始定，便瞠目视曰："某今乃欲反。"盖斥某相也。太守愕然，答曰："安有是？且亦安能？"某哂曰："汝汉人护汉人，况为属员，安肯言其实？"太守知不可与论，乃亟誉其勤能以乱之，且曰："君客座尚理公事，足见贤劳。"某曰："此皆盗案须杀人者，非盗案则不在此。"太守曰："然则君办盗案若干？"某曰："殊不多，凡归案办者，才杀千余人。"太守讶问曰："岂尚有不归案者乎？"某曰："盗多，得辄杀之，何暇悉上闻？"太守又问其

数，某曰："亦几不过七千余人耳。"时某公到任才二年，太守怪曰："计时安得办如许？"某曰："吾治此类事，皆有简法，不必尽烦剑子手也。"太守叩其法，曰："除站笼死外，余则以四人仰置一条凳上，翻出其腹，以数人分猝其头足。又一人持枣木棍，方上而圆下，其末锐，力洞其腹。洞四人讫，辄舍去。又举棍易洞他凳之人，顷刻数十人易易也。"太守闻之身颤悸，不复得语，遂兴辞出。太守今为候补道，某则已为巡抚矣。

记法越之役

法越之役，首尾数年。事定，粤中报销乃至一千五百万，当时闻者咸为骇诧。近闻此款，粤中用者不过七百万，而张李达制军借洋款二百万，及曾忠襄继用之款，咸在其内。余则有代部借五百万，又续借二百万。而云南之冬、春，广西之唐、苏，台湾之刘，各军之饷，咸取给于是。还款则代部借者，仍由部拨还，而粤东又岁筹得闱姓四十四万两四成报效，粤中官绅向收番摊，为规不赀，裁革，令以四充公，六成报效，约四十万两，某款约三十万两，官售盐盐仓耗款，官为售之，约十余万两，截至光绪二十年止，约得千余万两。又罚黄江厘厂书吏三十万，罚海关收税家人十余万，有是善聚，故接任者亦无怨恨之词。又时在龙州筑炮台十五座，琼州等处筑炮台数座，继其事者，以惜费故，凡琼州等处炮台，悉皆停罢。已订购之大炮，及另购之枪弹，悉移解于北洋云。

又时事亟，时粤东尝派员解军火至台，其人惮于渡海，私叩策于督署某君，某君教以方照轩军门营业台湾甚多，宜与交欢。某如其言，乃如油头与方军门交往甚至。方军门喜，乃加派其侄解

运，悉由商船分运渡海。［枪弹悉用货箱装，盛至］，则用木筏渡登，前后运船十数，无一被搜获者。又海关家人某恃权横恣，制军闻之怒，手批命署中委员方使擒至署。委员得手批甚以为忧，往叩某君，某君曰："此易易，但须汝不得钱耳。"委员惶恐言不敢。某君又云："汝果不须钱，此事何难办？"某乃托人致某饮之桃李园，坐定，则所约督辕亲兵已至，某乃出手札示之，某曰："汝何弄我？"曰："此奉制台札不得已耳。"乃拘至署。监督某亟托巡抚将军皆不肯为言，乃使人致意制军曰："某之罪不及死，盍罚之？"乃罚十万释之去。

纪文太守轶事

文微时曾娶一有夫之妇为妾，得志后，妾死，乃自撰《绛云小传》，极称其妾之慧秀贞淑，工书善画，所纪琐事甚多。其开宗明义谓妾自言，虽侍前夫年余，並未破瓜云。

文性极俭，在河南太守任中，衣衫褴褛，每晨醒，即于枕上呼童买蒸馍馍一个，送至衾中，大嚼。文早起盥面，必敷胭脂水，否则不能见客，盖面上有烟灰之色故也。

拳匪起时，文烟瘾日增。及闻两宫西狩，则终日卧床吸鸦片，榜其房门曰："此处停灵，闲人免进。"

文不用家丁，伺候皆亲兵，不准呼大人，只准呼二爷。文见上官，皆不请安，惟见荣中堂则请安。

皖省四参案

州县四参案，定例綦严。自捐例开后，实任州县，大率预捐加级，以备抵销。皖省州县瘠苦，近年相率不预捐加级，忽忽十有余年。忽一日有部文咨皖抚，请其照例查参。皖抚得咨始大惊，若依例案，则落职降官者，不知凡几。及托人商诸部吏，吏曰："可于此后，每年纳一千四百金于我辈，则此事当永蠲除。但于每岁终咨部，言皖省命盗各案，应得处分之官，因久未举办，查检甚难，容明年即查清咨部"云云。缘堂司等官事繁，必不暇查究及此，但以此塞责可矣。其须千四百金者，则以吏等因此须备办文书，不免花纸墨费也。皖抚不得已，从其言。故皖省州县，自此得免四参处分，岁须凑资赂部吏矣。

耆　英

耆英为两广总督，用度奢汰。每吸鼻烟，辄以手握一把擦鼻端，狼籍遍地，皆上品鼻烟也。其侍者不忍，或随时拾贮之。后其家贫甚，姑取拾贮之鼻烟售诸肆，得数百金。

倭文端

初派学生出洋，及入同文馆学习，曾文正谓应多派举贡生监，倭文端谓，举贡生监，岂可使学习此等事？卒如倭议。又定税则，文端谓烟酒琐碎之物，朝廷何屑科税，遂定烟酒食物不税

之例。又条约定每年六部九卿堂官，分诣各国公使贺年，惟倭文端及祁子和侍郎，未尝一投刺云。

剑　术

合肥李制军瀚章抚湖北时，一日为太夫人作寿，宾乐甚盛。忽一人便衣至，年可四十许，言欲登堂祝寿，阍者拒之。其人汹汹欲入，为制军所闻，乃命召入。入即长揖曰："君识我乎？"制军思之久，不能省记。其人即曰："君亦记君家后园树林被削之事乎？"制军愕然，亟改容加礼，称为神仙，请入座与燕。宾众咸莫测所以，争前问故。制军愕然曰："斯真大异事，余童时，与诸弟读书塾中。一日散塾后，与诸弟嬉门前，见有一人，似自他方至者，方蹲而大便。旁有小包袱，又一小纸裹，中似无物，而呜然若猪尿泡者。余等觉其怪，遽与诸弟取纸裹开视之，其人遽呼不可。已而见吾诸人已取纸裹，亟提裤前欲夺回，则纸裹已开，瞥然有气冲出。其人顿足曰："殆矣，殆矣"即蜷缩地上，若甚畏悚困惫者。顷之，忽如有气回入纸中，其人亟以手握纸，则已如前状矣。余辈咸觉可怪，争问其故。其人悚然曰："汝等真大福人。余故能剑术，纸裹之中，乃剑也，向出，必杀人始返。汝等前程远大，得无伤，已移于君家后山树木矣。"余辈咸怪其语不情，次日入塾以语师，师曰："是极可怪，殆异人耶？汝等何乃交臂失之？"亟偕诸童至后山观林木，则树杪枝叶，咸被削去。师及余等，咸大惊异。其人微有须，若四十许人，今去彼时，已二十余年，而省视容貌，若不异前，岂非真有道之士耶？"时制军子星吾太史，年方龆龄，亦亲闻之，因述于

其友黄益斋观察云。

张子青相国

南皮张子青相国，年已耆耄，而神气无殊少年。尝王问之曰："君何修而得此？"青相曰："吾无他术，但能不用心耳。"恭王曰："君真大能，位至军机，而能不用心，洵是难得。"

青相最爱演戏。有僧虚舟者，日在其府中为戏提调，甚被宠昵。赵仁尝谑之曰："有一僧死，见阎罗王，斥其戒律不严。僧极陈守戒清苦，可请验。王命剖视其腹，则满贮青菜豆腐也。继一尼至，王斥如前，尼亦力辩，且引僧为例。王又命剖视，则满贮稀粥面已。"盖北音稀粥，音近虚舟也。后被言官弹劾，逐虚舟出都。

青相亦能自唱戏，花厅中无他陈设，帽架上置纱帽两顶，欲演戏时，即自戴之。青相好梆子戏，京城梆子之盛由青相始。

诸葛亮

左文襄督陕甘时，闽人林寿图为藩司。林故工文字，雅好诗酒，并善谐谑，文襄时招与谈饮。一日外间报某处捷音至，林称其神算，颇致佩服之意。文襄拍案自诩曰："此诸葛之所以为亮也。"已而文襄言及时人，颇怪自称诸葛者之多，林亦拍案曰："此葛亮之所以为诸也。"文襄恶其轻薄。后林调任某处，竟劾罢之。

刚 毅

刚毅尝于太后前荐其昔日抚苏时之中军王定扬曰："王定扬竟是臣手下一个黄天霸。"慈圣颇哂之。时荣相亦同召见，出谓刚曰："黄天霸虽好，但只可惜取那施百全的，竟是一个包袱脚儿如何？"包袱脚者，京师语，谓人满腹是戏，口中却唱不出之谓也。刚闻之，甚以为恨。

刚尝于拟谕旁添"毋蹈积习"四字，以授仁和，而"蹈"书为"跌"。仁和见之，乃取朱笔密点跌字四围，旁另以楷书一蹈字，始终未变辞色，时人皆服其雅量。

集 资 造 船

张荫桓至美，某领事上书，言旅外洋商民，愿集资造船，无事则商家运货，有事则备国家之用。张据咨总署，总署谓恐轻易启衅，力驳之。已而张入总署，薛叔芸出使英法，复申前说，张亦驳之。盖已所不能成之事，亦不欲人之成也。

人 名 簿

林文忠有记人名簿四册，分题"千古江山"四字，凡姓之第一笔为"丿"者入千簿、第一笔为"一"者入古簿，"、"者入江簿，名下兼注号及籍贯，亦略载其言行。

贿　寇

道光末年，英军入扬子江。阮太傅家居，与其徒江寿民等，募资备盛礼，使人馈其统帅，为扬城求免。时西兵本无意于扬，扬遂得无恙。已而洪秀全兵至，江亦贿之，如贿英之策，贼匪从旁去不入城。逾时又至，贼仍入城，屠掠无异它处。而扬民恃有贿，故不迁，被难者愈多。江无以自白，遂投江中死。时丁俭卿晏在淮安，亦欲为之，并先以枣子、栗糕、灯笼鸡子，盖取早立登基之意也，后闻江死乃止。

辛丑直隶用款

回銮皇差，共用一百九十余万，内由外省协解七十八万，由赈捐项下提用五十余万，善后局支出二十余万，南三府地丁银三十余万。每尖站报销二万八九千至三万余四万不等，宿站报销三万八九千至四万余五万不等。

赔款八十万，暂向赈捐项下借拨。

陵差请部拨六十万。

省外抚恤教民款，共请二百万两，由京饷及北洋海防公费划拨，实津贴各州县一百余万，其余七十余万，以十万作课吏校士之需，以十余万安置降匪，十余万作还借地方公款。

度支杂记

近年户部，常时不过存银二百万两，每月放八旗兵饷四十八

万两，虎神营等又一百余万两，故所存之银，才足发三月兵饷。司计之臣，时时仰屋兴嗟。而联军入京时，顿有五百万者，盖彼时以军需紧急，各省饷银，一时凑集，故有此数也。

修颐和园，其款多出之海军经费，闻约计三千万两。其修理费则出土药税。土药税每年有一百四十余万，归户部拨款者，才三十余万，余均归颐和园。太后驻园时，每日须一万两。

醇王薨逝，修祠造坟诸费，皆由部拨，约共用五百万。祠中九连灯，开销九万两，户部接内务府咨即付，不敢驳诘。

州县杂款，报销尤不可究诘。有尝任直隶之菜水者，言菜水每年收牛羊税约得六百两，而才报十三两，而藩司署费一十四两，道署二十两，州署十四两，余皆县官自得。又月领驿站费三百两，而由县给发不过五十两，则每年获数千矣。又税契一项，年可得数千金，而向只报一百两。廷杰为藩司，欲令尽归官，县官甚虑之，姑使人询天津何如。时某为天津，入见裕觉军曰："天津每年收税契三万，而报销只列数百两。然津地冲繁，公私各费，皆取给于此。今若尽归之，将以何给费？"裕觉军曰："藩司既必欲如是，吾亦不能与争，略增旧额何如？"某令曰："愿增为八百，不知可否？"裕曰："可矣。"令欣然，于是菜水亦只增二三百金云。

甲午、乙未，东征粮台报销费八万两。

凡京师大工程，必先派勘估大臣。勘估大臣必带随员，既勘估后，然后派承修大臣。承修大臣又派监督，其木厂由承修大臣指派领价。时承修大臣得三成，监督得一成，勘估大臣得一成，其随员得半成，两大臣衙门之书吏合得一成，经手又得一成，实到木厂者只二成半。然领款极不易，必年余始能领足，分多次

付，每领一次，则各人依成瓜分。每文书至户部，户部辄核以无有，再催始少给之，不如是则恐人疑其有弊也。木厂因领款烦难之故，工价愈大，盖领得一成半者，较寻常工作，不过一成而已。

近来大工，如祈年殿，至一百六十万，太和门，至一百二十万。

内务府经手尤不可信，到工者几才十之一，而奉内监者几至十之六七。戊戌因皇上将至津阅操，南苑亦预备大阅，造营房若干，报销一百六十万，而李莲英得七十万。太后尝命内务府大臣购灯数百盏，此大臣自恃慈眷未行贿。已而灯入内，内侍故污之以示太后曰："某所办差乃若是。"太后亦怒曰："毁之。"即时取数百盏灯尽碎之，狼籍满地。即宣此大臣入，令其于碎玻璃，拾半始止。

大内费用，由户部拨交内务府者，同治四年一案，定为三十万两。同治七年，又加三十万两。后内务府每年时向户部支取二三十万不等。至光绪十九年，户部堂官奏参内务府堂官，不能樽节。时福中堂为户部尚书，兼内务府堂官，出奏时照例违避，后均得处分。已而忽由内降旨，以后每年再添五十万两。

粤海关每年供用三十万两，杀虎口、张家口、淮安关所收税课，亦归内用。户部岁奉太后十八万，皇上廿万，名曰交进银。皇上之二十万，于二月初缴，太后之十八万则每节交五万，年下交八万。端节银于四月底交入，中秋银于八月初交入，其年下银，则于十二月初交入。

大内银库，存一千六百万两，太后处尚有三万两金。

太后发内帑银。惟戊戌春，赈四川灾五万两，为令户部先

垫，而准在拨内务府款时扣回者。余则虽名内帑，实仍由户部发出。

同治二三年，宫内因乏用，令内监送金一箱，令户部派员至内领取。内监送至委员处，立即委箱而去，委员大窘。良久乃得一人，即托其同至部，遣人入内将箱中物取出，委员始得回。

同治七八年间，上尝手批至户部取银，户部见条付银，不敢核也。

甯苏杭州之织造，每岁发五百万两。

部　匾

六部皆有匾，上书某年谕满大臣等，宜时至大内某宫，敬谨阅看某朝所立御碑。今各部多失去，其存者亦大率以纸糊之。前某部尚书某公，因署中大堂撤造及见之。旋查宫内所立碑，系专谕满大臣。大略谓"本朝君临汉土，汉人虽悉为臣仆，然究非同族，今虽用汉人为大臣，然不过用以羁縻之而已，我子孙须时时省记此意，不可轻授汉人以大权，但可使供奔走之役"云云。呜呼！深远矣。

和　珅

和任大学士，和珅在军机日，手持水墨画轴，韩城师见之曰："贪墨之风一至于此。"又尝捉韩城手褫视曰："状元宰相手，果然好。"韩城曰："此手但会做状元宰相，不会要钱，有甚好处。"闻者凛然。

岳 威 信

岳威信公钟琪，由文改武，屡立战功。有诗集若干卷，尝过卢生庙，题句云："只因未了尘寰事，又作封侯梦一场。"较之无病呻吟更为雄壮。

集 句 联

张文端公集《论》、《孟》作一联云："约失之鲜矣，诚乐莫大焉。"实于身心有益。近时陆璞堂前辈，任考功日，有联云："我有好爵，子宜高官。"张萼楼观察在京候试日有联云："佛言不可说，不可说；子曰如之何，如之何。"言枭云书室联云："多识前代之载，不读非圣之书。"则皆才人所宜尔也。诸城师为韩城师集一联云："即今民风尽熙皞，当令元气常调和。"大臣之言，迥出寻常万万矣。

年 羹 尧

年羹尧七八岁时，随父遐龄湖北巡抚之任。一日父出，大风，江中浪涌如山。羹尧欲泛舟游黄鹤楼，家人百方拦阻，羹尧不听，乃驾舟破浪而行。倾侧颠簸，几于溺者屡矣。比游黄鹤楼，顾盼自雄。日暮风益猛，命解维渡江，众不敢忤其意，复冒险而回。人怪而问之曰："吾年方幼，正当力学之时，若吾后福无穷，遇险必济；否则葬于江鱼之腹，亦了此一生。"髫龀之

时，已如此桀骜，是以大功虽立，终以跋扈伏诛也。

刑　部

谚曰："刑部四无，"谓门无匾，堂无点，官无钱，吏无脸也。

王　露

乾隆间，林爽文台湾壮大甲附之，围诸罗城。日久军饷断绝，文报不通。总柴大纪遣人伪作乞丐装，中藏血书，乞粮于将军常青。台湾县知县王露曰："流寇满地，恐中途为所劫，请先遣其赝者，如得达，即以真继之。"遂装砖砾十军，封缄甚固，又用牛车若干辆装草柴，上加糠秕，覆以芦席。时有二人立门外遥觇，门役疑为奸细，执送王露。王露问之，二人曰："吾等皆诸罗人民，因城中粮尽，故遣来探听。"王露乃伪叱门役曰："汝何故妄执良民？"因呼二人至后堂谕之曰："诸罗绝粮久，余稔知之，独路梗，解送不易，奈何？今将先送伪物，贼劫去过二三日，然后再送真物。请速归语城中，努力固守，无以乏食为忧。"二人叩谢而去。次日黎明，拨老弱役二名，谕之曰："尔等先以伪银米试之，途中倘遇贼劫去，当重责。若能解到，则有厚赏。"二人唯唯去。至中途，贼千余人立高阜，望之大笑，不阻亦不追。夫役疾驱而抵诸罗城，验封开视，则皆真银米也。夫役共讶之，不解其故。盖王露于中途潜易之，诸罗既得粮，分与兵民，守御益力。

胡　某

杭人胡某，富埒封君，为近今数十年所罕见。而荒淫奢侈，亦迥非寻常所有。后卒以是致败。兹就平日所闻者论次于后，亦足资鉴戒矣。

胡有财神之目。相传胡幼时，作徒于某店，夜卧柜台上。半夜忽闻有人声，急呼众起，果得一贼，已僵矣，久之始醒。众询其故，则叩头言贫不得已存，故逾垣入，冀有所获。不意甫入门，即见一金面神，卧于桌上，遂不觉惊骇欲绝。众扶而释之，咸窃窃奇胡。胡后为某钱店司会计。有某中丞者，时有采官候补于浙，落拓不得志。一日诣其店告贷，众慢不为礼。胡独殷勤备至，且假以私财。某感之，誓有以报。逾后歙历封疆，开府浙江，即下檄各县曰："凡解粮饷者，必由胡某汇兑，否则不纳。"众微知其故，于是钱粮上兑，无不托诸胡，胡遂以是致富。

左文襄收复杭城时，胡亦由上海回杭。或有以蜚语上闻者，左怒。胡进谒，即盛气相待，且言将即日参奏。次日胡忽进米十数舟于左，并具禀言匪围杭城之际，某实领官款若干万两，往上海办米。逾运回杭，则城已失陷，无可交代。又不能听其霉变，故只得运回上海变卖。今闻王师大捷，仍以所领银购米回杭，以便销差，非有他故也。"时东南数省，当沦陷后，赤地千里，左方以缺饷为虑。得胡禀，大喜过望，乃更倾心待胡。凡善后诸事，悉以委之，胡由是愈富。

左文襄西征时，苦军饷无所出，乃令胡为贷于某银行，以七

厘行息。左藉此得率军出关，故不以利重为嫌。其实此款仍由银行刷印股票，贷诸华人，以四厘行息，三厘则银行与胡各分其半也。忆某年银行之执事人回国，香港诸西人公饯之，酒半酣，座中忽一人起而问曰："诸君今日饯某，为公事乎？为私情乎？"众曰："自然是为公事。"其人徐言曰："彼为左大人经理借款，曾告我四厘行息，我昨获见其合同底稿，乃是七厘行息何也？"执事人色沮，嗫不敢答，众亦失色而散。

胡姬妾极多，于所居之室，作数长弄，诸妾以次处其中，各占一室，如永巷然。胡不其省其名，每夕由侍婢以银盘进，盘储号牌几数，胡随手拈得一牌，婢即按牌后所镌之姓名，呼入侍寝，每夕率以为常。

胡酷好女色，每微服游行街市，见有姿色美丽者，即令门客访其居址姓氏，向之关说。除身价任索不计外，并允与其父若夫或兄弟之美馆。于是凡妇女之无志节者，男子之龌龊者，无不惟命是听。而其市肆店号所用之伙友，大半恃有内宠，乾没诓骗，无所不至，遂至于败。

胡荒淫过度，精力不继。有以京都狗皮膏献者，胡得之大喜。盖他春药，皆系煎剂或丸药之类，虽暂济一时，然日久易致他疾。惟狗皮膏只贴于涌泉穴中，事毕即弃去，其药性不经由脏腑，较他药为善。然京中他店所售皆伪物，即有真者，而火候失宜，皆不见效。惟一家独得秘传，擅名一时，而有时亦以旧物欺人，伪作新者。故胡每岁必嘱其至戚，挟巨金入京监制，以供一年之用，所费亦不赀。某年有人于津沽道中遇其戚某，询以何往，彼亦不讳言，并告以制膏法，惜日久忘之矣。

胡败后，自知不能再如前挥霍，乃先遣散其姬妾之平常者，

令其家属领归。室中所有，亦任其携去，所得不亚中人之产。迨后事渐急，谣言将有籍没之举，乃亟择留其最心爱者数人，余皆遣去。则所携已不及前，然犹珠翠盈头，绮罗被体也。暨疾亟，其家人并其所留之姬遣去，则徒手而出，一无所得矣。其幸不幸如此。

江浙诸省于胡败后，商务大为减色，论者谓不下于庚申之劫。盖时惟官款及诸势要之存款，尚能勒取其居室市肆占玩为抵。此外若各善堂、各行号、各官民之存款，过皆无可追索，相率饮恨吞声而已。胡死之次年，值中元节，杭例有盂兰盆会之举。有轻薄子，故于其居室前设一醮坛，悬蟒袍、补服、大帽、皂靴及烟具、赌具诸寓物于壁，旁悬一团扇，题其上曰："雪岩仁兄大人法正。"见者粲然。怨毒之于人亦甚矣哉！胡之母享年九十余，当胡未败时，为母称觞于西湖云林寺。自山门直至方丈房，悬挂称寿之文，几无隙地。自官绅以至戚族，登堂祝寿者踵相接。暨胡殒后，母亦继殁，则其亲友方避匿不遑，到者寥寥。其家新被查抄之命，虑人指摘，丧仪一切，惟务减杀，无复前之铺张矣。论者或比诸《红楼梦》之史太君，洵然。

论曰：综胡之一生言之，抑亦一时无两人也。当其受知湘阴相国，主持善后诸事，始则设粥厂，设难民局，设义烈遗阡；继而设善堂，设义塾，设药局，修复名胜寺院，凡养生送死，赈穷恤贫之政，无不备举。朝廷有大军旅，各行省有大灾荒，皆捐输巨万金不少吝。以是屡拜乐善好施之嘉奖，由布政使衔候选道被一品之封典，且赠及三代如其官。外人之商于华者，亦信为巨富，中朝向之假贷，苟得胡署名纸尾，则事必成。至于委巷小民，白屋寒士，待胡而举火者，咸颂胡涛胡不置。呜呼！何其盛也。及其败也，此方以侵蚀库款被县官封闭告，彼即以伙友无

良，挟资远遁告，身败名裂，莫为援手，宾客绝迹，姬妾云散，前后判若两人。呜呼！何其衰也。岂生平所获皆不义财，致悖人者，亦悖由欤？抑务广而荒，受逾于器，人满则天覆之，故及身而败欤？汉武帝有言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复何憾。"其师之定论也夫？

刘 锡 鸿

中国铁路之不能早开，实因刘锡鸿之摺弃阻，四万万人为奴之祸，实基于此。刘为出国使差时，往往敝衣蹑履，举止蹒跚，衣带飘舞，徒步出外。而最爱立于最高桥梁之上，周望四处。其随员等切谏之，刘大怒曰："你等不知乃翁意，欲使外人瞻仰天朝人物耳。"

清稗琐缀

博伟……(348)
科举时代轶事汇记……(349)
顾亭林狱事……(350)
故家珍物……(351)
县令口才……(351)
纪马江死义诸将……(351)
年大将军……(353)
冯柳东遗事……(354)
正定府大佛寺……(354)
江山妓之贾祸……(355)
汪精卫轶事……(356)
张文襄之诙谐……(357)
咸丰行宫……(357)
童谣……(358)
拍卖……(358)
白泰官……(358)
京官之消遣……(359)
外交秘密……(359)
宝域楼故址与五王爷园遗事……(360)
神缆之笑史……(360)

清稗琐缀

溥　伟

前清家法，鉴于理亲王之祸，自康熙后，即不立东宫。然阿哥等之简在帝心，将付大统者，辄密书其名，藏之正大光明殿匾额内。盖恐玉几末命，仓猝非常，有所舛误也。宣宗倦勤时，以恭王奕䜣最为成皇后所宠，尝预书其名，置殿额内。有内监在阶下窥伺，见末笔甚长，疑所书者为奕䜣，故其事少闻于外。宣宗知而恶之，乃更立文宗。成皇后后宣宗死，病笃时，文宗侍侧，后昏瞀以为奕䜣，乃执其手而得之曰："阿妈（满人呼父之词）本意立汝，今若此，命也，汝宜自爱。"旋悟为文宗，窘极。文宗乃叩头自誓，必当保全奕䜣。穆宗以冲幼嗣立，奕䜣长军机秉政，其子载澂封贝勒，颇与穆宗狎，滋为不道，少夭死无子，以溥伟入继，袭王爵。德宗末叶，失孝钦显皇后欢，体素弱多病，又无子，以溥儒为大阿哥，旋以罪废。于是近支亲贵，凡下于德宗一辈者，人人有非分之冀矣。溥伦年最长，关于度，仁词令，且系宣宗冢曾孙，最应立。溥伟自以乃祖功高，希望尤切。及宣统入嗣，伟之怨望亦最烈。顾其人儇薄无行，尝派为恭办丧礼大臣，辄于几筵前，向宫婢等无礼。上谕有警戒王大臣不得于祭尊时哗哭者，即隐斥之也。伟平居郁郁，尝以病废。都人谓谋望曰热，有宗室显贵相谓曰："夫已氏又患热矣，恐非石膏

一斤知母八两不可。”或曰：“毋尔，只须皇帝一个江山一座足矣。”其彰著如此。国变后，伟遁走不知所往，现闻山东有告示出现，系伟与张勋会衔，度亦不轨者之所为耳。故述其历史此致。见《何严小乘》。

科举时代轶事汇记

满清科场，关防甚为严密。道光时，某权相以此树党，其门生年家子，及有以文字著名者，场前预送条子为文内关节，时遂沿为风气。惟某部郎颇束身自爱，某科出礼闱，早文稿于乡荐座主，某甚重其文，怪其不预送条子。某曰：“门生初试，不知条子为何物，又愧由诡道贻师门羞。”座主哄然不悦，曰：“君不受栽培，嗣后不必过我也。”是科虽中，不与馆选，说者谓不受栽培所致。清咸丰七年，某翰林为河南学使，场规酷刻，巡号如阅狱囚，枷锁载道，以致人犯法为幸。出题尤谬妄，单句如必有妖，是为我，从反之类。截搭如羊父母干龟动乎；鳖生焉之类。又鄙夷一切，某两县同日覆试，一县兽蹄鸟迹之道，一县鸡鸣狗吠相闻，盖谓其字不成字，文不成文也。是省大员，嗾言官弹其割裂经传，玷辱斯文，诏革职。

清嘉庆十四五年，楚北学使江右人，阅文有眼力，贪酷异常，将试一郡，牌饬提调官备木枷百号，铁索百条，临郡时带有上郡荷枷生童数人游市，试日，号口设瞭望台，号头立窥伺差。严寒不准携火器，酷暑无得脱衣冠。见有交接言语，借火吸烟，辄枷锁以徇。怀挟越号，必严刑以处。坐堂如秋审，点名若考囚。科举未发，先索书价，否则降等。袒护教官，猫鼠同眠，勒

索印银，张罗院费。时诅以联云："厥土为涂，何故糟踏湖北；挟赙以走，可怜玷辱江西。"隐切姓名，皆纪实也。后数年，出陈臬事，有同寅藩司某素相契，因事获咎。汪督忐伊委其查讯，虽未授意，谅必原情。时值除夕，藩司稍请宽假，彼设三木以待，檄提数次，藩司不堪，亲具供状，挟怀中刃自尽。子控部，事闻于朝，汪罢职，被拿问。解员叱上刑具，彼不从，亦设三木以待。笑曰："请君入瓮。"途中亦自经死。见《聆风簃杂缀》。

顾亭林狱事

顾亭林狱事，志乘未详，见于《与颜吏部光敏书》，特录其略。先是苏州沈天甫、施明、夏鳞奇、吕中伪造《忠节录》，托名已故祭酒陈仁锡，讥毁清朝，罗列江南北名士巨室，以为挟害之具。又伪造原任阁辅吴甡一序，诈其子中书吴元莱银二千两。事发，刑部定谳，将沈天甫斩决，此康熙五年事也。次年，莱州即墨黄指挥培之仆娄元衡刷易此书，增入黄氏唱和诗，控其主与兄弟子侄作诗，诽谤清朝。又与顾亭林搜辑诸人诗，皆有讪语。处士于七年二月在京师闻之，即出都抵济南，幽絷半年。因援沈天甫故牍，谓娄元衡所控之书，即沈天甫陷人之书，事旋解，株连二十余人，均得释。处士赋诗六章，纪其事，有"伟节不西行，大祸何由解"之句，又末章云："天门殊荡荡，日月相经过。下闵黄雀微，一旦伏网罗。平生所织人，劳苦云无他。骑虎不知危，闻之元彦和。尚念田画言，此举岂足多？永言矢一心，不变同山河。"诗集中不载。详见颜氏家藏尺牍。

故家珍物

京师巨族，数百年来，积聚至多。闻立玉甫（山）尚书家中，有朝珠三百六十五挂，其下乘者犹值千金。尚书平时，除忌辰外，每日一挂，一年之中，从不重复。又其家古玩，值三百万。拳匪之乱，尚书既被难，逾联军入京，家资尽丧，凡诸宝器，大半西去。荣相（禄）家宝物，亦多散失。回銮后，广收贿赂，无几时，即已充实。闻所用翡翠翎管，表里莹澈，自外视之，翎毛纤发毕睹，盖所赐玻琉翠也，价值一万三千。带钩一具，亦值万余。

县令口才

前清河道设有专官，每年工竣，须历视各县，以验工程。某县令平日不问公事，有糊涂之名，而口才甚为便给。一日河道至某处勘验工程，令治筵款之。河道酒酣后，因拟一联曰："童子打桐子，桐子落，童子乐。"令应声曰："何道开河道，河道深，何道升。"盖河道系姓何，闻之大喜，不半载保令为知府云。

纪马江死义诸将

甲申马江之败，世皆归罪于张幼樵，然力战死绥之诸将，其忠荩实有不可没者。且法人内犯，实仗孤拔一人。自孤拔死于

炮，法人失所恃，遂不复纵横海上，陆军乃得一胜于谅山，功过亦差足相抵。较之大东沟刘公岛诸役，其得失必有能辨之者。爰检箧中旧所录张幼樵为诸将请恤疏稿，录之于此。方今锐意规复海军，听鼓鼙而思将帅，其亦有奋袂而起，以追先民之风烈者乎？按是役死事最烈者，为督带飞云兵轮副将衔参将高腾云，及管带福星轮船五品军功陈英。原疏叙高事云：

“该参将由粤来援，论事呐呐如不出口。前月二十六日法增一船，诸将请援，高腾云独义形于色，臣心异之。夜复来见，询以方略，高腾云曰：‘闽防之急，本以牵制使敌不发耳，非战地也。但砲注予，人枕戈者已一月，昼夜相持，咫尺间，恐酿成战事。知帅意急欲先发，必多牵制不可。得南洋援必不来，即来，怯将亦无用，徒害事耳。’臣诘之曰：‘然则奈何？’对曰：‘专攻孤拔，得一当以报而已。’臣欲令其统率诸将，则辞以资望在李新明后，且曰：‘水师船各自为战，非若陆军，一将能指挥十余万也，诸不必纷更，坚守以待上命。’该参将既去，臣复嘱各船就商筹策。该参将志定帅神完，誓死报国。是日手发巨炮，击其乌波船，一一命中。以一飞云小舰，当敌人二大舰，中流坚拒不退。横来一炮，该参将腿为之折，复一炮，遂飞入水中而没，舟乃发火。

其叙陈事云：“该军功人极瘦弱，文理甚优。方敌舰日增，臣深忧之。陈英上书请以各轮船合攻孤拔座船，而艇船等炮火牵制下游，使各轮小商船水勇及捍雷船截其鱼雷舰，所论均有条理。臣采其论，下诸将，布置略定。无如法暗约英美先发，陈英见英美船驶下，急起掟誓众曰：‘此吾报国日矣，吾船与炮俱小，非深入不及敌船。’敌以三船环之，舟中机损人亡不顾，但

以炮向孤拔船，孤拔船为炮所毁，而孤拔中炮死。敌复增船来，持至三时许，陈英猝中炮于望台，学生王涟随殉，船始焚毁。英美船观战者，均称爰不置，为之深惜”云云。是役力战死者，尚有许春山、叶琛、林森林二人。

年大将军

年大将军羹尧，有幼时师杜某，台州人。将军贵，杜某已卒，家甚贫。其妻命其子某，跋涉至西陲，谒将军求官。子年二十余，颇愚鲁，至西陲投逆旅。逆旅中人视其椎朴，且寒素，以下等舍宇处之，某亦安焉。翌日某询年大将军府何在，逆旅中人共惊异，主人自来问渊源，某为具述之。主人大恐，立启精室，绚烂非素所睹。某自揣身无余资，不敢居此，主人固请居焉。曰：“苟大将军知客官不居此，主人自得重罪。”自是供给丰腆，并奉资恣其用。其初往大将军府投刺不得见，继往复不见，归颇愧叹。主人曲为解慰，劝之投函，音息复渺，不觉怨望。主人亦色沮。守候月余，资斧尽竭，积耗旅资，且数十金矣。一日数弁皆三品冠，持大将军名制云传见某，某即随往。至府则自门以入，夹道兵卫，剑戟交叉，某心胆俱落，勉强至大将军前，匍匐不敢发一语。将军面若含怒，厉声曰：“吾以为吾师子必早腾达，乃犹若尔，已负吾师，复不在家侍奉若母，而来求官。官岂宜若耶？吾亦无所资尔。”即命侍卫导交藩司，押送回籍。某不觉懊丧欲绝，悲愤中来。及抵藩署，藩司已降阶恭迎，盛宴在堂。是夕归逆旅，陈设愈灿，臬司以次亦复争相款宴，赠赆无算，某乃喜出意外。流连既毕，藩乃命二吏相伴返浙，甫抵里

门。土木轮奂，则本州知府已为鸠工治第，一如富豪。乃知大将军方接某刺时，已命人赍万金，嘱知府为经纪矣。复已探得某愚鲁不堪为官，故作狡狯以绝其望也。

冯柳东遗事

嘉兴冯柳东先生登府，亦乾嘉间硕儒，精汉学、工词章，所辑《朱竹垞集外稿》最有名于时。顾迂诞不习吏事，由翰林散馆改知县，选闽中某邑，卒以不能折狱，改教授归闽中。有一妓年已长，色衰且陋，先生顾深眷之，以为柳河东顾厝生之俦，赠诗词甚伙。临行时，至辕所御七品补服为赠曰："以此作枕，幸无忌交颈时也。"一时传为笑柄。

正定府大佛寺

直隶正定府，有大佛寺。佛以铜为之，高十余丈，为楼五层。余友东蹈，尝登其最高层，盘坐佛耳中，并不觉隘。庚子岁清宫西狩，寺僧亦云散，有窃寺中之小佛售诸西人而致富者。回銮时，西太后驻跸寺中，拟修复旧观，以估工五千万而止。

邑梁氏即贰臣传中某某，清初，父子相继入枢垣，权势张甚。纯庙南巡时，其子已退老，或以其不法事上闻。会梁迎驾，游大佛寺至山门前，纯庙怒指弥勒佛曰："佛见朕于意云何？"梁以佛见佛故笑对。纯庙复返顾问曰："然则见汝亦笑何欤？"梁免冠顿首："佛笑奴才不成佛耳。"纯庙意乃解。

梁氏今已式微，而平泉书馆，尚擅竹石之胜。其藏书处曰

“焦桐书屋”，庭中植桐四株，皆数百年物。纱幔须眉皆碧，北窗一枕，不啻消夏湾头也。所藏多宋元精椠，后人颇知爱惜，今不知尚宝存否？

江山妓之贾祸

读《宗室八旗名士草》，江山九姓美人麻之韵史，桐严妹之令人颠倒，可想一斑。中表某君，曾任浙江金华府，有所眷曰七妹，山盟海誓，满拟金屋贮之矣。顾七固别有所欢，贵介公子也，为仁和相国之戚属。月夕花晨，过从甚密。发审委员某者，谮其事以告某君，且甚其词。某君乃突至七画舫中，连掌其颊。七愤甚，仰阿芙蓉以殉。某公子力为报复，时仁和方柄国，不半载，而某君以挟妓纵酒致酸人命八字褫职矣。

又毗陵冯竟任表兄之外舅，为令于浙省，有能名，历任繁剧。某年由会稽量移钱塘，画鹢中流，片帆风顺。其姬人固江山佩丽也，方凭窗纵眺，有邻舟靡觌而过，舟中一姝，为姬人旧日姊妹行，遥致寒暄曰：“阿姐别来无恙。”姬人大怒，立饬停舟，谓彼姝有意辱蔑，宁不知我作官太太者，而敢尔尔？舟人慑钱塘令威势，百计劝说，令彼姝叩首于姬人前以赎罪。彼姝夙负艳名，交好者不乏大官显宦，性颇强项，“旧巢共是衔泥燕，飞上枝头变凤凰。”至此已羞愤万状。所谓钱塘令者，复大肆诟詈，谓莅任后，必重加惩治。彼姝闻言，奋身投江，风里杨花，竟作水中仙子。钱塘令竟省，即得撤任之牌示，未几而革职永不叙用之命下，竟未能莅钱塘新任。並书之以为狭邪者戒，不可作江山艳屑观也。

汪精卫轶事

壬子春在槟榔屿，养疴鹤山极乐寺，汪君精卫来访，叙谈甚惬。别后，客有谈其轶事者。谓汪当狙击摄政王之前数日，经营党事，本尚有待。长沙甫调元太一寄以《金缕曲》一词，感慨凄凉，情词迫切。汪读之大恸，揉纸而食之曰："以识不忘。"不数日而后车误中，汪竟锒铛入狱。吏知为文士，颇加敬礼，日贻新闻纸一束。汪阅至黄花岗一役，喃喃自语曰："天下事竟遂不可为耶？"日诵此语，致忘寝食。狱吏大惧，不敢再令阅报。武汉发难，粤督首请特赦党人，遂有将汪发往广东，交张鸣岐差遣之谕。狱吏致殷勤于汪，汪不肯出。曰："吾之狱系代表四万万人而来，今吾翩然出，而彼四万万人者困苦颠连，仍不啻在囹圄中也，吾奚出为？"狱吏曰："君不知乎？"乃以近事告。且曰："君富贵不远矣，一至张帅处，何愁不大人者？"汪笑而斥之。狱吏更谋馈物作贽仪，汪曰："无须，但以狱中击练之巨石惠我足矣。是与我相处久，吾日抚摩而按弄之，不忍离也。"其多情皆类此。汪为人恂恂儒雅，其状态殊类太史公、留侯一赞。顾两手箕张甚巨，云："即在狱中无报可阅，日弄练石所致。"甫词，惜谈者遗忘，近见汪自作一词，亦调《金缕曲》云："别后平安否？便相逢凄凉旧，不堪回首。国破家亡无限恨，禁得此身消受。又添了离愁万斗。眼底心头如昨日，数襟期梦里重携手。一腔血，为君剖。泪痕莫滴新词透，倚寒窗循环细读，残灯如豆。留此余生成底事？空令多情儒愁。愧戴却头颅如旧，跋涉河山知不易，愿孤魂绕获车前后，肠已断，歌又逗。"

词当作于光复以前，一往情深，神似弹指词中赠吴季子 [illegible]阁。即论余技，亦已足传矣。

张文襄之诙谐

湖北有富商，刘其姓，长毛其绰号也，以曾隶太平天国部下故名。张文襄督鄂时，屡劝输将，每助赈一次，则为请奖一次，历奖至尚书衔。某年病卒，文襄拟送一幛，时易实甫诸名士，均在幕中，各拟四字，文襄阅毕，笑曰："诸君所拟非不佳，但于尚书衔，未免抛荒耳。"因援笔自书曰："红杏飘零。"众皆叹服。

咸丰行宫

前清陆军部司员文某，言辛丑春，因公往热河何都统署，因喇嘛介绍，得见咸丰行宫内秘藏珍珠佛，及蓝宝石金纲石琢成佛像。高径尺，景泰蓝座，塔高亦数尺。乾隆时御题，以数百箱计，扃闭牢固，闻小如杯碟，亦件值数百金。例归喇嘛世守，非其人不得见。宫内有古柳一株，不知历几何年，喇嘛因树之枝干，雕一千手神像。相其高度，筑三级楼台，为之华盖。神首探出楼之第一级，鼻大可容数人，手长数丈，其伟杰可想。正梁为双龙环抱形，中嵌一夜明珠。喇嘛教徒，夜起诵经，环坐珠下，如白昼云。

童　谣

宣统辛亥春，北京有一歌谣出现，曰："明亡于庙，清亡于道。"骤闻之似尚费解。释者曰："庙祀魏阉，明祚随去；铁道国有，清运告终。秘数如此，前定可知。民国之兴，岂偶然哉？"

拍　卖

清廷未倒时，北京内阁发爱国公债票，应者寥寥，奕劻卖马，那卖宅，故作寒酸，求免担负。实则诸亲贵私财，寄顿外国银行者，据内阁调查报告，现银逾六千余万。聚敛所得者如彼，乃装穷如此，效明末诸臣拍卖破烂桌椅之手段，民安得不困？国安得不亡？

白泰官

白泰官者，清初八侠之一。有勇力，矫猱绝伦。晚年深自韬晦，退居常州甘棠桥旧宅中，终岁杜门不出。偶值冬日，与二三弟子散步至文庙前，一和尚持扁担作旋风舞，顾盼骄人，自谓受少林正传，走遍天下，未遇敌手。居士辈有能取笠帽老衲顶上者，当九跪执弟子业。泰官一时兴起，竟取笠冠之。和尚殊惊异，叩首如礼，殷殷问姓名而去。临别时，言三年后当再来拜师所赐。泰官阅世深，知此僧决非好相识，来必报复。因嘱家人慎记其事

年月。及期，泰官衣青衣，坐门阈上负曝，伪为童仆也者。和尚至，急延之上坐，告以师已他出，请稍待。己则趋火炉侧烹茶供客，拾竹头木片，随手捻之，尽成齑粉。僧自念二年修练，虽多进境，然其徒技犹如此，泰官诚未可测矣，遂默尔迳去。

京官之消遣

前清京官，向称清苦，其有当权弄贿，炙手可热，车马衣冠，臣门如市者，不二数人。即术工舞走，机善夤缘，上谄下骄，藉于其期伺渔人之利者，亦属极少数人。其大半则萧索闲居，以诗酒声色自娱而已。光绪宣统间，国是最纷，政潮亦最激，而多数京官，仍颓唐如故。其供职各部者，惟每晨到署画到，近午即归，谓之上衙门，此外毫无所事，亦由各部人员，浮于所职故也。友人某尝官民政部，曾为一诗云：“本无一事报公家，犹自蜂狂到署衙。顾我绵材羞袜线，翻嫌民政尚萌芽。上堂宛似星瞻斗，入院惟看鸟弄花。最是消闲无那处，出门闲坐东洋车。”

外交秘密

近阅新小说见《外交秘密》一书，中有桃花协会一节，言西太后以某剃发匠代醇邸使德谢罪，此实大谬。按醇邸在德时，曾以不愿在德皇前叩首，负气至汉堡，经人调停始止，有章奏可查，更安得有冒充情事？今小说多似是而非，最足惑人，此等事在今日可不置辩，惟恐数十年后，或有深思好奇之人，转以是为

真，而疑史乘为伪矣。

宝域楼故址与五王爷园遗事

今北京总统府正门，或云即系宝域楼者，清高宗建，仿西域宫室，以居香妃者也（香妃事见《春冰室野乘》）。又今清华学校所在地之清华园，于清咸同间，尝为老醇王赐园，所谓五王爷园者是也。王为穆宗之叔，生平持身严正，颇以礼法自绳。常不满于孝钦之所为，日者奉孝钦召观剧宫中，剧为《翠屏山》，演至佳处，王忽扬臂大声喝好，同座告以宫庭不宜放诞，王笑曰："昔先皇家法，宫中不许演剧，且剧如《翠屏山》又安得见之宫庭？今我观此，不觉忘情，犹自谓在前门外戏园中，故若是耳。"孝钦知其意在讽谏，亦颇善其言，然卒不能改。清制："宗室赐园，非特旨则只及一代，故王死仍以清华园归官。园故荒落，王亦未尝从事修葺，故及清华学校之始筑，仍为废园也。

神缆之笑史

中日之役，今二十年矣。犹忆初接仗时，报纸有捏造战胜新闻者，谓黑旗兵刘永福，用溺器实炸药，浮水面，击沉日本兵轮。庚子之役，里人奔走相告，谓义和拳头目大师兄阵见，蒙太后赏红顶花翎，言下有伙颐沈沈之雅。此二事事后思之，同堪喷饭。或谓其时风气锢蔽，为此语者，要亦时代有以限之。然吾年来接触阛中人之稍读书者，其议论之奇特，正复相似，于以知无文化之民，思想范围至隘，不期而如出一辙。教育不普及，祸未

艾也。上海张逸搓先生《逸庐笔记》中，有神缆一则，录之。茶余酒后，用为谈助，倘亦足以破瞢说警顽愚欤？（以下《逸庐笔记》原文）法越之役，两粤戒严，督师者有彭张两宫保，与南皮节帅，日筹防御之策，虚衷延纳，昕夕不遑。于是热心功名之士，简练揣摩，上书络绎。有制成攻守新器者，则下营务处嘱余等研究之，其间奇特之论，不一而足。有拟以大舰积薪，围烧敌舰者，有用强水喷射铁甲，使其穿漏自沉者，有能以符术致敌生命者，穷思极想，使人不能赞一辞。更有外委陈荣升者，异想天开，上书自陈，能以竹缆用药煮透，设险要处，敌船轮叶遇之，即能绞住，倘复加力猛驶，气锅必裂云云。余等推论数日，以为必无是理。乃陈某直诣大宪，谓某等未识此缆神奇作使，若蒙俯赐采择，只需二百金，即可制就呈验。如无效，愿依军律治罪。大宪悯其愚诚，立命应付，月余始布置竣工，禀报请验。于是省中司道，及镇江大员，咸奉命莅止，乘蓬舟海兵舰往验，余坐东海小轮尾其后。既至，龚方伯、蒋观察传余到舰，即见陈弁，手铃而腰旗，服装诡异，旁若无人。李镇军谓陈曰："汝新发明之神缆何在？"陈请各宪至船头，己乃趋而前，左手摇铃，右手挥小旗，喃喃不辨作何语。忽两岸鼓声渊渊，车声辘辘，未几而径寸之竹缆作暗绿色，由水中渐起，出水数寸，端系两岸，直绷河面。既而铃声又作，鼓声骤止，横亘河面者，共有八缆，距十余丈。陈弁屈右膝请曰："无敌神缆，今功成矣，为各位大人贺喜。事毕矣，末弁谨送各位大人回辕。"李镇军徐曰："吾等奉帅命来，必考验而后可覆命。"陈曰："缆则具在矣，顾谁能蹈此危机而亲试之？"蒋观察目余曰："何如？"对曰，"此何难试？令此舰冲缆而过，成败立见矣。"陈厉声曰："此何事？尔何人？

何狂妄乃尔？神缆岂等闲？如许贵人在船，而思一网打尽，必系敌人间谍无疑，请捕治之，毋使遁。”众默然。余遽曰：“然则请即以某所乘东海小轮当之，以释众疑何如？苟神缆有效，使欧西舰队，不敢逞威于亚东，区区东海，良不足道。而某之冒昧轻视，亦甘受军律不辞。”陈嗤之以鼻曰“：身其蠹粉矣，尚何军律之可受？”龚方伯谓余曰：“凡事重审慎，戒孟浪，苟实有见地，吾等当赞君行也。”余曰：“即下东海，令舵工直驶中流。”舵工以先人言，露怯怯。乃躬司机，鼓其锐进。船到缆断，岸人急烧黄纸，焰飞满江。继闻崩崩之声，八缆齐断。东海回轮，尚余勇可贾，就断缆处蜿蜒行之，而绞住轮叶之说亦破。神缆至此，全功尽弃矣。回舰，龚方伯谓余曰：“此可谓势如破竹，可贺可贺。”陈弁瑟缩欲遁。李镇军曰：“陈君陈君，吾等如何复命？得毋又谓嫉君也者。”陈崩角乞恩，伏不敢起。余为之缓颊，始抱头去。

啁啾漫记

毕秋帆制军轶事……(365)
金堡……(366)
纪周昌发窃出江忠源遗骸事……(367)
刘蚬庄制军轶事……(368)
纪赵申乔父子……(369)
魏叔子轶事……(370)
王纲……(370)
钱牧斋轶事……(370)
纪陈侍御……(371)
江忠烈公遗事……(372)
记朱生……(374)
清德宗西狩琐闻……(375)
朝鲜越南文献一斑……(376)
纪康熙己未博学宏词科……(378)
傅星岩相国逸事……(382)
大臣不跪见诸王之始……(383)
书任侍御……(384)
文字狱之一……(384)
允禵遗事……(385)
沈归愚轶事……(385)

海兰察遗事……(386)
书罗慎斋事……(386)
宣宗重视清语……(387)
书胡穆孟事……(387)
犬寄诗……(389)
纪鲍廷博藏书事……(389)
陈玉成遗事……(390)
纪石仓森狱事始末……(391)

啁啾漫记

毕秋帆制军轶事

毕秋帆制军沅，好儒雅，敬爱文士，人有一艺一长，必驰币聘请，惟恐不来，来则厚资给之。开府秦豫，岁以数万金遍惠贫士。以故江左名流，及故人之罢官无归者，多往依之。其时孙星衍、洪亮吉辈，留幕府最久，后皆擢第始散去。星衍喜谩骂人，一署中疾之若仇，严侍读长明等辄为公揭逐之，末言如有留孙某者，众即卷堂大散。公见之不悦曰："我所延客，诸人能逐之耶？必不欲与共处，则亦有法。"因别构一室处衍，馆谷倍丰于前。诸人益不平，亦无如何也。后移节两湖，其爱姬某，善音律，解吟咏，与幕客某孝廉潜通。公闻之亦不愠，徐遣骑士持百金，追而赠之于途，二人拜受，感泣而去。其豪旷如此。公殁，符保森挽诗有云："杜陵广厦今谁继？八百孤寒泪下时。"盖道实也。公生平酷好金石，抚陕时重修省城，秦汉瓦头及砖之有字者，搜罗殆尽。如长乐、未央、兰池瓦当长无相忘之类，拓碑者抚摩以为奇货，传重艺林，铜雀瓦更不足言矣。其幕下某客用古人澄泥之法，手自埏埴，土细工精，出窑时其坚如玉，与真者无少异。再埋土中数月，曾具只眼者莫能辨也。

金　堡

金堡字道隐，浙江仁和进士，官礼科给谏，刚直敢言，满朝侧目。为权贵所中伤，被杖下狱。崇祯末，避乱至新宁，寓居茅坪巷。每面壁痛哭，人问不答，竟莫测其故也。寻闻永历建号，欣然曰："中兴之机，其在斯乎？"乃走端州从桂王。复以言事获谴，遂披缁入桂林山中，又入罗浮，自号澹归上人。后移迁于仁化之锦崖，改额曰丹霞山。酒酣耳热，则对崖大哭，与鸟声泉声相应，人以颠僧目之。二子亦祝发，武进赵继鼎语以金氏不可无后，堡恻然，乃听其长子镐还俗。著有《偕山遗兴诗集》，尝以书贻定南王孔有德，乞葬明故臣瞿式耜、张同敞遗骸云："山僧，吴水之罪人也，承乏被垣，奉职无状，系锦衣狱，几死杖下。今夏编戍清浪，以道路之便，养疴招提，投躯浮屠，四阅月于兹矣。车驾至桂，咫尺阶前，而不欲通。盖以罪人自处，亦以废人自弃，又以世外之人自恕也。今且有不得不一言于左右者：故督师大学士瞿公，总督学士张公，皆山僧之友也，已为王所杀，可为得死矣。敌国之人，势不并存，忠臣义士，杀之而后成名。两公岂有遗恨于王？即山僧亦岂有私痛惜于两公哉？然闻遗骸未殓，心窃惑之。夫成大业者，表扬忠节，如出天性，杀其身而敬且爱其人，若唐祖之于尧君素，周世宗之于刘仁瞻是也。即我太祖之下金陵，于元御史大夫福寿，即葬之矣，复立祠以祀之。其子犯法当死，又曲法而宥之。盛德美名，于今为烈。至于元世，祖祭文天祥、伯颜恤、汪立信之家，岂非欲兴起礼教，共植彝伦者耶？山僧盖尝论之，衰国之忠臣，与兴朝之功臣，皆受命

于天，同属砥柱乾坤之人。天下无功臣，则世道不平矣；天下无忠臣，则心术不正矣。事虽殊轨，理则同源。两公一死之重，岂轻于百战者哉？王既已杀之，则忠臣之忠见，功臣之功亦见矣。此又王见德之时矣。请具衣冠，为两公殓，翟公子孙宜存恤，张公无嗣，益可哀矜，并当择付亲知，归葬故里。则仁义之誉，王且播于无穷矣。如其不尔，便许山僧领尸，随缘藁葬，揆之情理，亦未相妨。岂可视忠义之士如盗贼寇仇然，必灭其家，狼籍其支体而后快其心耶？夫杀两公于生者，王所以自为功也，礼两公于死者，天下后世以王为德也；惟王图之。物外闲身，不辞多口，既为生死交情，不忍默默。然于佛氏冤亲平等之心，王者泽及枯骨之令，圣人维持纲常之教，一举而三善备焉。”有德览之，遂令殡葬。

纪周昌发窃出江忠源遗骸事

周昌发字盛侯，沅陵人，性豪爽，喜击刺。咸丰二年，新宁江公忠源募楚勇，昌发充亲兵。三年冬，忠源巡抚安徽，入庐州被围，命昌发缒城促援师，未反而城陷，忠源死焉。湖南援军统领江忠濬者，忠源弟也，谋以死士入城觅其兄尸。昌发慷慨请行，询其术，对曰：“出入百万敌军中，事贵临机应变，其术岂能预定耶？苟不济，请以死报。”忠濬壮其言。乃著所获敌军号衣牌入城，为逻者所执，将诛之。遇黄衣某帅，故其乡人也，得释，使居营屋中，勿许之出。久之，与一卒狎，时引出坐一老人所，闲语及忠源。老人曰：“江公死古塘侧，就掩泥中。”昌发故不信，老人引至塘侧，指示忠源尸所。夜分潜往掘得之，负尸踰城

阃间，解衣覆之去，然而未有隙也。越夕，黄衣帅大醉，急趋尸所，负之逃。城内尸山积，又大风雨，黑云四垂，咫尺不能见，鬼声呜呜然。举足非践尸，即陷泥淖中，敌军巡警踵相接，昌发乃祷神求佑。适有阮得胜者，新陷敌中，昌发告之故，陷以金，遂同缒尸于城下。城外竹签密布，昌发且行且拔，过敌卡无觉者，竟夜达援军大营，往返盖八日云。赏千金，辞，强之，受其半，又分半与阮、于是湘楚诸军，无不知周勇士者。五年移师三河，中炮额伤，逾年创发遂卒。同时有江忠信者，忠源之族弟也，骁果善战，从忠濬援卢州。敌军围厚，援军虽日搏战，不得近城，城中饷尽。募能入城馈饷者，众将噤莫敢应。忠信愤然，独以所部六十人往，人怀白镪，夜半逾敌垒，敌惊觉则已入矣。因留守城，未几城陷，从忠源不去。忠源曰："吾守土者，义当死。城亡，敌必以全力扑援军，援军势单。君速出告吾弟，徒死无益也。"忠信大恸，逃归本营，卒完其军。呜呼！忠源仓卒临难，而神志不乱，其雅量诚不可及也矣。其后二年，忠信攻桐城中炮亡。余以其行事与昌发类，故并纪之。

刘岘庄制军轶事

新宁刘岘庄制军坤一，性机警，权奇自喜。少时家贫甚，食常不给。一日友人招饮，设有佳馔，举座皆熟识，公大喜。又虑人多不得饱，佯为扪虱，足间扬其敝袜，拂之者再，尘垢飞落撙俎，座客无敢下箸。公则徐起大馋，果腹而去。

庚子之变，公力持和约，以保东南。时长江钦差李秉衡者树异议，公窃忧之。一日诡语李曰："今联军攻天津，京师危甚，

老夫受国深恩，志在勤王，愿以此席畀公，何如？”李愤然曰：“仆有怀久矣，微公言亦欲以死报国，勤王之举，仆身任之，无烦公也。”后数日李即率师北上。公语人曰：“李公此行，社稷之福也。”或问其故，笑而不答。未几，李战败死绥，而东南半壁，赖公独全。

纪赵申乔父子

赵申乔者慎旃，江苏武进人也。康熙九年成进士，历官至尚书，以廉名显于世。顾惟苛刻，不能容物，遇僚属词色甚厉，稍不称意，辄登白简，人皆畏之。晚岁尤酷虐，喜兴大狱，如戴名世案，无辜株连者三百余人，天下共冤之，而申乔悻悻不顾也。圣祖尝谕曰：“办事当于大者体察，不可刻意苛求，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治天下之道，以宽为本，若吹毛求疵，天下人安得全无过失者？尔前任浙江巡抚时，民多怨之，后任湖南巡抚，大小官员，无不被参，岂一省之内，竟无一好官耶？尔为大臣，不可徒肆意气。”申乔不知省，暴厉如故。其子凤诏授山西太原知府，会车驾西巡，驻跸龙泉关，帝谓凤诏曰：“汝父官声清廉，汝当效法。”凤诏对曰：“微臣所自信者，不受贿而已。居官受贿，无异闺女失节，臣实耻之。”帝笑曰：“尔言虽鄙陋，然如此存心甚佳。”五十四年，山西巡抚苏克勒凤诏受贿三十余万，帝震怒，诏凤诏立正法，其赃银照数追取入官。申乔大惧，求赐罢斥，帝以其疏忿激，失大臣体，严旨诘问。申乔奏称臣一念愚诚，誓不欺君，唯皇上始终矜全。帝怒曰：“汝如不欺君，汝子贪赃数十万银两，汝何以不先陈奏。”申乔语塞谢罪，寻卒于位。

魏叔子轶事

魏叔子先生自言生平未尝蹈邪淫事，而淫念触地而发。又数有天幸，不使成就。其客吴门时，曾青蘘昵一娼，其兄庭闻未之知也，叔子偶与娼笑语，颇欲狎之。既以为不可，而念不能绝。翌日晨起，庭闻使仆来请速往，至则迎门而嘎曰："吾得奇梦，梦君与吾弟共舆一豮猪淫之，岂君近有遗行耶？"叔子闻之汗下。后每举以戒子弟，其不自欺如此。

王　纲

王纲字乾维，乐平人。生有夙慧，读书过目成诵。知天下将乱，益结友言兵事，与欧阳斌彭士望为刎颈交。务实学，耻言章句，每夜分辨论古今兵农诸大政，辄达旦以为常。往复呼吐，意气激昂，邻人睡，惊起，以为斗詈，而纲舌锋滔滔自若也。甲申燕京陷，庄烈帝殉社稷，纲痛哭不欲生，乃就史阁部可法于维扬幕府。公待以殊礼，奏疏文牍，皆纲起草。未几清摄政王致书招降，公大怒，属纲复书驳之，多尔衮气夺。或传是书为侯朝宗笔者误也。纲数以奇策进，公未尝不赞叹，然竟不能用，遂辞去。无何，清师南下，史公殉节维扬，南都继陷。纲闻之，竟郁郁死。

钱牧斋轶事

虞山钱牧斋历事明清，再至尚书，好延引后进。晚岁委蛇，

望物顿减。平生喜聚书，所居红豆山庄绛云楼上，牙签缥轴，分别部居，珍如拱璧。性复啬吝，凡世间孤本，辄秘不示人。所撰《绛云楼书目》，凡载宋元善本，皆是中乘，绝佳之品，则並书目亦不存。其后中夜乳媪抱其幼女嬉楼上，剪烛灺，落纸堆中，延烧橑栋，牧斋惊起，已不及救。所藏古书，悉付一燔。惟割成《明臣志传》数百本，当时备撰，明史在楼外，未及于难。曹倦圃溶，藏书亦富。游长安时，牧斋得暇，便过从，翻检架上，得奇书，便借钞。曹因请南归后，借其路振《九国志》，刘恕《十国纪年》，牧斋慨诺。及曹寓苏州，晤牧斋言及前约，牧斋疾应曰："我安有此书？曩者言妄耳。"曹以其先辈，不敢诘。及吊楼灾，谈次，牧斋忽叹曰："我昔有借书癖，诚畏因借转展失之，子前欲借《九国志》、《十国纪年》，我诚有之，今此书已成广陵散矣。使钞本尚在，予可转钞也。"其生平作伪多如此，宜其出入两朝，首鼠靡依也。

纪陈侍御

鄞上陈侍御紫芝，有声台垣。一日，在友人酒坐。时明珠官大学士，坐中誉伯揆无虚口。侍御被酒大言曰："诸君奚为者？吾方有封事。"众皆愕然。翌日，具疏劾溯广巡抚张汧恃势贪暴，且请罪其举主，张乃明珠所私也。奏入，圣祖语之曰："满朝为所贿，尔小臣胡独敢言？"侍御顿首曰："臣秩虽微，臣言责重。知而不言，实负陛下。"帝颔之，谕九卿即与四品卿，侍御益感激思报称。一日，于朝房值明珠，延坐甚恭，並进茗饮，归寓暴卒。盈廷皆疑之，然无敢言者，其威权可想见矣。

江忠烈公遗事

江忠烈公忠源，微时游京师，谒曾文正公国藩。曾时官左庶子，刺入，曾愠曰："此新宁秀才江岷樵，素无赖，善辞遣之。"门者出，谢曰："主人敬谢客，客新宁无赖秀才，平生工喝雉耳，主人不暇与君辈游也。"公正色大言曰："事诚有之。虽然，天下岂有拒人改过曾国藩邪？"门者复入告，曾惊起，迓入。时朝野承平久，公独以为将大乱，侃侃言天下事，声震屋瓦，手指画，袖拂茗盏堕地，公谈自若，绝不顾，曾深敬礼之。及去，曾目送之，退谓人曰："平生未见如此人。"既而叹曰："此人虽名满天下，然当以节烈死。"闻者亦莫测其旨。而二公之远识深虑皆不可及也。同客举人邹柳溪名兴愚，陕西人也，公以其温雅士，厚遇之。邹病羸咯血，又贫不能赁仆，公亲为量水称药，数月不少懈，而邹竟死。时公之师邓铁松名鹤龄，湘乡举人，亦咯血垂殆。公既为柳溪治丧，属其族人传霖送归陕，而身护师南归，未至亦卒。又为任棺敛，而致其丧湘乡。其后同年生曾春田名如砻死京师，公又归其丧。当是时，公之义声已震京师矣。其送人诗曰："人生无忧患，谁知性情厚？沦落不及悲，此行当不朽。"盖其气节养之有素也。公才气浩瀚，所著有奏议六卷行世，其遗诗一卷，初刻于长沙，郭意城为之序，谓其忠肝义胆，照耀千古者，原不必以诗传。而其性情所寄，长篇短幅，皆有浩然不可遏抑之气，诚非虚语。集中于三丧之归，皆有诗以纪其事，蔼然仁者之言也。悉录于此，以志高义。其《为邹柳溪驱病诗》云："阴阳寒热邹鲁哄，热似探汤寒似冻。邹生

尔病果何辜？绵历三春过夏仲。我欲乘风上九天，手扣天关如凿空。谒见玉皇惜六甲，斩除二竖清恶梦。须臾天仗森排列，大开阊阖受朝贡。臣愚昧死再拜言，愿霁天威听舆诵。臣友邹生狷者徒，安贫久抱汉阴瓮。奇骨例为百神钦，运艰偏被群魔弄。高堂有母下无儿，万一不虞臣实痛。东陵寿考天宁论，原壤不死圣不讽。邹生清耿独拘患，一身那敌三彭众？愿假神农草木兵，蚊伯专征御飞控。卢扁和缓受节制，四面围攻无一缝。穷追邪贼缮荣卫，只有三焦留雾露。廓清膏下与肓上，从此攻伐长不用。邹生尔病合当苏，虮虱小臣言必中。病鬼不与穷鬼殊，昌黎有文尚能送。”《哭邹柳溪》云：“昂藏意气薄云烟，病里犹思著祖鞭。宛马未酬千里志，海鹏难诉九重天。苏韶讵有回生望？向秀空传思旧篇。或喜修文君不愧，一生孤愤未妨宣。半月论文病即侵，无方起死愧交深。良规尚在人何往？遗箧亲收泪不禁。溽暑蒸云天惨黮，凄风送雨气萧森。黄金台畔桑乾水，呜咽声声助客吟。”《哭邓铁松师》云：“异乡见同气，生死誓相依。嗟我邓夫子，至性终不移。去年客京辇，有弟捷南闱。春明试将迫，盼弟来如期。弟来亦何暮？兄望亦何痴！痴望忽焉到，喜极不自持。忧喜互相攻，呕血倏盈卮。形容日枯槁，行路知难医，谁谓试事毕，阿弟已先归。旅馆嗟谁伴，唯有二竖随。欲归囊无钱，插翅安得飞？曾蔚占君子，解橐时其亏。谓我旧及门，鞍马护南驰。南驰未数日，奄及死别离。临危执我手，欲语泪交颐。谓余死不恨，永与同气违。妻孥谁不念？所重在连枝。子归余语季，念我毋过悲。此语谁复闻？沉痛摧心脾。忆昔甲午岁，吾师来夫彝。数月生春风，早得窥樊篱。谓当贡玉堂，勋业媲龙夔。次亦宰百里，膏雨润疮痍。岂谓天难问？用行终无时。潦到五十年，一朝陨路

歧。从游实无状，万咎安所辞？异乡恶死人，见辄走避之。逐客今屡下，安望持其危？典衣买柳棺，鬻者尤居奇。送终礼数缺，凄恻徒涕洟。可怜春生子，古谊厚不漓。知我方寸乱，筹画不少遗。哀哀路三千，素车指湖湄。吾师有二子，头角闻嶔崎。扶柩到其家，义当敦切偲。达人后必大，庶几绍裘箕。《东明阻雨》云："天公似憎我行速，噗雨溅泥止归轴。我留京华逾两载，不惜此间一再宿。男儿进退本宽绰，早归固愿迟不恶。不缘情事有匆遽，逆旅何妨且寻乐。长安故人骨未返，白发倚闾嗟道远。哀哀吾师死他乡，万里一棺何日窆？我欲乘风叩天阊，唤取羲和鞭朝阳。朝阳一出宿雨止，灵乎归来返蒿里。"《哭曾春田》云："十载走名场，触事多感怆。岂惟嗟沉沦？渐复悲死丧。前年邹与邓，艰难已万状。曾侯我同年，里闬复相望。行年五十三，发白心弥壮。慷慨走幽燕，谈笑轻波浪。同行窃相谓，此老不可量。何期近国门，一病天不相？凄凉路道间，桐棺等藁葬。邸寓始得闻，尚冀传者妄。痴奴走告我，涕泣声辄放。经营易其棺，麦饭聊相饷。谓我稍得志，南归片帆扬。送汝转故乡，免遭赤日炀。不才已摈斥，定省难久旷。孤棺战烈日，万里宁无恙？良由我不德，念之徒自怅。可怜妻若子，按日计朊唱。不知成死别，犹复盼归舫。痛哭长途长，火云烧万嶂。何时到其家，白骨就黄壤。"

记 朱 生

大兴朱生永庆，字长源，修于美髯，才名籍甚。乙酉清豫王下江南，生起义，兵败被执，隶正黄旗，僦宣府人姜纳吾居。王

奇其貌，尝赐以妇人，辄辞不受。时都谏杨兆升死于难，其妾姚氏被掳，王又以赐生，生沉思良久始诺，遂以姚氏归纳吾家。向夕，闭户长揖姚氏曰："夫人忠臣侧室也，吾何敢非礼？其所以伪聚者，为全夫人节耳。"是时纳吾伏童仆数辈伺两人，而生据椅诵佛，烛且跋，声益高，至晓不辍。童仆报纳吾，纳吾异之，不言。抵夜复令童仆以班伺，生诵如初，纳吾又不言。三夕伺之，又复如初。纳吾晨起问曰："君既不近妇人，何赘此一受为？"生曰："此搢绅妾，吾非欲妻之，欲完君璧以归。恐机泄，弗果如愿，故且同室。然非诵佛，无以明心，不意为君侦得，幸秘之，勿败乃公事也。"纳吾曰："君谊动鬼神，卯弗夕夕苦君。"为治别室，遣老媪侍姚氏，家人咸敬之。久之闻于王，王高其谊，以资遣姚氏归家，而生竟以鳏夫终老。

清德宗西狩琐闻

清德宗久制于孝钦太后，郁郁不得志。拳乱之始，帝心非之而不敢言，且朝贵咸党于太后，虽言亦不得从。及西狩，恒思援各省督抚以自助。勤王之师，陕西藩臣某最先，某故先朝旧勋之裔，帝颇重之，擢陕西巡抚。一日招某入，叩头毕，帝甫有言，而太后适至。帝色变，某亦汗下流背，乃乱以他语而罢，太后未之审也。

帝之西狩，衣履敝垢。一日，内侍以新制袜进呈，式劣，帝不悦。有顷，太后至，问袜佳耶？帝曰："然。"太后又曰："差长否？"帝曰："然。"太后乃笑。

帝初莅长安，在行宫二重殿召见臣工。门作圆月式，垂棉布

帷，王夔石相国趋入，辄为门限所阻，仆于室内，赵尚书舒翘继之。帝大笑，趣内侍扶起之。

回銮计定，帝命将新制二轿试坐，太后促之，帝踧踖曰："不敢。"太后笑曰：汝略坐无妨。"帝面赤，乃作半跪式略坐即下。

朝鲜越南文献一斑

我国文化，远播殊域，东方如日本、朝鲜，南方如越南，皆最著者。自越沦于法，文献邱墟，论者惜之。而朝鲜复入于日本，典章文物，亦将堕地尽矣。咸丰戊申冬，桂林龙翰臣先生，典试湖北。适越南副使王有光道出武昌，以彼国大臣诗集求删订，翰臣选其越国公绵审及潘並二君诗词若干首，为《越风合钞》，並题《庆清朝词》一阕纪其事。词曰："蝇楷书成，乌丝界就，天南几帙琼瑶。茶江印水，殢人佳景偏饶。曾记画屏围枕，春山淡冶似南朝。"茶江春水印山云，画屏围枕看春山，"皆两人集中佳句也。风流甚，锦囊待媵，彩笔能描。　摹到盛唐韵远，但宋元人后，比拟都超。知音绝久，今番来人星轺。一自淡云句邀，使臣风雅总寥寥。同文远，试登鞻乐，聊佐咸韶。"　"淡云微雨小姑词"乃康熙朝朝鲜使臣诗也，其评论诗格，颇以盛唐相许。今各略录数首，亦以见文化之远，而伤国威之丧也。绵审字仲渊，集名《仓山诗钞》，其《秋怀用遗山韵》云："梦落寒山暮雨声，一樽倚醉坐来清。长风摵摵迎秋至，古意茫茫入夜生。宾客病多黄叶散，江湖计晚白鸥惊。村南烟舍遥相约，拟买扁舟钓月明。"《送别》云："落日照衰草，送君多苦吟。穷愁归故里，垂老负初心。驿路寒山

瘦，关门秋露深。中途逢九日，相望碧云岑。”仲渊又有《仓山词钞》、《浣溪沙》曰：“料峭东风晓暮寒，飞花和露滴阑干，虾须不卷怯衣单。小饮微醺还独卧，寻诗无计束吟鞍。画屏围枕看春山。”潘並有《菊堂诗钞》，其《工部杜郎中往沱濛枉道见访，敉馆把酒奉慰》一首，颇有唐音。诗云：“莫江滚滚下沱洋，相见伊人水一方。万里君门悲贾谊，十年郎署老冯唐。井阑日接文章气，几案风生笑语香。莲酒满斟聊共醉，风流记得在他乡。”《一雁同叔明赋》云：“俦侣几时到？江湖何处居？一声天地外，孤影雪霜余。岁晏愁看汝，吟成独笑予。只应附归翼，远寄故乡书。”《寄绥和县知县杜叙甫》云：“相思那得日相闻？独夜裁书酒正醺。迁客风流君识否？茶江春水印山云。”古风如“风骚久沦靡，微言谁嗣音？天稷挽颓波，百一有遗吟。”三唐富杰作，名声犹至今。翩翩陈拾遗，感遇意何深。炼服已千岁，不见蓬莱岑。团团三株树，攀仝独劳心。”亦不落凡响者。光绪年间，朝鲜金君奭淮与翰臣先生哲子松琴友善，持其乡人《松穆馆集》相赠，松琴有东海奇才，恨不並世之叹。今亦录数首于后。松穆馆者，李虞裳。名彦瑱之所居也。李曾于元陵癸未，随通信使入日本，日本诗人率为难题，强韵以穷之。李左酬右应，笔飞墨舞，日人皆瞠目吐舌，诧为希有。其才气如此。集中如《日本道中所见》数诗皆佳。诗云：“野鸟毛，如绣缎，山鹊毛，有金翠。岚吐起绀碧，云花染成胭脂水。”又“袖口引粘蝶粉，帽顶坐悬蛛丝。先生赏花深处，茶烟如缕胃枝。”又，“树十围，皮如蟒，桥一弯，背如驼，网散水银鳞跃，棹穿花漆齿歌。”他如《山寺题壁》云：“老衲幽居只树林，石桥苔径入春寻。虚潭骤雨垂龙气，碧嶂游云带鹤心。竹里疏灯僧院静，花间

清磬佛楼深。百灵来听无生偈，每夜松窗月色阴。”又，“碧天楼阁带春星，槛外飞泉坐倒听。树色湿云诸洞黑，磬声摇月数峰青。院中宿鸟参禅定，池上游龙学佛灵。顿觉前身金粟是，悬灯夢幌独翻经。”皆卓然大家，置之吾国名家集中，真不辨识。呜呼！古人录良友遗诗，尚徘徊痛悼，不能自已，况丧社之邦，遗风堕雅，安可不亟表扬之哉？吾于录是篇而不禁有重慨焉。

纪康熙己未博学宏词科

康熙十七年戊午，圣祖特开制科，以天下之文词卓越，才藻瑰丽者，召试擢用，备顾问著作之选，名曰博学宏词科。敕内外大臣，各荐举来京。于是臣工百僚，争以网罗魁奇闳达之士为胜。宰辅科道题荐八十三人，各衙门揭送吏部七十二人，督抚外荐三十一人，都一百八十六人。于次年己未三月朔考试，中选者五十人。一等：彭孙遹、倪灿、张烈、汪霖、乔莱、王顼龄、李因笃、秦松龄、周清原、陈维崧、徐嘉炎、陆葇、冯勖、钱中谐、汪楫、袁佑、朱彝尊、汤斌、汪琬、邱象随。二等：李来泰、潘耒、沈珩、施闰章、米汉雯、黄与坚、李铠、徐釚、沈筠、周庆曾、尤侗、范必英、崔如岳、张鸿烈、方象瑛、李澄中、吴元龙、庞垲、毛奇龄、钱金甫、吴任臣、陈鸿绩、曹宜溥、毛升芳、曹禾、黎骞、高咏、龙燮、邵吴远、严绳孙，皆授翰林职，入馆纂修明史。王方谷、朱钟仁、申维翰、王嗣槐、邓汉仪、王昊、孙枝蔚七人，则年老入试未选者，特旨授内阁中书舍人。傅山、杜越，辞病未与试，亦授内阁中书舍人。其未试丁忧者：曹溶、戴王纶、汪懋麟、王谷书、陆陇其、惠周惕、钱芳

标、陈学夔、张贞、柯崇朴、柯维桢、黄虞稷、彭桂、林以畏。其未试病故者：叶舒崇、陈九胜。其未试致仕者：祝宏坊。其患病行催不到者：应扬谦、稽宗孟、黄宗羲、李容、魏禧、张九征、张新标、顾豹文、王追骐、范鄗鼎、陆舜、顾景星、蔡方炳。其与试未用者：赵进美、毕振姬、王岱、孙枟、上官鉴、法若真、王紫绶、杨毓兰、张能麟、王孙蔚、潘扬言、张瑞征、张含辉、王廷璧、田雯、冯云骧、傅宸、嵇永福、章贞、程必升、李念慈、侯七乘、毛际可、徐之凯、徐而芳、叶封、王钺、林尧英、赵延锡、陈宏、刘瑞远、魏学渠、顾鼎铨、田茂遇、宋实颖、董俞、江闿、徐懋昭、李开泰、李芳广、陈玉琪、任辰旦、储方庆、王祚兴、高向台、赵骊渊、马骏、白梦鼐、许孙荃、许自俊、张英、程大昌、高层云、李瑞征、王含真、金居敬、陶元淳、李大春、叶灼棠、谭吉璁、施清、陆次云、潘蕃大、张霍、赵廷杨、宋维藩、朱培、陆元辅、吴雯、李良年、徐林鸿、陈荚、吴农祥、叶奕苞、阎若璩、郎戴璨、冯行贤、邓林梓、王宏撰、杨还吉、罗坤、朱士曾、徐咸清、夏骃、陈僖、宋涵、叶方蔚、成其愿、纪炅、程昜、戴茂隆、许先甲、周起莘、黄始、陈恒贞、宋昱、邵允彝。凡此一百八十六人者，虽趋舍各殊，然皆才高学博，著述斐然可观，近代能文之士，未能或之先也。当征试时，有司迫诸遗民就道，不容假借。惟李容、黄宗羲、应扬谦、嵇宗孟、顾景星、蔡方炳以死拒得免。其他类胁以威势，强舁至京，如驱牛马然，使弗克自主。而犹美其名曰，圣天子求贤之盛典也，其然岂其然乎？

当戊午正月大科诏下，阁臣争欲以遗民顾炎武荐。炎武预令诸门人之在京者辞曰："绳刀俱在，无速我死。"众乃止。或

曰："先生盍亦听人一荐？荐而不出，其名愈高矣。"炎武笑曰："此所谓钓名者也，吾岂为之哉？"同时有魏裔介者，罢相家居，恒谓人曰："吾不羡东阁辅臣，而羡公车征士。"柏乡县令闻之，称于监司，将之，监司曰："焉有元老而赴词科者？"遂不敢荐。迷哉！裔介钓名犹不可，而况垂涎乎？人之度量，相越远矣。

李容被征，自称废疾，长卧不起。陕抚怒，檄周至县令迫之。遂舁其床至西安，抚臣亲至榻前怂恿，容遂绝粒，水浆不入口者六日。而抚臣犹欲强之，容拔刀自刺，陕中官属大惊，乃免。

黄宗羲闻掌院学士叶方蔼将荐己，寓书拒之。叶不从，竟荐于帝前。门人陈锡嘏知之，大惊，诣叶曰："公如是，是将使吾师为叠山之杀也。"叶愕然，乃又以老病奏闻，事遂得解。

魏禧被征，以疾辞，宁都州尹不听，强舁至南昌。巡抚疑其诈，以板扉舁之入署。禧絮被蒙头卧，称疾笃，乃放归。

傅山年七十有四，大吏强征之，固辞不可，遂称疾。大吏令役舁其床以行，至京师三十里，以死拒不入城。大学士冯溥首过之，公卿毕至，山卧床不起，问之不答。魏象枢乃以老病上闻，诏免试放还。特加中书舍人以污之，冯溥诣山强入谢，不可。令宾客百辈诱说之，称疾笃。仍使役舁以入，数人强掖之跪，山力拒不胜，仆于地。魏象枢进曰："止，止，是即谢矣。"遂放归。山叹曰："自秦政以来，未有辱士如是之甚者也。"

孙枝蔚被征，以老辞，亦不许。授官日，吏部集验于庭，枝蔚独卧不往。已而役至，强拥之去。主爵者见其须眉皓白，劳之曰："君老矣，幸自爱。"枝蔚瞠目曰："公何言也？我前以老

求免试，诸公必以为壮。今我不欲以得官，诸公又以为老，何耶？”主爵者语塞，卒以金鹭补强加之，然后放归。

李因笃被征，以母老辞，阁臣闻其名，必欲致之。大吏承风旨，加意迫促，因笃将以死拒。其母劝之曰：“儿死固佳，七十老人，将何依乎？”不得已，始泣涕就道，应试入翰苑，与朱彝尊、潘耒、严绳孙称四布衣。授官后即上疏乞养，情词恳恻，诏许放归。疏中有曰：“内阁学士臣项景襄、李天馥等，旁采虚声，先后以臣因笃姓名联衔荐牍，获奉谕旨，吏部遵行，陕西督抚促臣应诏赴京。臣自念，臣母年逾七十，属岁多病，又缘避寇坠马，左股撞伤，昼夜呻吟，久成废疾，困顿床褥，转侧须人。臣年四十有九，儿女并无，母子茕茕，相依为命，躬亲扶持，跬步难离。随经具呈哀辞，次第移咨吏部，吏部谓称亲援病，恐有推诿，一概驳回。而台司郡邑络绎遣臣长行，急若风火。臣趋朝之限，虽迫于戴星，而问寝之私，倍悬于爱日。然呼天不应，号泣就途，心绪荒迷，如堕云雾，低头转瞬，辄见臣母，寝食俱废，肝胆迸裂”云云。足证当时官吏促迫之苦也。

召试之日，侍卫诸近臣环列左右，众方濡墨属稿，作啜嚅瑟缩状。惟乔莱则展卷疾书，数千言立成，起顾日晷犹未昃也。同试汪琬等，旁睨其所为，不觉叹服。

三月二十日折卷，帝谓阁臣曰：“朱彝尊卷有‘杏花红似火，葛叶小如钗’之句，葛叶安得似钗？”众对曰：“此句不佳。”帝曰：“斯人固老名士，姑略之。”又问：“汪琬赋中有‘或问于予曰，及唯唯否否之语，岂以或指朕，予自指也？”李天馥对曰：“赋体本有子虚亡是之称，大抵皆寓言，似不必有实指也？”帝曰：“毛奇龄赋中有女娲补天事，信否？”冯溥对

曰："在列子诸书有之，似乎可信？"帝曰："朕忆楚辞亦有之，但恐《齐东野语》不宜入正赋。"溥曰："赋本浮会，与铭颂稍异，似可假借作铺张者。"帝曰："如此则其文甚佳，今在何等？"众对曰："已置二等之末矣。"帝命稍移在二等之中。

填榜将毕，帝忽于二等卷斥出一卷，命阁臣择一有名者补之。于是冯溥以吴农祥、徐林鸿、王嗣槐对，杜立德以白梦鼐、施清高、尚台叶对，方象瑛则以其弟奕苞对，且曰："渠，臣弟也，若不举，当恨臣刺骨。"帝不悦，遂悉罢不用，自取严绳孙卷补之。绳孙召试日，以目疾，仅成《省耕诗》八韵，阁中阅卷已不录，帝素重其名，得置榜尾。

彭孙遹、朱彝尊、毛奇龄、汪琬等，皆以绩学雄文，负海内重望，虎视鲸腾，傲睨一世。每逢校艺论文之会，同馆以科目进者，率面内惭，噤不能发一语。遂怀忌嫉，诋之为野翰林。故五十人者，时有野翰林之目。

傅星岩相国逸事

聊城傅星岩相国微时，徒步赴江南谒伊公子密之，相见不及他语，遽曰："山左傅以渐闻公子侍姬中有素云者，艳倾宇内，愿一平视，公子其许之否乎？"密之遂逊谢曰："劳君远涉，请少休，容后徐议。"星岩怫然作色曰："某数千里跋涉而来，无他癖也，公子幸许我，诚当少俟，否则无过留。"密之欣然诺，命酒款之。数巡后，环佩锵然，侍女十余辈拥素云出见。星岩微睨叹曰："名不虚也，此来不负。"因即告别。密之坚挽之，星岩曰："得睹倾城，私愿已遂，岂为饮食哉？"不顾径去。密之

怏怏，如有所失。既而曰："吾何爱一妇人，而失国士？"即乘骏马追及三十里外，挟以俱归。引之入曲室，锦绮华缛，供张悉备。乃揖之曰："君既属意素云，吾即以赠君。此室即洞房，今夕即七夕也。"星岩曰："吾何敢夺公子所爱？"曰："仆以君为丈夫，故有是举，乃效书生羞涩态耶？"语未毕，侍女已导素云出拜。星岩惊喜过望，即留月余，密之又为之治装奁物外，更资以数千金。星岩归里，安然为富人矣。无何满清入关，明社遂墟。星岩值顺治丙戌开科，由大魁历清要，十余年间，遂跻宰辅。会密之以事入狱，曩昔故旧，莫肯援手。素云闻之，谓星岩曰："君不能脱密之于难，富贵何为？"于是星岩为之营救，其事乃解。密之既出狱，星岩谴使邀之入都，密之复书峻却，谓某昔日之施，君今日之报，前后之事既奇，彼此之心交尽。自兹以往，君为熙朝重臣，某为胜国逸士，两无所憾，不在相见也。星岩与素云得书，叹想不置。

大臣不跪见诸王之始

清初，贵胄势甚盛，阁臣见之必跪白。虽丰功伟绩如洪承畴者，亦未尝不屈膝也。其后康熙二十六年，太皇太后崩，诏王大臣议丧礼于永康门外。时亲王、郡王、贝勒、贝子等以次环坐，大学士九卿长跪其前。自晨至午，议未决，大学士王熙年老气衰，膝痛不可忍，屡踣地，康亲王桀书叱之。给事中高层云愤然曰："是苛制也。"即日抗章弹劾，谓大学士为辅弼大臣，诸王宜加以礼接，不可骄恣倨慢，坐受其跪，失藩臣体。奏上，举朝震骇，皆为高危。寻诏下，嗣后会议政事，大臣不得向诸王长

跪，著为令。

书任侍御

康熙时任侍御宏嘉，巡视北城，某锦衣骏马者突其前，叱侍御让道。侍御问何人，众役对曰："此某亲王所嬖千金旦者也。"侍御命执之，众皆目谢不敢。侍御大怒，身逐之。旦跳入王府，侍御坐府门，呼必得旦乃已。王曰："是申申者何也？即出敢若何？"旦出，侍御叱缚之，予杖四十。王大恚，入奏，圣祖曰："任宏嘉所行者国法，非凌若也。若庇优不自惧，而来诉乎？"王赧赧稽首退。当是时直声震朝野，满大臣相戒，勿触任侍御者。寻以内艰归，服关不出，终于家。

文字狱之一

清初，文字之狱大兴，奸人乘之，纷然投匦告讦富家世族，被其构陷者，锒铛载道。尝有告人作诗触时讳者于刑部，他司官将白堂官移讯，主事李可汧见之曰："此非某诗，乃唐人薛逢作，题曰《开元后乐》大概言天宝乱后事者，有何触忌，而移讯耶？"明日李复携唐诗鼓吹，言于堂官，由是被控者方得免。罗织前代人诗以入人罪，二千年来所未闻者。使无李可汧为之昭雪，其人辨之无可辨也。虽然，此不过苦海中之一勺耳，当时有千百倍于是者，可胜叹哉！

允禵遗事

固山贝子允禵，于康熙五十七年，以抚远大将军督西陲边事。时有武弁康缙者，运食至半道。会岁饥，民乏食，无以自存，缙尽以所运赈贷之，归白其状。允禵愕然，而重其义，军法当斩。乃上状云："缙法宜死，而心宜生。"圣祖异而赦之。允禵留缙帐中，参机宜事。缙每遇允禵宴饮，辄谏，允禵改容谢之。一日，复以红裙侑觞，缙闻之，排阃直入，流泣而谏，允禵悚然。缙指群侍饮者曰："皆若导谀耳。"持拳纵击之。众恨缙刺骨，屡谗之于允禵。允禵笑曰："缙吾之诤臣也，去缙，吾过亦多矣。"卒不从。世所传允禵淫虐事，乃世宗造词以诬之者，非实录也。允禵虽非贤哲，然其阔达大度，有世宗所不及者。

沈归愚轶事

沈归愚尚书，服官数十年，旅进旅退，毫无建树。高宗徒以其捉刀之故，独宠眷不衰。乾隆御制诗集，半为归愚之作，其他亦必归愚润色者也。一日，帝以所作《大钟歌》赐之阅，归愚读至"道衍俨被荣将命"句，疑荣将二字未安，易为荣国。帝曰："若以道衍为荣国公，故易荣将二字耶？"不知荣将乃黄帝时铸钟人，若误会涂之，无异点金成铁。然古书读不尽，有我知若不知者，亦有若知我不知者，我固不以此罪若也。归愚既退，帝顾侍臣曰："沈德潜今日乃被我难倒矣。"言罢拊掌。归愚卒后，帝闻其泄捉刀事于外，不觉大怒。乃借徐述夔诗案，追夺阶衔祠谥，扑其墓碑。

海兰察遗事

乾隆名将以海兰察为冠。海生有神力，矢无虚发，中者辄死。用兵由天授，善以少击众。其征西藏科尔喀时，至吉龙两大山间，隔深溪，溪岸劣，容一足。驾桥则敌争之，礮石雨下，声如雷鸣。将军福安康计无所出，问策于海，海笑曰："此易攻耳。予我五百人，八日粮，勿问我所往。"乃嘱翼长某速备桥材，八日后驾之，当无一人敢争者。海令故严，及驾桥敌争如故，皆曰："不意海兰察今乃妄语，贼满山来，何谓一人？"正疑虑间，敌乱，左右奔，山上火发，见我兵矣。群指曰："彼岩间端坐者，非海耶？"急渡，合而歼之。福安康设酒问其故，曰："用兵无他，在善思耳。此涧水也，非江非河，源近。发源山必相连，沿涧行，流渐细，百里外，果得山梁。逾梁行两山，望见贼营，众伏草间待期。如兽遇猎不敢动。戒士卒勿语，恐逻者闻。五百人块然如木石，顾度长日如年耳。粮尽而期至，贼空营以争桥，吾据其营，斩守营贼。以上攻下，虽贲育不敢抗，况惊蛇乱窜哉？"福不胜叹服。海貌恂恂如儒生，口不能道辞。然负气好胜，与权贵龃龉。和珅尝讦其在陇西收受毛皮等物，高宗笑曰："海兰察能杀贼，皮物收以御寒，何必讦责？汝辈既不能杀贼，亦岂能谢绝人情乎？"和大惭沮。

书罗慎斋事

湘潭罗慎斋少卿典致仕后，主讲岳麓书院，以程朱学诲人，

造次必于礼法。诸生心向之，而苦其拘。时钱塘袁简斋过湘，闻慎斋名，访之。慎斋薄其为人，拒不见。袁去，慎斋命仆扫水，洗门前阶石。仆怪之，曰："勿使秽迹污吾地也。"闻者传以为笑。慎斋尝著有《读易管见》、《读诗管见》等书，沾沾自喜，恒谓人曰："能过我一读吾书乎？吾书若传世，两庑冷肉，当分我一席矣。"其后《读诗管见》一书，为新宁周怙盗去。周时就学岳麓，亦能文，慎斋雅重之，而不意其负心也。慎斋寻其书不获，愤惋不自聊。乃延僧道建醮，对神誓曰："盗吾书者，其后不昌。"因以郁卒。周得书秘不示人，寻暴死。其后转鬻于李某家，李亦暴亡。其家惧，赍之求忠书院，今不知其所在矣。余闻之于故老者如此，而深慨慎斋之不达也。

宣宗重视清语

清制满蒙人员，凡遇谢恩请安，皆用清语。道光八年，盛京副都统常文回京，在隆宗门外谢恩，以汉语陈奏。宣宗大怒曰："清语为满洲根本，若偶尔奏对，尚且不能，非忘本乎？"即命革职。

书胡穆孟事

胡穆孟者，侯官世家子也。善骑射，应武科，捷乡试，与同年生连江沈廷栋友善，甲寅，耿精忠乱，征武甲武科以为车骑骁骑诸常侍，穆孟坚辞其命，逃之连江，就廷栋家。廷栋房师某，为某邑知县，以事至省，廷栋具书币修候，已入城未发也。穆孟窃

视其书，中述靖南举动乖乱，人心不属，难成大事。骇曰："此何等语，岂可形之笔札间耶？往必获咎。"因取书润色之，稍隐约其词，为更书入故缄。而廷栋未之知也，以付使人，至城下，为门者所诘，索得其书。涉诽谤，发书刑曹，逮廷栋穷治，诬伏论死。穆孟闻之，谋诸其妇王氏曰："沈七罪固当然，其母妻老艾，茕茕未有后，若教之痛可念，为之奈何？"妇曰："沈母高见，爱子受戮，必无生理，其妻寡无所依，亦必偕亡。是沈一人死，而三人俱毙也。君素善沈君，安容坐视？"穆孟曰："然则惟吾可出代沈君死耳，吾呱呱者在膝下，虽死犹有后，孰与沈君有灭族之惨耶？"妇曰："杀身取义，此烈丈夫事也，君为奇男子，妾其甘守愚妇乎？君勉之，毋以妾为念也。顾策将安出？"穆孟因语之故。即赴刑曹，具状自伏。刑曹疑之，召廷栋与质，廷栋实不知易书由，争死甚力。穆孟曰："书实吾所为，此易辨耳。今第使两人各具书迹，同者坐，复何辞？"刑曹然之。使书，果穆孟笔，乃释廷栋，而辟穆孟。论决之日，王氏设奠西市，哭极哀。取其首而缝之，具衣冠敛，且市两棺，属其子于廷栋，令抚视之，而自刎其尸侧。观者数千人，莫不感激泣下。呜呼！死生之际大矣哉！若穆孟之代友受戮，世俗所讥为至拙者非耶？夫自知其拙，而毅然为之不少避，可不谓贤哉？新化有张进者，富室张尚礼之仆也。土寇王进才之乱，尚礼命进往侦，被执，逼言其主所在，进给曰："主固有在，但却之以众，恐惊窜耳。"信之，遣二卒同往。至则大呼曰："主速避，缓则无及矣，我只办一死耳。"尚礼家遁去。顷之贼众至，二卒言其故，械赴贼营，割舌抉眼，拔筋抽肠而死。进稚鲁不读书，而其树立乃卓卓若是。呜呼！此又士君子之所难也矣。

犬寄诗

纳兰峻德工诗画，豪放不羁。尝寓盘山天城寺，与水月庵僧然西以诗往还，系于小犬之项，云："相望一峰隔，相呼恐不闻。寄诗冯小犬，好去度深云。"僧答诗有"昔有鸿传信，今冯犬寄诗"句，犬寄诗则古所未有者，可为廖融添一诗奴。

纪鲍廷博藏书事

鲍廷博者，字以文，号渌饮，世为歙人。以文携家居于浙，故又称仁和鲍氏云。年二十三，补诸生，屡试不售，遂绝意进取。竭力购求典籍，皆收藏家所罕有者。乾隆三十八年，高宗诏开四库馆，采访遗书，海内藏书家，踊跃进献。廷博家藏善本六百余种，命其子士恭进呈一览。廷博之书，大半宋元旧板，旧写本，又手自校雠，一无讹谬，故为天下献书之冠。四十年复奉诏还其原书。其书内《唐阙史》及《武经总要》，皆御制诗题之，一时传诵。廷博既因进书受知，名闻当世，遂以所藏古书善本，付之梨枣，公诸海内，而以唐阙史冠诸首，名曰"知不足斋丛书。"朝夕雠校，寒暑不辍，数十年如一日。仁宗尝题内府《知不足斋诗》，有"斋名沿鲍氏，阙史御题诗。集书苦不足，千文以序推"之句，盖指廷博所刻丛书二十余集，用周嗣兴千文以次排编也。嘉庆十八年，方受畴巡抚浙江，帝问鲍氏丛书续刊何种，受畴以续刊之二十六集进。奉上谕：生员鲍廷博于乾隆年间恭进书籍，其藏书之知不足斋，仰蒙高宗纯皇帝宠以诗章，朕于

几暇，亦曾加题咏。兹复据浙江巡抚方受畴代进知不足斋丛书第二十六集，鲍廷博年逾八旬，好古绩学，老而不倦。著加恩赏给举人，俾其世衍书香，广刊秘籍，亦艺林之胜事也。廷博于是又欲刊竣廿七廿八两集，亲自校对，廿七集将刊成，忽患心痛。顾士恭曰："若继志续刊，无负乃翁意。"言讫而瞑，时手中尚执卷未释也。廷博生平，酷嗜书籍，每一过目，即能记其某卷某页某行某讹字。有持来问者，不待翻阅，见其板口，即曰此某氏板，某卷刊讹若干字。案之历历不爽。仪征阮元闻而异之，访诸其家，故问以海内鲜见之古本，及其书之美恶所在，意旨所在，见于某代某家目录，经几家收藏，几次钞刊，真伪若何，语剌剌不休。而廷博答之无不矢口而出，滔滔不竭。文达叹曰："古人云读书破万卷，鲍君所读破者，奚翅数万卷哉？"

陈玉成遗事

故老言英王陈玉成用兵如神，往来飘忽，如健鹰搏空，一瞬千里，敌莫测其所至。其识略实为诸王冠，每临阵横槊马上，瞭览山川脉络，举鞭示部将于某所设疑，某所诱敌，某所设伏。及胜，卒如其言。或问其故，则亦不能尽道也。倘所谓天授者欤？性忌恶如仇，与洪仁达有隙，而沈桂者，洪秀全之宠臣也　权势炙手可热，幸进者纷集其门。玉成贻书诤之，杜恨刺骨，与仁达谮之于秀全，秀全数谴责之，玉成恒忽忽不乐。安庆之陷，秀全手诏让之曰："不复此城，毋相见也。"玉成捧诏泣曰："臣敢不竭股肱之力，继之以死。"左右闻之者皆流涕。未几，卢州继失，益惮秀全不敢东，故败。其受苗沛霖之绐也，拔刀欲自刎，

不获。顾沛霖大骂曰："呆奴反复，我死行及若，何哉？"沛霖于是囚之，之颍州，献胜保。胜保命冯沂说之降。语次，及秀全将覆亡事，玉成仰天笑曰："某起匹夫，拜王爵，手提百万军，纵横数千里，乃且为降卤哉？且国之存亡，天也，岂一二人留去所能决哉？"不听。沂以其言闻胜保，胜保自鞫之，高坐军帐，盛威仪，诸囚皆俯伏震慄，莫敢抑视。玉成独昂然入，坚植不拜。胜保叱之，玉成厉声曰："某生不知拜跪为何事，而乃欲以若所习者污我耶？"胜保复问生平所遇，谁善用兵者，玉成笑曰："李续宾尚不足当吾鞭之一击，况余子哉？"胜保大惭，命左右拥之去，不复见。越数日，槛送京师，至延津，诏磔死。颜色不变，屹立受刑，肉尽而尸不仆。其妻某氏，亦不屈，殉焉。论者谓秀全不忌玉成，则玉成虽败，犹可渡江而东，卷土重来，以图恢复，断不致西奔寿州，以就死也。而卒自坏其长城，以速灭亡，佞人之肉，可足食哉！玉成与秀成善，秀成好以恩信结民心，玉成则壹恣权略，尝曰："忠王所为，此天下大定事也。今海内纷纷，日相攻杀，且欲事煦仁孑义为哉？"及被絷，坐舟中，所部三千人伏河畔痛哭。玉成命左右启篷面之，流涕曰："公等皆去，二十年可相见也。"三千人者皆大哭失声。死后二年，其旧将某卒刺杀沛霖于蒙城壕上，以复玉成仇。

纪石仑森狱事始末

康熙初，三藩平定，有诏蠲免丁粮，湖南过军之地，所当免者十数年，银谷累千万。大吏格沮上意，征敛如故。时天下初定，民惴惴畏吏如虎，无敢言者。湘潭贡生石仑森独愤曰："此

明季之苛政，今世乃有此乎？”即走京师，讼诸守土者。诣台部，莫敢为通，乃怀奏俟车驾出，伏道旁称冤。圣祖览其词，交刑部讯状，给勘合驰驿送归武昌，令督抚案问，事得直。当是时，石仑森之名动天下。自湖南巡抚以下，疾之若仇，而仑森意气激昂自若也。会武昌夏逢龙乱，湖南抚臬密谕湘潭县令杨笃生，假交通叛党收之，家人皆散走，子观逃徐淮间，欲依从妹婿陈鹏年。而鹏年亦屡陷大狱，归京师。观还觐仑森狱中，吏并捕观，论杀仑森。县商民闻之，皆愤恨，聚数百人欲劫出之。仑森告刑者曰：“即杀我，当于城中，出城不可得杀矣。”仑皇就城垣间刃之。先是仑森在武昌闻乱，先走从蜀中，间道还湘潭，所宿尽题名，后记日月。及被收，持之自雪。有司不能傅之罪，虽杀之，秘不具狱。而益恐吓石氏，三年奔避不得葬。及部选仑森学官，乃厚赂其家，令具呈报病死焉。杨笃生以杀仑森博大吏欢，得擢知府。三湘间人，莫不哀仑森而詈杨，然卒无如杨何也。仑森自著《陈情纪事》，述官吏贪虐甚详，乃控京后返鄂所作者。略云：“从来事属于公，虽在下非为越分，理持其平，即独鸣不禁陈言。三楚原属一省，从古于兹。湖南明末先遭土寇闯献荼毒，国朝定鼎四年，始入版图。然犹兵来贼去，旋失旋复，邑里邱墟，闾阎榛棘。至顺治十八年经略洪平定，仅见十年生聚。今上御极之三年，龙阳彭之凤纳贿，题疏南北分抚。时值山西用兵疲困，抚军某作俑于前，某踵迹于后，诛求之事渐起。至康熙十三年，吴三桂蹂躏，死徙流亡，不可胜道。十八年恢复民控抛荒田地，抚军韩世琦疏请恩免六年，业已停征三载。忽于二十年，始而迫荒费，继而折荒粮。且征荒饷，荡平已久，事出无名，横征暴敛，较前更甚。一闰月而江苏所空之库饷既周，再阅

月而长安所记之逋欠又足，未半载鼎盛行盐之重资，渤海发动，辄数十万金，索取搬运，昭明彰著，何一非小民之膏脂。如此者四载，湖南之民力竭矣。每见朝廷有公事，视为奇货。即如南杉木植功令各官捐助，湖南派在里民，按粮加派，延及烟户，计口出金，殃民且以肥己，一邑数万。追比啼号，不忍听闻。虽经排夫控部题疏，然而全情未楚。又如户部行查荒粮，止清数也，而湖南借以丈荒派费。皇上岳麓赐匾，以重道也，而湖南亦因之科费。如此之类，不堪枚举。今二十载计之，某某苛剥于民，然犹重儒术也，今则斯文扫地矣。某之害止于苛派粮里，今则罗钳吉网，令州县访士民之饶裕者，动称院访，拘禁讲价，一网打尽矣。某之纵贪，于秽迹著闻者，间有参罚之时，今则苞桑孔固，不动不摇矣。某于士民之呼号者，虽不申冤，亦不加害，今则阿堵入手，任其肆虐矣。某犹勉强顾名，一年之前，某则饕餮横行于下车之日，益深益热，愈趋愈下。虽皇恩浩荡，湖南不沾涓滴，百姓反罹苦害。漕粮每石，价止征四钱，每石解折二两二钱，一倍五倍。况荒熟並征，新旧交迫，为祸更烈。即今督宪仁廉，诸如禁乡保，革里役，停词讼，惩滥取，不许承差下属种种大泽，上及湖北。独湖南洞庭阻隔，全无忌惮，竟成鬼域，民有冤情，一控督宪。即触抚怒，底死不释，如安乡刘永昆、潘士进、邹海扬、王中公，至今尚幽囹圄。即督宪属驳行提，而锻炼如故。大抵养痈遗患，南楚之害，未必非楚人为之。仓世居湖湘，耕读为业，情属同室之斗，敢为不平之鸣。思范文正公为秀才时，以天下为己任，仓才不能逮公，心窃同患。忍令湖南一隅地，若越人视秦人肥瘠，而漠不相关者乎？”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清代野史 第七辑
作者=
页数=393
SS号=10114962
出版日期=